7010



大　報　復（金刀小子傳奇故事）史外樓主・著

金刀小子受朋友所託，阻止一場生死決鬥。此舉不但招致對方二派加害，更引來一位飄香佳麗諸般爲難。三面受敵，處境至危，不料他押來的「艷屍」忽然現身，解此困境。



1083

編者話 今期我們刊出的巨型故事〔大報復〕，是由一位最新加盟本刊的名作家史外樓主所執筆，他在本故事中的佈局，情節之構思，人物中造型……俱屬一流手法，巧妙安排，題材警世惕人，揚善貶惡，刻劃入微。故事中描述金刀小子受朋友之託，阻止一場生死決鬥的悲劇，因而引起了一連串的不尋常事故，弄致不可收拾局面，在三面受敵，處境危殆厄境裡，突然扭轉乾坤，化險爲夷！要知這是一個甚麼突破性的故事嗎？請千萬不要錯過本篇。

** ** **

本刊每期連載的中篇裡，秦紅的〔武林大奇案〕及黃鷹的〔妖魂〕，刊出以來，不斷受到讀者的讚許，好評如潮，這兩個故事中的情節發展，近今兩期裡都有令你不可置信的出現，恐怖、懸疑橋段迭見發生，使你在閱讀之下，有如置身其間感覺。

** ** **

下期巨型佳作〔倚劍危樓〕是由後起新秀馬騰君担綱，馬君寫作筆法別有一套，描述簡潔，故事內容充實，是我們近年來發掘新進作家最成功一位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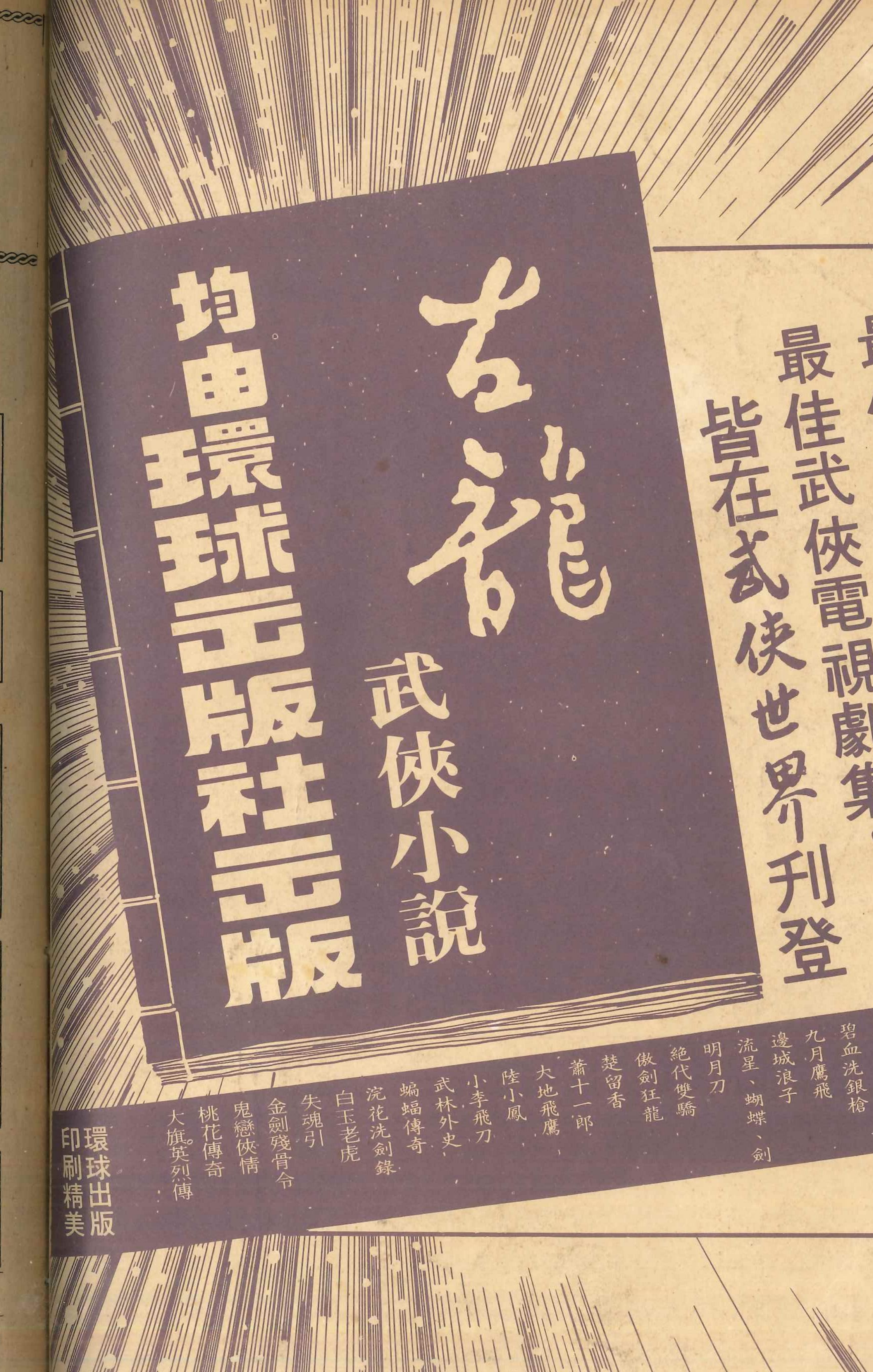
第108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 $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系機構

是敵還是友　糊塗搞不清

刀小子傳奇故事

大報復

史外樓主・文
盧　　令・圖

六月，下午，雷雨。

雷雨通常不會下得很久，這一場雷雨却下了二個多時辰，而且看樣子還會繼續下去。

路上看不見行人，行人早就躲進可以避雨的地方。

在這裏，可以避雨的地方不多，三岔路口有一家金山酒館，是唯一可以躲雨的所在。

金山酒館只有二進茅屋，和屋前毗搭的一座草棚！

這座草棚就是金山酒館的大堂，大堂中有三張板桌，八條長櫈，四把椅子。

現在金山酒館中座無虛席，還站了好幾位閒客。

金山酒館很少有這樣人丁興旺生意。也許是大雨，路人都給趕進了酒館，也有酒館裏的酒客給大雨困住！

當然也不是每個人爲了避雨，至少有五位酒客，他們從天剛亮，就進了酒館，直到現在還圍着一張板桌喝悶酒。

光顧金山酒館的酒客，通常不會坐得很久，這五位酒客却喝了四個多時辰，看情形還會繼續喝下去。

五個人四男一女，桌子上三隻酒罎，二隻巳空，第三罎大概也喝去一半。

五個人，四個時辰喝掉二罎半酒，一點不算多。所以他們非但不醉，甚至沒有酒意。

大多數有酒意的人都健談，五個人相對喝四個多時辰，不是醉得倒下去，必是口沫横飛。

這五個人竟靜得好像根本不存在，但是事實上他們非但存在，簡直就是寸步不離。

但也有一件事，令他們不得不暫時離開。

那就是上茅厠！

上茅厠不算一件了不得大事，對他們來說却看得十分嚴重，一點不含糊。

雷雨仍然不停，還是下得很大。

一個山羊鬚的中年男子，忽然站了起來。

山羊鬚對面的是個中年胖子，立即問：「什麼事？」

山羊鬚道：「我要去一去。」

「那裏去？」

「茅厠。」

「又要小解？叫你不要喝太多酒，偏偏不聽！」

「不是小解，這一趟是大解，我要出恭。」

「爲什麼一定要在這當口出恭？」

「就是這時候急了，有什麼辦法。」

「不許去！」

「怎麼？」

「哼！難道你們竟看不見，他巳經來了？」

山羊鬚面上陡然變色，放低語聲道：「老大，你說他到了？」

「他到了」三孛出口，同桌的其餘三人同時一凜，不禁望向中年胖子。

中年胖子的頭，望大路上輕輕一擺，道：「那不是一騎人馬嗎？」

雨濛濛的大路上，隱隱見得有一騎人馬。

不但出現了一騎人馬，似乎還來了一乘藍篷馬車。

那一騎一車來勢緩慢，却正在逐漸移近。

山羊鬚的身子頹然坐下，上茅厠雖然是一件急事，但眼前所發生的却是一件大事。

坐在山羊鬚身邊的是個三十來歲女子，這女子原有幾分姿色，却因爲胭脂花粉搽得頗不少，越顯得妖艷了。

這妖艷女子問道：「爲什麼有一乘馬車？」

胖子道：「我怎麼知道。」

女子道：「我看未必就是他。」

胖子道：「你又怎麼知道不是？」

女子又答道：「因爲張人英並未提及

馬車。」

一個陰惻惻的語聲忽然接口道：「我知道張人英的消息一向很可靠，他說那小子必經此途，那就一定經過這一條路。」

說話之人是個四十來歲瘦子，長着稀稀落落幾根短鬚，瘦得皮包骨頭。如果不是長年吃不飽，定是患上嚴重痨病。

這瘦子說話雖然有氣沒力，雙目却精光四溢，似乎巳經看到那騎人馬就是「那小子」。

那妖艷女子又道：「那麼馬車又作何解說？」

一個大痲皮中年男子接口道：「多一乘馬車何必大驚小怪。」

女子道：「如果車子另外有人呢？」

大痲皮道：「我看不會，那小子向來獨來獨往，不請副手。」

女子道：「也許這一次例外，因爲惜山老君名氣太大。」

大痲皮笑道：「五妹未免多疑，如果他請副手，一定也騎馬，不可能乘車。」

女子道：「那末又何必帶一乘馬車來呢？」

那中年胖子冷哼一聲，說道：「這是什麼時候，還在爭論！是不是那小子，馬車中是否有人，立即就知道！」

胖子說得不錯，因爲一騎一車，越來越近，幾巳可以清楚地認出，那騎在馬背上年青男子面目。

那男子約莫二十七八歲，五官端正，雖不算得如何英俊，却自有其瀟洒風範。此刻雖是全身上下稀濕，還是顯得英氣颯然。

山羊鬍男子終於忍不住，問道：「老大，是不是就是這小子？」

中年胖子吸一口氣，緩緩道：「就算他變成灰，我也認得出，沒有錯，他就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四個人也不由自主暗暗吸一口氣，又不期而然地摸一摸身邊的兵器！

因爲眼前出現的這個小子，就是砍掉過無數腦袋的孫小七！

× × ×

孫小七的確有一把金刀。

他二十一歲那年，一位大財主特請高匠鑄造一柄純金的刀贈送給他。

那年他替四海鏢局起回了價值一百五十萬兩銀子的鏢貨，救出二條人命！

事主就是這位財主。

這位財主送他金刀，江湖上却送了金刀小子的萬兒。那年他才二十一歲，的確很年青，事實上他在七兄妹中就是第七，老子給他的名字正是小七。

純金的刀不能殺人，他用的只是一把很普通的鋼刀。

這把刀不但普通，而且又舊又殘，刀刄上也不知留下了多少缺口。

鋼刀殺過的人多，留下的缺口也多。

刀雖殘舊，孫小七却喜歡這把殘刀，因爲這把刀殺氣重。

孫小七並非鏢師，但有時也會做做臨時工。

六年前他砍掉一名通緝中江洋大盜的頭顱，官府裏給他五萬兩賞金。

從那一年起，每個月總有很多人送來白花花銀子，請他去砍別人的腦袋！

他的銀子好像從此花不盡，腦袋也砍不完！

花銀子和砍腦袋太多，同樣會厭，所以他不得不避開專門請他去砍腦袋的那些人。

現在他巳經很少砍人腦袋，至少在這一年來，他連狗頭也沒有砍過一個。

不過那些希望請他砍別人腦袋的人，還是方百計找尋孫小七！

因爲請他出手萬無一失，更且絕無後患。

然而找尋孫小七絕非易事。

但這裏五個人終於還是給他們找到了孫小七！

他們不是找到，而是等到。

不論等到或是找到都是一樣，總之是遇上了。

這五人等到孫小七，不是請他去砍腦袋，而是來砍孫小七的腦袋！

有本領來取孫小七腦袋的人，當然絕非尋常之輩！

這五個人也的確不尋常，他們就是楓林五劍！

楓林五劍的老大就是那個中年胖子，叫做司馬牛。

老二是大麻皮古大祥。老三瘦子叫做周進。山羊鬍易如生是老四，第五位就是蘇四娘，她是楓林五劍唯一女子，也是五人中最年青的一個，今年三十一歲！

楓林五劍近年來在江湖上名氣越來越响。他們五人聯手同進共退的劍陣，到了心意互通的境地，這十年來他們就沒有失過一次手。

所以這一次，也認爲不該失手。因爲以五對一，正是楓林五劍最拿手絕技。

可是現在他們的看法有些改變。

因爲除了孫小七之外，還有一個驅車的老頭子。如果馬車內另外有人，情形更加不同了。

楓林五劍十分懂得見機行事。現在他們就是在見機而動。

× × ×

孫小七的車馬越來越近。

蘇四娘忽然幽幽地嘆了一口氣，緩緩道：「這小子現在變得更加成熟了。」

山羊鬍易如生奇道：「你也認識孫小七？」

蘇四娘道：「可惜他不認識我。」

易如生含笑道：「那不要緊，等一會他就會認識楓林仙子蘇四娘了。」

蘇四娘低喟道：「可惜巳經太遲。」

易如生微一笑道：「的確太遲，遲得一認識楓林仙子就一命歸天。」

蘇四娘道：「我說太遲，因爲我巳非十二年前的蘇四娘。」

易如生失聲大笑。

司馬牛眼睛一瞪，冷冷道：「有什麼好笑！」

易如生立即止住了笑聲，再也不敢作聲。

因爲孫小七的車馬巳經到了店前！

孫小七翻身下馬。驅車的是一名白髮老頭子，他身手雖甚矯健，却可以看出是個不諳武功的老人。

金山酒館第一個迎出去的是五十來歲的酒館老板。

金山酒館的老板的確姓金，單名就是一個山字！

金山迎着笑臉就道：「二位路上辛苦了，快請進店寬坐，這馬匹交給老兒打點便是。」

金山正要跨出茅棚，身後陡地傳來一聲嬌叱：「慢着！」

金山嚇一了跳，正待回頭看望，却見眼前寒光陡閃，一把長劍經巳疾刺過來！

金山大吃一驚，但這把劍只在他眼前一閃而過，正指向還未入店的孫小七！

刺出這一劍的非誰，正是蘇四娘。

蘇四娘這一招顯是攻孫小七於措手不及！

然而她的劍鋒將及孫小七胸前五寸，忽然凝住不進，竟然不再向前推出！

因爲孫小七竟然不閃不避，也不招架。他居然望着蘇四娘的眼睛，微微含笑。

如果微笑眞有如此魔力，可以制止對方的劍，一定也是奇門神功。

當然不是。

蘇四娘的劍所以只相距五寸不發，因爲她知道這一招巳經失敗！

如果孫小七認爲這一劍，非招架不可，一定早就出手。

因爲孫小七並非在蘇四娘的劍相距他五寸時才發覺。

他幾乎是看着蘇四娘起手出招，只不過蘇四娘招巳用老，直到此刻方能收住。

孫小七旣然見招不拆，蘇四娘自也知道這一招不必再進。

蘇四娘心中也雪亮，如果一出手就能制住孫小七，他一定不是孫小七！

所以蘇四娘的劍適可而止，非但給對方留有餘地，更給自己留下了餘地。

孫小七的目光從蘇四娘的臉上移到她的劍刄，然後稱許地道：「這的確是一口好劍，至少值到一千兩銀子。」

蘇四娘居然有些臉紅，道：「我不是給你品評劍的好壞。」

「你當然也不是一劍將我送終。」

「聽說你刀法極快。」

「因此你想試我一試？」

「不是試你刀法，這是先發制人！」

「差不多巳經可以給你制住了。」

「制住孫七俠，單憑這麼一招似乎還不够。」

「畢竟是成名了十年的蘇四娘，連這一點也給你看了出來，怎不教人佩服。」

蘇四娘心下不由暗喜，那不是因爲孫小七對她佩服，而是孫小七居然認識她蘇四娘！還知道她成名十年。

江湖上認識蘇四娘的人很多，她却一點不稀罕，但孫小七也認識她，那就非同平常了。

蘇四娘不禁嫣然道：「閣下眼力可不錯。」

孫小七道：「大名鼎鼎的楓林五劍，怎麼可以不認識。」

蘇四娘道：「似乎還及不上金刀小子這個萬兒响亮吧。」

孫小七苦笑：「果是如此，孫小七就不致受此待遇了。」

蘇四娘微笑道：「不知孫七爺要怎樣待遇？」

孫小七道：「在店中討一碗酒水喝，五位總不該拒絕吧。」

蘇四娘雖非拒絕，指住孫小七的劍仍未收起。不過孫小七此刻身形閃動，經巳進了金山酒館，正向楓林五劍所坐的板桌走去。

蘇四娘手裏的劍似乎不聽支配，竟然未能及時逼住孫小七行動。

不過蘇四娘亦不因此洩氣，冷然喝道：「孫小七，你站住！」

孫小七也果然站住，苦笑道：「在下今日初到貴地，莫非這就是楓林五劍待客之道？」

蘇四娘道：「馬車裏還有誰？」

孫小七道：「爲什麼不自己去看。」

用不着蘇四娘去看，山羊鬍易如生早巳來到車旁。

馬車中是否還有別人，這是他們必須弄清楚的重要關鍵。楓林五劍所以還未五人同時出手，就因爲沒有弄清楚其中是否有人。

現在其餘四劍都是仗劍而立，等候易如生去察看馬車。

易如生「刷」的一聲抽出長劍，然後用劍尖又是「刷」的一聲挑起垂在車篷口的布簾。

布簾應聲而起，楓林五劍發出「啊！」的一聲低呼！

車篷之內沒有人，只有一具黑漆的棺材！

沒有錯，是一具棺材。

楓林五劍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但孫小七却在他們那張板桌上讚嘆道：「想不到這裏也有這樣好酒！」

酒的確不錯，所以孫小七巳經連盡了二碗，現在正斟滿第三碗。

不過他剛要端起第三碗酒時，一個肥胖的人影，巳經站在他桌子之前！

這人正是楓林五劍之首，司馬牛。

司馬牛冷冷的道：「爲什麼馬車裏裝一口棺材？」

孫小七道：「馬車裏爲什麼不能裝棺材？」

司馬牛道：「不能！」

他竟然回答得斬釘截鐵，理直氣壯。

孫小七本來要喝第三碗酒，現在竟也喝不下去。

孫小七道：「莫非這是貴境法紀？」

「不是！」

「那又爲什麼？」

「因爲這是你的馬車。」

「我的馬車，不許裝載棺材？」

「對！」

孫小七大笑。

「爲什麼這樣好笑？」

「你怎麼知道那是我的馬車？」

司馬牛微微一震。

孫小七向驅車的老頭子招手，道：「老頭子，難道你不想喝酒？」

老頭子道：「不是不想，是不敢。」

孫小七道：「怕酒中有毒？」

老頭子道：「不是怕毒，而是怕他們手裏的劍。」

孫小七道：「他們手裏的劍不會殺你老頭子。」

老頭子道：「你怎麼知道。」

孫小七回答道：「因爲他們是楓林五劍。」

老頭子問道：「楓林五劍就不殺老頭子？」

孫小七道：「不殺不相干的人。」

老頭子道：「但我好像聽到他們在查究馬車中的棺材？」

孫小七道：「所以你一定要喝一碗酒不可。」

老頭子果然來到桌邊坐下，而且立即捧起一碗酒，一口氣飲了下去。

老頭子吐出一口氣，道：「酒可以壯胆，這話一點不錯，現在我的胆子好像壯了許多。」

孫小七道：「所以現在你也一定有胆子告訴他們，那是誰的馬車了。」

老頭子忽然扯起嗓門道：「不但馬車是我的，馬車裏的棺木更加是我老頭子的，誰要打棺材的主意，老頭子立即跟他拚命！」

司馬牛冷哼一聲，道：「你帶了棺材趕路，好像就是隨時打算拚掉老命？」

老頭子道：「我也不是常常帶了棺材趕路，只不過這一次比較例外。」

司馬牛道：「爲什麼這一次例外？」

「因爲這一次我到松江小鎭去。」

「到松江小鎭難道要帶備棺材？」

「難道你還不知道六月十五日，惜山老君和松石山莊石少保莊主在大江口那場決戰？」

司馬牛一凜，目中寒芒四射，道：「我當然知道這件大事。」

老頭子道：「我說過這一趟比較例外，就是這個意思。」

司馬牛目中已露了殺氣，不過他語氣還很平靜：「那末你打算將這具棺材送給他們二人中那一位？」

老頭子奇道：「送給那一位？你怎麼知道我的棺材用來大贈送？」

司馬牛嘿嘿冷笑，道：「我當然知道，我還知道二位是松石山莊莊主重金請來的劍手。」

老頭子「咦」的一聲，大感奇怪，轉頭去問孫小七道：「究竟有沒有這麼一回事？」

孫小七嘆息着道：「那一定是司馬牛自作聰明，要不然就是張人英賣給他們的消息，說得不清楚。」

司馬牛冷冷一笑，道：「原來孫七俠倒也知道張人英這號人物。」

孫小七道：「我們本來就是朋友。」

司馬牛面上更加得意：「朋友？可惜這位朋友竟以五百兩銀子出賣了你。」

「張人英只有出賣消息，不會出賣朋友。」

司馬牛大笑。

孫小七奇道：「有什麼可笑？」

司馬牛道：「如果張人英果眞是孫大俠朋友，足見閣下天年已盡，註定橫死於此。」

「那有這種事。」

「你一定不知道，閣下此次行程就是張人英向我們告的密。」

「這一點我早就知道，我還知道各位天才亮已經光顧金山酒館了。」

司馬牛微微一怔，再也笑不出來。

孫小七又道・「因此不論雷雨多大，我也得及時趕到金山酒館，那是顧全張人英消息可靠的金字招牌。張人英是我的朋友，這個忙非帮不可。」

司馬牛木然不語。

孫小七又道：「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在下到了各位的地頭上，實在很想拜會五位。張人英既可賺這五百兩，在下又能得見各位尊顏，實在是一舉兩得之事。」

司馬牛不怒反笑，發出幾聲無奈的冷笑。

孫小七接着又道：「孫小七能够在金山酒館與各位相聚，其實也要付出酬金給張人英，而且比各位所付的更貴。」

蘇四娘忽然格格嬌笑起來，她不但在笑，還扭呀扭的扭過來。

她來到司馬牛身邊，這才站住。她問孫小七：「你也付給張人英酬金？」

「你們五人付出五百兩，我一個人却付給他二百兩，比你們的錢價高一倍。」

蘇四娘笑道：「這也很公平，我們付出銀子，他給咱們撮合了這次聚會。」

孫小七道：「你說得對，所以你們五百兩銀子其實並非白花。」

蘇四娘道：「但有一件事不明白，張人英也不曾提起，却要請敎了。」

「不敢。」

「帶一具棺木前往松江小鎭，是作何用處？」

「睡覺。」

「睡覺？給活人睡覺？」

「給半活不死的人睡覺。」

「半活而又不死的人，又是誰？！」

「這個人現在就在棺材裏睡覺。」

楓林五劍俱皆愕然。他們沒有想到棺材裏原來經已睡着一個半活不死的人，這實在是意料所不及的。

司馬牛問道：「那末睡在棺材裏的半死人却是那一位？！」

孫小七道：「我不會告訴你，棺材裏的半死人是誰，只能讓一個人知道。」

司馬牛冷冷的道：「那末能够知道棺材裏半死的人，又是那一位？！」

孫小七道：「他就是惜山老君。」

司馬牛道：「只有惜山老君可以知道棺材裏面的人是誰？！」

孫小七道：「不錯。」

司馬牛道：「莫非棺材裏的人與惜山老君大有關係？！」

孫小七道：「這一點也只有惜山老君知道，我也不能告訴你。」

司馬牛嘿嘿冷笑不已，道：「不過我却可以告訴你，你跟我玩這種玄虛無補於事。」

孫小七苦笑道：「我本來不願說，說了你又不信，那也沒有辦法。」

司馬牛道：「除非棺材裏的活死人可以爬出來，不然你也的確沒什麼辦法。」

孫小七道：「睡在如此安全的地方，爲什麼要爬出來，當然不會。」

司馬牛道：「棺材裏的活死人既不能爬出來助你，那末咱們五對二，孫七俠大概很快也可變成活死人了。」

司馬牛劍已出鞘，古大祥，周進等人，也正在逐漸移動身位。

孫小七忙道：「各位一定要動手，應弄明白是五對一，不是五對二。老頭子不會武功，也與此事無關，不可爲難他。」

司馬牛道：「如果五對一，那你就不是半死人了，還有半條命，你大概也留不住。不過孫小七，現在你還可以改變主意的。」

孫小七道：「以你之見，我該如何改變主意？！」

司馬牛道：「原車人馬折回歸途，倒也不必傷這和氣。」

孫小七苦笑：「這豈非前功盡棄。」

司馬牛道：「那就乾脆亮兵器吧！」

楓林五劍的長劍已經各各在手。不過孫小七仍無亮兵器意思，他道：「如果就此死在五位劍下，那眞是死得不明不白，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各位爲什麼不許在下前往松江小鎭？！」

司馬牛冷然道：「難道你那位朋友，張人英沒有告訴你？！」

孫小七嘆口氣，道：「有是有的，但一面之詞怎可深信不疑，在下本要與各位親口對質，可惜你們兵刃相向，實在好生失望。」

司馬牛切齒道：「也好，你有什麼身後之事，不妨一併說了吧。」

孫小七道：「身後事這是後話，姑且不提。現在我要說的却關係到各位聲望，名譽，地位，身價，事體重大，不能不先問問清楚。」

司馬牛强忍怒氣，道：「那你就說下去吧！」

孫小七道：「聽說半年前，各位已經投在惜山老君門下，不知此話可眞。」

司馬牛道：「惜山老君與我們本來就

是多年朋友，既然是朋友，自當出力相輔。而且六月十五日大江口的決戰，是惜山老君近十五年來唯一要了的心願，怎可不盡棉力。」

孫小七說道：「現在我總算有些明白，各位目的是堵截前往松石山莊接應的朋友？！」

司馬牛道：「不過楓林五劍的職責却是對付金刀小七！」

孫小七道：「你們居然將我當成松石山莊的朋友，未免令人受寵若驚。」

司馬牛說道：「閣下雖非他們朋友，但松石山莊所出的酬金之高，足以令你賣命。」

孫小七道：「莫非這話也是張人英所言？！」

司馬牛道：「給我們通風報訊的朋友很多，何須依賴張人英。」

孫小七道：「這話有理，但這個消息大錯。松石山莊石少保富甲一方，却不喜收買刀手，更不喜歡跟孫小七這種銅臭兇手打交道。」

司馬牛道：「一個人在走投無路時，那裏還顧得這許多，何況這一次出面聘請閣下賣命更非石少保本人。」

孫小七大笑，道：「竟還有這麼多內情，不知是那一位出面收買了在下？」

司馬牛連聲冷笑，道：「難道不是王老板與你接洽？」

孫小七笑道：「你所說王老板莫非就是那位比石少保還要有錢，拚命十三劍王老板？」

司馬牛道：「可見你對這位王老板一點不陌生。」

孫小七說道：「我對大多數財主，都不會陌生，而且在前面的安豐集，我還與王老板喝過一頓酒，差點就談成了一宗交易。」

司馬牛幾乎大笑，說道：「你在安豐集見到的一定是鬼，不是王老板。」

孫小七道：「你不相信？」

司馬牛道：「王老板的確也是今日趕往松石山莊，不過他走的是南路，不是北路，安豐集絕非他所經之途。如果你在前面的安豐集見到王老板，說不定正是王老板鬼魂出現。幸好你們的交易談不成，不然你收到的銀子一定就是錫箔灰。」

孫小七笑道：「你們知道王老板走的是南路，故此也派了高手在南路伏擊王老板？」

司馬牛道：「這一次你倒說對了。」

孫小七道：「而且這一位高手好像還是朱大和尙。」

司馬牛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孫小七道：「聽說朱大和尙的迷踪九影劍，是劍道中一絕，足可尅制王老板的拚命十三劍。由此推想，對付王老板最合適的人選當然就是朱大和尙。」

司馬牛哼了一聲，並不否認。

孫小七道：「可是王老板似乎也早就得到了訊息，知道朱大和尙將對他不利，因此避開朱大和尙，走的竟是跟我同一條路。不過王老板所以要走北路，最大的原因却是爲了各位。」

司馬牛嘿嘿連聲，道：「爲了我們楓林五劍？」

孫小七道：「爲了五位頸上首級。王老板在安豐集與我同桌共飮，所談的交易也就是這一宗買賣了。」

司馬牛笑道：「那末閣下爲什麼還不亮兵器？」

孫小七道：「可惜我們的交易沒有談成。」

司馬牛說道：「莫非王老板出不起價錢？」

孫小七道：「不是王老板出不起價錢，只不過在王老板之前，已經有一位大買家曾經下了定金。孫小七做這種買賣也很講信用，必須與先前那位買家商量，然後再作出決定。」

司馬牛不由冷笑起來。

就在司馬牛冷笑聲中，一個陰惻惻的語聲忽然就道：「沒想到，楓林五劍的腦袋居然十分搶手。」

這人說話似乎有氣沒力，却又是每一個字都能令人清楚聽入耳中。

說話之人正是瘦得皮包骨的周進。

周進說話時，他人已向孫小七移近，不過他還沒有立即動手的意思，似乎還很想知道自己的腦袋值多少銀子。

孫小七道：「不但搶手，看樣子還越來越值錢。」

周進道：「所以你認爲現在還不應該割下來？」

孫小七道：「你完全說得對，但各位一定還不知道，爲什麼五位的腦袋忽然很搶手。」

周進道：「正要請敎。」

孫小七道：「那全是惜山老君功勞，各位自從投在惜山老君門下，就此身價大漲。」

周進道：「總算不枉交了惜山老君這個朋友，只不知我們的腦袋，畢竟值多少銀子一個？」

孫小七緩緩道：「各位的腦袋，這半年來可說飛漲，六個月以前，每一個好像是值三百兩銀子。」

周進嘆了口氣，道：「那簡直比豬頭的價錢還不如，未免欺人太甚，我情願割下來當夜壺，決計不能便宜了他們。」

孫小七又道：「不過五個月以前，已經漲到六百兩一個。」

周進道：「一個月漲一倍，倒也不慢，但無論如何。這種價錢跟一隻西瓜大概差不了多少。不知現在的行情又如何？」

孫小七回答道：「最近的價錢是三千兩。」

周進道：「不分大小，一律三千兩一個？」

孫小七道：「而且也不分男女，統統三千兩結賬。不過我認爲，假以時日，一定還會再漲價。」

周進道：「總算你我看法也有略同之處，三千兩價錢未免太可恥了，難怪大俠不肯動手。」

孫小七笑了笑，道：「你說得一點不錯，所以即使你們五把劍指着我，我也決計不肯動手。」

周進道：「可是你不動手，我們却非動手不可。因爲我們認爲閣下的腦袋已經成熟得像個大西瓜一樣，非把它摘下來不可了。」

孫小七苦笑，道：「你們爲什麼不留些氣力．應付拚命十三劍王老板？」

周進道：「先解決閣下，再應付王老板，豈不容易得多。」

孫小七道：「可惜已經太遲，王老板已經到了。」

楓林五劍不由一呆，因爲王老板雖然還未出現在他們眼前，路上飛奔而來的蹄聲，却已傳入每個人耳中。

雨已停歇，二騎人馬在大道上飛馳而至！

這二騎人馬一男一女，那男子四十多歲，三綹鬚，一身華服，正是拚命十三劍王老板。那女子二十四五歲，全身紫衣。楓林五劍雖未見過，却是早有所聞，她就是點穴聖手百靈老道傳人李依紅。

楓林五劍本已劍拔弩張，此刻只得暫且收起怒氣，以策應變。

二騎人馬來到店外，下了馬，金山老板自去料理馬匹。

王老板進了草棚，就道：「孫大俠來得好快，竟然趕在我前頭。」

孫小七道：「我知道這裏有五位朋友等得不耐煩，不得不冒雨趕路。」

王老板望向五人，然後說道：「想來這幾位就是楓林五劍了。」

孫小七笑道：「原來王老板也認識這五位朋友。」

王老板道：「他們都是惜山老君朋友，怎可不認識。」

孫小七道：「你們既然都認識，倒不必我引見，各位多多親近，在下這便告辭！」向衆人一抱拳，站起身便要離去。

王老板身形突然閃動，像幽靈一樣，飄然來到孫小七身旁。他身法快，出手更快，手臂一長，業已按住了孫小七肩頭。

王老板微微一笑道：「孫大俠一見我就走，王某人不免臉上無光。請稍坐片刻，一同起程。」

王老板露了這一手，楓林五劍心中也不由暗暗佩服。須知王老板這一手不是施展在別人身上，而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雖然王老板並無惡意，但孫小七如何能讓他突然近身，突然出手？如果王老板有心暗算，出手就是殺着，孫小七豈不是着了道兒？

孫小七果然也眞的坐了下來。

楓林五劍忽然覺得孫小七的武功未如想像中可怕，因爲他竟然允許王老板在他身上露了這一手。

孫小七坐下，王老板也在他身旁的椅上坐下。

孫小七問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走？」

王老板道：「正要問這句話。」

孫小七道：「我不願見到五個腦袋像西瓜一樣，砸碎在地上。」

王老板道：「在你刀下落地的人頭不知多少，怎麼現在變得如此迂腐起來？」

孫小七道：「這一次不同，眼看人頭落地，有如見財化水，不免心疼，最好就是眼不見爲淨。」

王老板大笑，道：「我們在安豐集談過的那宗交易，當時談不成，如果現在你改變主意，還是可再談談的。」

孫小七道：「這時候談交易，對我們兩方面都不很公道。」

王老板道：「沒有什麼不公道。以我之見，閣下不允，一定另外有原因？」

孫小七道：「的確另有原因，那就是現在還不願殺人。」

王老板大笑，却又笑得很冷，道：「其實我早就應該料到，你不可能對楓林五劍下殺手，甚至你們還可能是朋友。」

孫小七苦笑，道：「至少我們還不是仇家。」

王老板道：「但有件事想不通，惜山老君出多少酬金，令你甘心爲他效力？」

孫小七道：「你一輩子也猜不到。」

王老板一愣，道：「莫非酬金高得驚人，使我無從猜測？」

孫小七道：「不是高得驚人，而是無從猜測罷了。」

王老板說道：「這話令我更加想不通了。」

非但王老板想不通，楓林五劍更加想不通。因爲王老板居然懷疑惜山老君以高酬收買了孫小七，果是如此，那末孫小七當然不可能是松石山莊的朋友。

不過楓林五劍却還可以肯定一件事，那就是，孫小七即使不是松石山莊的人，一定也不會是惜山老君朋友，要不然，惜山老君爲什麼要他們來對付孫小七？

這一點當然可以肯定，難怪王老板一輩子也猜不到惜山老君付出多少酬金收買孫小七。因爲根本就沒有其事，又從何猜想？

王老板又道：「不過有一件事，必須立即弄淸楚，如果我此刻得罪楓林谷五位朋友，閣下是否反對？」

孫小七笑道：「我本來就要離去，又怎能反對？」

王老板道：「可是他們五顆腦袋，好像就是閣下財產，我取去，難道眞的不加阻止？」

孫小七苦笑，道：「眼看幾萬兩銀子泡湯，不免感到可惜，不過以我看，楓林谷五位朋友一定還知道如何保護這幾萬兩銀子，這一點我倒也頗可放心。」

王老板大笑道：「你搶先我到金山酒館來，想來就是安排他們如何保護腦袋之策。」

孫小七苦笑，道：「我只不過提醒他們，却也沒有什麼良策。現在能否保得住這幾萬兩銀子，只好賭賭運數了。」

王老板道：「可惜你的運數似乎也不大好，簡直就是壞到透頂！」

王老板沒有說錯，孫小七的運氣的確甚差。

因爲就在這刹那，一條紫色人影已經來到他側身。

這個紫影人不但身法快，出手更是快得匪夷所思！

事實上對付孫小七這種高手，不但出手必須快，還得認位要準！

這個紫影人正是對付孫小七，而且也做到了又準又快。

百靈老道人稱點穴聖手，他的傳人李依紅當然也非庸手。李依紅雙手並使，運指如飛，嗤嗤連聲，在孫小七肩背之上業點已了六處麻穴！

孫小七身子陡地一震！

但也只震了一震，就此不動了。

一個人給點了六處麻穴，那是誰也不可能再動。孫小七現在就是給點了六處穴道，所以他也不能再動。

好在孫小七本來就坐在一張靠椅之中，所以他仍可靠在椅子中不倒下去。

百靈老道的傳人的確絕非庸手，居然連孫小七也受制於她。

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李依紅一直就站在孫小七身側最有利的方位，而且一直就在等候機會出手。

李依紅雖然出手不甚正途，甚至是一種暗算。不過孫小七對於一名年輕女子忽使偸襲，倒也不會認眞計較，何況李依紅點的是麻穴，不是死穴，可見她還是手下留情的。

孫小七身子不能動，嘴巴還能說話，他苦笑道：「王老板，你說得一點不錯，我的運氣實在壞到透頂，竟然栽倒在一個年青姑娘手裏。」

王老板大笑，道：「這就是年青姑娘所佔的便宜，你當然沒有防範到她會出手，更加想不到她有如此功力。」

孫小七道：「的確想不到。」

王老板道：「如果是我出手，你一定有防備，剛才我按你肩頭那一下，你就早有預防，我當然不會笨得冒險。」

「原來那是虛招。」

「沒有那次虛招，這次難以得手。」

「以後必須記住這一點。」

「只怕未必再有以後了。」

「難道你要送我歸西？」

「即使我不送你歸西，惜山老君大概也不會讓你活得很久。因爲現在我決定借刀殺人，用你的刀，割下楓林谷五位的頭，惜山老君難道還能放過你？」

「爲什麼不用劍，借我的刀？」

「我不用劍，是不願讓你見到我拚命十三劍的招式。聽說閣下不但砍人腦袋拿手，而且偸師別人的武學更加拿手，尤其是那些奇門絕學中的致命殺着，可以過目不忘。」

「所以你不肯用劍，去跟楓林五劍交鋒？」

「你說得對。」

「可是你既然要送我歸西，你不讓我開開眼界看看拚命十三劍的厲害所在。」

王老板笑道：「本來也無甚大害，不過我用你的刀殺人，有一個最大理由。」

「什麼理由？」

「第一，聽說你的刀殺氣重，刀出鞘自有一股懾人心魄的殺氣。第二個理由，聽說閣下的刀缺口纍纍，不論殺人傷人，留下的傷口，一看就知出於誰的兵器。」

「借刀殺人就是這個理由？」

「如果惜山老君知道楓林五劍喪生在孫小七的刀下，他會如何？」

「如果你不能殺盡楓林五劍，又待怎樣？」

「那只好先殺死了你。你可知點了你穴道的這位姑娘是誰？」

「武林中點穴手法如此高明的年青女子，除了百靈老道傳人李依紅之外，不見得還有第二人。」

王老板讚嘆道：「閣下見聞果然廣博，那末閣下死在百靈老道傳人的劍下，却也不失了你身份。」

孫小七道：「難道要殺我的竟是這位李姑娘？」

李依紅嫣然一笑，「刷」的一聲，長劍出鞘，在孫小七眼前閃閃生光。

李依紅道：「現在還不必殺你，不過我可以隨時割下你的腦袋。」

孫小七道：「既然不是現在，你不把劍移開一點。」

李依紅笑道：「哦，原來你也這樣怕劍。」

孫小七道：「因爲這把劍實在太鋒利，好像還是一把寶劍。」

李依紅道：「你的眼力倒也不錯，這正是削鐵如泥的黑靈寶劍。」

孫小七笑道：「以黑靈寶劍指住了一個穴道受制的人，那豈不是折了百靈老道聲望。」

李依紅微微一笑，道：「我的劍也未必殺你，或許是用作保護閣下的頭。聽說江湖上不少人都很想取到孫七俠的人頭，何況如今你穴道受制，似乎很須要有人看住你的腦袋了。」

孫小七笑道：「眞想不到孫小七的腦袋竟也要別人來看守！」

王老板也不禁笑了，道：「有人給你看管腦袋，總算還是一件好事，比如楓林五劍．他們的頭就無人看管，那就不大妙了。」

王老板從桌面上取過了孫小七鞘中的刀，在手中試了試份量，然後說道：「不重也不輕，很稱手！」

孫小七道：「本來就是一把很普通的鋼刀。」

王老板道：「不論刀或劍，飲得人血多，就不普通了。」

孫小七道：「有什麼不普通？」

王老板道：「你有沒有聽過劊子手的刀，半夜裏發出幽吟之聲？」

孫小七道：「難道你就聽過？」

王老板忽然深深吸一口氣，「嗆」然一聲，拔出孫小七那把殺人無數的殘刀！

只覺陰森森寒芒懾人心魄，似乎也的確有難以言喻的殺氣。

王老板慨然道：「我現在就聽到了，難道你竟沒有聽到這刀上正發出冥鳴之聲嗎？」

他伸指在刀刃上輕輕一彈，果然發出陰森森的長吟之聲。

但無論如何，這把刀到了王老板手中，似乎眞的令他有無比的殺氣！

王老板忽然長身而起，向楓林五劍說道：「各位喪生在孫小七刀下，到得地府，也可向祖宗有所交代了。」

司馬牛長長吁一口氣來，說道：「閣下棄劍用刀，那是捨長取短，死在咱們五兄妹劍下，恐怕難以向祖宗交代，既是天數如此，無話可說，王老板請出招吧！」

王老板拔身而起，走勢如風，正掠向司馬牛。

司馬牛身形急退，只聽得「嗆嗆」二聲響，司馬牛攻出一劍，王老板却接了二招。

須知楓林五劍同進共退，司馬牛既然動上了手，另外四個人也先後攻到，所以王老板一把刀必須應付五人長劍，決非司

馬牛一人。

剎那間五條人影縱橫進退，或上或下，都是攻向王老板，刀光劍影下，兵刀交鳴聲不絕。

孫小七不由搖頭嘆息，道：「我這把刀恐怕是就此完了。」

孫小七這把殘刀現在必須招架五把長劍，這一仗打下來，不論誰勝誰負，但孫小七的刀，大概已經變成爛鐵。

李依紅道：「你那把刀本來已經與爛銅爛鐵無甚分別，毀在王老板手裏，說不定他也會送一把金刀給你以作抵償。」

孫小七道：「聽你這麼說，王老板似乎不一定要殺我。」

李依紅說道：「那還得看你的運氣怎樣。」

孫小七道：「我的運氣其實不算很壞，可惜王老板現在的運氣似乎十分不妙了，他不但會斷送了我的刀，可能還會斷送他自己性命！」

王老板此刻的處境的確不大妙，在楓林五劍圍攻之下，雖然尚可勉强支撑，却已是險象迭生。

然而李依紅似乎還是很有把握：「用不着替王老板担心，他一定有辦法。」

孫小七道：「他唯一的辦法只有施展拚命十三劍！」

李依紅道：「他的拚命十三劍不會輕易動用。」

不過王老板現在却已經施展了他的劍法，他手裏握的雖然仍是刀，招式却是劍。以刀作劍，當然並不稱手，但拚命十三劍是他賴以成名的絕學，與剛才不倫不類的刀法比較，眞是雲泥之別。

王老板此刻運刀如風，騰身如飛，在五柄長劍下往來縱躍，說他拚命，實在一點不假。

孫小七看得不由暗暗喝采，能够看到拚命十三劍，穴道受制，何足道哉。

可惜他無法看完了王老板十三劍拚命的絕學，他只能看到七劍。

就在王老板使到第七劍之時，那個長着山羊鬍的易如生，突然發出一聲驚呼。

他的身子也跟着飛了出去。

易如生只是肩頭上受了些許刀傷，他的身子却是給王老板掌力震飛出去的。

如果王老板手裏舞動的不是刀，而是劍的話，易如生受傷的那隻肩膊大概不可能再留在身上了，幸好王老板用的不是劍，而是孫小七的刀，易如生總算是檢回了一條手臂。

楓林五劍聯手攻守，原是一個堅固的劍陣，易如生敗退，這劍陣也就有了破綻。王老板實際上已經佔到了優勢。可惜他來不及把握這個優勢的時機，因爲就在這時候，只見一團黃影，有如從天而降，突然落到了王老板身前。

王老板原要攻出的第八劍，却因這團黃影落在身前，一怔之下收招凝步，横刀而立，這一招自也沒有再攻出。

這一團黃影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而是從茅舍中飛出。只是來勢既快又勁，及至發覺這團黃影，他已經立在王老板身前。

他當然也是人，只不過穿一襲黃衫的和尚。

一個又胖又高大的和尚。

他就是朱大和尚。

朱大和尚的確是一個大和尚，高大魁梧，差不多有二個王老板重量。

這樣一個胖和尚居然練就了如此飄逸的輕功，連孫小七也暗暗吃驚。

不過王老板吃驚的不是朱大和尚輕功，而是他突然間在此出現！

王老板繞北路而不經南路，就是避開朱大和尚，誰知朱大和尚如同鬼魂，竟然也會在金山酒館現身。而且看情形，朱大和尚在茅舍裏還躲了不少時候，在此緊要關頭飛身而出，替楓林五劍解困。

朱大和尚身材魁梧，聲如洪鐘：「王老板當然沒有想到，我也會在金山酒館等你。」

王老板苦笑道：「但現在却也想到了，我既然知道繞道而行，你何嘗不能。」

「你說得對。」

「那是我們有緣。」

「那末你應該立即抛去手裏的刀。」

「什麼意思？」

「仍然用刀接我的劍，對你是太不公平。」

「只是對孫七俠太不公平，這把刀再給我用下，一定變成爛鐵。」

「現在刀還未變成爛鐵，及早還給他吧。」

「說得有理由！」

王老板將手裏刀， 孫小七輕輕一送，那刀平平飛走，就在孫小七面前的板桌上，「托」地一聲插入枱面。

朱大和尚又道：「學劍的人，應該用劍，那樣才公平合理。現在就請王老板取劍！」

朱大和尚說話時，已經緩緩抽出佩劍。王老板却嘆了一口氣，道：「可惜我身上不帶劍。」

朱大和尚一楞，然後道：「你沒有劍，李依紅却有劍。」

「如果我用李依紅的劍跟你過招，對你又太不公平。」

「什麼意思？」

「李依紅手裏的是一種神兵寶劍。」

朱大和尚微微一怔，他畢竟也知道王老板的拚命十三劍殊非尋常，如果他以寶劍相抗，於己而言，確是不公。

朱大和尚不禁也嘆息，道：「拚命十三劍，竟然不帶佩劍？」

「拚命十三劍無劍可拚，却還有這條命可拚，我與你拚命，不拚劍！」

「這裏還有別人的劍可以一借。」

「我不借。」

「你似乎有意不肯用劍？」

「難道你眞的願意用劍？」

「爲什麼不願？」

王老板忽然道：「聽說朱大師的迷踪九影劍，是劍道中奇門絕技，江湖上見過的人不出三位，可不是？」

朱大和尚面現得色，道：「其實也不止三人，只不過能够看出我劍氣、劍勢的人，連我自己在內大概只有三人。」

「如果我與大師對陣，能否也可揣摩到大師的劍氣、劍勢來？」

「或許你也能看出二成，但那時你的腦袋已經在地上打滾，即使給你看通整套

劍法，決計不能成爲江湖上看出我劍氣的第四人。」

「怪不得見過朱大師迷踪九影劍的人，只有三幾位。」

「道理就在於此。」

「可惜你竟忘了一位專門偷師名家絕技的好手。」

「他是誰？」

「金刀小七！」

朱大和尚面上笑容，剎那間消失得乾乾淨淨，他好像忽然間想到這裏還有個孫小七。

朱大和尚不但笑容收起，他的長劍也立即收起，「拍」的一聲，歸劍入鞘。

然後他吁一口長氣，道：「你說得對，這個時候你我不適宜拚劍，一定要拚，也不應該現在！」

朱大和尚轉身就走。

蘇四娘忽然道：「朱大和尚，你上了王老板的當還不知！」

朱大和尚不悅道：「他完全說得對，不是王老板提醒，那才上了大當！」

蘇四娘不由一怔，道：「這姓孫的小子難道眞的如此可怕？」

朱大和尚道：「難道你認爲他十分可愛？」

蘇四娘道：「他簡直就是可惡！」

朱大和尚道：「你說得也對，他既可怕又可惡，簡直就是一個危險人物！」

蘇四娘幾乎大笑，但她終於還是沒有笑出來，她道：「一個穴道受制的人，你竟說他是個危險人物？」

朱大和尚道：「怎麼不是？他最危險之處，就是給李依紅點了穴道。」

蘇四娘終於忍不住大笑，不過她很快止住笑聲，道：「如果我割下孫小七的頭，你是不是還認爲他危險？」

朱大和尚好像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問道：「你要割下孫小七的頭？」

蘇四娘道：「我現在就可以割下他的頭！」

割下一個穴道受制者的腦袋，蘇四娘自忖是十拿九穩的。所以蘇四娘說話之時，一挺長劍，人已掠向孫小七。

不過孫小七身邊還有一個人，她就是李依紅。

李依紅手裏也有劍，還是一口削鐵如泥的黑靈寶劍。

蘇四娘要割孫小七的頭，必須先放倒了李依紅！

可是蘇四娘的劍還剛剛起手攻出，李依紅的劍已經封住了她的劍勢。

蘇四娘只得收招凝立，道：「你不願他死？」

李依紅道：「要殺孫小七，也應該由我動手，是我點了他的穴道，怎輪到你來殺！」

蘇四娘冷笑道：「那就看你能不能阻止我的劍了！」

她話聲甫起，手裏長劍業已揮出。

李依紅出劍也絕對不慢，但聽「錚」然聲響，火花激射，蘇四娘急忙收招，但第二劍緊接着攻出。

蘇四娘自知手裏鋼劍，絕非李依紅寶劍可比，故此不敢硬拚，却以快攻來佔先着。

然而李依紅應變也極之敏捷，一剎那間蘇四娘攻了七劍，李依紅封了七劍，竟也絲毫佔不到便宜。

蘇四娘的兵器而言，實際上已處於下風，七劍之下，她的長劍尚未爲黑靈寶劍所斷，也難能可貴了。不過蘇四娘此刻主攻，李依紅却主守，如果李依紅取主動攻擊蘇四娘的話，那末蘇四娘的長劍就難保不斷。

蘇四娘一連急攻七招，已是她劍術中精銳所在。七劍下討不了好處，再攻多幾個七劍，大概也難有得手機會。

蘇四娘對自己的劍法自是心中有數，而楓林五劍中的其他的人，當然也看到這一點。所以古大祥和周進互相使了個眼色，雙雙騰身而起，掠到蘇四娘身邊。

古大祥道：「五妹，我們助你一臂之力！」

古大祥說話時，與周進同時出招攻向李依紅。現在是三對一，楓林五劍中的三劍聯手，圍攻李依紅一人。

李依紅剛才應付蘇四娘一人，那是只守不攻，以靜制動，未展所長。現在以一敵三，不能不施展眞才實學相抗。李依紅的劍法顯然也非等閒，加之楓林三劍對她黑靈劍避忌，這四人交上手，一時間竟也難分出勝負。

然而四把劍在孫小七眉睫處惡戰，劍影飛舞，劍氣横流，孫小七怎不心驚胆寒，如何還能再坐下去？

孫小七終於嘆了口長氣，苦笑着對老頭子道：「我們再待下去，看來也不會有什麼好處了。」

老頭子此刻却也鎭定了許多，說道：「本來就沒有什麼好處。」

孫小七說道：「那末我們爲什麼還不走？」

老頭子道：「早就該走了，只是你不能走，有什麼辦法？」

孫小七道：「不是不能走，只是不願走，但現在朱大和尚不讓我偷師他的絕技，不走就沒有意思了。」

孫小七要走了，而且居然從椅子中站了起來！

他不但可以站起身子，還能取回桌子上的刀，插入刀鞘，然後伸一伸腰，離開桌子，走出草棚。

一個給點了六處穴道的人，忽然行動自如，好像根本沒有給制住穴道那麼一回事，簡直就是難以相信。

最感難以相信的，當然是點了孫小七六處麻穴的李依紅。

但如果她靜心一想，就不會感到驚異，因爲朱大和尚就想到了這一點。

朱大和尚曾經告訴蘇四娘，認爲孫小七最危險處就是給李依紅點了穴道。

孫小七居然讓李依紅點了六處麻穴，而且還讓李依紅等人，深信他的穴道已受制。

那的確很可怕，而且還很危險。

這個危險人物現在和老頭子走出了金山酒館，各自上了車馬。

老頭子道：「趕到松江小鎭大概正是上燈時候。」

孫小七道：「夜色中入鎭最好，至少不會有人發覺馬車中棺材。」

棺中活死人　離奇突失踪

進入松江小鎭的確正是華燈初上，沒有人留意他們從何而來，也沒有人留心馬車中所裝載的東西。

松江小鎭其實不小，單是酒館客棧大大小小就有十二家。

松江小鎭最大的客棧就是松陽客棧。松陽客棧也是鎭上最大的松陽酒樓。松陽樓的掌櫃是個四十多歲的酒鬼，姓余，名不醉，叫做余不醉。

余不醉事實上每晚必醉。現在他坐在賬櫃內就喝得半醉狀況。

余不醉雖然是個酒鬼，但銀兩賬目却絕不含糊。他最大的興趣除了喝酒之外，似乎就是收賬。所以孫小七站到他面前，余不醉就連眼皮也沒有抬一下。不過現在他差不多喝得眼皮就快抬不起來。

但孫小七說出第一句話，余不醉竟然立即跳了起來。

孫小七道：「閣下想來就是余必醉掌櫃？」

余不醉立即張大了眼睛道：「不是余必醉，是余不醉！」

「我瞧你好像已經醉得差不多了。」

「你是不是想來跟我比一比酒量？」

「可惜我現在第一件事是住店。」

「住店？」

「對！」

「即使你要睡柴房，今後二十天內恐怕不會有空缺給你。」

「不過我知道貴店還有二間清靜的大房，空置了二十天。」

「你……怎麼知道？」

「二十天前，一位叫做張人英的朋友，訂下了這二間最好的上房。」

「莫非尊駕也叫孫七爺，孫小七？」

「我本來就是孫小七，不是也叫孫小七。」

「可惜你不像。」

「奇怪！我不像孫小七，難道你像孫小七？」

「我像余不醉，不像孫小七，因爲眞的孫七爺二天前已經到了，也住進了張大爺給他預備的大房。」

孫小七一點不感到吃驚，只不過感到意外，因爲居然有人冒認孫小七之名，住進了張人英所訂的臥房。

孫小七苦笑道：「那末張人英可在店內？」

余不醉運：「張爺很忙，已經幾天不見。朋友，還是到別處去想想辦法，小店帮不了你的忙。」

孫小七道：「這中間一定有誤會，可否帶我去見一見那位孫七爺？」

余不醉道：「恐怕不方便。」

孫小七手腕一翻，余不醉的櫃面上已經多了一錠銀子。余不醉看看銀子，又望望孫小七，然後他笑了起來，忽然將銀子放到懷裏，提起一盞燈籠，道：「你跟我來。」

孫小七跟了余不醉，拐了幾個彎，來到後院子，見得一幢廂房，果是清靜幽雅。只見其中一間廂房，門窗半掩，透出燈光，顯是房中有人。

余不醉道：「就是這一進屋子，想來孫七爺就在房中，你自己進去相見，在下可失陪了。」

余不醉說完話轉身就走。

孫小七舉步跨入門內，房中燈光照得如同白晝，却是空無一人。

房中雖然無人，却有一席豐富酒菜，桌上對放了二副杯筷。

盤子裏的菜餚沒有動，酒仍在壺裏。這一桌酒菜如果不是在拜祭鬼神，一定就是預備給一位朋友。

孫小七忽然發覺，佔居他這間上房的那位孫七爺，待自己實在不薄，因爲這一桌酒菜，看來正是爲他而設。

孫小七進房時滿肚子怒氣，現在消了一大半。

肚子裏的怒氣所以立即消了一大半，並非完全是見到一桌豐富的酒菜，而是他聞到酒菜以外的另一種香氣。

這種香氣絕對可以肯定，只有女人身上才可以散發出來，而且還不是普通女人那種香氣。淡淡的異香從屏風後飄來，那女人當然也在屏風之內。

孫小七沒有走入屏風，他在桌旁的椅子中坐下，斟了一盅酒，一仰而盡。

就此時，屏風後面一個女子語聲道：

「你不怕酒中有毒？」

孫小七笑道：「你尚且不怕在屏風後更換裝束，我又何必担心酒中下毒。」

女子道：「我可以在屏風後更衣，因爲我知道進來的是金刀小子。」

孫小七道：「可是金刀小子並非什麼君子。」

女子道：「可惜這一次你似乎太君子了。」

孫小七道：「莫非你眞的引誘我？」

女子道：「你說得對。」

孫小七道：「這豈不犧牲太大。」

女子道：「犧牲大，收穫也大。」

孫小七大笑，道：「那末現在可是有了一定收穫？」

女子道：「我認爲一定會有的。」

却在此時，屏風後飄來一縷淡淡幽香，一個還很年青，貌美如花的綠衫女子，也飄飄如仙的走了出來。

孫小七道：「這就是你本來面目？」

女子道：「至少不再是孫七爺吧。」

孫小七道：「我正在奇怪，像你這樣美麗的女子，怎能扮成孫小七，竟然還能使余不醉深信不疑。」

綠衫女子微微一笑，就在孫小七對面椅子坐下，給孫小七斟滿了酒，又自己斟了一杯，然後說道：「騙孫七俠不成，但瞞過余不醉的醉眼，我的易容術還一定可以勝任。」

孫小七道：「一向只知梅花島的迷香散厲害，却沒想到梅花島三小姐的易容術也有如此造詣，令人佩服。」

綠衫女子一怔道：「你說梅花島？」

孫小七道：「難道你不是梅花島三小姐？」

綠衫女子笑道：「孫七俠對自己的眼光好像很有自信，又怎能看出我是梅花島的？」

孫小七道：「不是看出來，而是嗅出來的。我一進門幾乎就知道梅花島的三小姐在這裏。」

綠衫女子道：「怎能如此肯定？」

孫小七道：「本來還只是猜測，現在簡直完全可以確定，你就是梅香香。」

綠衫女子微笑不語，却也不否認。

孫小七又道：「梅香香不但身上有種特異的香氣，而且她的兵器就是二柄很短的袖劍。梅姑娘衣袖中，現在就收藏了這二柄短劍。」

梅香香笑過接口道：「而且還有極爲厲害的迷香散迷藥。」

孫小七笑道：「那是梅花島家傳藝業，當然少不了。」

梅香香輕輕嘆了口氣，道：「別人都說，對付孫小七相當不易，現在看來也眞的不假。只不過我還不明白，爲什麼你能知道我這許多？」

孫小七道：「其實你不會不明白，因爲我有一位朋友，在梅花島逗留了半年有多。」

梅香香道：「他是誰？」

孫小七道：「他就是土秀才。」

梅香香眼中閃過一絲異彩，隨即道：「那末你還知道我一些什麼？」

孫小七苦笑，道：「恰得其反，不知道的太多了，但有一件事，却非問一問不可，比如你到松江小鎭來的目的。」

梅香香道：「爲朋友辦一件事。」

孫小七微微一怔，道：「不知這位朋友又是誰？」

梅香香笑道：「他就是土秀才。」

孫小七奇道：「土秀才？」

梅香香道：「你感到奇怪？」

孫小七道：「簡直不可思議，土秀才二年前已經隱居，還有什麼事要你到這裏來辦理？」

梅香香道：「他既然隱居了二年，爲什麼又請你替他辦事？」

孫小七不禁失笑，道：「你怎知我在替土秀才辦事？」

梅香香反問道：「那末你又怎知我不是？」

孫小七不禁苦笑，說道：「實在想不通。」

梅香香道：「其實你一想就通，只是你不肯想罷了。」

孫小七道：「或許你說得對，因爲現在我唯一須要想的一件事是，給我訂房的那個張人英，現在不知如何處境？」

梅香香道：「這一點你放心，張人英不會受到任何傷害，只不過他現在的情形，跟那位睡在棺材裏的活死人相差不多罷了。」

這一次孫小七有些吃驚了，因爲梅香香忽然提到棺材裏的活死人。

張人英受制於梅香香已經沒有疑義，她所說的活死人，顯是指自己帶來那具棺材中睡着的活死人！

梅香香知道他帶一具棺材進鎭，本來也很平常，但此刻忽然提起，就不大平常了。

不過孫小七仍然表現得很鎭靜：「你制了張人英的穴道？」

梅香香道：「不是點了他穴道，也跟棺材中的活死人一樣，用迷藥將他迷倒而已。不過我用的藥也不重，張人英一定也能很快醒過來。」

梅香香忽然笑得很甜，接着又道：「可是你那口棺材裏的活死人，何時可以醒過來？」

孫小七道：「你對棺材裏活死人好像很有興趣。」

梅香香說道：「有興趣的何止是我一人。」

孫小七突然站起身來，飛奔出門。

但梅香香立即道：「你不必再去，因爲已經太遲！」

梅香香沒說錯，此刻再趕到店外，再多幾具活死人，也一定不會再留在車上。

× × ×

活死人既失，但梅香香仍在房中。所以孫小七立即轉身入房，又坐了下來。

梅香香仍然坐在那裏，動也沒有動過，她幾乎肯定孫小七必然回來。

梅香香道：「剛才我說過，我一定會有收穫，現在不是有了？」

孫小七苦笑：「你竟盜取活死人，難以理解。」

「孫小七帶着一具活死人進鎭，更是費解。」

「現在你既然已得手，爲什麼還不走呢？」

「在金刀孫七俠前，能够說走就走的有幾人？明知走不了爲什麼要走？」

「你總算也明白到這一點。」

「不過我把話說清楚了還是非走不可，我相信到時你也一定會放我離去。」

孫小七苦笑：「我還是第一次遇見這樣有自信的女人。」

「跟孫七俠周旋，沒有自信是不成的。」梅香香微微一笑，接下去又道：「我知道閣下與土秀才很有交情，也是土秀才最推重的朋友。」

「爲什麼又提到土秀才身上？」

「你到松江小鎭來，難道與土秀才沒有關係？」

「六月十五日，惜山老君與松石山莊莊主，在大江口木筏上那一場決戰，也不知吸引了多少武林朋友，我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梅香香緩緩道：「你的確是其中之一，不過你却另有目的。」

孫小七微笑不語。

梅香香又道：「因六月十五日這場決戰誰生誰死，也可左右土秀才的一生。」

孫小七笑道：「竟如此嚴重？」

梅香香道：「要不然，土秀才也不會請你出手了。」

孫小七道：「你好像知道得比我還要清楚。」

梅香香道：「有些事，也的確比你還清楚一點。」

孫小七道：「那末你一定也知道棺材裏的活死人是誰了？」

梅香香笑道：「她當然就是惜山老君第三愛妾殷雪兒。」

孫小七不禁喟然苦笑：「你的消息似乎也很靈通。」

梅香香笑得更加得意了：「那也多虧你的朋友張人英的帮忙。」

孫小七問道：「是張人英賣給你的消

息？」

梅香香道：「不能說買，也不能說搶，却又是二種辦法同時使用。對付張人英這種人，我也很有辦法。」

孫小七道：「你似乎也眞的很有辦法，那末你還知道一些什麼？」

梅香香道：「我還知道你用殷雪兒來對付惜山老君。」

孫小七道：「莫非也是張人英告訴你的？」

梅香香道：「大凡他所知道的都說出來了。」

孫小七不由嘆息：「張人英知道得實在太多了。」

梅香香道：「他知道得的確太多，他甚至還知道這一間臥房內外，一共埋伏了多少梅花島的高手。」

孫小七微微一怔。因爲如果臥室內外果眞埋伏了梅花島高手，那顯然是來尅制自己，至少要扣留梅香香已經不易。但轉念一想，就覺得絕不意外，梅香香盜走殷雪兒，仍然留在房中處之泰然，怎可能沒有後着。

孫小七不由苦笑，問道：「你一共埋伏了多少人手？」

梅香香回答道：「不多，一共只有五人，雖然以五人來對付孫七俠，似嫌不够，不過，他們都是梅花島頂尖兒的暗器名家。」

孫小七接着道：「而且還是使毒的高手。」

梅香香說道：「所以我以爲，至少我要離開這一間臥房，孫七俠大概不會再反對。」

孫小七道：「那也未必，至少我還得看看這五位暗器名家和用毒高手。」

梅香香笑道：「這也很應該。」她提高語聲道：「大家出來拜見孫七爺！」

語聲甫落，屛風後邊走出一位紅衣少女，她面上笑容像蜜糖一樣甜，然而她手裏的劍却閃着綠油油的寒光，顯是淬毒兵器。

紅衣少女輕輕一福，道：「小婢小梅花見過孫七爺。」

就在此時，窗外忽然出現二條大漢，這二條大漢臉上當然絕無蜜糖似的笑容，眼中却露着殺氣。好在這二人只在窗外亮相，並不入屋，不然確會令人心煩。

這二名大漢才露臉，房門外無聲無息地多了二名店小二。這二名店小二苦口苦面，垂手而立，但他們衣袖裏，懷中都帶有暗器。

孫小七苦笑道：「梅姑娘的確很有辦法，即使我有心留你，一定也留不住。但梅姑娘既然立意要走，又何必與我相見，多此一舉？」

梅香香道：「我不親自見孫七俠，他們那有時間奪取活死人？而且我取了孫七俠遠途辛苦護送而來的殷雪兒，怎能不交代一句。」

孫小七問道：「你要這殷雪兒有什麼用處？」

梅香香道：「對付你。因爲我希望藉此來與你談一宗交易。」

孫小七哈哈大笑，說道：「那還不容易嗎，是什麼交易？不妨現在就請梅姑娘相告。」

梅香香道：「客棧中耳目衆多，計議大事不甚方便，必須另約一個去處，從長計議。」

孫小七道：「那末請梅姑娘示知時候地方。」

梅香香道：「張人英醒來之後，他自會告訴你。孫七俠，殷雪兒在我手裏，你當然非來不可了。」

梅香香說話之間，人已飄出了窗外。

但屛風後邊却忽然間响起了一個男子說話聲：「我敢以一千兩銀子打賭，殷雪兒一定不會再留在梅香香手裏。」

孫小七向屛風內說道：「你認爲殷雪兒會落在誰的手上？」

「我現在還不能肯定，但如果你出得起酬勞，我不妨替你探聽一下。」

說話之人，也隨着語聲來到了屛風之外。

這人精神飽滿，心情開朗，絕不像中了迷香散的毒，剛剛醒來的張人英。

然而他的確就是張人英。

× × ×

張人英仍然笑得很高興，孫小七却笑不出來。

孫小七望着他道：「看來你早就醒來了。」

「我本來就沒有睡覺。」

「爲什麼要在梅香香走了之後你才現身？」

「因爲他付給我一千兩銀子。」

「爲一千兩銀子出賣朋友？」

「我只有出賣消息，不出賣朋友。剛才所以不肯現身，無非也是爲朋友設想，我怎能眼看你在六大高手的淬毒暗器下拚命？」

「你好像說得很有道理。」

「我說的話從來就有道理得很。」

「你簡直就像救了我一條性命。」

「不過我決計不會要你感恩圖報。這世上，像你這種朋友已經越來越少了，簡直就只死剩了你一個，如果連你也死在梅花島暗器之下，張人英一定少了一條發財門路。」

「因此你不願看我死？」

「正是這話，但最重要的一點，我不希望你再動手多耗氣力，給你省下氣力，可以讓我們痛痛快快喝他媽的一醉！」

「你賺了梅香香一千兩銀子，的確可以喝得痛痛快快，不過在你還沒有喝得不省人事以前，有一件事非說不可。」

「什麼事如此重要？」

「你賺了梅香香一千兩銀子，難道梅香香約我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見面也不說嗎？」

張人英嘆了口氣，道：「如果你一定要赴約，那末就在明天黃昏時候，松石山莊以北三里，山神廟中就可以見到梅香香。你眞的打算赴約？」

「假如你也知道梅香香在松江小鎭的藏身之地，那末我也不必等到明天去赴她的約。」

張人英笑道：「你本來只不過要我去查察惜山老君居停的老巢，可沒有說過要梅香香住處。」

「那末惜山老君住在那一家客棧？」

「惜山老君不住客棧，而是在一艘大船上，那艘大船泊在江口以西大約半里處的江心。」

「那倒很安全。」

「這裏是松石山莊的地頭，惜山老君怎可不加防範，至少你孫七爺想見他就十分不易。趁我現在還很清醒，還有什麼話，請一併問了吧。」

「沒有了。」

「那末我即使醉死，大概也死而無憾了。」

孫小七道：「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到大堂中去，痛痛快快的喝他媽的一醉了！」

× × ×

張人英似乎眞的想把自己喝得醉死。

他現在雖然還不至醉死，却差不多就快醉倒。不過孫小七還沒有醉，至少他還可以清楚地看到蘇四娘從酒館的門外，走進來。

蘇四娘走進了松陽酒樓，而且一逕走向孫小七所坐的桌子。

蘇四娘不但走近孫小七的桌子，居然就在孫小七身邊的椅子中坐了下去。

蘇四娘才坐下，店小二立即替她添上杯筷。蘇四娘也立即自己斟滿了一杯酒。

蘇四娘從踏進酒館的大門，臉上就一直充滿了笑意，現在她的笑意似乎更濃。她身上也好像散發着香氣，這種香氣與梅香香的異香是不同的。那是一種女人的香氣。

孫小七本來沒有醉，現在似乎也快醉倒了。

但張人英本來已經大醉，現在好像突然清醒起來。因爲他曾經將孫小七的行止，當作秘密消息賣給楓林五劍。現在蘇四娘忽然坐在他對面，情形似乎有點不妙。

不過蘇四娘對他道：「我不是來討還五百兩銀子，你大可放心。」

張人英道：「我的消息本來就不假，那有討回銀子的道理。」

「那末你爲什麼見了我就吃驚？」

「不是吃驚，只不過感到意外。」

「有什麼意外？」

「楓林五劍的蘇四娘與孫小七同桌共酒，不是令人意外？」

「怎麼不可以？我是專程來見孫七俠的。」

孫小七苦笑道：「蘇四娘專程來見我，一定有要事，看來這一頓酒難以喝得痛快的了。」

蘇四娘笑道：「恰巧相反，我就是來請孫七俠去喝一頓痛快的酒。松陽樓人多又氣悶，想喝得痛痛快快就應該換一處地方。」

孫小七道：「看來你一定已有了更好的喝酒去處。」

蘇四娘道：「這種天氣，最好的喝酒地方莫如大江中的船上了。」

孫小七笑道：「而且最好還是在江口以西大約半里處的那艘大船之上。」

蘇四娘也笑了：「你竟也知道有這樣一處喝酒的地方。」

孫小七道：「我還知道你特地到松陽樓來請我上船去喝一個痛快。」

蘇四娘道：「那末你還知道什麼？」

孫小七道：「我知道惜山老君大概在船上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蘇四娘道：「你好像什麼都知道得很清楚，那末究竟還有什麼不清楚，不明白的？」

孫小七說道：「有，那就是惜山老君爲什麼這麼客氣，這麼快就請我上船去喝酒？」

蘇四娘道：「惜山老君也知孫大俠早晚便會上船去拜會他，不如先請爲敬。」

孫小七大笑，站了起來，道：「那末我們總不能讓惜山老君在船上久等。」

蘇四娘笑道：「孫七俠眞是快人快語，我們走吧！」

× × ×

一艘三桅大船泊在江心，四面臨水，必須用舢板舨到大船。

惜山老君今年六十二歲，看起來好像還不足五十。

惜山老君不但衣着考究，這一艘大船也佈設得豪華堂皇。

廳艙中央一張八仙桌，孫小七和惜山老君相對而坐，三名年青少女侍酒。但艙廳的兩側，高矮胖瘦站了二十來人之多。

這二十幾人不是佩刀就是帶劍，當然還有各式各樣的暗器。楓林五劍，朱大和尚也正夾在這二十來人之中。

處身其間，即使美酒佳餚，實在也食不知味。不過孫小七却吃得痛快，喝得更加痛快。

他不但十分欣賞這一席酒菜，更加欣賞有二十多人陪酒。這種喝酒的環境，一生中也不會有多少次，所以非好好受用不可。

事實上廳中的環境也是絕佳的，十二盞大燈籠照得白晝似的，四壁窗戶洞開，江風送涼，說不出的舒適暢快。

可惜惜山老君的說話却逐漸令人掃興起來。

他道：「直到今天上午，老夫還無法確定閣下前來松江小鎭，所爲何事。」

孫小七心想，你既不知道我所爲何事，却又差遣楓林五劍來對付我，你這老狸可狡猾得很。不過你既不拉破面皮說話，却也與你客客氣氣。

孫小七道：「那末到了下午，大概是明白一點了？」

「不是不明白。」

「到了現在，一定完全清楚。」

「恰巧相反，更加糊塗了。」

「你看起來其實還很年青。」

「就是這一件事，我自己好像有些老糊塗。」

「請我上船喝酒，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老夫不請孫七俠，料想孫七俠遲早必來。」

「可見惜山前輩對在下此行，也非一無所知，至少還料到孫小七會上船謁見前輩，你說得沒錯，在下第一位要見的人，也正是惜山前輩了。」

「哦？」

「因爲在下要辦的那件事，非請惜山前輩相助不可。」

惜山老君笑道：「孫七俠的事，竟也要借助老夫之力，當眞是抬舉老夫了。」

「前輩說這些話，在下倒是不便開口

了。」

惜山老君笑道：「但要力能所及，不敢推辭。」

「這件事最好與前輩單獨商議。」

「在場各位都是老夫多年至交，不必見外。」

孫小七緩緩道：「這件事其實也不必前輩出力，只要解除六月十五日生死之戰，就是帮了孫小七一個很大的忙了。」

惜山老君居然一點不感到吃驚，他面上微笑依舊，緩緩說道：「孫七俠到松江小鎭要辦的一件事，莫非就是此事？」

「對！」

「你一定還沒有喝醉？」

「簡直比任何時候還要清醒。」

「那末大概是我自己醉了，我幾乎懷疑閣下是不是孫小七，如果你還是金刀小子，那就不該說這種話。」

孫小七苦笑，道：「可惜我眞的就是孫小七，而且還是親口說了這一句話。」

惜山老君也苦笑起來：「我知道孫小七說出的話，明知做不到也非做不可。幸好我還清楚這一點，所以及時召集了二十一位弟兄上船，這二十一人弟兄，我認爲都是數一數二的好手，不知能否令孫七俠收回剛才那一句話。」

孫小七笑道：「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何必這麼快就收回，要收回成言，總該等說完了所有的話。」

惜山老君緩緩點頭，道：「也說得是，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是誰請你幹這種傻事。」

「我對僱主一向守密，當然不會告訴你。」

「以我猜想，那位僱主多半就是松石山莊莊主石少保的朋友。」

「不是。」

「難道是石少保的仇家？」

「惜山老君的見解果然與衆不同，令人佩服。但這並不是說，請在下前來和解這場決戰的，就是石少保的對頭。」

惜山老君捋鬚微笑，緩緩道：「當然只是我的猜測，但石少保難道有如此身份的仇家，竟能請得動金刀小子出面斡旋，怎麼我從來想不出有這號人物？」

「你想不到的事情還不少，又何必窮思苦想。」

「說得有道理，現在我唯一應該想的一件事，就是石少保的腦袋，其他一切根本不足放在心上！」

「但是另外一人，你就非放在心上不可。」

「誰？」

「閣下的三夫人，殷雪兒。」

惜山老君臉上忽然神采飛揚，這一刹那，他好像就年青了十年。

惜山老君深愛殷雪兒，江湖上幾乎無人不知。但惜山老君爲了表示對殷雪兒專情的愛意，用不同的手段除去原配和二房二位妻妾，來討殷雪兒歡心，這件事所知的人却很少，孫小七就是知道此事少數人中的一人。

惜山老君不但爲了殷雪兒除去頭二房妻室，更爲殷雪兒殺了一十二名男子。

這一十二名男子所以橫遭殺身，是因爲惜山老君懷疑他們其中三人，曾經與殷雪兒上床。

因爲五年前，殷雪兒還是一名青樓女子。

惜山老君愛殷雪兒，已到了入魔的境地。

故此孫小七認爲只有殷雪兒可以要脅惜山老君毀去生死決戰之約。

惜山老君並不否認對殷雪兒的深愛，他笑得春風滿面，道：「說得不錯，殷雪兒的確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女人。」

孫小七道：「如果殷雪兒的生命受到威脅，能否令你解除六月十五日之戰？」

惜山老君微微一笑，道：「殷雪兒絕無性命之虞，她只不過服下了藥力持久的迷藥。」

孫小七楞然道：「你怎麼知道？」

惜山老君道：「別的事我可以不必知道，關於殷雪兒的就非知道不可，請孫七俠上船喝酒，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爲了殷雪兒的解藥。」

孫小七已經感到大大的不妙了，不過他本來就知道，惜山老君請他上船喝酒未必有什麼善意，當眞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孫小七何嘗不存着什麼結交的誠意了？所以他還是神色淡然，道：「此話不明，還請詳言。」

惜山老君道：「孫七俠若能交出解藥，大家可免傷和氣。」

孫小七道：「不知什麼解藥？」

惜山老君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孫小兄，見你人，不如聞你名，閣下恁地做作，未免令人失望，你若還不明，不如請閣下看看這一件物事。」

惜山老君忽然向後廳的廂門內道：「抬出來讓孫七俠親自過目。」

門簾子掀起，二名大漢將一具烏黑的東西，小心地搬了出來。

這烏黑的東西，就是一具黑漆棺材！

孫小七當然認得這具棺材，正是他僱請老頭子的馬車，從數百里外運來的活死人。

睡着殷雪兒的黑漆棺材，在松陽酒樓門外，爲梅香香的手下奪去，但現在却在惜山老君的船上出現，孫小七畢竟也感到太過突然。

二名抬棺材的大漢，將棺蓋移開，殷雪兒果然很安詳的睡在棺木中。只不過殷雪兒面色有異，她蒼白的臉上隱隱現着黑氣。

孫小七不但發覺殷雪兒臉上有黑氣，而且也隱隱地嗅到異香之氣。

這種異香之氣，幾乎令到孫小七臉上也快冒出黑氣來，但惜山老君臉上冒出的黑氣似乎更甚，更可怕！

因爲惜山老君臉上那種黑氣，無疑就是殺氣！

惜山老君就快殺人，他要殺的人當然是孫小七。

不過他在向孫小七大開殺戒之前，却並不忘記一件事：「交出解藥來！」

孫小七苦笑搖頭，道：「我的確用迷藥令殷雪兒在棺材中安睡，用劑極輕，每二個時辰便能自行醒來，所以不用解藥，也根本沒有解藥。」

惜山老君差點就要一掌拍爛孫小七腦袋，不過還是强忍下來，道：「可是現在

她不但醒不過來，簡直就快斷氣。」

孫小七道：「你有沒有聞到梅花島那種異香氣息？」

惜山老君不禁楞然：「梅花島的迷香散？」

孫小七道：「殷雪兒既然是梅花島的人送來，一定給他們做過手脚。」

惜山老君道：「你認爲是梅花島的人送來？」

孫小七道：「如此說來，閣下還不知道梅香香也到了鎭上？」

惜山老君冷然道：「梅花島的人是不是到了本鎭，與我毫不相干，不過他們既然將殷雪兒送到我這裏來，足見其友善，又何必再下毒？」

孫小七道：「唯有如此，你才會痛下決心殺我孫小七！」

惜山老君暴跳如雷，道：「殺你孫小七何必痛下決心？挾持殷雪兒，足足可以叫你死上一百次！」

孫小七道：「可是現在你連一次也不能讓我死，因爲只有我知道梅香香的行踪，如果要得到迷香散的解藥，就必須讓我活着上岸。」

惜山老君大笑，他不是開心而大笑，而是覺得孫小七之言實在可笑，他笑聲一止，隨即說道：「不必跟我玩這種幌子，我也上你的當，就不是惜山老君。如果梅香香眞的要我痛下決心殺你，爲什麼留下這個退步給你。」

「那或許是梅香香設想不周，也或許是梅香香手下使毒技藝不大高明，留下這個破綻。」

惜山老君發出幾聲乾笑，道：「孫七俠，你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只要不必用你的解藥，難道還怕你死去，而且迷香散也非致命毒藥，時候一久，自能甦醒！」

孫小七微微一怔，不禁苦笑道：「說得有道理，看來你是非要我死不可了。」

「不過你也非絕無生還機會，因爲你也可能殺死老夫，如果孫七俠置老夫於死地，非但可以活着上岸，而且六月十五那一場決戰，自也解除了。」

孫小七嘆了口氣道：「可惜孫小七實在不願惜山前輩就此終止生命，不然又何必利用殷雪兒來勸阻六月十五的決鬥。」

「阻止六月十五的決鬥，莫非就是怕老夫戰死於石少保劍下？」

「不是怕你戰死，而是担心石少保戰死。」

惜山老君大笑，道：「你希望保住石少保的命，一點不奇，希望老夫不死，未免笑話，如果你眞的不願我死，那末只有讓我殺了你，孫七俠，假如你不是醉得不能拔刀，那末就不必客氣！」

「你好像眞的非殺我不可。」

「以孫七俠聰明，應該知道在金山酒館就該活不成。」

孫小七忽然嘆息道：「可惜，實在可惜。」

「有什麼可惜？」

「我們本來已經合作得極爲不錯，現在竟致刀劍相向，豈不可惜？」

「我幾時又與你合作過了。」

「或許你還不知道，前輩所培養的金腦袋，沒有一顆不值錢，比如這裏二十一位朋友，他們頸上的頭無不價值千金。」

「哦？」

「好像楓林五劍，半年前，他們的頭只值三百兩，現在至少值三千兩，又如這位朱大和尚，從前根本無人出價收買，自從投在惜山前輩門下，價錢飛漲，現在居然有人肯出價一萬一千三百兩。」

「實在驚人。」

「你當然知道孫小七對這門生意是在行。」

「你的確最在行。」

「如果不是閣下多多栽培金腦袋，孫小七實在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你也就希望我活下去，給你多培養一些金腦袋？」

「現在你總算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培養金腦袋，你却來偸我培養出來的金腦袋，這那裏是合作？像你這種大賊不除去，如何了得，你說對是不對？」

惜山老君終於忍不住大笑。

就在他大笑聲中，只見人影躍騰，寒光閃動，剎那間，已是三件兵器望孫小七身上劈刺過來！

這三件兵器當然並非出自惜山老君之手，而是二十一名高手中，就近的三人！

三件兵器是二把劍，一柄刀，都是電光石火間向孫小七撲擊，說是偸襲，絕非虛言。

不過，在孫小七看來，這些人突施殺手，一點不感意外，他既然說這種風話，如何不加防備？

他此刻當眞是猶恐天下不亂，所以這三人突然間撲來，孫小七不但意料之中，簡直期待已久！

第一個近身的是一名刀手，就在那刀手一刀劈下之時，孫小七身子突然離座！

他並非拔刀招架，而是閃身欺入那刀客懷中！

那刀客來勢極勁，看看便可得手，正喜不自勝，豈料孫小七好像會縮骨功，只一閃已貼到自己懷裏。

那刀客一怔之下心知不妙，可是不妙之事已然發生，只感手腕如折裂，胸口劇痛，刀已脫手，身子有如騰雲駕霧，飛了出去。

這名刀手身子給震飛出去，頭腦還頗爲清醒，因此他立即發覺自己的身子撞跌了二人，又立即發覺自己身上中了三劍一刀，跟着還挨了一掌重擊。當然他還知道這三劍一刀和一掌重擊，决非出自孫小七之手，而是那二十位兄弟正向孫小七圍攻之間，自己受此亂刀之災。

就在那一掌重擊拍到他身上之時，他的身子也「叭達」一聲摔在艙板上。此刻雖然刀劍聲不絕，可是他再也聽不見；因爲他已經斷氣。

這名刀手摔在艙板上那一刹，孫小七的雙足也落到艙板。只不過他並非給掌力震飛出來，而是騰空掠出。而且他落身之處，也在艙廳門外！

孫小七不願殺人，也不願在亂刀下被殺，他掠出艙門，自是謀取脫身之途。

他雖然已經出了艙門，可是在他面前，忽然出現了另外一人。

這人好像突然長出來，又似乎一早就站在這裏。

這人就是惜山老君！

惜山老君截住了孫小七去路。

孫小七沒有立即向他發招，惜山老君也沒有立即出手！

孫小七所以沒有立即進招，因爲惜山老君手裏有劍，有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

李依紅帶着黑靈寶劍進入松石山莊，就因爲惜山老君有這樣一把神兵寶劍。

惜山老君也沒有立即出手，因爲他知道孫小七無法離開這艘船！

惜山老君雖然還沒出手，但他面上巳經絕無笑容，只有殺氣。事實上當今武林中能令惜山老君拔劍的人巳經不多，而惜山老君如今劍巳在握，那就非動手不可。

惜山老君冷冷道：「要離去，還不是這麼容易！」

孫小七苦笑：「不讓我逃命，豈非逼我殺人？你船上二十一位高手，還可以派用場的，大概只有一十七位了。」

因爲二十一人中，巳經死了一人，傷了三人，而孫小七似乎連頭髮還沒有斷一根。惜山老君怎麼還能有笑容？怎麼還能不用他的神兵寶劍？

惜山老君道：「所以我認爲該是你我二人來解決此事，比較合適！」

孫小七看看惜山老君手裏的劍，不由喟然：「聽說江湖上能使你拔劍的人，沒有幾個。」

「不出十人，你是其中之一。」

「而且還一早拔劍在手。」

「讓你知道，非接我的招不可！」

「這實在是孫小七殊榮，只可惜在下的殘刀砸不起你的寶劍，如何是好？」

「你手裏巳經有刀！」

孫小七手裏，的確也握着刀，那是剛才從一名刀客手裏奪得。孫小七也像惜山老君一樣，不輕易拔出自己的佩刀，尤其是現在面對惜山老君和他手裏削鐵如泥的神兵，那是更加不輕易用自己的佩刀了。

孫小七看看手裏的刀，道：「你說得不錯，我手裏也有刀，這把刀雖非我自己所有，刀的主人如今巳死，縱是毀於寶劍下，想來也無人說話。」

惜山老君道：「那就出招吧！」

孫小七道：「先出招爲敬，得罪！」

他「得罪」二字出口，手裏的刀也早就揮出！

孫小七出招決斷、快絕，却又變幻莫測！

對付惜山老君這種絕頂高手，更加必須決斷、快絕！

不過在惜山老君眼中看來，雖然又快又絕，却不怎麼變幻莫測！

因此孫小七的刀法，在惜山老君面前，就顯不出什麼威力了。尤其是在惜山老君寶劍之下，更如以卵擊石！

孫小七的刀攻出，惜山老君的劍也封到！

刀劍相交，「卡察」一聲，孫小七的刀有如枯枝朽木，頓時斷爲二截！

孫小七的刀折斷，他絕對不覺得意外。然而惜山老君却大感驚奇。

像孫小七這種成名高手，絕不可愚蠢得一招之間將自己的兵器毀去。一個頂尖兒高手，即使手裏一枝一竹，也可當似刀劍使用，發揮刀劍功能，何況一口鋼刀，怎可能一下子就砸爛寶劍之下？

所以惜山老君感到驚奇，他驚奇得也的確大有理由，而且更加令他吃驚的事情也在這刹那間發生！

這件吃驚之事就發生在他握劍之手的手腕上。

惜山老君只感腕脈處一凉，一把寒氣迫人的刀鋒巳經壓住了他的腕脈！

如果惜山老君再動一動手中的劍，那末這把壓住他腕脈的刀，立即就可以將他手掌齊腕切下！

惜山老君是大行家，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的劍再也不敢揮動。惜山老君不但劍不動，他的心幾乎也不動了，他的額頭上却在流汗，流下豆大的冷汗！

惜山老君也的確感到汗顏，因爲他竟忘記了孫小七有二把單刀。一把是從刀客手中奪得的刀，另一把就是他自己佩刀！

孫小七手中的刀折斷，他身邊的佩刀同時出鞘。現在制住惜山老君手腕的，正是他的佩刀！

孫小七是一名絕頂的刀手，他的刀怎可能輕易爲對方兵器所斷？他所以斷刀，就是爲了另一把刀可以制住惜山老君。

惜山老君劍旣不動，孫小七的刀也立即收回。

這一切變化，自也只是刹那間之事。

惜山老君道：「我不會就此認輸。」

「你沒有輸，本來你可以立即以左掌擊我，不過我肯定你不會出掌。」

「你怎能如此肯定？」

「這種打法既然不乾不淨，而且很可能兩敗俱傷，這對你六月十五日的決戰至爲不利。」

惜山老君乾笑幾聲，道：「可是現在對你至爲不利，因爲你巳經沒有第二把刀可以借助，可是我却還有一十七位弟兄須要向你討戰！」

孫小七笑道：「我雖然沒有第二把刀，可是我還有一個朋友。」

「你的朋友？」

「那朋友正撑了一艘舢舨在江中相候多時了。」

語聲未落，人巳掠起，一個起落來到船頭。

只見江面上忽然浮出一葉昏燈輕舟！船上傳來一人話聲道：「早就該下船來喝他媽的一醉啦！」

不消說，撑船之人正是張人英！

孫小七向惜山老君說聲「叨擾了」，人巳掠下輕舟。

那小船立即調頭，滑了出去！

誤中迷香散　身手不由人

孫小七喘出一口大氣，道：「你可知道誰在惜山老君船上？」

張人英道：「誰在船上？」

「殷雪兒。那具棺材裏的活死人居然到了惜山老君手裏。」

張人英並不吃驚，他緩緩道：「你似乎巳經遇到了一個極爲棘手的勁敵。」

「惜山老君本就非庸手。」

「我說的勁敵不是指惜山老君。」

「那末你說的是誰？」

「梅香香！」

「你怎麼想到梅香香是勁敵？」

「不是我想到，是李依紅告訴我。」

「你見到李依紅？」

「是李依紅來見我，而且她本來還想去見你。難道你看不出艙篷之內另外有人嗎？」

艙篷口的簾子乍然掀起，透出耀眼的燈光。

艙內不但有人，矮几上還有五盆菜餚，二大壺酒。

坐在矮几旁的正是全身紫衣打扮的李依紅，她正向孫小七微笑。

李依紅笑道：「惜山老君既然不會將你斬開幾截，也該進艙喝杯酒壓壓驚。」

孫小七大笑，進到艙內，在李依紅對面盤膝坐下，說道：「惜山老君並未將我斬開幾截，一定很令你們失望？」

李依紅道：「我說將你斬開幾截，是指你的殘刀，不是你的身子。我知道惜山老君有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竟沒有將你的爛鐵似的刀斬開十七八截。」

孫小七說道：「他的寶劍的確鋒利無極。」

李依紅手腕一翻，嗆然聲响，鞘中長劍掣出，燈光下這口劍更顯得寒芒刺目。

李依紅說道：「你知道這也是一把寶劍？」

「金山酒館巳經見過了，確是一把寶劍。」

「可惜我趕到客棧時你巳經走了，若能早到一步，將此劍借與你豈不是好？」

「原來你志在試劍，看看此劍能否對抗惜山老君寶劍？」

李依紅幽幽嘆了口氣，道：「但這對你也有好處，如果你希望看看惜山老君四十九招飛霜劍，就必須用這種神兵寶器與之交鋒，才能引發他施展天下無雙的絕學。難道你上船去無此目的？」

「無此目的。」

「豈非身入寶山，空手而回？」

「你當然比我更希望知道四十九招飛霜劍的絕招，可不是？」

李依紅不能否認，幽幽道：「是的，即使只有一招半式，我還是極希望知道，這對石莊主六月十五日的決戰，實在太重要了。」

「可惜我與惜山老君二人加起來所出的招數，還不足二招，實在無可奉告。不過我却知道你手上的黑靈寶劍，則足以對抗惜山老君的神兵。」

「你怎能說得如此肯定？」

「因爲我知道了黑靈寶劍的舊主人是誰。」

「哦？」

「我還知道你們花了二年又四個月時日尋訪名劍，用了九百七十兩銀子，從一位姓劉的老翁手裏購得此劍。」

「姓劉的老翁不是本來劍主？」

「不是，他只是轉一轉手。原來的劍主人也是劍道好手，此劍他祖傳三代。」

「他竟肯出售此劍！」

「他知道石少保須要一把好劍來對抗惜山老君的神兵。」

「既然有心贈劍，何必假手他人？」

「以石莊主高傲脾性，唯有如此才肯用這劍。」

「莫非此人是惜山老君仇家？」

「不是。」

「那一定是倣莊朋友。」

「也不像。」

「那末他是誰？」

「他叫土秀才。」

「土秀才？土秀才是誰？」

「土秀才就是土秀才，不過你一定不會知道土秀才是誰。」

「你知道的事情似乎很多。」

「只是你知道得太少，並非我知道多。像我這種人，如果知道得跟你一樣少，怎能混日子？」

「那末你還知道一些什麼？」

「還有不少，但如果所知的都說了出來，豈不是你知道得跟我一樣多了？所以有許多事不能對你說，不過有一件事却非說不可。」

「什麼事？」

「這把劍佩在你身上非常不安全，隨時會落到別人手中。」

李依紅笑了起來，但笑得並不友善，她道：「你說得對，而且我知道最大的可能就是落在孫七俠手中！」

李依紅的黑靈寶劍忽然間又出鞘，非但劍出鞘，而且還立即刺出一劍！

這一劍刺向孫小七左胸，那是致命的一劍！

李依紅不像在試劍，而是在試孫小七的命！

小船中艙位狹窄，孫小七刀不在手中，即使拔刀，轉動甚是不便。何况他的鋼刀又怎能匹敵黑靈寶劍？

孫小七手裏沒有刀，却有一雙竹筷。

李依紅劍刺出，孫小七的竹筷也點到！

竹筷點在劍背上，李依紅手腕陡地一震，長劍立即落在桌面，爲竹筷指住，凝在桌面進退不得！

李依紅粉臉上忽然間飛紅，說不出話來。

孫小七却笑道：「寶劍削鐵如泥，似乎也只限於削鐵，不能削竹。」

李依紅現在連頸項耳根也紅了，却還是無話可說。

孫小七又道：「現在你該知道寶劍在你手裏該有多危險？但我不明白，爲什麼忽然動了殺機？」

李依紅道：「你知道得太多！」

孫小七道：「可惜我還沒有告訴你，希望取到這把寶劍的人不是孫小七，而是另外有人。」

李依紅道：「那末這個人却是誰？」

孫小七將竹筷收起，不由苦笑，道：「這個人大概就快到了，所以你應該好好保住寶劍，不要失去了。」

李依紅又問道：「這個人難道就在近處？」

孫小七用鼻子吸了二下，然後說道：「你有沒有嗅到梅花島那一種特異的香氣呢？」

李依紅一驚：「梅花島異香？」

孫小七道：「不錯，就是梅花島那種異香，現在我好像巳經聞到了。」

他語聲甫落，瓦面上忽然傳來清脆的嬌笑，跟着便聽得一個女子聲音道：「如果孫小七不是狗娘養的，那來這般靈敏的

鼻子！」

只聽得櫓槳聲响起，一艘小船正在後梢漂近過來。

孫小七笑答道：「能够聽到我們這麼遠說話，你耳朵之靈，也不差於一頭貓狗！」他說話間，人已出了篷艙，來到後梢。只見梅香香站在一艘小船的船頭之上，月光下倩影倒映江中，煞是好看。

梅香香輕舟蕩漾，並不搖近來。她對孫小七上下打量一番，嘖嘖稱奇，道：「看來惜山老君不但沒有將你拋進江中，好像還沒有傷到你。」

孫小七笑笑道：「而且還令你十分失望。」

「對於一個準備來打撈屍體的人，失望是不免的。」

「但如果你不將迷香藥的解藥送去解救殷雪兒，恐怕惜山老君也會將你拋進江中餵魚。」

梅香香格格嬌笑，道：「爲什麼忽然間如此關心殷雪兒？」

「殷雪兒是我帶進本鎮，如果她死了，孫小七成了兇手。我怎能頂一個下毒、暗算不識武功婦人的名義？」

「殷雪兒不會死，我担保她天亮前一定可以自行醒來。只不過我這艘船上，却有一個幾乎已經死去大半截的活死人，非你出手相救不可！」

「他是誰？」

「難道你竟然忘了那位趕馬車的老頭子？」

孫小七大吃一驚：「是老頭子？」

「不錯，正是老頭子。梅花島幾個弟兄不知老頭子不會武功，自不免對他刀劍招呼。但如果以你的內力，續他的氣，相信還有藥救。」

孫小七急道：「他人呢？」

「就在我船上，要我送過去，還是你上我的船來？」

「不要移動他，我立即過來！」

語聲未了，人已疾拔而起，望梅香香坐船飛掠而來！

他身形才掠起，張人英立即道：「小心她詭計！」

孫小七何嘗不知梅香香詭計多端，正因爲如此，他不能讓梅香香到自己的坐船來，因爲船上有李依紅和她的黑靈寶劍。

不過孫小七絕對沒有想到梅香香的殺着，比他預料中更快。

孫小七人將落到船頭，梅香香衣袖飄飄，雙掌齊發，業已向他半空中墮下的身子拍來！

對於梅香香來說，這個時候出招的確是絕佳機會，孫小七身在半空，全無借力之地，實在到了挨打的地步，然而正因爲如此，孫小七反而認爲梅香香不會在這時刻對他出手。因爲明知最易受敵，當然有所防範，衹是梅香香不以長劍對付，而以雙掌出擊，却令孫小七感到意外。

如果梅香香出劍，孫小七便可用刀藉着刀劍相交之力，孫小七大有轉圜餘地。梅香香既不用劍，孫小七倒也不便取刀。這或許正是梅香香聰明之處。

這電光如火之間，孫小七却也能當機立斷，他身子淩空一個觔斗，緩了下墜之勢，足尖在梅香香肩上微一點，身子已飄然落到船梢！

梅香香不由喝采道：「好身法，難怪惜山老君奈何你不得！」

孫小七微微一笑，人已鑽入艙內，只見老頭子手脚綑綁，口中塞了棉絮，却不見得有何傷勢。

孫小七取出老頭子口中棉絮，老頭子咀巴一得說話，大聲道：「誰說我死了大半截，她賺你上船，你竟上了她的當！」

孫小七明知有些不大妙，但眼看老頭子安然無恙，覺得這個當倒也上得不算太壞。

不過當他想開口說話時，却又覺得十分不妙，因爲他發覺自己的舌頭似乎厚得不能轉動。

就在此時，他看到梅香香笑得花似的，出現在他眼前。

梅香香不但在笑，而且還在說話，她道：「你已經十分難得，中了我迷香散，竟然沒有立即掉進江中，還能走進艙中察看老頭子。」

孫小七實在很想立即一掌拍過去，只不過他除了腦中還可以如此想之外，已經提不起手來。

梅香香又道：「我所以用雙掌擊你，不用兵器，因爲我衣袖裏，就有這種最厲害的迷香散，如果用劍，一定不能如此順利用毒！」

孫小七現在不但提不起手，甚至連眼皮也抬不起了。梅香香以後還說了什麼話，孫小七已經不大清楚。

× × ×

孫小七醒來的時候，最先看到的東西是床頂，跟着他發覺自己躺在一張床上。

床很精緻，還散發出淡淡的幽香。

臥房佈設也很清雅，好像還是一個女子的香閨！

他認爲這是女子的閨閣，那只是一種直覺，至少他聞到室中淡淡的幽香。

不過當他聞到那種香氣，孫小七頭腦忽然清醒了許多。

這種香令他想起梅香香！

孫小七不但頭腦可以運用，他四肢也可自在地活動起來。他發覺自己四肢舒展靈活，既不受制於穴道，又未受任何束縛，但身上却又蓋了一張又厚又重的棉被。

梅香香不點自己穴道，又不加綑綁，實在難以想得通。更加令孫小七想不通的是，如此大熱天居然還給他蓋上了一張厚厚的棉被，莫非中了迷香散之毒，不能經受風寒不成？

孫小七現在也發覺到這一張精緻的大床，舖置却簡陋得不能再簡陋，除了幾塊床板，床板上一張草蓆之外，就是這張蓋在身上的棉被了！

孫小七本來可以自行離去，不過他還不想打草驚蛇。因爲如果梅香香這樣容易讓他離去！似乎於理不合。所以孫小七現在還是假裝昏睡未醒，一動也不動，以察動靜。

這間臥房內似乎也立即有了動靜，他可以聽到輕盈的步聲走進來，他的鼻子也立即聞到了酒肉的香氣！

酒肉的香氣，當然比之梅香香身上的異香更加强烈得多了，特別是現在，就算是在三里以外，幾乎也可以聞到！

因爲酒肉飄香，忽然令他飢腸雷鳴！

酒肉的香氣和那輕盈的步聲，越來越近，終於進了臥室，又聽到那盤子放到桌上的响聲。不過孫小七仍然沒有張開眼睛看，他仍用耳朵在聽。

因此他立即就聽到一個溫柔的女子聲道：「孫大俠你一定已經很餓了。」

孫小七一聽語聲，就認出她小梅花。

不過孫小七沒有答她，也毫無動靜！

小梅花又道：「孫大俠難道到今天還不能醒過來？」

孫小七不由心中一驚，小梅花說「到今天還不能醒過來」，莫非我已經睡了好幾天？孫小七實在很想立即就要醒過來，但這一醒，梅香香防範更嚴，再要脫身大是不易。所以孫小七還是堅持不醒。

不料小梅花格格嬌笑起來，道：「如果你再不吃東西下去，以後大概是眞的不會醒了。」

孫小七不禁嘆了口氣，張開眼睛來，道：「爲什麼以後不會再醒？」

小梅花道：「餓死了怎麼還能醒？」

孫小七道：「我餓了幾頓？」

小梅花道：「不是幾頓，是幾天。」

孫小七道：「那末我睡了幾天？」

小梅花道：「前後二日二夜。」

孫小七道：「還好，至少還未過六月十五日！」

小梅花道：「你還想去阻止那一場决戰？」

孫小七道：「當然要阻止，不過現在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吃飽肚子。」

小梅花道：「你要用膳，讓我將盤子放到你床邊來。」

孫小七道：「雖然餓了二日二夜，下床的氣力還是有的！」

他雙手一撐，人已坐起來，他身上蓋着的那張棉被，也從胸口立即滑了下去！

可是孫小七才坐直的身子，却又立即躺了下去，慌忙鑽進被窩之中！

這張棉被雖然又厚又重，可是現在他忽然發覺這張棉被對他實在太重要。

因爲孫小七現在已經知道，除了這張棉被之外，全身上下就一無所有！

孫小七現在也明白到，爲什麼四肢活動起來居然無牽無掛，因爲他身上根本就一絲不掛！

孫小七竟然給脫得赤條條地，一絲不掛！

所以他不得不重新鑽被窩。

小梅花已經笑得彎了腰，差點無法站直身子。不過她終於忍住了笑聲，將盛着酒菜的盤子放到床邊！

小梅花笑着道：「現在你一定知道爲什麼給你蓋上一張棉被了？」

孫小七苦笑：「這種玩笑未免開得過份一點。」

小梅花道：「聽說這是軟禁一位絕頂高手最有效的新辦法，特別對孫七爺最適用。」

「難道眞的沒有更好的辦法？」

「點穴，綑綁，甚至用迷香散將你悶倒，對別人可以，但對孫七爺未免有些失效。」

「可是現在，簡直就是侮辱。」

這的確是孫小七有生以來最大的侮辱了，他竟然給困在一張棉被之中，却又一籌莫展，實在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不過孫小七此刻却一點笑不出來，因爲他忽然間想到一件事，忙道：「這所宅院裏只有你與梅姑娘二人？」

小梅花掩咀吃吃笑着道：「用不着感到難爲情，這裏還住着一位打掃庭院的施老大，他從前是殺豬的屠夫，一隻毛豬也可給他刮得乾乾淨淨，何況孫七爺幾件衣衫！」

小梅花雖然拐着彎兒說他是剝光豬，孫小七反而舒了一口氣，這種事由一個屠夫來做，倒是少了一層尷尬。

孫小七道：「如果我能找到施老大，大概也能取回我衣服了？」

「你連一張床也不能離開，又怎能去找施老大？」

孫小七大笑：「我又不是黃花閨女，不敢光着身子見人，我却怕甚了？」

「你胆敢離開這被窩，你就不是孫小七！」

「那就大錯特錯，別人不敢，孫小七就是敢！」

小梅花一想，覺得這話也是有理，孫小七敢作敢爲，說不定眞的赤條條躍將出來，不禁語氣軟了，道：「可是你離開了這張床，却又離不開這間臥房，離開了臥房，也無法離開這幢宅第，這裏相去松江小鎮是二三里路程，你能光着身子走三里路？」

「用這張棉被裹身怎樣？」

「這張被，又厚又重，一點派不了用處，即使你能扯住棉被行走，又怎能應付我們刀劍？我看你還是安安心心休養幾天，不必打這個主意了。」

孫小七道：「看來唯一可行的辦法是，立即去找那個施老大屠夫！」他掀動棉被，便如此跳下床來。小梅花嚇得尖叫一聲，轉過身子，那敢再看！

便在此時，飄來一縷幽香，梅香香已經出現。

梅香香笑道：「孫七俠肯一絲不掛下床，那是武林中一件盛事，你小梅花適逢其盛，怎可錯失？」

孫小七不禁苦笑，這雖非盛事，大概也算一件醜事。孫小七道：「梅姑娘開這個玩笑，實在不覺有趣。」

「你認爲開玩笑？但我却很認眞！」

「早知你如此認眞，就不該中迷香散了。」

「那末你中迷香散，好像也是在開玩笑？」

「當然不是，但我記得你有一宗交易須得與我商談，所以對你疏於防範。」

「現在，我就是前來跟你談這一件交易。」

「現在談，對你似乎十分有利。」

「不過你也不會吃虧，只要你躺在床上，過了六月十五日，那麼我們的交易就圓滿成功。」

「那你不如將我殺死，你不殺我，我非殺死你們不可。」

「爲什麼非殺死我們不可？」

「殺人滅口！因爲孫小七給困在被窩裏，這種英雄無用武之地窘境，决計不能在江湖上張揚出去！」

梅香香笑道：「你不會殺死我，就像我不會殺死你一樣，因爲我們都是土秀才朋友，都是替土秀才辦一件事，只是各人的方法有所不同。」

「哦？」

「你當然是受託於土秀才，盡一切能力保護松石山莊莊主石少保的性命。」

「你怎麼知道？」

「我還知道土秀才畢生的願望是，親手誅殺石少保，所以他不能讓石少保的頭，斷在惜山老君劍下。」

孫小七不由苦笑：「你知道的，好像比我更多。」

「我還知道土秀才必須以八年苦修，練成九陽神劍，才能擊敗石少保。」

「你怎麼會知道這許多？」

「因爲我是他朋友。」

「所以你也不願殺我？可是你還是希望惜山老君將我殺死，不然又何必將殷雪兒送到他船上。」

梅香香嫣然道：「如果孫七俠眞的喪生於惜山老君劍下，事情就容易得多。」

「爲什麼？」

「我希望石少保死！」

「石少保一死，土秀才畢生願望豈不落空？」

「但是，對我來說，却是一種新的希望。」

「哦？」

梅香香面上忽然微微一紅，道：「他用八年漫長的歲月去苦練劍法，我怎能苦等他八年？」

孫小七嘆了口氣，他非但了解梅香香，而且似乎還十分同情。孫小七道：「故此你希望石少保喪生在惜山老君劍下，土秀才也可不必苦修八年劍法？」

梅香香低喟地道：「每一人沒有多少個八年，尤其是青春，能有幾個八年？」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特別是一個女人的青春，一個八年，好像還嫌多了。那末你爲什麼不去勸勸他？」

梅香香忽然幽幽嘆息，道：「如果我能勸他，就不出此下策了。他已經隱居了二年，六年以後，才會露面。他可以八年不必見我，但我不能！」

梅香香眼中似乎已經濡濕，她好像正在流淚。孫小七幾乎有些吃驚，像梅香香這種女人，也會落淚，怎麼不吃驚？

孫小七緩緩道：「那末你又怎能肯定，六月十五日的決戰，惜山老君一定可以殺死石少保？」

梅香香道：「江湖上能够對付石少保的人，已經沒有幾個，惜山老君是其中最有機會的一人。松石山莊也知道這是他們莊主的大限，所以不惜人力財力尋訪名劍。你一定也知道黑靈寶劍的主人是誰？」

「我當然知道，它本來是土秀才收藏的寶劍，土秀才暗中將寶劍轉到石少保手裏，可見其用心良苦。」

梅香香微笑道：「但這也顯出石少保心中的虛怯。」

「面對惜山老君這種高手，又誰能輕敵？」

「如果石少保沒有黑靈寶劍相輔，你認爲他二人誰的勝數較高？」

孫小七搖頭道：「很難說，我還看不出。」

「你曾經上船，與惜山老君過招，以孫七俠的判斷，應該看得出來。」

「我相信惜山老君根本就不肯施展他絕學，他讓我脫身，說不定還是故意的佈局。」

「爲什麼他故意讓你脫身？」

「至少並不是拚全力阻止我離船，或許惜山老君在決戰之前不願顯露實力。又如松石山莊尋訪名劍，或許也非眞意。」

梅香香道：「你是說他們故意自暴弱點？」

孫小七苦笑：「這些都是猜測，眞正用意何在，又誰能確定呢？」

梅香香淡然一笑，道：「爲了石少保，死去的人已經太多，現在很應該讓石少保死。不論惜山老君能否殺死石少保，我還有別種辦法，不讓石少保生存下去。」

孫小七笑道：「將我囚禁在被窩之中，莫非就是你的辦法之一？」

「如果你願意改變原意，又何必再囚禁你。」

「土秀才是我僱主，我不能失信於僱主，十分抱歉。」

「你還是要阻止這場決戰？」

「不一定阻止決戰，却一定保護石少保的頭。」

梅香香不禁失笑：「一個一絲不掛的人躺在床上，你認爲還能做什麼大事？」

「聽你的口氣，倒是不會提防我溜走了。」

「恰巧相反，所以最好還是別打其他主意。」梅香香忽然站起來，便要離去。

孫小七大急，道：「你眞的不讓我下床？」

梅香香道：「你不改變主意，我也不改變辦法。不過你還可以慢慢考慮，如果改變主意，那末叫小梅花來告訴我。」

孫小七急道：「可是有一件事不能再慢慢考慮，必須現在下床……。」

可是梅香像一縷輕烟似的，飄出了臥房。

× × ×

孫小七的確不能慢慢考慮，有一件事十分火急，必須立即下床辦妥！

這件急事，就是上茅厠去解決。

他剛醒來時候，幾乎就須要解決這件急事，現在喝下一大壺酒，那是更加迫不及待了。

可是梅香香只知道給他吃飽肚子，却忽略了吃下去的東西必須有出路。

這種事一想到要解決，往往更加難以忍受下來。

孫小七現在就是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他幾乎就快放棄忍受，不過就在這重要關頭，他好像見到一綫希望。因爲小梅花已經出現在他面前，臉上還含着可愛的微笑。

小梅花的笑容一向是很可愛的，不過小梅花此刻手裏提着的一件東西，在孫小七看來，就更加可愛。

雖然孫小七一向認爲酒壺是一件可愛的物事，不過在目前情況，夜壺似乎比酒壺可愛得多！

小梅花現在手裏提着的東西，就是夜壺！

小梅花掩着鼻子在笑。

夜壺不比酒壺，酒壺有酒的芬香。夜壺就算用清水洗得很乾淨，不見得會有什麼香氣。何況這隻夜壺就不見得洗得很乾淨。所以小梅花忍不住笑，又不能不掩住鼻子。

孫小七看着小梅花那種笑，也忍不住笑起來。

小梅花吃吃地笑道：「你有什麼好笑的？」

孫小七道：「一向只有大姑娘給我捧酒壺，那想到今日竟有大姑娘給我提夜壺，怎不覺可笑？」

小梅花笑得更加樂了，說道：「我知道孫七俠現在須要夜壺，比之酒壺更加迫切。」

孫小七道：「你怎麼知道？」

小梅花道：「如果你不用，我就拿出去！」她立時轉身就走。

孫小七大急，忙陪笑道：「我又沒說你說得不對，幹嗎生這麼大的氣。」

小梅花這才走回來，將夜壺放到床前的踏板上。

孫小七道：「看來這也是那位屠夫施老大所用的東西，施老大可眞方便了我許多。」

小梅花吃吃笑道：「現在你就慢慢方便好了。」她轉身走出了臥房。

小梅花離開臥房，孫小七實在也急不及待了。當他在被窩裏解決這件大事，四肢骨路完全舒暢起來，當眞說得上是人生一大快事。

孫小七長長吁了一口氣，將夜壺重新放到踏板時，不由大吃一驚！

床底下竟然突然伸出一隻手來！

從床底下伸出來的手，並非來扣拿孫小七的腕脈。

這隻手居然立即將那隻剛放下的夜壺，抓了過去，立即提進床底下去！

那隻夜壺一進入床底，床底下也立即發出淙淙流水之聲！

孫小七因此也立即明白了一件事，原來床底下也有一位仁兄，跟自己一樣，十萬火急！

床下淙淙流水聲終止後，那隻夜壺也提了出來，平平穩穩放到踏板上。

孫小七幾乎就大笑，不過他還來不及大笑，床下那人已道：「快接着了！」那隻提夜壺的手又伸了出來，而且手裏還拿了一包東西，那當然就是要孫小七「接着了」的東西。

孫小七想也不想，立即就接了過來。事實上他不必多想，就知道這是一包衣衫，而且床底下這位仁兄正是張人英！

床底下的人，的確就是張人英，此刻他輕敲床板，道：「你說這一身衣衫值多少兩？」

孫小七道：「簡直就是無價之寶。」

「總算你也知道行情，那就算你五百兩銀子好了。」

「你這簡直就是敲詐！」

「你說無價之寶，我只取你五百兩，還嫌貴？」

孫小七嘆了口氣，道：「現在任得你取價了。想不到你鑽床底本事也很絕。」

張人英道：「許多秘密消息，就是靠這個絕技鑽回來的。」

「既然早就在床底，爲何不早說？」

「你醒來還不久，那能與你說話？何況你我交易，一向是談妥價錢，總該有個討價還價的時間。」

孫小七苦笑，說道：「你幾時鑽進床底的？」

「睡了一日一夜，可見賺你這五百兩，也非易事。」

孫小七道．「這五百兩銀子，暫時就掛在我的賬上吧。」

張人英道：「掛賬不打緊，銀子却先要算清楚，前前後後你一共欠了我一千四百五十三兩半。」

孫小七說道：「怎麼會有這許多零頭數？」

「那是利息。」

「你記性倒是了不起。」

「別顧着說話，忘了穿衣服。」

一陣細碎步聲傳來，小梅花已經入房來了。

小梅花來到床前，提起夜壺，不由噗哧失笑。

孫小七道：「有什麼好笑？」

小梅花道：「原來孫七俠不但酒如海量，這裏的量也洪得很吶。」

孫小七不由失笑。小梅花說的「量」，當然就是說夜壺裏的量了。小梅花那裏知道這裏是二個人的份量，並非孫小七個人之量。

孫小七笑道：「難道你以前也曾給人家倒過夜壺，斷得出量大量小不成？」

小梅花面孔一紅道：「你胡說……！」她話說到這裏，陡然間面色大變，發出一聲尖叫！

小梅花發出一聲尖叫的同時，她手一揚，手裏的夜壺也突然激射出去！

夜壺是射向後窗！

因爲那裏正有一人越窗而入！

如果夜壺也可以對付敵人，那一定是天下間最奇特兵器。

但不論如何，小梅花的夜壺摔出，已使那個越窗而入的男子，未能立即掠入臥室！

× × ×

這個越窗而來的男子，不但其輕功好，武功也是一流，還是一個大有身份的人物。

他就是王老板！

王老板本可輕巧地掠過窗戶，躍入臥室，不料爲這一件突如其來的「暗器」所阻，身形在窗台上一帶，避過這件傢伙！

如此一緩之間，小梅花却已轉身過來，從牆上取下了長劍。

孫小七則趁此機會，立即鑽進棉被之下。孫小七當然不希望王老板見到他在梅香香宅院之中，更加不希望王老板知道他一絲不掛被困於被窩。

孫小七雖然棉被罩頭，但仍能清楚聽聞被外發生之事。

此時那隻夜壺飛出窗外，發出「卜通」一聲脆響，顯是落地開花，摔得稀爛。

王老板望一望窗子外邊，不禁唏噓，說道：「莫非你也用這種玩藝解決那件事兒？」

小梅花橫劍一立，道：「你也來管這門子閒事，豈不無聊！」

窗子外邊忽然傳來另一個女子說話：「也不能說是閒事，梅花島的迷香散聞名江湖已久，誰知你剛才摔出來的，却是迷臭散！」

說話的正是李依紅。李依紅說小梅花摔碎的夜壺是迷「臭」散，那是因爲這種味道，比之迷香散難以受用。

李依紅說話之時，身輕如燕，業已躍入臥房。

她一入臥房，出劍如電，望小梅花疾攻而至！

小梅花急忙挺劍封招，可是王老板身形閃動，出手如風，已然制了小梅花二處穴道！

小梅花身子一震，手中長劍「錚」然掉地。李依紅伸手一抓，將小梅花提了過來。

王老板拾起小梅花掉在地上的長劍，看了看，搖頭道：「不是黑靈寶劍！」

孫小七不覺一怔，聽王老板口氣，他們顯是前來追奪黑靈寶劍，如此說來，黑靈寶劍已經到了梅香香手裏。

梅香香的說話聲，也就在此時傳入房中，她道：「小梅花用的，當然不會是黑靈寶劍！」

語聲未落，梅香香的人也到了房中。

李依紅道：「梅姑娘來得正好，我們剛要尋你說話。」

梅香香道：「與我說話很容易，爲什麼大門不走，偏要爬窗子，莫非這是松石山莊擅長的絕技？」

王老板道：「素聞梅姑娘使用迷香散天下無雙，倒有些避忌，所以不走前門，只抄捷徑。不過梅姑娘竊取黑靈寶劍也非正當手段，我們從後窗而來，梅姑娘料也不會介意。」

梅香香笑道：「那是彼此彼此，當然不介意，這件事以後也不必再提。」

王老板道：「那末黑靈寶劍怎樣？」

梅香香笑道：「我說大家彼此彼此，這件事以後大家不提，王老板怎麼忽然又提起黑靈寶劍？」

王老板笑了起來，道：「我們來討還黑靈寶劍，也非只爬後窗，還有二位，走的倒是前門。」

只聽得房門外步聲響起，二名勁裝男子，已經進入臥房。

梅香香現在是前後受敵，情形不大有利。還有小梅花落在李依紅手中，梅香香的處境看來更加不妙。

不過梅香香仍然很鎮靜，她道：「你們一共是四人？」

王老板道：「四個人來請梅姑娘交還寶劍，總也不算折墜了梅姑娘身份。」

「好像有些道理。」

王老板道：「本來我們只希望巧取，既然事敗，嘿嘿，那只好用別種辦法了。須知小梅花的生死落在我們手上，請梅姑娘三思。」

梅香香道：「這個辦法本來很好，可是現在就行不通。我知道你們不可能殺小梅花，也不敢殺小梅花！」

李依紅怒道：「爲什麼不敢！」

梅香香道：「殺死小梅花，難道就能逼我交出黑靈寶劍？殺死小梅花，梅花島難道就此罷手？」

李依紅的確不敢殺死小梅花，也不敢再樹梅花島這個强敵。要不然他們又何必從後窗溜入，那也是希望暗中取回寶劍了事，不願節外生枝，多樹强敵。

李依紅明知這一着行不通，當即改了口風，說道：「黑靈寶劍是松石山莊之物，我們前來討還，那只是物歸原主，理所當然。」

梅香香笑道：「如果眞的物歸原主，應該送還給土秀才，而不是松石山莊。」

王老板一怔，問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梅香香道：「你還不知道黑靈寶劍，是土秀才家傳祖物？」

王老板奇道：「莫非土秀才也到了鎭上？」

梅香香道：「王老板也知道土秀才是誰？」

王老板緩緩道：「好像曾經聽聞，却又不大清楚。難道你打算將黑靈劍交給土秀才？土秀才與梅姑娘又是什麼淵源？」

梅香香道：「這一點不必你關心。」

李依紅接口道：「你說得對，我們關心的只是黑靈劍，梅姑娘如果不肯交還，那只好用另一種辦法了！」

梅香香淡然一笑，道：「任何一種辦法，都不能從我手裏取回寶劍，因爲黑靈劍根本就不在我手上。」

李依紅不由「啊！」了一聲，道：「難道已經落在另外一個人手裏？」

梅香香淡然一笑，道：「二位一定也見過砍了無數腦袋的金刀小七吧？這把劍現在就落到他手裏！」

孫小七鑽在被窩裏，這些自然都聽到，心中只叫苦不迭，只苦不便現身出來。梅香香似乎明知他不會跳出來剖白，索性將寶劍推到他身上。

李依紅本來就懷疑孫小七到松江小鎭來的目的，此刻聽梅香香之言，不由將信將疑。

王老板緩緩道：「如此說來，那孫小七果然就是惜山老君的人！」

李依紅道：「但是在金山酒館，楓林五劍明明與他對立，而且孫小七在惜山老君船上，曾經受到圍攻。」

王老板道：「或許這只是一種假局。如果孫小七上了惜山老君的船，在這麼多高手下得以脫身，已是令人生疑。」

梅香香笑道：「但是現在對他起疑，恐怕太遲了。」

王老板道：「不會太遲，至少梅姑娘還在我們手裏，你當然知道孫小七此刻藏身在何處？」

梅香香緩緩道：「你想找尋孫七俠倒是不難。」

孫小七聽到這裏，背上直流冷汗。如果梅香香說孫小七就藏身在棉被之下，那當然將引爲江湖上一件大笑話。

不過梅香香接下去又說道：「可是要找尋孫小七身邊那個販賣消息的張人英，就不容易了。」

王老板道：「這與張人英又有什麼轇轕？」

梅香香道：「孫小七擅用的兵器是刀，不是劍，他要寶劍何用？劍既得手，也一定不會留在身邊引人注目，那當然是落到張人英手中。」

王老板問道：「那末張人英現在又怎樣？」

梅香香道：「張人英當然不會再留在鎭上，不過以他武功造詣，縱使立即離鎭，一定不會去得很遠。」

張人英躲在床底下，雖覺梅香香胡說八道，但轉念一想，顯是梅香香調虎離山計。若能得逞，於已脫身不無有利。那梅香香雖然胡說八道，幾乎破綻百出，但王老板和李依紅尋找寶劍心切，竟也聽得將信將疑。

此時梅香香又道：「二位如果希望及時追回失劍，最好就是立即動身，或許不出金山酒館，還能截住張人英。」

李依紅冷笑道：「聽你語氣倒不像假話。」

梅香香道：「我騙你們作甚？」

王老板嘿嘿乾笑，道：「一定要去追截張人英，也得請梅姑娘同行，她的話是眞是假，見到張人英便可肯定。」

李依紅道：「說得對，那末我們還等什麼？」

王老板道：「我們不是等而是要搜，先得看看梅姑娘的宅第之中是否有劍。」

梅香香忽然冷笑，道：「梅香香的屋子，也任得你們說搜就搜的！」

王老板乾笑着道：「我也知道不容易搜，不過我們有四個人搜，那就不會很難了。」他說四個人搜，言下之意甚是明顯，那是不由梅香香不允的。

不過王老板還沒有動手搜，梅香香却已經動了手！

她雙掌揚起，「刷刷」二响，手中已經多了二柄短劍！

梅香香袖裏藏劍，袖劍出手，望王老板上中二路疾攻而至！

王老板絕非庸手，怎可能如此輕易中劍！

他雖然沒有中劍，可是中了梅香香衣袖中鼓出的迷香散！

王老板突然覺得鼻中有異，忙道：「小心中毒！」其實他自己却中了毒，腦中一暈，幾乎站立不穩。

尚幸梅香香志不在殺人，而是希望救人。故此她撇下了王老板，攻向李依紅。其時李依紅也覺鼻中聞到異香，急忙閉氣，但如此一個頓挫，梅香香出手何等之快，早就搶過了小梅花，拍開小梅花穴道。

然而梅香香只不過是先下手爲强，佔了先着，却還不能佔到上風。因爲梅香香身後還有二名勁裝漢子此刻正提劍攻上！

這二名勁裝漢子，原非泛泛之輩，只是他們聽到王老板「小心中毒」警告，都是略一遲疑，可是梅香香已經佔了先着。

此刻二人仗劍攻上，心中兀自驚疑不定，生恐再中迷香散，是以招式上都未能使盡。梅香香以一敵二竟也能應付得下。

但三招一過，二名漢子也看到梅香香不能使毒，放下了心，劍招上鋒芒漸露！

然而這邊的小梅花，穴道既解，拾起地上長劍，也來接應梅香香。如此一來，二名大漢的處境也就不很有利了。

不過情形忽然又有改變，剛才梅香香使毒時，王老板警覺得早，中毒不深。他們跟蹌着依着窗台定了定神，逐漸恢復了神智，竟也能提劍助戰。

梅香香本可佔到上風，因爲王老板和李依紅掯制，反而又落了下風。

只是王老板和李依紅總居還是受過迷香散的傷害，出招時力不從心，武功自是打了折扣。但時候一久，梅香香則是必敗無疑。

梅香香當然也看到這一點，早就有脫身之想，只是在四劍夾攻之下，脫身殊非易事。

但梅香香心中還存有一個希望，那就是床上的孫小七！

如果王老板和李依紅突然間發覺孫小七藏身棉被之下，他會吃驚得怎樣？

王老板又怎樣對付孫小七？孫小七又如何應付王老板？

這正是轉移注意力的最好辦法！

梅香香這想法很對，但事情發生得却在她意料之外！

因爲床底下突然發出一聲吼叫，跟着就滾出一個灰撲溜秋的漢子來！

這漢子不但全身灰塵，頭上也是污垢滿面。他滾出了床底，立即站起身，雙手亂抓，哇哇大叫，直向門外奔去！

床底下突然爬出這樣一隻怪物，不但王老板等人大感驚異，梅香香和小梅花何嘗不覺奇怪？

孫小七明明藏身在床上的棉被之下，怎麼會忽然從床底下鑽出來？而且這個怪物，顯然衣衫不缺！

梅香香正感驚疑不已，正望向那幅床上的棉被，不料這幅棉被突然間飛了起來。不但棉被飛起，更如漁翁撒網一般，望他們頭上罩了下來！

衆人一聲驚呼，紛紛躍開！

梅香香和小梅花驚叫着，急忙背過身子，正眼也不敢看一下。

梅香香和小梅花都知道，這棉被之下是一個赤條條的男人，那裏敢看。

床上的確躍出一條漢子來，不過他非但衣衫俱全，甚至他的臉也是幪面！

幪面漢一聲斷喝，人也已掠到窗台。

這個幪面漢當然就是孫小七，只是他不願讓王老板等人認出，是以撕下布片幪面。

× × ×

孫小七突然躍出，的確救了梅香香。

王老板，李依紅一時不知所措。

但孫小七已經穿窗而出！

梅香香一呆之後，好像也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大叫道：「他就是孫小七！」叫喊聲中也躍出了窗子。

王老板和李依紅對望了一眼，紛紛掠窗而出，追向幪面漢！

剎那間，梅香香的宅院走得好像空無一人。但事實上絕非空無一人，至少還有一人並未離去。他就是張人英！

張人英和孫小七走的相反方向，大家都去追孫小七，沒有人來追拿張人英，他當然不必急急逃走。張人英實在也不甘就此離去。因爲張人英忽然想到一件事，非順手辦妥不可！

張人英不但偷聽消息很拿手，有時候順手牽羊更加拿手。特別是那些貴重物品，他也不大喜歡放過，比如那把削鐵如泥的黑靈寶劍，就是十分值得順手牽羊。

所以張人英不走。

悠長十五載　面對大仇家

風很輕，但很涼快。

風是從江中吹來。江中吹來的風，即使不很涼快，也會很爽意。特別是坐在江邊樹蔭下面，面對碧波，迎風把杯，更覺得有種舒適的涼快。

此刻烈日中天，坐在任何一家酒樓，都及不上坐在這家望江亭那樣舒適。

望江亭是江邊一家很小，又很簡陋的酒肆，却比松江小鎮任何一家酒館更加寫意。因爲四面通風，本就是一座涼亭。

也許這裏離鎮太遠，竟然只有孫小七一個顧客。

孫小七到這裏來喝酒，因爲清靜，涼快，還有就是這裏的魚最最鮮龍活跳，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張人英認爲這裏喝酒，絕不會遇到相熟的朋友，至少要找他的人，不會這麼快找到他。

張人英還沒有到，一條清蒸的魚，却已經端了上來。

孫小七剛要下筷，張人英居然就在此時出現在他的面前。

孫小七笑道：「你好像算準了魚上枱的時候趕到。」

張人英道：「爲什麼偏偏我到的時候，將魚蒸熟。」

孫小七道：「說得有道理。」

張人英道：「你總算還是一個明白事理的朋友，所以我本來不願說的話，現在還是不能不說。」

「你竟也有不願說的話？」

「當然有，因爲我要發財了。」

「有發財的門徑，的確不適宜告訴別人，不過你本來就發了財，單是我欠你的銀子，便是一個小財主。」

「現在我發的是大財。」

「你不會發大財，也不能發大財。」

「爲什麼不能？」

「如果你發大財，那你一定活不過這個月。」

「你居然咒我！」

「不是咒你，我會看氣色，至少現在你還不適宜發大財，特別是橫財！」

「憑什麼說得如此肯定？」

「如果在梅香香床底下睡了一日一夜，就此發大財，那一定是不義之財，發別人的不義之財尚可，梅香香的不義之財，你就會死於非命。」

張人英嘆了口氣，道：「怎麼知道我發了梅香香的財？」

孫小七道：「你剛從梅香香家裏來，難道還能發別的財？但梅香香的家在梅花島，這裏是她租用的宅院，所以只有一樣東西最值錢。」

「什麼東西？」

「黑靈寶劍。」

張人英不禁苦笑：「你怎知道我取了黑靈寶劍？」

「不是知道，而是看到。」

「看到了我取劍？」

「我躍出窗子後，根本就沒立即離開宅第，所以不走，是要取回自己的刀。」

「因此你也看見我取劍？可是梅香香決計不會知道我取去。」

「梅香香雖然看不見，却有別人見到了。」

「除了你還有誰？」

「有，他就是屠夫施老大，你看不見他，他却看見你。」

張人英嘆了口氣，道：「這豈非白白辛苦了一場？」

孫小七道：「如果將劍交給松石山莊，或許也會發一注小財，劍到了松石山莊，梅香香不便追究。」

灶房後邊，忽然傳來一個女子聲，道：「黑靈劍到我們手裏，也能發一注小財，而且梅香香也一定不便追究。」

語聲未落，一個女子從灶房後邊的矮林中走了出來，她正是蘇四娘。

蘇四娘笑得像一朵開放的鮮花，來到亭中。

孫小七也不禁笑了，道：「連這種地方也給你找到，眞不容易。」

蘇四娘道：「跟踪孫七俠不容易，跟踪張人英就一點不會困難。」

孫小七道：「我竟忘了這一點！」

蘇四娘道：「你還忘了這個地方對你最不安全。」

「難道很危險？」

「惜山老君的船，就泊在江中，就近之處，當然有不少惜山老君手下放哨。」

孫小七笑道：「你說得似乎也頗爲有理，我竟沒有想到這一着。」

「那末你還有什麼沒有想到的？」

「很多沒有想到，喝酒的時候，我認爲任何事都不該想，你何不坐下來，吹吹涼風，喝一杯酒。」

蘇四娘笑道：「我的確很想與孫七俠共謀一醉，可惜現在不行，因爲我們五兄弟妹都到了。」

他們五兄弟妹，當然就是楓林五劍。

孫小七道：「除了你們楓林谷五位，還有誰？」

「還有朱大和尚。」

朱大和尚和楓林谷四劍，分坐三葉輕舟，正從江面上漂蕩而來。

孫小七不由嘆了口氣，道：「看情形，在松江小鎮已無孫小七喝酒之地了。」

蘇四娘笑道：「在金山酒館，我們就勸過你不要進鎮，不過朱大和尚還未上岸之前，你還來得及離開這裏，也來得及離開松江小鎮，你看怎樣？」

孫小七抬起頭，望向張人英，道：「看來我們就快給人家趕出鎮去了。」

張人英道：「我早跟你說過，這一次買賣，二面不討好。」

孫小七道：「何至兩面不討好，簡直就是兩面受敵，梅香香就是最難應付的勁敵。」

張人英笑道：「這種苦差，難道你還幹下去？」

「如果我不繼續幹下去，怎能還你的債？」

「好像也有點道理，但如果我繼續讓你欠賬，會否改變主意？」

「你早說這話就好了，現在才說，似乎已經太遲，朱大和尚和楓林谷四位，都已經到了。」

朱大和尚與司馬牛等五人，的確已經飛身掠到岸上。

朱大和尚身材魁梧，行動却是非常矯健，三幾個起落，早到了孫小七桌前。

朱大和尚冷笑道：「這二天來不知你躲到什麼地方，可找得我們好苦。」

孫小七道：「說起來可笑，留在一位女子的香閨之中。」

「躲了二日二夜？」

「睡了二日二夜，所以精神很好，胃口也特別大，可是我剛想大吃大喝一頓，怎料你們來倒我的胃口。」

朱大和尚道：「沒有辦法，我們尋你，已經尋得急不及待！」

「爲什麼這麼急？」

「何必明知故問，閣下此行目的何在，難道自己還不明白！」

孫小七微微一笑道：「我差不多就快越來越糊塗了，不過各位這一來，倒也提醒了我應該怎麼辦才最爲上策。」

張人英奇道：「莫非你有了什麼新主意？」

孫小七道：「其實是最古老的辦法，但以眼前的情形，除了這個辦法之外，不見得還有更好的途徑，這世上如果根本就沒有惜山老君，那末六月十五日那場決戰，當然也不會再有了。」

張人英道：「你打算結果惜山老君？」

他話說出口，覺得此言甚是不妙，雖然明知孫小七這個意思，然而當着朱大和尚，楓林五劍公然說破，總覺太過殺氣。

不料孫小七微微點頭，道：「到了目前這個地步，還有什麼更好選擇？」

朱大和尚哼了一聲，道：「孫小七，你總算也說了眞話，那末請亮刀吧！」

孫小七身邊沒有佩刀，不過他並非沒有兵器可用。他向張人英道：「你順手牽羊得來的寶劍，正好派上用場了。」

張人英道：「你用劍，不用刀？」

孫小七道：「因爲朱大和尚手裏所握的劍，也正是惜山老君那把寶劍。」

朱大和尚一怔，他手裏的劍，正是惜山老君的寶劍，削鐵如泥。

朱大和尚所以携了惜山老君寶劍，那是希望在兵器上佔到優勢，他所以希望在兵器上佔優勢，是因爲知道孫小七絕非庸手。

孫小七接過張人英送給他的黑靈劍，抽出半截劍刃，看了看，然後放到桌上，對朱大和尚道：「這也是寶劍，削鐵如泥，你敢不敢來硬碰？」

朱大和尚冷笑道：「你用劍不用刀，捨長取短，那是自甘絕亡，無話可說。」

「你希望我用刀？」

「我勸你用刀，讓你死得心服。」

「我的刀不是用作接招，是用作殺人，如果我用刀，你就要小心了。」

「難道你現在還不想殺人？」

「各位的腦袋既然如此值錢，怎可胡亂砍掉？」

楓林五劍中的司馬牛，忽然冷笑起來，道：「在金山酒館沒有機會殺你，這一次，閣下已經走不了。」

孫小七道：「當然走不了，所以我根本就不想走，司馬牛，那末你爲什麼還不動手？」

司馬牛當然還不會動手，因爲對付孫小七的眞正殺着，却在朱大和尚手中。

司馬牛等五人，只是相助朱大和尚解決孫小七，所以他們行動必須配合，斷不能魯莽從事。

張人英忽然又問道：「你眞的打算殺人？」

孫小七道：「也不是非殺人不可，但動手似乎不可免！」

張人英道：「如果你們眞要動手，最好先讓我迴避一下。」

張人英站起了身子，便要離去，可是他立即又坐了下來，因爲楓林五劍正站在他身後，只要一揮劍，他自己的頭顱就會落地。

張人英道：「你們動手，總不會對一個沒有兵器的人開刀吧！」

司馬牛道：「不錯，可是你並非沒有兵器，你的靴裏就有二把七首。」

張人英道：「那是防身之物，現在我却不打算用。」

司馬牛道：「假如你想用，恐怕也不會有什麼機會。」

張人英向孫小七苦笑道：「現在你總看到了，我賺你這幾兩銀子，也是陪上性命的。」

孫小七道：「如果你喪生在他們劍下，我至少可以省下一千四百五十三両半銀子。」

張人英大叫一聲道：「你竟然謀財害命。」

孫小七笑道：「但如果你坐在那裏不動，他們一定不會殺你。」

孫小七說得輕描淡寫，好像頗有把握似的。

但張人英除了坐着不動之外，看來也沒有更好辦法。

楓林五劍當然也不希望張人英出手，他們要對付的只是孫小七。

現在孫小七也坐着沒有動，寶劍仍然在桌上，手裏端着酒碗。

也許孫小七坐在那裏太過鎭定，反而使到朱大和尚，楓林五劍不知從何入手。

對付孫小七，最大的難處似是誰先出手。以孫小七之快，第一個攻擊他的人，凶險也最大，在惜山老君船上，第一個向孫小七出招的人，就是最先死去。

不過孫小七現在幾乎可以肯定，最先向自己攻擊的將是楓林五劍，但眞殺着却是朱大和尚。

朱大和尚不但是三人之中武功最高的一個，他所處的位置，也與自己距離最近。所以，最危險的，就是朱大和尚。

司馬牛的身形果然已經閃動，他陡然間一聲暴喝，楓林五劍同時掠起，望孫小七撲來。就在楓林五劍撲出的同時，朱大和尚身形也動了，他魁梧的身形輕得有如一陣風，快得也像一陣風，閃電般來到孫小七的身邊。

朱大和尚身形如風，手裏寶劍如閃電一般，逕向孫小七疾刺而去！

孫小七面前半啓的黑靈寶劍，也在這刹那間「刷」然擊出，業已封向朱大和尚來劍！

二劍相交，只聽「卡察」一聲，直如砍瓜切菜，二截斷劍，同時掉落！

就在二截斷劍墮地之時，孫小七身子也拔身而起，躍離椅子。

朱大和尚却突然發出「啊！」的一聲驚呼！

孫小七身形重新落到地上時，楓林五劍的五把長劍，也同時攻到。

不過在楓林五劍同時攻到的刹那，孫小七的身子早就在原來椅子中，而只有朱大和尚挨在桌邊，就好像塡補了孫小七的位置。

楓林五劍要攻擊的是孫小七，不是朱大和尚，然而朱大和尚此刻却如一個不會武功之人，竟然不會閃避！

朱大和尚不但不會閃避，簡直就不能動！

楓步五劍應變總算也不慢，他們一看劍勢就將傷到朱大和尚，立時收招，才不致誤傷了朱大和尚。

這一切變化，只不過在電光石火之間。雖然剛才是司馬牛首先發動攻勢，但朱大和尚却是後發先至。所以到楓林五劍，五把劍同時奔到孫小七處身之地時，孫小七和朱大和尚已經交手了一個回合。

朱大和尚魁梧的身子撑在桌邊，好像已經不能動了。司馬牛見到這一情景，不由大感驚奇，幾乎也不能動了。

不過司馬牛立即發現了一件難以想像的事，那就是孫小七此刻手中握的是刀，那把缺口累累的殘刀，而不是那把斷劍！

孫小七喝酒時他沒有刀，他以張人英的寶劍應付朱大和尚的劍，二劍同時折斷，但孫小七現在手裏所握的，正是那把殺人無數的刀！

斷劍已經摔在地上，孫小七手裏的正是他的佩刀，刀上無血。

血在朱大和尚手指縫裏流出！

朱大和尚的手正捧着他肚皮。血從他肚皮流出，滲過指縫，滴在地上。

楓林五劍，現在望着朱大和尚，也不能動了。朱大和尚面色越來越蒼白，他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孫小七，終於道：「孫小七，你的刀藏在什麼地方？」

孫小七苦笑，道：「難道你沒有看見，刀是從桌面下抽出？」

朱大和尚微微點頭，道：「其實我早就應該想到這一點，我記得你制住惜山老君時，也是用了二件兵器。」

孫小七道：「不過，要是你防備我桌面下的刀，你又怎應付我桌面上的劍？」

朱大和尚一怔，道：「那是說，我始終還是會受傷？」

孫小七道：「我有二件兵器，你只有一把劍，當然我佔上風。」

朱大和尚發出幾聲乾笑，道：「聽你這句話，朱大和尚死也瞑目。你要殺我，請立即動手，何必讓我血流盡而死？」

忽然遠處傳來一個淸亮的語聲道：「孫大俠本來就無心殺你，現在何必再殺一個無力招架的和尚！」

只見一個白衫文士，搖着摺扇正望他們走來。這白衫文士約莫三十歲年紀，面皮白淨，却又是滿腮虬鬚。他步行看來不急，却又是來得神速，轉眼間到了跟前。

白衫文士向地上的斷劍望了一眼，說道：「可惜，可惜，但二把寶劍一齊折斷，倒也很公平。」

蘇四娘忽然問道：「你究竟是誰？」

白衫文士道：「我是誰，不會告訴你，只能說給這裏一個人知道。」

蘇四娘道：「你想告訴那一位？」

白衫文士道：「當然是孫大俠了。」

蘇四娘一怔，道：「閣下莫非就是土秀才？」

白衫文士笑道：「你看我像嗎？」

孫小七接道：「一點不像土秀才。」

白衫文士道：「那末你說我像誰？」

孫小七道：「你根本誰也不像。」

白衫文士道：「難道像我自己也不像嗎？」

孫小七斷然道：「不像！」

白衫文士笑道：「孫大俠眼力眞不錯，連我不像自己也給你看了出來。」

孫小七道：「並非我的眼力好，只是

你的易容術太差。」

白衫文士又哈哈一笑，道：「幸好只有你瞧了出來，那也不打緊。我到這裏來向你傳話，只是想避避他人耳目罷了。」

孫小七道：「未知有何指教？」

白衫文士道：「明日此時，在下於金山酒館恭候大駕，乞望孫大俠一行。」

孫小七道：「在下自當依時赴約。」

白衫文士拱手道：「小可告辭！」

白衫文士轉身就走，不料蘇四娘忽然橫劍一攔，道：「請留步！」

白衫文士手中摺扇點出，只聽「嗆」然一聲，蘇四娘長劍爲之震開。但司馬牛身形閃動，已然欺近白衫文士，一伸手便望白衫文士虬鬚抓去！

白衫文士發出一聲尖銳驚呼，面上虬鬚居然紛紛飄落！他手中摺扇「嗤嗤」連點，人已躍出丈外，回頭一笑揚長而去！

司馬牛望着手中抓到的一束鬚子，道：「有這一手點穴功夫，她當然就是百靈老道傳人李依紅！」

× × ×

李依紅現在正坐在金山酒館的草棚下，她腮下已無虬鬚，手中也不是摺扇而是劍。

金山酒館一切如舊，只是沒有當日的熱鬧。

草棚下只有二個人，一是個李依紅，另一個就是金山老板。

金山老板一見孫小七，就認了出來，笑着迎出來，道：「是什麼風把孫大爺吹了來，快請坐！」

李依紅道：「風吹不動孫大爺，是我請他來的。」

孫小七道：「你請我來，當然不是喝酒。」

李依紅道：「酒一定要喝，但不在這裏。」

孫小七道：「那一定有一處比這裏更適宜喝酒的地方了？」

李依紅道：「不但適宜喝酒，還適宜說話，而且還有一位請你喝酒的東道主陪你喝酒，他就是松石山莊莊主石少保。」

孫小七不禁噓了一口氣，道：「那末現在我們還在等什麼？」

李依紅道：「等一頂轎子。」

二名轎夫，抬了一頂藍篷竹轎，從茅舍後轉了出來，停在草棚之外。

李依紅道：「沒有人相信，孫小七會坐在轎子中趕路。」

孫小七道：「而我就偏偏坐了竹轎，去赴石莊主的約。」

李依紅道：「而且也不必你汗流夾背趕路。」

孫小七道：「那末你呢？」

李依紅道：「我留在這裏，打發楓林五劍，事情一了，自當前來侍候。」

李依紅安排得的確不錯，楓林五劍得知他們相約金山酒館，必將有所意圖，正好引散他們注意而孫小七坐上竹轎，也不必問明去路，自有轎夫抬到目的地。

二名轎夫一言不發，健步如飛，迂迴曲折，竟然朝着一座山崗飛奔上來。

孫小七心想，山中鳥語流溪，蒼松疏竹間喝酒，確也另有一番風味。但事實又非如此，因爲翻過山崗，忽然又下山，瞬即便行走在官道之上。孫小七心想，此番多半是抬我進松石山莊去喝酒了。

但事實又不然，因爲他發覺轎子正往江邊奔馳，而且這條路，正是他昨日所行過的。

竹轎終於停下，孫小七也下了轎。於是他又吹到江中的風，看到江邊的樹，以及那家簡陋的酒肆，望江亭！

因爲他下轎之處，正是昨日喝酒的那家望江亭酒館。

那一座四面通風的亭子中，也正坐着一名男子。他就是松石山莊莊主石少保。

石少保三十來歲，衣着光鮮，面淸目秀。

孫小七沒有見過石少保，却可以肯定他就是石莊主。石少保也沒有見過孫小七，同樣可以確定他就是金刀小子！

石少保起身，抱拳一揖道：「山野待客，不成敬意，孫大俠幸勿見笑。」

孫小七拱手道：「莊主垂約，至感榮幸，倒是有勞石莊主久候了。」

讓入亭中，彼此入座，說了些仰慕之言。

石少保說道：「孫大俠或會問，因何揀這個地方喝酒，不過我以爲，現在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此地了。惜山老君他們，一定更關注金山酒館，松石山莊，斷不會想到我們就在孫大俠昨天喝酒的地方相聚。」

孫小七笑道：「這眞所謂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所在。莊主高見。」

石少保道：「孫大俠說，在下見到的，孫大俠一定也已見到，但孫大俠交遊廣闊，閱歷豐富，見識自是遠在石某之上。今日相邀孫大俠，便是希望聽教孫七俠調解此次決戰的高見。」

孫小七不由苦笑，心忖，落此境地，再要隱瞞未免矯情，說道：「在下正感束手無計，莊主之見，不知有何妙策，可以解除六月十五日決戰？」

石少保道：「有一個辦法行得通。這個辦法就是，你殺死我，或是殺死惜山老君。」

「沒有別的辦法？」

「好像已經沒有了。你當然不會殺死我，因爲閣下此行的職責，就是保護在下的腦袋，留給土秀才來取。」

孫小七面色陡變，却也不能否認。

石少保又道：「所以唯一可行的。就是砍下惜山老君的頭。」

孫小七乾笑起來，却是無話可說。

石少保又道：「可是殺死惜山老君不容易，他手下多，仇家也多，你殺死惜山老君，以後的麻煩也更加多了。即使他的手下可以不了了之，他的仇家決計不會放過你。」

「他的仇家爲什麼不放過我？」

「難道你竟也不明白這個道理？」

「還請明言。」

「那末土秀才爲什麼肯出五萬兩銀子，請你來保護我的腦袋？其間的道理是一樣的。」

孫小七當然明白，只是他不願說得像石少保那樣露骨罷了。

石少保却又道：「土秀才認爲我的腦袋屬於他的，如果別人取去，就是與他作對。惜山老君的仇家，想法也一樣，我就

是其中一人。」

「有道理。但如果你割下了惜山老君的頭，又將如何？」

「無人可以反對，因為我們是公平決戰。不過我不會殺他。」

「為什麼？」

「不願殺死他。」

「可是他却要你死。」

「他的確希望我死，而且足足等了十五年，終於等到今天！一個準備十五年的仇家，應該給他機會。所以你不該阻止這場決鬥，也不應該阻止惜山老君殺我。」

「他為什麼要等十五年之久？」

「那末土秀才為什麼等八年之後，再取我的頭？」

「土秀才為了練劍，難道惜山老君也是為了用十五年之久練劍？」

「惜山老君並非為了自己練劍，而是讓我有十五年歲月練劍，有十五年燦爛的人生。」

「天下這種仇家不多，他給你十五年練劍，給你十五年最美麗的人生。」

石少保忽然嘆了口氣，道：「可知十五年前，我還是一名不懂世事的少年？」

孫小七望着石少保，似乎忽然間明白起來。無可否認，石少保此刻正是一生中精英年華，生命的最風光時代，與十五年前死，感受截然不同。

孫小七不禁低喟，道：「惜山老君用心良苦，他在一個男人最富生命氣息年代，來取你性命。」

「要不然，怎能感到死亡的可怕，死的痛苦？他又怎能感到報仇時的滿足和痛快？十五年前，我還是一個無知少年，殺死一個無知少年，與殺死一頭狗沒有多大分別，他當然不會感到滿足。」

「但我還是不明白，十五年前，你怎可能與惜山老君結仇？」

「先父留給我用不完的財產，同樣留給我殺不完的仇家，我承受先父財產，也接收了他留下的仇家，惜山老君是許多仇家中最了不起的一個。」

「惜山老君確是個了不起的仇家。」

「但他最了不起的一點是，非但是我仇家，還是我恩人。」

「你的恩人？」

「他等了我十五年，也保護了我十五年。」

「哦？」

「就如土秀才保護我的腦袋一樣。」

「嗯？」

「土秀才用五萬兩銀子，請你出手來保護我的頭，惜山老君十五年來，至少用了三十萬兩銀子，保護我不死。」

「哦？」

「先父留下來的許多仇家，幾乎都給他殺光，因為惜山老君認為，我的頭只能斷在他劍下！」

「這種仇家着實不錯。」

「故此十五年來，我也不願他死。面對一個大仇家，總比防範許多小仇家好得多。」

孫小七連連點頭，道：「絕對有道理，所以你也曾經出錢，聘請高手，保護惜山老君長命百歲？」

「你實在是一個明白人。我的確化過一些錢，聘請高手保護惜山老君。」

孫小七道：「這種高手，還可能就是惜山老君近身護衛，比如像朱大和尚這種頗受惜山老君倚重的人物。」

石少保微微一楞，道：「你怎麼會想到朱大和尚會是我的人？」

孫小七笑了笑，道：「在金山酒館，朱大和尚幾乎就要跟王老板交手，結果藉故作罷。昨天朱大和尚傷在我刀下，李依紅還為他解困，而且朱大和尚好像還很聽從李依紅說話。由這些情形看來，朱大和尚的身份頗為可疑。」

石小保道：「所以我要取惜山老君性命，一點不難。」

「只是你不願他死？」

「有時候留一二個仇家在世上，才能使自己活得更有意思。比如土秀才，如果沒有我石少保，他怎可能下苦心去練九陽神劍？如果沒有惜山老君，我又何必苦練四十九招飛霸劍？」

孫小七奇道：「你也練成惜山老君四十九招飛霸劍？」

「我有朱大和尚這種高手在惜山老君身邊，惜山老君有什麼絕學，對我而言，不是什麼秘密。」

「所以六月十五日的決戰，即使不勝，一定也不會敗？」

「應該可以不敗。」

「那末你是否也派了高手去保護土秀才，甚至偷取他九陽神劍的口訣？」

石少保不否認，却道：「可惜這一次失敗了。」

「為什麼失敗？」

「因為她居然看上了土秀才。」

「她？是誰？梅香香？」

石少保大笑起來，道：「孫七俠，如果能夠跟你這種聰明的人做朋友，實是人生快事。」

孫小七也笑了起來，不過他只是苦笑。他苦笑着問道：「這些都是你多年來秘密，為什麼告訴我這許多？」

石少保笑道：「因為我希望你能解答我一句話。」

「什麼話？」

「你認為惜山老君這麼用心良苦，是不是很聰明，還是極之愚蠢？」

孫小七道：「簡直就是個大笨蛋！」

「現在天下就有第二個大笨蛋。」

「誰？」

「土秀才。」

「你說了這許多，也就是告訴我這一句話，土秀才是笨蛋？」

「難道不是？」

「不是。」

「你認為他很聰明？」

「至少不是笨蛋。」

樹林後面，忽然傳出一個洪亮的語聲，說道：「土秀才當然不笨，更不是笨蛋！土秀才至少有我一半聰明！」

× × ×

語聲未了，人已出現。

這人非誰，正是惜山老君！

惜山老君說話時，人已來到亭中。他接下去道：「土秀才如果沒有我一半聰明，絕對想不出這種報仇的主意來！」

惜山老君現在不但進了亭中，而且就

在他們桌子旁坐了下去。

孫小七和石少保都沒有想到，惜山老君會在此時出現。但惜山老君既然已經到了，倒也不覺驚奇。

石少保乾笑了幾聲，道：「想不到惜山前輩也會光顧這種小酒肆，眞是令人意外之喜。」

惜山老君嘿嘿乾笑道：「其實你是應該想得到的，只是十五年來，你想而我不到，今日你不想我却到了，因此令你又吃驚，又是喜歡。」

石少保淡然一笑，却不否認。

惜山老君又道：「這一十五年來，你就一直認為老夫隨時隨地，可能會突然間現身在你眼前，然後取下你的頭。可是這十五年來你只是捕風捉影，只是頻頻虛驚一場，老夫却從未現身。現在終於坐在你面前，那一定令你有意外之感。」

石少保也不否認，喟然道：「你說得對，我等你現身相見，也等了十五年。」

惜山老君大笑，道：「你不是等，而是防範。你提心吊胆，寢食不安地防範我現身，已經十五年。」

「可惜你一直不敢現身。」

「並非不敢，只是不想。我瞧着你像耗子一樣渡過十五年杯弓蛇影的日子，實是莫大的滿足，又何必現身逞一劍之快？這十五年來，你當然是在恐懼中生活。」

石少保笑道：「你錯了，我活得很愉快。」

惜山老君哈哈一笑，道：「如果你眞的很愉快，為什麼偷偷摸摸成親，為什麼偷偷摸摸生兒子？又為什麼老婆兒子不住在松石山莊，共享天倫？」

石少保面色陡然大變。

惜山老君又道：「以閣下身份名望和財勢，妻室子女不敢公開露面，難道日子過得很愉快？」

石少保已經不能再鎭靜，他道：「你已經知道他們居所？」

惜山老君道：「我怎可能不知道，只不過我不會對他們下毒手。我認為，我已經對你報仇了十五年，最後取了你性命，這一筆舊賬，也該到此為止了。」

石少保冷笑道：「你既然還沒有向他們下手，恐怕以後再也不會有機會。」

石少保說的「他們」，那自然是指他的妻室子女了。石少保本來還很鎭靜，現在似乎不能鎭靜了。

可見惜山老君說的話一點不錯，這十五年來石少保的確就在恐懼中過日子。

惜山老君又道：「這十五年來，你的劍法越練越高，我的劍法却逐漸走下坡。若然再說以後，的確機會不大。」

石少保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已經報仇報了十五年，何必再作孤注一擲？實在不智！」

惜山老君笑道：「並非孤注，至少還有第二注。如果老夫不幸喪生，你仍然會在恐懼中過日子，因為除我之外還有一人，也會隨時隨地出現。他就是土秀才！」

石少保淡然一笑，道：「土秀才？」

惜山老君道：「不錯，就是土秀才。如果老夫果然失手，土秀才就替了我的位置，你還是像耗子一樣過日子下去。我所以說土秀才有老夫一半聰明，就因為他想出了我這種報仇的辦法。」

石少保哈哈大笑，道：「難道你不知道土秀才正用八年時間去苦練劍法？」

「這只不過是土秀才公然揚言，你當然不會相信土秀才眞正用八年光陰苦練劍法。而且你一定還認為，那是土秀才故意佈下的假局。」

「你好像連我想什麼，也能清楚。」

「活在恐懼中的人，對身邊的人事，都會產生敏感的猜忌，就像你猜疑孫小七來取你的腦袋一樣。」

「這只是你的想法，我却不認為孫小七對我不利。」

「難道你對孫小七全無防範？」

「如果我對孫七俠猜忌，何必邀他相聚。」

「很簡單，你想殺孫小七！」

石少保大笑，道：「你看我像不像來殺孫小七？」

的確不像，石少保非但不帶手下，而且也不佩劍。但惜山老君却道：「你就像令尊一樣，最不像殺人的時候，其實就是最危險的時刻。如果你不想殺死孫小七，一定不會說出這許多秘密，因為你認為孫小七今日非死不可，所以不怕他知道閣下這許多隱秘。」

石少保微笑不語，竟也絕不生氣。

惜山老君又道：「如果你無心暗算孫小七，何必桌面下藏了一把劍？」

石少保面色一變，但隨即大笑起來道：「暗算孫小七，劍不能收藏在桌子下面，孫七俠曾經用桌面下的刀，重傷朱大和尚。這是孫七俠的辦法，怎能瞞得他。」

惜山老君忽然嘆了口氣，道：「你的手法，你的語氣，完全與你老子一樣。一如你用轎子抬了孫小七翻山越嶺，兜了一個大彎，結果却來到最當眼處，作為最隱蔽所在。如果老夫不知令尊的慣技，倒也料不到你胆敢在江邊喝酒。」

孫小七不由笑了起來，道：「你認為老子的伎倆兒子不會效法，兒子就是偏偏效尤，妙得很，妙得很！不過石莊主身上不佩劍，桌下藏劍，那是理所當然，應該如此。他雖然無心殺我，怎能不防備我殺他？何況他還得防備你惜山前輩隨時隨地出現！」

所以石少保在桌面下暗藏了長劍，孫小七非但毫不介意，更認為合情合理。

石少保隻身赴約，怎可能不帶兵器。兵器未必用來殺人，却不能不以此防備他人。

惜山老君哈哈一笑，道：「孫七俠之言有理，那末我此刻出劍，想來也無不公之處！」

石少保微微一笑道：「我等了你一十五年，即使你不出劍，在下也非出劍不可。我們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六月十五日！」

石少保語聲甫落，伸手一探，「嗆」然聲響，但見寒光閃處，他手中業已多了一把長劍！石少保長劍在手，他身子却還坐在椅中。

惜山老君人已「唰！」地站起，退後二步，手伸出，道：「給我劍！」

「給我劍」三字出口，五條人影從不同方位躍出，在惜山老君身後丈許處，站了個半月形。這五人正是楓林五劍！

楓林五劍跟隨惜山老君同來，壓住陣脚顯是毫不意外，那末到金山酒館去的，想是另一批人了。

楓林五劍中的蘇四娘，巳經躍入亭中，將一口長劍的劍柄遞到惜山老君手裏。

惜山老君長劍出鞘，劍芒四射，目中的殺氣也暴射！

蘇四娘此時退到亭外，歸五劍陣內。

孫小七感到爲難了，因爲等待了十五年的二大仇家，到了最後了結之時，自己是否加以阻止，還是保護石少保的腦袋？

石少保是否如其所言，不顧殺死惜山老君，也不會喪生惜山老君劍下？

石少保望着惜山老君的劍，緩緩道：「幸好我們的寶劍都巳折斷。」

惜山老君道：「一個善於用劍的人，本就不必依賴神兵利器。」

石少保不禁唏噓地道：「你說得對。十五年來苦苦等待的一刻，終於到了。」

惜山老君道：「那末還坐在那裏等什麼？」

石少保道：「在下坐等良機十五年，難道不會坐失良機嗎？」

惜山老君嘿嘿連聲，道：「那豈不是坐以待斃了？」

惜山老君語聲未了，人影巳然閃動，正望石少保捲到！

只見劍光火花激射，「嗆嗆」之聲不絕，剎那間二人巳經對了一十七招！

惜山老君攻了一十七招，石少保封了一十六招半！

因爲第一十七招，石少保只封了半招，另外半招，他巳是反守爲攻！

就在第十七招上，由守取攻的剎那間，石少保坐着的身子，也「刷」地立起！惜山老君的身子，却突然倒縱丈許，立地茫然。

這一十七招交鋒，孫小七看得最清楚，他不但眼睛雪亮，心中也是雪亮。因爲他坐得最近，而且他也知道石少保早就苦練了四十九招飛霜劍。

石少保雖然取守，却能後發先至。惜山老君攻出一十七劍，石少保都能從容不迫，封絕對方劍勢。到得第十七劍，石少保巳能守中取攻，這是惜山老君絕對想不到的。怎能不令惜山老君吃驚得茫然。

但惜山老君此時說了一句話，却令孫小七心中忽然茫然。

惜山老君道：「朱大和尚怎可能得四十九式劍訣，完全偷給你？」

惜山老君顯然也知道朱大和尚是石少保的人，那的確不可能將他的四十九式劍訣完全偷給石少保了。惜山老君既然知道朱大和尚身份，當然暗中提防，朱大和尚即使可以得手，一定是假的劍訣。

但石少保此刻施展出來的劍法，却又是半點不假。惜山老君怎能不驚異，怎能無此一問。

石少保微微一笑道：「朱大和尚的身份，其實早就給你看出來。你故意讓他留在身邊，無非是將計就計，借朱大和尚之手將假的劍訣傳到我手中，引我上當。」

惜山老君道：「你竟沒有上當？」

石少保道：「朱大和尚是我故意佈下的一着破綻，讓你以爲有機可乘，却因此而忽略了眞正殺着。」

惜山老君眼中非但再無殺氣，簡直就沒有了光采，他額上也冒汗。

惜山老君道：「那末眞正的殺着是那一步？他是誰？」

石少保道：「一個你最疼愛的人，也是你最可怕的敵人，這個人就是致命的殺着！」

惜山老君面色蒼白，語聲顫抖道：「誰？那人是誰？」

惜山老君的說話聲顯得既恐懼，又激動。這一十五年來報仇，他認爲是無懈可擊的，最後竟會落入這年青小子圈套，心中的激忿最可以理解。

石少保緩緩道：「這個人，你曾爲她殺死二個前妻，又殺了十二個懷疑他們曾經跟她相好過的男子。她就是殷雪兒！」

「殷雪兒？」

「對，就是殷雪兒！」

惜山老君神智似乎失去了半晌，然後又再甦醒過來，喃喃道：「不可能，絕無可能！」

孫小七嘆了口氣道：「朱大和尚既然可以是石莊主的人，殷雪兒也有可能就是石莊主的人。殷雪兒能够令你殺死二位前妻，殺死十二個男子，足見她不簡單。」

這個不簡單的女子，就在這當兒，殷雪兒居然無聲無息地出現在衆人眼前！

她好像鬼魂一樣，不知從什麼地方飄進了亭子。她緩緩道：「石莊主沒有說錯，是我偷走了你的武功和秘笈。」

惜山老君如在夢中道：「爲什麼？」

殷雪兒喃喃道：「我要你死。」

惜山老君雖還沒死，但差不多好像快斷氣。他斷續道：「要我死？爲什麼？」

殷雪兒道：「因爲你親手殺死了我二位哥哥。」

惜山老君茫然道：「爲了報仇？爲你二位哥哥報仇？」

殷雪兒道：「你化了十五年心血，就是希望親手殺死石莊主，我化了五年時光，就是希望親眼見到你死於劍下。」

惜山老君身子幌動，似乎就快站立不住。然而他手中的劍，却在這剎那間突然揮出！不過惜山老君的劍並非揮向殷雪兒脖子，而是揮向他自己的咽喉！

他不能忍受自己的愚昧，也不能死在石少保劍下，這的確是最好的解脫。

惜山老君倒下去，倒在他自己劍下。

× × ×

不但楓林五劍毫無異動，甚至石少保也沒有喜怒的反應。

一代梟雄惜山老君自刎而死，不僅是眼前的大變，也足以轟動江湖的奇聞，然而這些人竟可無動於中，彷彿忽然間都中了邪！他們不是中邪，而是中毒，中了梅花島迷香散的毒！

孫小七也沒有動，他甚至連氣也不喘一口。他沒有喘氣，是因爲還沒有中毒，他正在閉氣靜息，等待迷香散的毒在風中消失。江中的風仍在輕輕飄來，也送來了梅花島那種特異的香氣。

孫小七幾乎可以肯定，梅香香很快就會現身出來，對付石少保。

不過現在走近石少保的却是殷雪兒。

殷雪兒望了一眼倒在血泊中的惜山老君，輕輕地嘆了口氣，然後她蓮步輕盈地

走到石少保跟前。

殷雪兒含着迷樣的淺笑，道：「大仇終於報了，石莊主，我敬你一杯。」

石少保道：「那是我們合作得好，但最重要的還是孫大俠，是他千辛萬苦將你帶到這裏，讓你親眼看到惜山老君死。」

「是的，連你也想不到，可不是？」

「的確想不到，或許你二位哥哥地下有靈。」

殷雪兒忽然輕輕嘆息，道：「你當然知道，我爲什麼要惜山老君死。」

「爲你二位哥哥報仇。」

「那末你可知道，惜山老君爲什麼要殺死我二位哥哥？」

「不清楚。」

「因爲我二位哥哥曾想親手殺你。」

「爲……什麼？」

「報仇，爲我們父母親報仇。」

「難道我們竟是仇家？」

「一點不錯。我二位哥哥想盡辦法要親手殺你，可是惜山老君認爲，你的頭必須斷在他的劍下，他清除你所有仇家，我二位哥哥就是這樣死在他劍下。」

「哦——？」

「可是惜山老君的頭，却斷在他自己劍下，留下了你的頭給我。」

石少保活像在夢魘中驚恐不巳，道：「現在……你？」

「現在我來完成二位哥哥的遺志，我要親手將你誅殺！」

殷雪兒舉止慢條斯理，從衣袖中取出一柄鋒利的小刀。這柄刀，又短又薄，却又足可結束一個人的生命。

但如果殷雪兒不會用這種刀，賜石少保一刀之死，那末石少保非但會死得可怕，一定還十分痛苦。

殷雪兒顯然是不會用刀的，她看來殺人的意志堅定，然而她握刀的手却極不穩定。現在殷雪兒的刀還沒有割下，石少保也沒死，然而孫小七却巳經感到難忍的痛苦。這種痛苦是因爲他難以忍受像殷雪兒這樣美麗的少女，用特造的小刀，親手殺死一個給迷香散迷在半清醒中的石少保。

殷雪兒又道：「石莊主，你還有什麼話說？」

石少保目光流轉，却沒有說話。但孫小七巳經忍不住，他道：「你怎能殺一個給迷香散迷倒的人？」

殷雪兒道：「除了迷香散，我還有什麼辦法能够親手誅殺石少保？」

這話一點不錯，像殷雪兒這樣手無縛鷄之力的女子，即使有一千個，也決計不能與石少保明槍明刀交鋒，又怎能不用迷香散。

孫小七道：「你希望親手殺死石少保，甘心爲梅香香利用？」

「我們互相利用。」

「甚至還把我也利用了？」

「這全是梅姑娘的安排。」

「梅姑娘的安排的確很巧妙，她讓你親手殺死石少保，自己却可以置身事外，不但松石山莊奈她無可，土秀才也怪她不得。只可惜她最後還是不能如願。」

殷雪兒嘆息一聲，道：「我知道你不願石少保死，可惜孫大俠現在也不能阻止了，你與石莊主一樣，中了迷香散，無能爲力。土秀才想來也不能怪責於你的。」

孫小七苦笑，道：「如果我眞的中了迷香散，無能爲力，那就好了。可惜我竟沒有中毒，我還清醒，還能出手。」

殷雪兒一楞，道：「你沒有中毒？」

孫小七道：「沒有。」

殷雪兒忽然笑了起來，道：「不可能，只是你內力深，仍可清醒，但藥力很快就會發作，令你不能自已。」

就在此時，一個女子說話聲忽然傳了來過，她道：「殷姑娘，你再不下手，孫小七恐怕眞的可以阻止你了！」

說話的人，正是梅香香。

梅香香和小梅花，巳經同時現身在江邊的樹下。梅香香爲了使他們不易察覺，剛才使用迷香散藥力不強，孫小七既然還能清醒說話，迷香散的藥力，在他體內恐怕就快消散。

殷雪兒忽然轉過身子，望向石少保，手裏的小刀又再舉起，向石少保頸項刺了下去！

她出手並不輕快，握刀的手也不穩，然而她眼中顯露的意志却是堅定的！

殷雪兒的刀還沒有抵及石少保的脖子，孫小七的刀，突然「刷」的一聲，業巳出鞘！孫小七的刀並非揮向殷雪兒，也不是封格她手中的小刀。

孫小七要阻止殷雪兒本就不必用刀。孫小七的刀所以突然出鞘，因爲有二枚暗器，正在這剎那間射向殷雪兒後腦！

他的刀就是揮向這二枚暗器！

孫小七刀揮出，他左掌也同時推了出去，推向殷雪兒的身子！

殷雪兒驚呼一聲，身子摔倒！

這使殷雪兒手中鋒利的刀，終於沒有落在石少保脖子上，而二枚暗器也終於沒有擊破殷雪兒的後腦。

就在殷雪兒身子摔倒的剎那間，一條紫色的人影經巳掠入亭中！

這人正是李依紅！

李依紅出劍如風，但當她劍攻出之時，殷雪兒早不在他劍影之下，接招的却是孫小七的刀！

孫小七的刀主要是用作殺人，極少封別人的招。但他不能殺李依紅，李依紅却剎那間向他連攻五劍，孫小七只得連封她五劍。就在第五招上，另一條人影掠入亭中，這條人影就是王老板！

王老板並未向孫小七出手，但癱瘓在椅子中的石少保立即到了他手中，而且立即躍出亭子。

李依紅眼看王老板得手，微微一笑，向孫小七道：「承讓！」也倒縱而出！

只見二名脚夫，抬了石少保所坐的竹轎，飛也似的奔馳而去，瞬即便在數十丈外！

孫小七不由苦笑，道：「看來石少保也天數未盡。」

梅香香冷冷的道：「而且你的目的，好像又達到了。」

忽聽得一個男子語聲傳來，道：「孫小七如果辦不成這一件事，又怎能償還我的債務？」語聲落，人也到，正是張人英。他笑道：「大功告成，爲什麼不去喝他媽的一醉！」

——完——

兩月完俠情小說

雲劍飛·文
盧令·圖

雪中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獨孤行上大雪上赴約，上到大雪山還不見邀約之人，正想退回去，適時聽得山頭一人狂笑聲，與此同時發生雪崩，獨孤行走避不及，被崩雪滾捲而下，昏迷在雪堆中，幸得熊大小姐尾隨而至，幾經艱辛才找到獨孤行，並把他救起，送回駐馬鎮客棧中，熊大小姐對獨孤行一見鍾情，經此一事後，對獨孤行感情更深，但獨孤行對這女扮男裝的熊大小姐還懵然不知……熊家發現一日夜不見熊大小姐回家，家中人十分焦急，四出找尋她的踪跡，最後在衆人追索下，發現熊大小姐可能是向駐馬鎮方向去，於是熊大爺等立即馳馬趕往駐馬鎮。

全軍盡墨回 七十二騎出

陰謀

十里香酒舖的老板老狗頭一見獨孤行兩人進來，立時堆起了一臉笑，親自招呼兩人，咧開那滿嘴黃牙，那模樣旣醜陋又滑稽，熊大小姐看得不禁莞爾一笑，獨孤行是皺了皺眉，老狗頭見熊大小姐在笑。笑意更濃，一迭聲道：「兩位公子要吃些什麼，先來兩壺十里香怎樣？小狗！快拿兩壺十里香來！」

熊大小姐問獨孤行：「獨孤兄，你喜歡吃些什麼？」

「隨便吧，熊兄不用客氣。」獨孤行抬眼望了老狗頭一眼，老狗頭目光恰也望着他，兩人目光相對，很快就分開了。

熊大小姐道：「老板，就拿幾樣可口的小菜，一盤饅頭來吧！」

老狗頭殷勤地道：「馬上來，今天不吃香肉嗎？下酒正好。」

「不了，晚上來再吃吧！」熊大小姐看了獨孤行一眼。

獨孤行雙眼不經意地掃視了酒舖的客人一眼。

「是了。獨孤兄，小弟還未請教兄台貴庚。仙鄉何處？」

獨孤行收回目光說道：「在下行年三十，浪跡天涯，自小孤苦，也不知家在何處！」

目中重現那種孤寂落寞之色。

一笑道：「熊兄，看您穿着，大概是關外人吧，家在何處，可否見告，是了，差點忘了請問兄台貴庚？」

「小弟家在八百里外的熊鎭，小弟今年剛滿十八歲，獨孤兄不知到過熊鎭否？」熊大小姐注視着獨孤行。

「如此在下痴長幾歲了，熊鎭在下未到過，倒是熊北周熊大爺在出關後聽過他的大名，未知熊北周前輩可是熊兄貴親否？」獨孤行不經意地看了熊大小姐一眼，見她正睜着一雙明媚的大眼注視自己，不自覺低頭打量了自身幾眼，以爲自己身上有何不妥。

熊大小姐不覺抿唇一笑，那樣子動人極了，獨孤行不覺一呆，暗道世間那有如此像女人的男子。

熊大小姐見獨孤行注視她，不覺心慌，也以爲被他瞧破了喬裝，連忙道：「獨孤兄剛才說熊大爺，那確是小弟親……親人。」她差點說漏了嘴，說出熊大爺是她父親。

「哦，在下失禮了，熊兄原來是熊北周前輩的貴親。」獨孤行連忙抱拳一禮。

「請恕小弟冒昧，請問兄台在這大雪寒天，到塞外有何事幹，若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只管開口，小弟樂意效勞。」熊大小姐看着老狗頭端菜來。

獨孤行沉吟了一下，見老狗頭端了菜行來，苦笑道：「熊兄心意，在下先多謝了，在下剛才也說過，在下浪跡江湖，到處爲家，只因從未到過塞外，一時興起，生出了一看塞外雪中風光的興致，故此才不遠千里，來到這裏。」

酒店老板這時已親自送上了酒菜，聽聞獨孤行如此說，一臉是笑地道：「請恕小老兒多口，其實塞外風大雪大，也沒什麼看頭的，倒是小店的酒和香肉，却是不可不試，客官大概在鎭上有幾天住吧，請多來帮襯。」

獨孤行很留意地聽見老狗頭的話，用手一拍老狗頭肩頭道：「老人家，你說得不錯，來，在下敬你一杯，讓你也嚐嚐自家的好酒。」滿斟了一杯，雙手拿起，捧到老狗頭面前。

老狗頭連忙道：「小老兒還未敬客官一杯，怎好意思呢？」雙手接過酒杯，一仰而盡，「客官，來，來，小老兒敬兩位一杯！」分別在兩人杯中斟滿了酒，道聲：「請！」

兩人相對一眼，齊舉杯而盡。

老狗頭一翹大拇指道：「兩位客官好豪爽，請試試小老兒親手烹製的小菜。」

獨孤行拿起筷子，挾了一箸菜，對老狗頭道：「勞動你老人家親自動手，怎好意思，來，先讓你老人家嚐嚐親手作的菜味道！」

送到老狗頭嘴邊，老狗頭慌忙道：「這如何使得，這如何使得！」

使得不使得，張口將菜一口吃了，張口問道：「小狗子，快替客人拿副新的杯筷來！」

那個年輕的小二連忙應着拿來了一副乾淨杯筷。

老狗頭親自替獨孤行放好杯筷，一哈腰，笑道：「客官，請慢用，小老兒打擾了。」

哈着腰退了三步，轉身走向收錢的櫃枱。

獨孤行看着老狗頭坐在櫃枱後，才收回了目光，招手道：「來，熊兄，咱們不用客氣，邊吃邊談吧！」

替熊大小姐斟滿酒，再斟滿了面前的酒杯，一舉道：「在下敬熊兄一杯！」

兩人一口喝了，熊大小姐道：「小弟禮尚往來，也敬獨孤兄一杯！」

斟滿了兩杯酒，兩人又是一仰而盡。

邊吃邊喝，兩人都不再客氣了，不大一會，兩人都吃飽了，熊大小姐放下筷子，笑道：「眞痛快！」

由於喝了幾杯急酒的關係，熊大小姐

面上熱烘烘的，嫣紅欲滴，模樣看來嬌媚極了，獨孤行看到她那樣子，不覺看傻了眼，心道要不是他穿着男裝，十足十是個女子。

熊大小姐眼波欲流，見獨孤行目不轉瞬地看着自己，心裏甜絲絲的，表面上却極力掩飾，說道：「獨孤兄，你也吃飽了吧？」小弟感到有點頭暈，咱們結帳回棧吧！」

獨孤行以爲她醉了，忙道：「好，咱們回棧吧！」

起身結了帳，走到熊大小姐身前，關懷地道：「熊兄可是醉了，來，待在下扶您回棧。」

熊大小姐心裏想讓他扶着走，但又怕露出了破綻，忙不迭閃身搖手道：「小弟沒有事，小弟只不過感到有點頭暈，多謝兄台好意，小弟還能走。」

當先向門口走去，獨孤行不便勉強，跟在她身後，走出酒舖。

踏出酒舖時，老狗頭在櫃枱後站起身，嘻開狗嘴道：「客官今晚來嗎？如來，小老兒再弄幾味菜給客官嚐嚐。」

獨孤行淡淡道：「多謝！」掀開棉簾，跟着大小姐走到街上！

街上寒風夾着雪花撲面打來，臉上冰凍冰凍的，暖烘烘的身子驟如掉在冰窟裏，寒風呼嘯着，雪花飄飛，和在那熱烘烘，酒菜香撲鼻的酒舖內，簡直就是兩個天地。

還是大白天，離太陽落山還有個多兩個時辰，天上巳灰茫茫的，街上行人稀少，連狗也不見一只，莫不是都叫老狗頭給宰了，烹成香肉。

冒着風寒，兩人回到客棧，不知怎的熊大小姐確感到頭有點暈。獨孤行連忙將她送回房中，想扶她上炕，熊大小姐忙道：「獨孤兄，小弟躺一會就沒事了，您請回房吧。」

獨孤行告辭回到自己房中。

坐在窗前椅上，望着窗外隨風飄落的雪花，獨孤行呆呆地出了神，也不知道他想的什麼。

事實上連他也不知想着什麼，望着那飄飛的雪花，腦海中如雪花般飄閃出熊大小姐那嫣紅的女子的笑臉，老狗頭那眦牙咧咀，如煮熟狗頭般的醜陋滑稽笑臉，跟着是「雪原五狠」的襲殺，再跟着是那驚心動魄的雪崩，他腦海裏亂糟糟的，令他頭脹欲裂，也百思不解！

他絕不相信熊大小姐是在偶然巧遇下從崩雪中救了他，但他又想不出她有何可疑之處，要說爲了殺他，那何必在雪中救他，還有那老狗頭，此人實在可疑，總之，他心內隱隱覺得，這一切人與事，好可能是一件事，只不過他現在還不能將它們串起來。

× × ×

坐在窗前，也不知過了多久。驀然間聽到有人說：「熊大爺，就是他，他剛才還和姓熊的一道回來。」

循着人聲，他望見有四個人，三老一少，一身是雪，正跟着店小二正朝自己的房間走來，店小二離老遠就指着他在大聲說。

來到門口，小二隔窗對他道：「客官，這四位客人找你有事。」

天不知何時巳黑了，獨孤行站起身，對小二道：「什麼人找我？」

「是熊鎮的熊大爺，古二爺，雷三爺及原家堡的原少堡主。」店小二一口氣說出。

「請他們進來！」

小二推開了房門，對熊大爺四人道：「四位爺請進。」

待四人進到房中，他一閃身也進入，手快脚快地將桌上的油燈點亮。

燈光雖黯，仍然照亮了房中各人。

獨孤行抱拳一禮道：「未知四位找在下有何貴幹？」

熊大爺打量了獨孤行一眼，道：「你就是獨孤行？」

獨孤行道：「正是在下，閣下是誰，怎會認識在下？」

熊大爺哈哈一笑道：「『孤劍獨行』獨孤行，中原一帶鼎鼎大名的獨行俠，老夫又怎會不識，至於老夫，老夫就是熊北周！」

獨孤行連忙抱拳道：「請恕在下眼拙，原來是熊老前輩當面，失敬得很！」

熊北周客氣道：「不敢當。」用手一指左邊說道：「這是我二弟古誠，三弟雷莽。」

再一指原白海道：「這是原家堡少堡主原白海。」

獨孤行不知他們的來意，只好連說久仰。

店小二早巳識趣地走了。

熊大爺問：「未知獨孤大俠何事在大雪寒天跑到塞外來，獨孤俠不介意老夫此問吧？」

獨孤行掃視了四人一眼，見四人目光烱烱地注視着自己，當下小心地答道：「在下四處流浪，什麼地方也到過了，就是沒有到過塞外，一時興之所至，跑到塞外看看冰封雪飄的風光。」

冷哼一聲，原白海道：「獨孤大俠，依在下看來，不會這樣簡單吧？」

獨孤行打量了原白海一眼，見原白海長身玉立，一身銀白狐皮長袍，玉臉朱唇，劍眉星目，貌如宋玉潘安，心裏不由暗讚一聲：「好俊的相貌！」當下不答反問道：「原少堡主，你說呢？」

原白海俊臉一沉道：「獨孤大俠，在下又不是你肚裏的蛔虫，那裏知得這樣清楚！」

獨孤行一笑道：「既如此，在下請原少堡主不要瞎猜亂說！」

這句話可說不留情面，獨孤行原本對他有相當好感，就那一句話，不但對他再沒有好感，反有點討厭，覺得他內裏不如外表般美好。

原白海可掛不住臉了，俊面通紅，就要發作，到底忍住了，不屑地望了獨孤行一眼，傲然道：「獨孤行，在下不和你逞口舌之利，等會有你好看的！」

獨孤行一笑不語。

熊北周，古誠，雷莽三人看在眼內，不由點頭稱許。

古誠讚許地望了獨孤行一眼：「獨孤大俠，咱們先不談這些，今天咱們冒着風雪趕來，是要找一個人的！」

四個人，八道眼光，一齊注視着他，令他好不訝異，不明白他們四人來找人，何以會找他，猛的他恍然一悟，記起了熊大小姐在十里香酒舖曾經說過，和熊大爺沾親，莫不是四人來找熊姓少年不成？熊姓少年在房裏，找店小二一問不就知了嗎？何以反會找他，他納悶着，問：「未知四位要找的是誰，在下初到塞外，人地兩生，只怕帮不了忙！」

古誠微微一笑道：「此人獨孤大俠認識，剛才還和他一同回棧，閣下想起來了吧？」

「四位要找的人，可是一個姓熊的少年，在下聽他說和熊大爺沾親，不知是不是，剛才在下確是和他一同回棧！」獨孤行巳肯定四人要找的人是熊姓少年。

四人欣喜地互望一眼，熊大爺急切地問：「正是，獨孤大俠，請告知她現在哪裏？」

「他不是在房中休息嗎？」獨孤行不解地問。

雷莽搶先道：「她就是不在房間，咱們才會來問你！」

「這就奇了，剛才他說頭有點不舒服，要回房睡一會，在下送他到房內，才回到自己房中，四位怎會在房中找不到他，別是他暫時有事，出棧去了吧。」獨孤行也想不出熊姓少年到了哪裏。

「剛才咱們問過了店小二和掌櫃的，都說見不到她出棧，如若她出棧，就算店小二見不到，掌櫃的也應該見到，掌櫃就坐在門後櫃內，咱們在房中找不到她，才來找你的！」原白海盯着他良久，一瞬不瞬。

「很抱歉，在下實在不知他到了哪裏，在下回房後，在窗前坐到四位來找在下，四位既然一時找不到他，何不在他房內等一等，他總會回來的。」

熊大爺不覺點頭，心裏雖是焦急，却是無可如何，原白海沉思一會道：「獨孤大俠剛才說她有點不舒服，所以才回房休息，照計炕上應有躺過的痕跡，但炕上却被舖整齊，沒有動過，怎樣解釋呢？」

「原少堡主說的也有道理，莫非其中有甚蹊蹺？熊前輩，在下請問，熊兄究竟是您什麼人？」獨孤行也覺得熊大小姐不似是出了客棧這樣簡單。

「獨孤大俠，你叫她熊兄，你難道眞的不知她是女的，女扮男裝！唉！這丫頭眞淘氣，實不相瞞，她就是小女！」熊北周認爲熊大小姐太淘氣了。

獨孤行聽了熊大爺如此說，不覺恍然，暗道：「怪不得那樣像女子，原來是女兒身，然則她爲何要這樣對我，難道另有別情不成？看了原白海一眼，點頭暗道：眞是天生一對！

抱拳向熊大爺一拱道：「前輩，在下實在不知熊兄……熊小姐就是令千金，對不起得很。」

「先不要說客氣話，找回君兒才說吧！」雷莽在旁巳忍不住了，「獨孤大俠，你是最後和君兒在一起的人，如今君兒不見了，你的嫌疑最大！」

原白海贊同地點點頭。

熊大爺道：「三弟，事情未弄清之前，不要亂說！」

「咱們到君兒的房內去仔細查看一看，看可有綫索！」古誠提議。

各人道好，獨孤行在情在理，當然也跟着去，此時他不去也不行！

來到房中，果見炕上被褥整齊，絲毫不像有人躺過的痕跡，獨孤行不由看得眉頭大皺，雖然他不曾看到熊大小姐脫衣，却明明看到熊大小姊將棉被展開，準備睡覺的樣子，現在怎會整整齊齊的，他不由脫口道：「在下走出房門時，明明看見熊……熊小姐將棉被展開，現在怎會整整齊齊的，眞令人不解！」

「你不解，咱們就更加不解，好端端的，君妹怎會失了踪影！」原白海用懷疑的目光看着他。

熊大爺陰沉着臉，一團高興冒着風雪趕到駐馬鎮，以爲可以找到失踪的心肝寶貝女兒，怎知却又失了踪，有如一盆冷水迎頭淋下，頓覺手足冰冷，正在房內團團轉。

古誠和雷莽兩人在房內細察，房內一絲異樣的痕跡也找不到，前窗後窗，沒有開過的跡象，而店小二和掌櫃皆看不到熊大小姐出棧，難道熊大小姐在房中作空氣，消失了不成，房內找不到綫索，雷莽開了後窗，探首外望，後院中滿地落雪，見不到有足印，就算有，也早被落雪掩沒了，跳出窗外，在後院中來回察看，也發現不到雪地上有足印被落雪掩沒，一縱身，從後窗竄進房中，對熊大爺攤手擺頭。

獨孤行自從知道熊大小姐女扮男裝，原來是個女的後，心裏有絲異樣的感覺，那一笑一語，重現眼前，不覺令他有點迷醉，現在他也想起來了，怪道第一眼見她時，似曾相識，原來在雪原上見過一面，不過當時她是女裝，而遇救後見到她時，改了男裝，那麼，她一定是沿途跟着自己，到了駐馬鎮，雪崩被救，不是偶然巧遇，而是她跟踪在後，救了自己一命，當然這一切是好意，不是壞意，想到這眼前彷彿又現出熊大小姐那醉紅欲滴的嬌臉……

「獨孤大俠，你在想些什麼？」古誠見他低頭沉思不語，不由好奇地問。

語聲將他從沉思中驚轉，抬起頭，一笑道：「在下沒有想什麼，在下只覺熊小姐忽然失踪，大有可疑！」

「當然大有可疑，不過你的嫌疑最大！」原白海惡恨恨地道。

「對，你嫌疑最大！」雷莽指着獨孤行道：「君兒是因爲你才不辭而別，雪原上的脚印肯定是你留下的，君兒是跟踪你而來到駐馬鎮的，或許你發現了君兒知道你此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殺了她，也未可料！」

一聽到殺字，熊大爺眼前彷彿出現了熊大小姐血淋淋的屍身，原來清醒的頭腦也亂了，父女連心，何況又是心肝寶貝獨生女，不關心則巳，關心必亂，當下也用懷疑的目光看着獨孤行：「獨孤大俠，你是最後接觸君兒的人，現在君兒不見了，你怎樣解釋？」

獨孤行想不到無端端惹厤煩，不過他也非常關心熊大小姐現在的安危，從種種跡象去看，熊大小姐很可能被人擄刦去，慢說熊大小姐救了他一命，就算是平常人，既然相識了，也決不會袖手不管，不過

現在他們懷疑他，却是廝煩事，事實上他也是最值得懷疑的人，正如他們所說，他是唯一最後和熊大小姐在一起的人。

獨孤行不知怎樣解釋才好，只好說道：「前輩，在下雖是和令千金在一起，但在下和令千金無冤無仇，又怎會對她不利呢？對於令千金的失踪，在下確是毫不知情！」

「這樣解釋怎能令人滿意，再說你一個人千里迢迢，來到冰封雪飛的塞外，事有可疑，說不定你是衝着熊大叔來的，故意將君妹引到這裏，以圖下不軌！」原白海語含妒意地說。

「原少堡主，話可不能亂說，在下根本不認識熊前輩，熊前輩的大名也是在出關後才聽說的，怎會是衝着他來的呢！」

獨孤行對原白海由討厭變作憎恨。

「總之不論如何，你今天一定要將君兒平安無事地交出來！」雷莽有點憤怒地道。

「獨孤大俠，你也是條漢子，老夫不想和你鬧翻，老夫只想找回君兒，爲了免傷和氣，將君兒交出來吧！」熊大爺現在已直認他將君兒藏了起來。

一直很少開口的古誠這時也道：「獨孤大俠，從種種跡象看來，你是脫不了干係。」

「四位眞的認爲在下將熊小姐藏了起來？」獨孤行現在反而平靜下來，「請問在下有何圖謀，要將她藏起來！」

原白海憤激地道：「圖謀可多了，最大的意圖是你貪圖君妹的美色，意圖對她不軌！」

熊北周，古誠，雷莽三人同時臉色一變，暴瞪着獨孤行！

獨孤行聞言也是臉色一變，想不到原白海會這樣卑鄙，竟會說出這種話，「簡直是胡說！在下一直以爲熊小姐是男人，直到熊前輩剛才說出，才知她是女扮男裝，在下又怎麼對她見色起意？」

「話由你說！你可能一早看出君妹是女扮男裝，垂涎她的美色，借機接近她，也未可定，況且據店家說，你是最後接近君妹的人，這幾天都見君妹和你在一起，現在君妹不見了，不問你問誰？」原白海是理直氣壯，口沫橫飛。

獨孤行只聽得怒極反笑，强壓怒火道：「原少堡主，你怎可胡說亂道，想不到你虛有其表！」

熊大爺現在一心只記掛着愛女安危，其它的也不去細想了：「獨孤大俠，請將小女交出！」

「獨孤大俠，這裏不是中原，而是塞外，請你看仔細了，咱們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爽快些，將君兒交出來！」雷莽也一口咬定了他將熊大小姐藏起來。

「各位眞的不講道理？」獨孤行有點氣忿，「在下怎會將熊小姐藏起來呢？再說她曾……」

「不要多說！」原白海打斷他說話，「你如不交出君妹，原某今天第一個對你不客氣！」

「不是咱們不講理，而是君兒的失踪，數你嫌疑最大！」古誠說。

熊大爺怒瞪雙目道：「獨孤朋友，希望咱們不要動手！」

「君兒要有什麼三長兩短，咱第一個饒不了你！」雷莽大聲叫道。

他們都認爲熊大小姐的失踪，和他有關。

獨孤行知道單憑口講，很難令他們相信，但又不願和他們無端打起來，低頭思索着脫身之計，原白海已在旁叫道：「怎麼，你以爲不說話就成了嗎？熊大叔，這樣和他說，他是不會說的，待姪兒好好教訓他一頓，那時不到他不說！」

不等熊大爺答話，他已一步衝前，雙手齊揚，拳掌翻飛，刹那攻出了十拳十一掌！

二十一拳掌，疾攻獨孤行身前要害！此人惡毒的出手！

獨孤行身形連閃，連避二十一拳掌！冷哼一聲，原白海拳掌更快更勁，下身一動，腿影如山，疾踢獨孤行小腹！

獨孤行左手封擋拳掌，右手一沉，疾切飛來一腿。

原白海縮腿彈身，人在半空，一腿疾蹬，猛踩獨孤行頭頂天靈蓋！

獨孤行不敢掉以輕心，因爲一股勁風已直襲頭頂！疾忙滑步旋身，人已閃出五尺外。

原白海未待一腳踩實，人已凌空猛撲，五指併立如刀，猛插向獨孤行背心！

獨孤行人如風車般閃電旋身，雙掌一合，準確地將原白海插向背心的手掌挾住，未待原白海左手擊到，蹲身借勢向後一甩，將原白海身形掄向背後牆上。

原白海大驚，忙收氣沉身，已是不及，但覺一股大力由獨孤行手上傳來，身不由己，一個大翻身，凌空撞向牆上。

「蓬」一聲响，不輕不重，身背撞在牆上，身形迅速下墮，雙足沾地，晃了晃，方才站穩。

熊大爺忙問：「白海，你沒事吧？」

原白海用手抹去口嘴溢出的鮮血，搖搖頭，啞聲道：「熊大叔，姪兒沒事！」

雷莽已吼一聲，身形如餓豹撲食，靈捷迅猛，右手五指如爪抓向獨孤行心窩！

用的正是「雪豹十六式」中的「餓豹覓食」一式！

爪未到，五指尖風已到，觸肉生痛，獨孤行不敢硬接，退踩七星步，人已閃退四尺。

怎知爪影如魅，五爪仍然抓向心窩！

獨孤行心頭一懍，再退，五爪仍然跟進，離心窩不到二寸！

退無可退，背心已貼在牆上，那一爪瞬間已然抓落！

這一爪若抓在心窩上，立死無救，熊大爺和古誠同時驚叫一聲：「三弟！」

想要阻止，已是不及，雷莽如鋼鈎般五指，已抓落獨孤行心窩！

原白海臉上閃現出一絲獰惡刻毒的笑容，俊美的臉龐變得有點醜惡。

如鈎五爪已觸在衣服上，想撤已不能，「噗」一聲响，不是血花飛濺，而是磚屑紛飛，雷莽五指抓在牆上，直沒至掌，五指一收，拳大的一塊磚土，硬被他抓下來，臉色一變，連他也是現在才知道：他抓的不是獨孤行的心窩，而是磚牆！

獨孤行不知怎的，貼着牆，就站在雷莽五爪抓落牆上爪痕的旁邊，冷靜地望着

雷莽一笑！

雷莽用手扔開抓下的牆磚，悶吼一聲，聲如豹吼，腰一聳，迅猛如豹，猛撲獨孤行雙肩！

熊大爺和古誠也看清楚了獨孤行無事，不由噓了口氣，獨孤行如死了，他們就找不到熊大小姐了，他們是如此認爲！

原白海滿以爲雷莽一爪將獨孤行心窩抓碎，怎知雷莽抓碎的是牆磚，被獨孤行在間不容髮間閃開，不由失望地搖搖頭。

這次獨孤行未容雷莽身形撲前，已一矮身，一拳疾出，直擊雷莽腹腔！

雷莽身形捷如靈豹，腰一扭，一爪抓點獨孤行擊來右手腕脈，另一手五爪疾抓向他咽喉！

雷莽不知是何居心，一上來就欲置他於死地。

獨孤行一招知道厲害，撤拳閃身，一下子閃躍開三尺，人已離開牆壁。

雷莽也不慢，猛一擰身，十指如鈎，猛抓獨孤行臉眼喉胸！

獨孤行今次不再閃避，雙拳疾出，直擊向抓來雙手。

「噗噗」兩聲大响，雷莽竟然半途變爪爲拳，兩人硬碰兩拳，四拳相擊，兩人各退一步！

一退又上，兩人打在一起，雷莽的身形如豹，縱撲跳躍，拳爪互用，狂攻獨孤行！

獨孤行緊守門口，守多於攻，表面看來是雷莽佔了上風，實則不然！

明眼人如熊大爺和古誠，就看出了不妙，知道雷莽不出五招必敗。

原白海在旁也看得直皺眉。

果然，激鬥中但聞蓬聲大响，雷莽健壯的身軀側斜踉退，左臂垂下，原來他左臂挨了獨孤行一拳，獨孤行這一拳本可擊在他的心胸上，爲了不想結怨，故此擊偏了。

雷莽挨了一拳，可不好受，左臂痠痛如骨折，臉上也掛不住，低吼一聲，撲身又上。

熊大爺和古誠見雷莽挨了一拳，手足情深，恐防獨孤行乘機下殺手，兩人同時衝前想將雷莽攔下，怎知兩人剛衝前，雷莽已捨命衝了上去，兩人恐防有失，只好一齊動手，變了三兄弟圍攻獨孤行一人。

獨孤行估不到以他們的身份輩份，會聯手攻出，不由也動了眞怒，哼一聲，怒道：「原白海，你也一齊上吧！」

說得熊大爺和古誠臉上一紅，想撤身，已騎虎背，不能了，只好硬着頭皮，一拳擊向獨孤行肩頭！

原白海沒有加入，站在一旁，臉上露出陰險得意的笑容，注視着搏鬥中的四人，恐防獨孤行逃走。

熊大爺擊出的一拳未盡全力，故獨孤行很輕易就閃卸開，跟着一招鳳翅手，格開古誠橫側切來一掌，雷莽右手五爪已到，指上凝足十成功勁，疾抓向獨孤行喉頭！他已惱羞成怒，石破一擊！

雷莽這一抓勢如豹攫食，其勢迅猛狠厲到極，實在不易招架！

獨孤行不閃不避，右手中指倏出，其勢幻詭不可測，如星飛虹現，點向雷莽右手腕脈！

「三弟小心，『大千一指』！」熊大爺一見獨孤行右手中指倏出，驚聲叫道。

雷莽眼看五爪瞬間抓落獨孤行喉頭，獨孤行必是喉碎氣絕而亡，正自心喜，驀聞熊大爺這一叫，心頭一震，身手不慢，縮手暴退！

只要他動作慢一點，他不但傷不了獨孤行，一條右臂反會毀在獨孤行「大千一指」下！

百年前獨步武林的「大千一指」，失傳已近百年，如今竟然重現，熊大爺和古誠，雷莽，震驚不已，就連原白海，雖是年輕識淺，但家學淵源，也略有所聞，聽熊大爺急叫，也是吃驚匪淺！

三人震於「大千一指」的名頭，俱退身停手，正想問個仔細，獨孤行已借此機會，一個鯉魚倒穿波，穿竄而出，四人驚覺欲阻，已是不及，雷莽一步竄到窗前，欲越窗追趕，被熊大爺一把扯住：「三弟，不要追了，他是存心想逃追也無及！」

雷莽用眼一掃窗外後院，那有獨孤行踪影！

雷莽一跺脚，道：「叫那小子逃了！咱們到那兒去找君兒？」

「一定是他將君兒藏起來或殺了，不然爲什麼要逃？」原白海火上加油。

嘆了口氣，熊大爺冷靜下來：「那也不一定，眞要是他，他豈會對咱們手下留情，剛才要不是他手下留情，三弟，你一條手臂早已毀了！」

「大哥，小弟不相信他眞的能毀了小弟一臂！」雷莽滿心不服。這也難怪他，成名多年，如今栽在一個後輩手裏，叫他臉放哪裏？

「三弟，大哥說的是實情！」古誠從不說假話。

「就算他能傷了雷叔，也逃不過二叔和熊大叔的一擊！」原白海在說好話。

「咱們現在怎辦？」古誠問。

熊北周沉吟了一會，才斷然道：「急也急不來，我看這樣吧，二弟和白海和我繼續留在這裏找尋君兒的下落，三弟速回熊鎭，率七十二騎趕來，將駐馬鎭圍起來，作徹底搜查！」

「好！小弟立刻回熊鎭！」雷莽說完立時朝房外走去。

「三弟一路小心。」古誠提醒雷莽。

「小弟省得！」人已如風般出房而去了。

「熊大叔，要不要姪兒也趕回堡中，帶些人手來帮忙？」原白海提出。

「不用了，白海，你如沒什麼事，就留下來帮忙追查吧，相信七十二騎的力量也足够了。」熊大爺在房中來回踱步。

剛才打鬥時小二不來，現在沒事了，他倒忙忙趕了來，這也難怪他，他一個小人物，那管得了大爺們的事：「三位爺，剛才發生了何事？」

「沒事了，小二，開多三間客房。」熊大爺將店小二打發走。

坐下來，熊大爺喃喃道：「究竟君兒現在情況如何，是生是死，眞急死人！」究竟是父女連心，當冷靜下來後，不由他不心憂。

「大哥，相信君兒會沒事的，據小弟觀察，獨孤行不會對君兒不利的。」古誠

見盟兄憂心，他也沒辦法，只好安慰他，除此之外，現在可說別無辦法。

「二叔，姪兒可不同意你的說法，咱們從不識獨孤行其人，有關他的一些消息，只是江湖傳說，俗語謂『知人口面不知心』，憑表面是很難看出一個人好壞的。」原白海彷彿對獨孤行有很深的成見，莫非出於妒忌？

熊大爺唉聲嘆氣道：「管他獨孤行獨孤走，只要君兒平安，就算要我死，也在所不惜！」

「熊大叔，古二叔，咱們現在怎辦？」原白海問。

看一眼熊大爺，古誠道：「急也急不來，你大叔已是兩日夜未睡，只吃了一點東西，咱們首先是吃飽肚子，睡它一覺，明天才開始行動，大哥，你說可好？」

熊大爺也想不出其它辦法，他實際上也感到很累，默然點頭不語。

原白海做小輩的，當然不便做聲。「小二！」他大聲叫來小二。

小二對原白海道：「原公子，有何吩咐？」

原白海似是駐馬鎮的常客，連店小二也認識他。

「快弄些可口的酒菜來，房間開好了嗎？」原白海說。

小二連聲道：「房間早準備好了，酒菜小的立即去吩咐廚下，立即弄來。」

「沒事了，去忙你的吧！」原白海忽然一把拉住正想退身的小二，「這兩天你店裏可有陌生人來？」

「原公子，這大雪天，趕狗也不出門，那有外地人來，這兩天就只有你們剛才找的姓熊和獨孤的兩位陌生客人。」小二一口氣說完。

「眞的沒有別的客人？」古誠追問一句。

「大爺，小的怎敢謊說，不信可到櫃上查閱！」小二說。

一絲綫索

飯後，原白海對兩人道：「大叔，二叔，小姪想到街上走走，順便打探一下有無有關君妹的消息。」

熊大爺道：「也好，白海，你去打探一下吧，要小心。」

「小姪知道了。」原白海別過兩人，走出客棧，風雪呼嘯着撲捲人身，街上不見行人，店鋪十家有九家關了門，這是風雪的世界，緊一緊身上皮袍，冒着風雪，向十里香酒舖走去。

不論是何人，到了駐馬鎮，很自然的就會朝十里香酒舖走去，難怪十里香酒舖如此出名，熱鬧。

街上不見人影，風吹雪飄，彷彿不是人的世界，那麼，十里香酒舖就眞的是人的世界了。

酒舖內燈光，人聲，酒香，肉香，烘烘的爐火與鍋中升騰的熱氣，渾和溶會，映襯得十里香酒舖好不熱鬧溫暖，今晚簡直是坐無虛席。

原白海進入酒舖，差點找不到位置坐，虧得老闆老狗頭，親自出面，將兩個熟客併坐一桌，騰出一桌給他坐，原白海才有一席之地。

老狗頭親自送來了杯筷，殷勤地問道：「公子來個火鍋香肉，二壺十里香，怎樣？」

「好，快些送上來！」原白海趁老狗頭低頭放杯筷時，低聲道：「事情進行得怎樣？」

老狗頭一邊放杯筷，一邊低聲道：「絕無問題，還有吩咐嗎？」

「獨孤行逃了，快派人去盯着他！」原白海忽然提高聲音道：「老板，聽說你這裏的香肉味道一流，在下今天有幸，可以一飽口福了。」

老狗頭假笑應聲道：「公子，不是小老兒誇口，包保您一嚐之後再回頭，小老兒這就去給你送來！」

不大一會，店伙送來了小炭爐，二壺酒，老狗頭親自端來一瓦煲騰冒着香熱氣的香肉，放在小炭爐上，「公子，請嚐嚐，香不香？」壓低聲音道：「已派人出去四處找了。」

「啊哈，好香，味道眞好！」原白海大聲讚賞，然後立刻壓低聲音：「一切小心！」

老狗頭打了兩個哈哈，道：「不是小老兒誇口，每個客人嚐過後，無不交口稱讚的！公子請慢慢享用，小老兒有點事，不陪了！」

說着，哈着腰退下。

酒舖內的客人只顧喝酒吃香肉，對兩人的行動，懵然不知。

× × ×

獨孤行坐在鎮外叢林口一座破敗的小廟中。

小廟牆頹瓦敗，風雪從破牆中吹刮進來，雪花從破漏的屋頂簷口飄進，廟內雪花零落，連不知是何方神聖的破神像，也舖滿了雪花，不復本來面目。

獨孤行坐在破廟靠門口的牆角，牆角還算完好，可擋風雪，但仍然冷得叫人打心裏發顫，緊裹着皮袍，倚在牆上，好在他慣歷風霜，冷一點，他還受得了。

腦中思潮起伏，從一連串事件看來，顯是有人暗中計算他，他自信今次出塞外，中原武林道，不論仇家或朋友，都不知道他有此行，這一連串事故不可能是中原武林道上人作的，問題肯定出在自己出關後，雖說此行自己出關到塞外，並不如自己對熊大小姐所說，純是爲了見識塞外風光這樣簡單，此行實是另有目的，但對方無可能會知道，因爲他此行要找的人，根本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其人，突然他想起了和熊大小姐第一次在雪原上匆匆一面的，此後就事故多多了，要不是他知道了熊大小姐是女扮男裝，他還想不起匆匆一面的就是她，自從她出現後，一連串事故就發生了，照情形猜測，有人不歡迎他到塞外來，這人是誰呢？肯定不會是熊大小姐，也不會是她父親熊大爺，不過此人肯定和熊大小姐有關！

一陣輕微的踏雪聲將他從沉思中驚醒，他機警地雙眼望着破廟門口，整個人蓄勢待發，隨時準備應付任何意外。

輕微的腳步聲越近越響，從步聲他知道有兩人朝破廟走來，忽然他像一隻蝙蝠般悄沒聲騰起，整個人藏身在破廟橫樑角上，身軀縮成一團，雪夜無月天黑，很難

會被人發現。

腳步聲在破廟門外停下，語聲抖顫中，一人道：「大風雪寒夜天，叫咱們在雪野林中胡亂跑，冷得人連心也凍了，連鬼影也不見一個，王七，咱們進廟去搜搜，順便避避風雪。」

另一人沙啞着聲音顫抖道：「那就快進去吧！咱凍得雙腿也痳了。」

「慢，」先前開聲的人壓低聲音道：「到處不見人，湊巧他躲在廟裏，咱們這麼一撞進去，豈不驚動了他？」

聲音沙啞被稱呼爲王七的也低聲道：「不會那樣巧吧，這破廟怎會有人在裏面躲藏，連風雪也遮擋不了。」

「小心點好，咱們兩人，你從前門悄悄進去，咱在後面破牆進入，前後一抄，什麼人也逃不過咱們兩人手心。」第一人道。

「就照你的意思吧，小心點。」王七低聲道。

獨孤行不知兩人是不是來找他的，不管如何，小心點總是好的，他蹲伏在橫樑上動也不動，凝神注意門外兩人的動靜。

有好一會聽不到腳步聲，正在奇怪，突然門外悄沒聲地閃進一條黑影，閃進後立時貼身在廟門牆上，黑暗中只見到兩點發亮的光點在來回迅速移動，與此同時，廟後破牆處，無聲地跳進一人，貼牆往前面小心搜索過來。

從兩人的動作，獨孤行判斷出，兩人身手俱不俗！

兩人會合在一起，互相搔搔頭，王七低聲道：「好了。咱們可以在此放心地避風雪了。」

「坐在那裏吧。」第一人用手一指方才獨孤行坐過的牆角，「只有那裏可擋風雪，他媽的，這廟破成這樣子，也不見有人來將它修好！」

王七在牆角跳着腳，以增加身上體溫：「曹九，你嘀咕什麼，看不過眼，你出錢將它修整好吧！」

曹九拍落身上雪花，坐下來：「咱們不幹這儍事，有錢，咱不會去喝酒賭錢嫖姊兒！」

哆嗦着身子，王七道：「倒了十八輩子的霉，這麼大雪寒天夜，在野地上吃風雪，要不摟着大白菜那騷姐兒，躺在熱炕被窩裏，多快活！」

「不要說了，總之是倒霉，要不是那獨孤行什麼的，咱們也不會受這活罪。」曹九哆着嘴恨聲道。

「是了，這獨孤行是何來路，爲何咱們要去找他？」王七這時也貼着曹九坐下來。

「聽說那小子是關內中原道上有名人物，至於爲何要找他咱也不知道，上頭吩咐，咱們只有照辦！」曹九凍得將頭也包裹在皮襖裏，「啊！眞凍！」

「曹九，你想在這破廟睡一覺？不怕醒來後變了冰棒？」王七見曹九將皮襖蒙頭，以爲他想睡。

從皮襖中露出腦袋，曹九呲牙道：「睡？你睡咱也不敢睡，咱不過是想暖暖身子。」

說完又將頭幪在皮襖裏。

王七也不再說話，兩人倚坐在牆角，默然不語，王七雙目在黑暗中閃閃有光。

蹲伏在樑上的獨孤行也不好受，風吹雪落，他也凍得渾身打抖，但當他知道兩人是衝着他來的，他就極力忍耐着，現在他才知道，塞外的風雪之夜，原來如此寒凍刺骨的，比想像中寒冷得多。

寒夜中，人是越坐越覺寒凍，尤其是雙腳，王七終於抵受不了雙腳寒凍如痳的感覺，站起身，跳動着，看了一眼仍然幪頭倚坐的曹九一眼：「喂，曹九，咱們也該回去了，你別是睡了吧？」

不見回應，王七彎腰俯身推着曹九肩頭道：「老九，你——」

曹九突然從皮襖裏突露出腦臉，朝王七咧嘴一笑：「王七，你鬼叫什麼！咱那有睡，這種鬼天氣，在這種鬼地方，睡得着才怪！」

「咱們走吧！你不是說咱們該回去了嗎？」曹九站起身，一把拉了王七就朝破廟門口走去。

兩人張快走出了廟門，朝鎮上走去。

兩人剛出廟門，一動不動蹲伏在樑上的獨孤行動了。輕捷地從屋瓦破漏處翻身上了破廟屋頂，王七與曹九兩人已遠在十多丈外，好在天黑雪白，他才躍落地上，迅捷地跟在兩人身後，朝鎮上如飛而去。

× × ×

熊鎭。

屋中一燈如豆。

屋中一桌數椅，餘皆空無一物。

兩人俯坐桌前，從頭到腳皆裹在厚厚的毛皮衣服中。

一人語聲低沉道：「事情就照老夫所說的辦！明白了嗎？好，有變快立刻派人回報！」

另一人不停點頭。

兩人同時站起身，點頭的人一口吹熄桌上燈光，屋內一片黑暗，隨即屋門無聲打開，一人閃身而出，朝內點點頭，另一人立即出現在門外，兩邊屋角後立即閃出兩人，站在第二個出屋人的身邊，三人立即展動身形，朝鎮外如飛而去。

最先出屋的一人，望着三條人影消失在雪夜茫茫風雪中。才反手帶上門，加了鎖，身形一閃，消失在鎮上櫛次鱗比的院落屋宇間。

七十二騎

熊家大院，熊北周大爺在塞外稱雄，獨霸一方，白道衆從，黑道臣服。熊大爺儼然一方霸主。

熊家大院的大片基業，勢力範圍，能夠屹立擴充，除了熊大爺本身武功威望，善於經營，加上兩位盟弟從旁協助外，可說全靠七十二騎的全力支持維護。

提起熊家七十二騎，塞外一帶。可說無人不識，無人敢去攖其鋒銳。

七十二騎是熊大爺一手訓練出來，絕對效忠於熊大爺的一隊死士。不但是熊大爺統治的工具，更是熊家大院勢力的基礎，支柱！

有人曾經說過，七十二騎等於熊大爺的右手，而他的兩位盟弟等於他的左手，如要動熊大爺的主意，必須先將七十二騎毀去，七十二騎一除，熊大爺就等於沒了一條右臂，沒了一條臂的人，說什麼也比

雙臂齊全的人好對付！

熊大爺對七十二騎很關心倚重，七十二騎也沒有令他失望過，不知爲他辦了多少事，擊退了多少敢來侵犯的强敵，近十年間，簡直沒有人敢動一動七十二騎！

× × ×

現在却有人敢動了。不但動了，而且殺！一個不留地殺！

× × ×

「雪豹」雷莽率着七十二騎，在風雪交加中，狂策坐下騎，翻揚起漫天雪花，飛般朝駐馬鎭趕去。

七十二騎的副領帶着十騎馬先行，雷莽和七十二騎的老大——正領隊李鍔緊隨，馬後是五匹一排，總共六十匹馬，十二排，正奔行在一條林中雪道上。

風雪漫天，蔽人眼目，副領陳羣一馬當先，身後如尖錐般地緊跟着十騎馬——這是他們的隊影，衝風踢雪，直往林外馳去。

林中樹梢林問，冰封雪堆，人在其中，如入雪林，陳羣不覺打起了十二分精神，雙目精光外露，左右掃視着雪冰堆積的林間樹隙，因爲這些地方最好埋伏！

換了往時，他是不會放在心上的，但現在情況不同了，連大小姐也敢擄了去，等於不將熊大爺，還有七十二騎放在眼中，敢捋虎鬚！

他警戒着，留意着林中四周的動靜，可說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可惜他忽略了一面——地上。

陳羣一騎當先，眼看就要衝馳出林外，突的他驟覺坐下馬一沉，跟着長嘶一聲，心道不好！遲了，天崩地塌一聲響，連人帶馬衝跌落陷坑！

× × ×

馬嘶鳴，天崩地裂一聲響，跟在陳羣身後飛馳的十騎馬同時一驚，馬上十人心知中伏，馬嘶人忙中，忙勒韁止馬，已是無及，人叫馬嘶中紛紛跌落陷坑中，只有最後二騎勉力在陷坑前勒騎人立而起。一帶馬頭，轉了方向，正想大叫示警，通知後來的李鍔雷莽幾拾騎，雷莽和李鍔帶着六十騎已如旋風般捲到！

與此同時，陷坑中一陣動人心弦的馬悲嘶，人慘叫！

× × ×

陳羣連人帶馬一頭栽陷坑中，心頭一沉，但他畢竟身手了得，危急中疾忙甩蹬離鞍，衝騰而起，想躍上坑沿，但他忘了還有後來十騎，如果只有他一騎跌落坑中，他有十成希望可以躍上坑中，只可惜他身軀剛冲起，已被紛紛衝跌落的人馬猛一撞，眞氣一散，發出一聲淒厲慘叫，摔落坑底，被坑底倒挿的尖刀貫體而亡。

紛紛跌落坑中的人馬，也被佈滿坑底的尖刀利劍穿胸破腹斷肢，發出一聲聲慘叫！

九騎人馬，瞬間傷亡殆盡！

連敵人也未照一面，就不明不白地死了！

× × ×

僥倖沒有衝跌落陷坑的兩騎疾聲對雷莽和李鍔道：「前面有埋伏——陷坑！」

雷莽和李鍔，剩下的六十二騎，皆是久經戰陣之人，處變不驚，後面的六十騎仍然排成馬隊，絲毫沒有慌亂，不給敵人有可乘之機！

但他們已全部陷在別人預佈的埋伏中，要想安全脫身，那是千難萬難！

毫不猶疑，雷莽和李鍔同時作出了決定，「衝！」當先勒馬掉頭，往林中衝過去！

六十騎立時分作十二堆，有的闖林，有的往回衝！

他們的原意是分散目標，給敵人一個措手不及，令敵人沒有可乘之機。

× × ×

來不及了，別人是預佈陷阱，請君入甕，那容你走！

雷莽和李鍔剛一動，林中驀的响起了一聲怪笑：「那裏走，留下命來！」

隨着怪笑聲起，兩旁密林高樹上枝葉震動，冰渣與積雪如暴雨般疾落，罩向人馬，刹那間人馬騷動，馬被冰渣積雪所擊，驚得嘶鳴跳動，亂了陣脚！

當機立斷，雷莽大喝一聲：「下馬排陣！」

喝聲還未了，眞是如斯响應，兩旁樹上站滿了白衣幪面人，手中箭齊發，箭如暴雨飛蝗般罩射向驚亂中，被冰渣與積雪疾落遮蔽了雙目的人與馬！

佈下此計的人，可說陰狠毒辣至極，先是陷坑斷其去路，再來落雪與冰渣，不但打亂了七十二騎的陣勢，並且冰雪暴雨般落下中，令到他們目不能視，驟不及防下再來這陣密如飛蝗暴雨般的箭雨，看來今天七十二騎注定要毀在這裏了！

× × ×

坐在客棧房裏的窗前，望着窗外風雪飛揚，熊大爺眉心打結，心中如蟻咬般不安，現在他不但担心熊大小姐的安危，還加了一重憂慮——就是雷莽和七十二騎的安危！因爲照時間算計，雷莽和七十二騎本該在午飯前趕到，但現在已遲了二個時辰，怎不令他心中不安。

七十二騎是他的皇牌，七十二騎被毁，等於毀了他一條右臂。

他站在窗前已有大半個時辰，就那樣動也不動，令到坐在房中椅上的古誠和原白海，也是臉色沉重，目光集中在熊大爺身上，默然不語。

越站得久，心中那種不安的感覺越强烈，不安中還夾雜集了焦慮，令他再也站不住了，就在他剛想轉身之際，一絲不祥的感覺掠過了他心中。

這種感覺他已有二十年不曾有過，自從他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無人敢捋其虎鬚後，這種感覺就不曾出現過，這種不祥的感覺，只在他初出道時，和「塞外一鵰」決一死戰時曾出現過，結果他在力拚下，雖將「塞外一鵰」殺了，自身也受了重傷，差點一命嗚呼！

所以他對這種不祥的感覺特別敏感，立時臉色一變，霍然轉身道：「二弟，我有一種感覺，今天一定有事發生，不是君兒有危險，就是七十二騎出了事！」

古誠還從未見過他如此緊張不安，就算面臨大敵時也未曾見過，當下連忙起身道：「大哥，你想得太多，太緊張了，君兒不會有事的，三弟和七十二騎身經百戰，誰敢攖其鋒？大哥，坐下來歇歇吧。」

熊大爺固執地搖了搖頭：「不，我心中感覺到，今天一定會有事發生！」

原白海站起身，走到熊大爺身旁：「大叔，依小姪看來，君妹不會有事的，至於七十二騎，有雷三叔在，加上七十二騎，誰敢打他們的主意，那簡直是找死！聽古二叔說，坐下來歇一歇，養養神吧，您昨晚一直沒有闔過眼，來，坐下來養養神吧！」

扶着熊大爺，坐在椅上。

熊大爺讚賞地看了他一眼：「白海，你眞是個好孩子。」

原白海靦覥一笑，不語。

× × ×

冰雪兜頭蓋臉罩落，遮蔽眼目，六十二騎正依雷莽所令，迅速下馬列陣，箭雨已如飛蝗般射到，人在半離鞍的狀態下，加上目光被冰雪所蔽，一切的動作都欠迅速靈活，但聞慘叫悲嘶之聲響徹林中，令人慘不忍聞，活像一個宰豬場。

待到冰雪落盡，林中雪道上倒下了大批人馬，人血與馬血溶流在雪白的雪地上，紅白相映，份外怵目驚心，不忍卒睹！

七十二騎傷亡了十之七八，未死而受傷倒下的人與馬，在呻吟悲鳴，掙扎跳動，一時脫不了身，有些掙扎着脫出馬身的復壓，狼狽已極。

不過七十二騎終究是一枝戰鬥力極强，訓練有素，身歷百戰的一隊死士，沒有受傷或只受輕傷的，均三倆成羣，竄入林中，以樹木爲掩護，作垂死之鬥！

× × ×

箭雨一過，站在樹上的幪面白衣人立時紛紛從樹上躍下，悶聲不响，和僥倖未死的七十二騎激烈搏殺起來，有些白衣人則順手將受傷倒地的七十二騎中人，一刀殺了。

這是一場殘酷的屠殺，白衣人已壓倒優勢，羣攻死剩的十多個青衣騎士。

十多個青衣騎士全不將生死放在心上，人如瘋虎，全力拚殺，一下子給他們這拚命一擊，白衣人也付出了代價，慘叫着倒下了十多人。

不過力量太過懸殊了，白衣人就像地上林中的皚皚白雪，無窮無盡，不斷湧上，也是不要命地殺上，看樣子想將剩下的十多個青衣騎士全部消滅！

所謂蟻多咬死象，雙拳難敵四手，十多名青衣騎士雖然個個武功高强，勇悍不畏死，但在幾十個武功也不弱的幪面人圍攻下，雖是殺傷了不少白衣人，仍然被圍攻的那羣白衣人將他們一個個地擊倒了。

最後倒下的一名青衣騎士，徒手掌斃兩名白衣人後，才背心中劍，不情願地怒瞪着雙目倒在雪地上！

幪面白衣人雖是將七十二騎全數消滅了，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被垂死掙扎的十多名青衣騎士，殺傷了四五十人！

這慘烈的一戰，熊大爺悉心訓練出來，倚爲心腹右臂的七十二騎，全軍盡墨。

但這不能怪七十二騎，他們實已盡了全力，流盡最後一滴血！對得起熊大爺！

這一戰要不是敵人預先佈下如此周密，陰險惡毒的佈置埋伏，使七十二騎不戰而死傷大部份人馬，這一戰的結果，實難預料！

現場屍骸馬匹狼藉，鮮血染紅了林間白雪，猩紅刺目，有如一個大宰塲！

林中的幪面白衣人恐有遺漏，不放心地四處巡察一遍，對於認爲還未死的七十二騎騎士，照例一刀割下人頭，剎時間七十二騎有七十一顆人頭被割下，連掉落陷坑而死的也不例外，全部作了無頭之鬼。

這班人行事手段實在殘忍。

七十二騎就是七十二顆人頭，現在只得七十一顆，還有一顆在哪裏？

× × ×

還有一顆就在七十二騎的老大——李鍔脖子上，他是倖逃一死的唯一一騎！

就在幪面白衣人藏身樹上，利用落雪掩蔽身體，並乘機搖落樹上積雪和冰渣的刹那，李鍔已隨着雷莽一馬衝入樹林中，藉着樹木的掩護，避過了那陣箭雨，和雷莽策馬直往深處衝去。

他們不是拋下七十二騎不理，而是自顧不暇，同時他們也相信七十二騎的能力，當前最緊要是先避開敵人預先佈下的陷阱，衝出羅網，才能自保和有能力搏殺。

兩人策馬衝入林樹中不到二十丈，就有十多個幪面白衣人從天而降，一下子將他兩人圍起來，李鍔在猝不及防下，一下子被從樹上躍下的幪面白衣人一刀將馬砍倒，一縱身，跳落地上，抽出背上斬馬刀，和攻上來的七八名白衣人搏殺起來。

雷莽騎在馬上，一條豹尾鞭如靈蛇般纏掃圍攻他的六名白衣人。

李鍔斬馬刀在手，心恨這般人如此陰險毒辣，發了狠勁，斬馬刀刀光如雪，快如電閃，一刀活劈了正面仗劍攻來的兩個白衣人。

其餘白衣人皆被他這狠厲一擊嚇得一窒，李鍔斬馬刀一閃，又一名白衣人被攔腰斬爲兩截！其餘白衣人一窒之後，立時又拚命撲上，雪插，長刀，大砍刀一齊往李鍔身上招呼。

李鍔斬馬刀帶起一溜耀目白光，身形一轉，攻上來的白衣人被他一刀蕩開。

雷莽馬上功夫極好，一條豹尾鞭更是使得出神入化，盡管六名白衣人身手不弱，在一個照面下，仍有兩人被他鞭尾所鞭傷！

白衣人悍不畏死，一退又上，四個躍起，長槍與大刀向他身上要害搠砍而到，另一人長刀疾斬馬首，一人貼地，手中刀疾削馬足！

雷莽怪吼一聲，一夾馬腹，手中韁繩一提，同時右手豹尾鞭一掄，舞起一團光影，護住全身，坐下馬被他一夾一提，嘶一聲猛然騰空跳起，疾往側衝了出去，不但避過了削向馬足的長刀，更衝出了六人的合圍。

並且藉着馬衝之勢，一鞭抽在斬向馬首的白衣人頭上，血光迸現，慘叫响起，白衣人一顆大好頭顱，竟被雷莽一鞭抽裂，身軀飛起，摔在丈外，寂然不動，只有流出的血將潔白的雪染紅了。

抬眼望一下前面林中雪道上的情景，簡直令他不忍睹，他知道大勢已去，再纏鬥下去，不難連自己也死在這裏，永遠出不了這林子，一鞭抽向了再度攻上的五名白衣人，口裏喝道：「李鍔，快走！」

（以下轉入第62頁）

俠義中篇連載故事

玉笛雙英（三）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上官子彤受石鈺夫婦之托，將其子石中英帶離萬柳山莊，準備是夜與羅浮三煞邀來羣賊決一死戰。上官子彤帶着石中英來至一處客店投宿，便將此次帶他離家的實情告知，石中英心懸父母安危，即懇上官子彤雇人快馬往六盤探聽消息。豈知探馬未回，却見兩名賊人也來此投宿，上官子彤與石中英從這兩賊頭談中，得知石鈺夫婦已遇害，石中英悲憤塡胸，意欲爲親報仇，但爲上官子彤勸阻，始强忍怒火。是夜，聞兩賊鼾聲大作，石中英乃躡入賊人臥室，手刃兩賊，及至回到室內，上官子彤已將行李整好，一見石中英，便即催他立即棄馬徒步起程。於是叔侄二人翻山越嶺，連夜急奔，但吳濤等賊已追踪而至……

絕頂煉神功　金石初盟聯二小
名樓聞夜笛　江湖劇鬥起三湘

清虛道長怕惹俗人驚擾，故命那雕飛得極高，天風自是強烈，但中英此刻因靈藥之助，本身功力，奚止倍增，已無所懼，反而俯視足下向後電逝的山川，偎在自己舅父而兼恩師的清虛道長懷中，不住地掩口避風。

他問東問西，一派的天眞爛漫孺慕之態，倒把個古井不波的清虛道長，心頭攪起片片漣漪。

那神雕「玄靈」，乃仙府奇種，身負二人，似無所覺，兩翼風雲，瞬刻千里，轉眼之間，已入川境。

清虛道長所住棲雲古洞，在峨眉後山絕頂，漫說人跡，即鳥獸亦輕易難見，洞府甚是高大寬敞。

因清虛道長尚未能辟穀，一切黃精薯類等山糧及日常用物，均堆積頗多，洞外左側，即是一條飛瀑起源之處，水極甘洌，無匱飲用。

二人到後，清虛道長當即修書一封，詳述羅浮三煞六盤尋仇，石索兩氏滿門遭禍，及上官子彤救得中英，終南血戰等事，命神雕玄靈送往青城心如神尼之處，轉而對中英道：「你連日急痛辛勞，加上長途飛行，必甚疲困，可往後洞安寢，自明日起，便須下苦用功，須知五載光陰，一瞬即逝呢！」

中英實覺疲累，聞言便往後洞安睡，一覺醒來，已是清晨，微聞前洞人語之聲，穿好衣服走出一看。

首先入眼的，便是一個縞衣勝雪，清麗絕倫的少女，正是自己青梅竹馬的兒時伴侶索英珠。

她正侍立在一個滿頭皤然白髮的高年比丘身畔，不問可知，必是青城心如神尼無疑。

清虛道長說道：「英兒，這是你心如師伯，還不上前拜見。」

中英連忙拜倒，心如神尼示意令起，兩目微開，精芒電射，上下微一打量，點頭向清虛道長笑道：「果然明珠仙露，一對璧人，無怪前輩眞仙垂青有自呢！」

那索英珠自七歲隨師，便在青城深山學藝，今年一十四歲，從未與世俗接觸，心靈之間，一片純眞，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男女之別。

她走將過來，拉着中英雙手說道：「英哥哥！聽說你我爹娘，都被惡人害死，好不令人傷心！現在連師父也不要我了，你還肯像從前一樣，對我好不？」一面說話，一面大眼眶中，珠淚直往下滾。

把個中英弄得只有陪同墜淚，不知怎麼是好。

心如神尼笑叱道：「這妮子與你石家哥哥多年不見，怎麼一見就這樣纏人，你清虛師叔，玄門正宗，你能轉入峨眉門下，眞是緣福不淺，還戀我則甚。」說罷轉面對中英道：「貧尼塵緣已滿，即日閉關，三年之後，便自西歸，適才已與你師尊說好，英珠從此，亦轉入峨眉門下，你二人敵愾同仇，又是兩代世交，以後須要相親相愛，同下苦功，我聞你在終南遇合已多，九天兜率仙草，功能脫胎換骨，紫郢青索雙劍，更是仙府奇珍，貧尼別無所贈，聊以六十年揣摸所得的一套伏魔慧劍相傳，權當見面之禮吧！」

清虛道長接口道：「你心如師伯，伏魔慧劍一十九手，爲禪門絕學，冠冕武林，向爲不傳之秘，你所受已多，從此眞須戰戰兢兢，刻苦自礪，毋負我等厚望！」

中英大喜拜謝。

心如神尼當即起立，自桌上取過一柄墨劍，清虛道長與中英、英珠等，陪同走出洞外。

心如神尼即將自己所獨創精研的伏魔慧劍，自第一手「楊枝度厄」起，到第十九手「亂洒天花」止，逐式演練講解一遍，囑咐中英道：「這伏魔慧劍，共祇一十九手，不論分用合用，皆具莫大威力，你天資甚好，當已記住概要，如尚有疑問之處，英珠隨我七年，除般若神功，尚差火候之外，這套劍法，已得眞傳，可與她互相拆解參研，便可領會。」

說罷轉身向清虛道長道：「今日此會，到此爲止，相煩道長仙禽，再送貧尼一程吧。」

英珠隨師多年，備蒙疼愛，情如母女，心知一別便成永訣，不禁牽衣垂淚，竟撒起嬌來。

心如神尼笑撫她秀髮道：「得大解脫，方眞自在，珠兒何以這等癡迷，妳雖是道器，只怕他年『情關』二字，頗難勘破呢，再休如此，不要亂我禪心！」

這時神雕玄靈，已在低空盤飛，心如神尼衣袖微擺，轉身向清虛道長低眉合十，身形全未見動，便如憑虛御風一般，輕輕落向雕背，含笑而別。

英珠兀自對空垂淚，經中英幾番譬解，方才回到洞內。

清虛道長對二人道：「珠兒所練般若神功，與我先天太乙神功，殊途同歸，均爲釋道兩家，最高降魔功力，只須加功精進，不必改絃易轍，伏魔慧劍，威力無邊，更不必說，我另傳你二人一套精妙掌法，名爲正反陰陽三十六解，便已足够日後應用，中英休看巧服靈藥，你所紮根基，雖亦內家正宗，比你師妹却還差得甚遠，我今日便傳你先天太乙神功口訣，務須黽勉苦修，至於那兩儀眞氣，則係道家煉劍入門，你等此時學他還早，不必貪多致誤了。」

從此中英英珠二小，便在這峨眉絕頂，苦練絕藝，晃眼之間，五易寒暑，除第三年上，清虛道長親率二人，往青城恭送心如神尼西歸之外，閑來也祇調雕上下青冥爲戲，心無旁騖，進展自然神速，那正反陰陽三十六解，及伏魔慧劍，均已煉到精熟地步。

這日，清虛道長負手洞前，看二人煉功方畢，笑對二人道：「英兒用太乙神功，以柔力發掌，珠兒用般若神功，以剛力發掌，向你等左側七步以外那塊山石，試來我看。」

中英聞言，納氣凝神，右掌微揚，向那山石虛空一按，便見那石上現出一個掌印，極爲清晰，英珠却雙掌合十，猛往外翻，呼的一聲，掌風過處，一塊比磨盤還大的山石，竟被擊碎，四散飛出丈許。

清虛道長微微點頭道：「英兒石上印掌，中指最深，小指最淺，珠兒則碎石不均，飛濺遠近不一，均未能到爐火純青之境，但亦均有七成以上火候，闖蕩江湖，儘可去得，短短不到五年，有此成就，已慰我心，此時已是七月初旬，明日清晨，我便命玄靈送你等下山，可由三峽入鄂，再經湘赴粵，訪尋羅浮三煞，以雪父母深仇，並順路修積外功，但我一再諄諄相戒，除父母深仇以外，一切惡人，均須極力度化，非到萬不得已，或極惡難赦之人，切忌妄殺，至你等二人，青梅竹馬，世代至交，石索二氏香烟，尤需接續，今日由我作主，就此訂爲夫婦，親仇雪後，再行合巹，只是英兒前在終南所得仙示，愼勿輕忘，在塵寰之中，好自修爲，勿迷本性，到時我自再來接引便了。」

中英英珠這幾年來，耳鬢廝磨，愛苗已深，不過彼此均是一片純眞爛漫，毫無邪念。

現由師父作主，正以名份，中英自然喜極，英珠則畢竟女孩兒家，羞澀不已，低頭跑往後洞，收拾行囊去了。

無話則短，次日清晨，二人拭淚拜別

師尊，乘雕飛去。

奉節，舊屬夔州府治，扼三峽西口，城東十三里，江岸峯壁半腰，有白帝城，即蜀漢先主托孤之處，亦為歷來遊客登臨憑弔之所，俯視足下，激湍奔騰，順流而東，一過夔門，便入三峽。

三峽係自奉節至巫山為瞿唐峽，巫山至巴東為巫峽，巴東至宜昌為西陵峽，其中以西陵峽最長，瞿唐峽最險，巫峽景色最佳，巫山十二峯等，飄渺雲烟，儼若仙境。

這日白帝城頭，來了一雙少年男女，均在二十左右，神采飛揚，白衣佩劍，人品俊拔已極。

那少年凭欄遠眺，對少女說道：「珠妹，你看這萬里長江，滔滔東去，浪花捲處，不知淘盡古今天下多少英雄，即以諸葛武侯而論，白帝托孤，兩朝開濟，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前後出師兩表更是耿耿精忠，傳誦千古，到頭來還不是五丈原頭，大星一墜，空留廟貌而已，何如大道丹成，駐顏不老，仗掌中三尺青鋒，永剷人間不平之事，報仇事了，師父再加接引之時，我也不像他老人家，企求什麼金仙位業，但能與珠妹你，如終南仙示所云：『葛鮑齊修，遨翔碧落。』石中英于願足矣！」

說罷朗聲長笑，笑聲未畢，二人同有警覺，倏地回身，只見十數步外，站定一個老年乞丐。

那乞丐不防二人這等靈警，亦覺一愕，旋即哈哈笑道：「兩位小施主，怎麼稱呼？十步以外，落葉飛花，竟能驚覺，內家功力，分明已達上乘，我這窮花郎，可能高攀數語否？」

中英見那乞丐，衣着雖甚破舊，却吐屬清雅，滿面正氣，兩眼神光充足，連忙一禮到地恭身答道：「晚輩江湖末學石中英，與師妹索英珠，買舟赴鄂，偶游白帝，不想驚動前輩，尚乞見諒，未知前輩高名，亦可見告不能？」

那老丐也莊容拱手答道：「石小俠過以謙光，老朽侯震，江湖人送外號巧手魯班；適才遙見賢師兄妹，凭欄後影，飄逸如仙，正想趨前領教，已擾雅興，此刻得瞻豐采，霽月光風，果然人間祥麟威鳳，老朽奔走江湖數十年，尚未曾見過賢師兄妹這般根器人物，尊師想是那位世外高人了？」

中英聽是侯震，知他與父母有交，奪魄冷光珠即其所贈，遂重又施禮，改稱世伯，並將六盤之事，敍述一遍，只隱起清虛道長一節，僅說武功除幼承家學外，係隨上官子彤所練。

聽得個巧手魯班侯震，不住扼腕咨嗟，凄然說道：「此事老朽近二年來，方聽有人提起，細加追問，却又諱莫如深，無從探悉詳情，此刻始知係羅浮三煞率衆所為，老朽身受令先堂深恩，今後賢侄等報仇之事，須許老侄稍效馳驅，以仰酬令先堂厚德於萬一呢！」

中英心知侯震功力甚高，江湖經驗，又極老到，是個絕好的幫手，忙又拜謝。

侯震道：「賢侄等幸遇老朽，不然百粵之行，徒勞跋涉了。」

中英驚問，侯震笑道：「蜀漢先主，鼎足三分，英雄一世，留下白帝孤城這點雪泥鴻爪，已無可賞，此事說來話長，適聞賢侄買舟赴鄂，同往舟中，再作詳談如何？」

當下三人下峯，回到江邊，命舟子解纜放舟，順流而下，並整頓酒飯，侯震一杯在手，笑對中英說：「賢侄可知江湖中，近年出了一個蓋世魔頭麼？」

中英答道：「小侄等習藝深山，未聞世事，尚請世伯見告。」

侯震道：「雲南哀牢山中，近年出現一人，姓戚名子銘，本是滇南俠盜，後因在哀牢山中，巧得無數寶藏及『百骨玄經』一部，埋首廿年，煉成『九幽氣勁』，從此傲視江湖，所收兩徒，長名獨角鬼王尹慶，次名毒心陰掌雲涵，另外有一義女井若文。那毒心陰掌雲涵，在三人中，功力最高，外表瀟灑不凡，內心卻如其名，端的陰毒已極，戚子銘即受他蠱惑，竟在哀牢山中，創立白骨教，自號白骨神君，網羅天下綠林好手，如羅浮三煞，降龍羅漢等人，盡已為厚利所誘，遠赴雲南，受任該教護法聲勢，膨脹極速，各省大都設有分壇。春初，長安振興鏢局鏢師，護運紅貨一批，路過三湘，為白骨教君山分壇所刦，老鏢頭金刀無敵謝萬川，親自討鏢，被白骨教中第三代好手，亦即君山分壇主持，黑虎錢剛所傷，錢剛並且口出狂言：『振興這點鏢銀，根本看不在眼內，不過是哀牢白骨教門下，要想藉此瞻仰瞻仰中原武學而已。』這才激惱了老鏢頭隱居多年的師叔，湘江漁隱周洪，怒傳俠義束，約請當年友好，定于本年八月十五，拜會君山，風聞白骨教哀牢主壇中，亦好手盡出，雲集三湘，靜待中秋，這一場不啻江湖中正邪兩派初步決戰的龍爭虎鬥，即將開始，羅浮三煞，或者也會參與，我等雖未接請柬，但亦何妨一往，至少也可得悉賢侄仇家近況，再從長妥為計議報仇之事呢？」

中英自然應諾，侯震又道：「那白骨神君，本身功力之高，幾不可測，即門下弟子尹慶雲涵二人，白骨陰風掌力，及白骨陰燐砂暗器，亦均霸道陰惡已極，賢侄等若與相遇，千萬小心，不可輕敵，至於他那義女井若文，却是出自淤泥中的一枝青蓮，對于各種白骨邪功，一概不學，連白骨神君用緬鐵精英，為他師兄妹三人打造的白骨喪門劍，也不肯用，偏偏白骨神君對她鍾愛異常，絲毫不忍逼迫，因她性愛吹笛，另外傳她一套散花笛招，加上輕功絕倫，江湖共送美號『玉笛飛仙』，那白骨神君，也幸虧有此女在旁，時常規勸，才不致過份倒行逆施，這玉笛飛仙美艷已極，她二師兄毒心陰掌雲涵，對之垂涎已久，終因此女潔身自愛，無法下手，其人品就可想而知了。」

英珠聽至此處，不由對那玉笛飛仙井若文，頗生好感，笑對中英道：「英哥，聽侯世伯之言，我已極愛這位玉笛飛仙，他日若與相逢可不許你動手傷她，我要盡我之力勸使此女棄邪歸正呢！」

中英笑道：「珠妹說那裏話來，自下山以來，即已立志非遇父母之仇，及十惡不赦之徒，絕不輕開殺戒，何況如此敦品自愛呢？」

侯震聞言心想「這對師兄妹，看來真似天上仙童，根器絕佳，言談舉止，更是謙退沖夷，怎的此刻却又輕敵大言，那白骨神君門下兩男一女，恐目下俠義道中，一干老輩英雄，均難相敵，他們看來却似不值一擊，如此行事，前途豈不可慮。」不覺憂形於面。

中英英珠察言觀色已自會意，相顧一笑，也不對侯震說破。

此時江面益狹，峭壁夾立千仞，中間僅透一綫天光，小舟穿行於急流暗石中，委實令人神搖目眩，但舟中三人何等身手，那裏在意，反而把酒臨窗，豪情勝發。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首唐代詩仙，李青蓮的絕句，移作雙英及侯震之舟行寫照，簡直也恰當不過。

奔流急湍，如箭輕舟，十二巫山，瞬成夢境，這日舟過巴東，牛肝馬肺峽已然在望，侯震對雙英道：「前面就是崆嶺，川諺云『新灘洩灘不算灘，崆嶺才是鬼門關。』你我船頭一賞這造化之奇吧！」

三人步出船頭，只見此處江寬不過數丈，前面江心突出一塊礁石，三人均是神目，距離尚遠，業已看出石上隱約三個大字「對我來」，就這晃眼之間，小舟已如脫弦之箭一般，直向石上撞去。

英珠哎哎兩字，猶未出口，那小舟已順着急流，在距石邊數尺之處，倏地折轉，飄然而下，端的奇險已極。

侯震笑對英珠道：「賢侄女此時可知道那『對我來』三字之意義了麼？此處江流最急，礁石又多，共有一明兩暗，作品字形，正踞江心，江面又狹，行舟必須胆大心細，善使舵槳，順着水流，直對中心那塊矗立江面的礁石衝去，到石前不遠，自會折轉安然渡過，否則必會觸及左右兩處暗礁，弄得舟毀人亡，歷來在此失事者甚多，『鬼門關』之稱，實非故作驚人之語呢！」

峽行過此，已是坦途，西陵景色至佳，中秋之期，為時尚早，三人決意先遊武漢，命舟緩行，沿途觀賞，又過數日，武漢方才在望。

中英英珠及侯震棄舟登陸，時已黃昏，兩湖之地，本是魚米之鄉，這武漢三鎮，尤其富庶，街道寬整，行人商賈，攘往熙來，極其熱鬧，三人腹中，均覺飢餓，見前面不遠一家「醉仙樓」店招，迎風擺動，遂同入就飲。

三人剛進店門，便見自樓上走下一個青衫少年，生得鼻如懸胆，目若朗星，俊逸已極，較之中英，除英挺之氣畧遜外，竟不多讓，彼此惺惺相惜，不禁對望了幾眼，青衫少年雙頰突泛紅雲，足下加快，與三人擦身而過。

中英見那少年上身全然不動，足下步履，宛如流水行雲，就這眨眼已經走出數丈，笑對侯震道：「侯世伯，你看這少年如此美秀，只是稍嫌微帶脂粉之氣，並還似身負絕頂武功，世伯江湖中經多見廣，可能看出此人來歷麼？」

侯震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塵世新人換舊人，此少年雖尚不能與賢侄及賢侄女等，相提並論，但已如松風水月，丰標極其清華，便剛才那幾步疾行，也頗似失傳已久的絕頂輕功『凌虛步』法！老朽枉自癡長，此人路數，竟忖度不出。但看他滿面正氣，則決非邪道中人，似可斷言的了。」

店家安排酒食，招待甚是殷勤，雙英久作山居，口腹素來清淡，舟中飲食，亦甚不便，這一頓簡直大快朶頤，吃得愜意已極。

飯罷會帳，店小二見所賞甚多，滿口稱謝，向侯震搭訕說道：「你家想是過路旅客，今天月亮正圓，黃鶴樓夜景，再好不過，你家要去賞月的話，渡船就在前面坡下。」

英珠首先贊好，遂如店小二之言，雇船直放武昌。

那黃鶴樓就建立在江邊磯石之上，高有三層，相傳古先人在此乘黃鶴仙去，面臨江渚，形勢絕佳，為武漢有名勝地，滿壁盡是歷來騷人墨客，所登臨題詠詩句。

三人上達層樓，凭欄四眺，千頃烟波，盡收眼底，頭上則是蒼冥萬里，一碧無際，祇一輪明月，高掛斜空，除略有幾顆疏星，在旁輝映點綴之外，竟無半點雲翳。皓魄流光，素影沉壁，遠處江天幾成一色，偶而疾風激水，浪花飛舞，灑雪噴珠，更是壯觀。

三人方在心曠神怡，突然一縷笛聲，自江面隨風送到，初聽之際宛如鸞鳳和鳴，水流花放，清吹細細，甚為娛耳，似覺風和日麗，柳暗花明，美景無邊，天地清曠，心頭不由清平寧靜，安樂自然已極。

少頃，笛音忽變，其聲漸細，先添出好些抑揚幽咽之聲，如泣如訴，又恍如思婦離人，所期不見，窮途悵望，腸斷天涯，說不盡的淒涼苦況，簡直令人魂消意沮，無限傷心，英珠竟自為之掉下淚來。

中英嘆道：「音樂感人，一至於此，這吹笛之人，定為高士，我等循聲一訪，看能識荊不能？」

三人下樓，走到江邊，聽那笛聲，係來自江中一隻畫舫之上，此刻餘音猶自嫋嫋。

當下雇了一條小船，搖至近前，月光之下，已然看出，那凭欄吹笛之人，正是酒樓所遇青衣少年。中英更是大喜，拱手朗聲說道：「這位兄台，握笛臨風，雅人深致，在下等仰慕已極，可許登舟一識尊顏否？」

那少年聞聲回顧，也已認出三人，遂停吹玉笛，走向船頭，抱拳笑道：「小弟因這天中明月，與江上清風，頗能蕩滌煩俗，一時興起，致令下里巴人之曲，見污尊耳，既承不棄，便請移玉何如？」

三人相繼上得畫舫，施禮互通名姓，少年自稱姓狄名玉，是個舊家子弟，略通武學，師承派別，却未明言，因係初交，也不便深問，但從言談之間，彷彿此人文事武功，均有極高見解，人品溫潤如玉，神態又甚謙沖，彼此均覺投機已極，相見恨晚。

狄玉舉茗讓客，目光閃如巖電，在中英及英珠腰間所懸長劍上一掃，向三人笑道：「侯老前輩，名滿江湖，石兄賢師兄妹，看兩眼神光及腰間寶劍，分明也是內家絕頂高手，小弟風聞，江湖中將有一場浩刦，於下月中，在三湘應驗，斗胆相問

，三位俠蹤，可與此事有關否？」

侯震笑道：「我等萍踪無定，三湘之事，本無關連，但聞得江湖高手雲集，正想到時前往一開眼界，狄老弟難道亦有此雅興麼？」

狄玉答道：「晚輩對這些江湖兇殺之事，素極厭惡，何況晚輩已得確訊，白骨教主門下三大弟子，均已銜命東來，教中護法降龍羅漢法塵，與千臂神魔柳青，也均派出。振興鏢局所約之人，眼看必敗。侯老前輩等氣質，決難與白骨教門下相投，他們又多半性情兇暴殘忍，稍有睚眦，立成仇敵，何必往這是非場中，淌趟渾水呢？」

英珠接口笑道：「我們本與兩家均無瓜葛，只想看看熱鬧，誰也不幫。但倘若果如狄兄所言，那千臂神魔與降龍賊禿也到三湘時，白骨教就不免自找晦氣了。」

狄玉聞言，劍眉微往上聳，兩眼頓發神光，但旋又漸漸平息，心想這妮子眞個不識好歹，憑你三人，雖然看去武功甚高，但若想與江湖聞名喪胆的白骨雙凶爲敵，恐還差得很遠，自己非常愛惜他們，善言相勸，怎的如此高傲，目中無人，倒要試試你們，究竟有何驚人絕學。

想至此處，狄玉依然滿面含笑道：「索女俠快人快語，行俠江湖，濟弱扶傾，本來不應該畏懼什麼艱難險阻，狄玉一時失言，借茶當酒，奉敬三位每人一杯，聊表歉意如何？」

說罷，雙眉軒動，目光電射，起立擎壺，足下不丁不八，暗合子午，先向侯震示敬。

侯震突然見這狄玉，竟要暗較功力，知是英珠出語過傲所致，此人氣宇神情，決非弱手，那敢待慢，雙手捧盃，站起身形笑道：「狄老弟金玉良言，我等至感，但因還有些難言之隱，三湘之行，非去不可，並非故拂老弟好意呢！」

狄玉微微含笑，單手持壺，壺嘴與侯震所捧盃口，才一相搭，侯震便覺重有千鈞，心中一懍，慌忙運足功力，一杯茶倒滿，狄玉還是神色自若，侯震卻已鬢角之間，微微見汗。

英珠卻是望着狄玉好笑，狄玉心中更是有氣，這第二杯茶，本來應該先敬中英，他卻掉過頭來，向英珠笑道：「索女俠爽直純眞，小弟最爲心折，我先敬你一杯如何？」

這時中英已知英珠成心逗弄狄玉，侯震卻已吃過苦頭，見狄玉雖然臉帶笑容，卻又微含不快之色，知他下手必然更重，不禁有苦難言，暗暗提心吊胆。

英珠何等冰雪聰明，對這狄玉，早起疑竇，見他這般神色，佯如不覺，只用左手食拇二指揑住杯身，起立相待。

狄玉不覺心頭火發，將壺一擧，正待加倍運用眞力，眼光突與英珠相接，只見她一雙妙目，澄澈無波，望着自己，嫣然微笑，好像心底隱秘，早被看破，人又美秀已極，不由把已發眞力，竟收回了幾成，右手持壺，緩緩下倒，等到壺口將與杯沿相觸，這才大吃一驚，不由兩片紅雲，飛上雙頰。

原來狄玉持壺下壓，英珠持杯之手，並未後退，但就這分寸之間，卻似隔了一層絕大的無形阻力，任你狄玉用足內功，那壺嘴竟自無法與杯口相接。

這原是一刹那間之事，侯震還未看出就裏，中英覺得狄玉原是番好意，恐他羞惱，哈哈一笑，站起身形，將英珠一拉道：「珠妹你看那隻水鳥，毛羽極爲好看，待我捉來送你吧！」

狄玉知道他借題爲自己解圍，心甚感激，但聽他要捉水鳥，不由往牕外一看，果有一隻毛羽黑白相間的水鳥，在離船六七尺處，掠水盤飛。

心想除這畫舫之外，四圍環水，毫無借力落脚之處，倒要看你這鳥怎生捉法。

英珠亦知中英要在不傷和氣之下，略炫武功，遂即贊好，並逼着中英，立刻動手。

中英微笑起立，走向船牕，對侯震及狄玉，道聲「獻醜」，挽起衣袖，雙掌一翻，朝那水鳥，虛空一抓，再往回帶，便見那隻水鳥，竟似有物牽引一般，霎時便自落在中英掌上，兩翼不住扇撲，卻是飛離不去。

這時不但侯震看了個目瞪口呆，狄玉也自心悅誠服，重又向中英英珠一揖到地道：「賢師兄妹，絕代高人，狄玉有眼無珠，班門弄斧，可笑已極，貴師門宗派，可能見告麼？」

中英掌手一收，水鳥刺空而遁，轉身方待答話，此時畫舫又已搖近黃鶴樓邊，突從樓上傳來一聲極爲凄厲的冷笑。

那黃鶴樓距江岸停舟之處，少說也還有數丈遠近，江面又微有波濤，那聲冷笑，竟自入耳清晰已極，分明是「傳音入密」的絕頂氣功，專對舟中之人而發。

狄玉聞聲，突然色變，雙眉一皺，向三人拱手說道：「狄玉得識高人，至爲榮幸，只是樂不可極，今日勝遊，就請從此別過，我已改計，君山之會，亦擬一遊，你我前途再圖良晤吧！」

三人見狄玉聞那聲冷笑後，神色極度不安，本來彼此已似極爲投機，突然又下逐客令，倒被他弄得忖度不透。

此時船已攏岸，侯震當先下船，雙英方待起身，狄玉突又輕聲說道：「少時可能有一黃衫少年，故意相擾，二位尤其是石兄，可說與小弟今日初交，以前素不相識，能够避免爭鬥樹此强仇最好，不然，萬一動手，兩位武功，小弟業已領教，或可制服此人，但他下手險損已極，暗器又極毒辣，必須特別注意他那隻左手，與腰下魚皮口袋才好，總之，此事全因小弟而起，歉仄已深，容俟前途相見！再容詳談謝罪吧！」

中英聽他這一番無頭無腦的話，不由更覺茫然，英珠卻早見慧心，已有幾分照料，一拉中英，雙雙向狄玉作別下船，與侯震就在附近，找了一家旅店安歇。

三人要了兩間上房，侯震與中英一間，英珠獨自一間，略身盥洗，已近子夜，方待分別歸房就寢，對房瓦上，極輕一響，又是一聲適才在黃鶴樓前所聞冷笑，還有一縷極低極細，但亦令人聽得極淸的語音道：「室內朋友聽眞，請往黃鶴樓後一會。」說罷便自寂然。

中英對侯震英珠言道：「想來此即狄玉所說之人，聽他凝煉語音功力，確是不

凡，少時眞還不可輕敵呢！」

三人到達黃鶴樓後，遊人已杳，素月流天，清影在地，果然一個身着黃衫的少年，在樓後空地，負手徘徊。

侯震當先，微一打量那少年，約有廿五六歲，亦頗俊美，只是眉宇之間，隱含陰毒之氣，目光銳利如刀，缺少中英與狄玉那種雍容溫潤的氣質。

侯震連朝所遇，已知自己這江湖大俠，實在是徒托虛名，一身所學，眞不足與這般後起俊彥，一較長短，那裏還敢小視這黃衫少年，抱拳含笑道：「旅店之中，辱蒙寵召，俠駕上姓高名，有何見教？」

黃衫少年從鼻孔內冷笑一聲道：「你大概就是什麼巧手魯班侯震，我找的不是你，叫那姓石的上前答話，名姓不說還好，不然你們就死得快了！」昂首向天，滿面不屑之色，神情簡直倨傲已極。

老俠侯震，一派謙光却招來這番不遜，涵養再好，也覺按納不住這口惡氣，也自一聲冷笑道：「我侯震行年六十，遍歷江湖，還未見過閣下這樣無禮匹夫，侯震今夜，寧教人亡，也要見識見識閣下有何驚人絕學。」

黃衫少年兩眼一翻說道：「你眞要找死？」

侯震怒極，正待動手，英珠伸手將他拉住道：「侯世伯，這等毛賊，那裏值得你老人家動手，讓我中英師哥，隨便幾招，就打發他到閻羅殿去了，你道他什麼變的，我們還不知道麼？」

說罷轉向黃衫少年道：「你大概就是什麼哀牢妖孽，白骨神君門下，最爲萬惡的毒心陰掌雲涵了，你此來用意，我也猜出，大概是不讓我石師哥，和那狄玉親近，是也不是？告訴你，那狄玉人品極佳，比你高明，何止百倍，休說我石師哥便我也和他十分投緣，這個朋友是交定了，你休要不服，那白骨老妖，在你們眼中儼如神聖，我等看來，却是草芥不如，你若不信儘管把你腰中所盤的白骨斷魂劍，魚皮袋中的白骨陰燐砂，和什麼白骨陰風掌等，看門本領，全都施展出來，看看可能傷得我們半根毫髮，不如聽我良言相勸，屠刀放下，即早回頭，再若痴迷，任憑你一身白骨邪功，轉瞬之間，管教你歸根還原，化爲一堆皚然白骨。」

侯震一聽，暗中出汗，暗道：「不想這黃衫少年，竟是江湖中最難惹的白骨雙兇毒心陰掌，自己那是敵手，英珠這一番話，不但替自己圓住場面，並且極其苛薄，罵得個毒心陰掌雲涵，空自目射兇光，無法返口，只是英珠初涉江湖，自白帝城相遇起即一步未離，這雲涵自己尚未會過，他却如何認得，委實令人費解，再者自己連日已覺出雙英武功奇高，決非上官子彤所傳，對自己必尚言有未盡，但若像所云，必勝雲涵，尚難相信，少時這場面眞不知如何收拾呢？」

不提侯震自思自想，那毒心陰掌雲涵，已自陰惻惻的道：「賤婢休要口出猖狂，稍時你雲二大爺，叫你想死都難……」

話方至此，中英那裏容他出言侮辱自己心頭愛寵，知道此人武功極高，自己自得墨劍，尚未用過，正好拿他試手，嗆啷一聲，一陣龍吟，紫郢墨劍，已自出鞘，向毒心陰掌雲涵說道：「空言無益，聞得足下，白骨喪門劍蓋世無雙，在下討教幾手不傳絕學！」

雲涵聽中英墨劍出鞘之聲有異，注目一看，却如一段烏鐵，不由冷笑一聲道：「我那白骨寶劍係緬鋼百煉，斷鐵如泥，就憑你這段烏鐵，也配相敵？你雲二太爺，就空手教訓你幾招便了。」

說罷身形一晃，眞快如石火電光，向中英迎面便是一掌。中英那肯容他這等狂妄，卓立當地，眼看掌到，不躲不架，左掌一翻，當胸微吐。

雲涵又覺一股絕大潛力，迎面撞到，那還顧得傷敵，招勢一收，眞氣猛提，「細胸巧翻雲」，向後倒翻起三丈多高，還怕敵人乘勢追擊，兩腿一拳一蹬，身形再一轉側，又往左斜飛兩丈，身法端的靈妙已極。

雲涵身形落地，轉面一看，中英仍在原地，動都未動，向他微微一笑道：「請亮劍動手。」

雲涵不覺羞惱成怒，探手腰間，一柄其軟如綿的奇形長劍，應手而出，手握劍柄，長劍便如一條軟鞭，拖在地上，眼望中英，也自說了聲「請」。

高手過招，一動便知深淺，雲涵這時已自收斂初時那種狂妄之態，抱元守一，氣達四梢，手起處，一柄軟鋼長劍，竟自堅挺，「長蛇出洞」，疾刺中英前胸，招勢剛發，突又回收，左手二指，如疾電翻風，已點向中英脅下。

中英身形微轉，避開來勢，掌中墨劍一立，截向雲涵左腕，雲涵一招走空，左腕一沉，就勢化成「玄鳥劃沙」，駢掌削向中英股際。

中英欺前一步，走向雲涵左側，方待還招，雲涵身形眞快，已自翻轉，掌中白骨喪門劍「玉帶環腰」，劍挾驚風又已遞到。中英看到這毒心陰掌雲涵，果然名不虛傳，左掌右劍，迴環運用，招勢詭異已極，且係專向致命之處下手，不由興起，仰天一嘯，把家傳三環套月和奇門劍法，揉合運用，他此時功力，遠勝父母當年，剎那之間，劍氣瀰空，風雷併起。

毒心陰掌雲涵，此刻一套哀牢秘傳喪門十三劍，也自使了個風雨不透，左手更忽掌忽指，蹈瑕乘隙，與中英竟自打了個難解難分。

雲涵一面動手，一面暗想，這一雙少年男女，不知是何來歷，竟有如此功力，僅這姓石的一人，看情形自己就未必能佔上風，何況侯震與那少女還未動手，不如倚仗寶劍，削斷對方兵刃，稍爲交代兩句，借此下場，等找到大師兄獨角鬼王尹慶，及降龍羅漢等，再和他們相拚，免得眼前衆寡不敵吃虧。中英見他眼珠亂動，手中兵刃，儘找機會，與自己墨劍相碰，早知就裏，心中暗笑，這厮簡直螳臂當車，讓他上個大當也好。

遂賣個破綻，手中劍招略慢，雲涵一見有機可乘，手中白骨喪門劍，往上橫撩，只聽一陣金鐵交鳴，兵刃斷折之聲，雲涵往外一躍，身在半空，一聲哈哈猶未出口，面容倏變，兇睛一瞪，手中半截白骨喪門劍竟當作暗器，擲向中英。

（本文轉入第壹壹壹頁）

藏珠樓

精選短篇武俠故事

醉仙樓主・文
盧　令・圖

貪緣識五老

火龍之珠

大馬金刀，杯盤狼藉，吃完了還不走，這個人的確有點怪，你知不知道他是誰，誰也不知道。

因爲……這祇是一家酒館，太白館，因爲李太白喜歡吃酒，酒館也用上了太白名字，這家酒館很大，這個吃酒的人個子也很大，是個道道地地的關西大漢，最奇怪的是一臉亂腮鬍子還透着棕色，兩隻碧色的眼睛像一池秋水，形像威猛而目透精光，看樣子，這人尚有一身很好的武功。

酒也完了，菜也光了，他爲什麼還不走，是腰中無錢付賬，還是……

噹！地一聲報君知，有一個身穿天青花袍的算命先生走進了太白館，走江湖的人總是隨着脚尖轉，這並不怪，怪就怪在他那狹長的面頰上生滿了青春刺，還留着三羊鬍。青春刺本來是年青人的玩意兒，這位算命的至少已有七十開外了居然還有青春刺，看來這老像伙生命力可強得很。

他一進門便叫：「卜卦，算命，看氣色，推流年，化費不多，管保你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噹！地又是一聲報君知，這聲音聽起來好清，好脆，大概這一面報君知，還不是普通金屬製成。

那個關西大漢原是大馬金刀的當門一張桌子上端坐，乾咳一聲說：「先生請過來坐。」

獲贈火龍珠

算命的瞇着眼一笑說：「這位爺台，你要問什麼事情？」

那個關西大漢道：「算算這桌酒，有誰會來給我付賬。」

算命的一愣，天下竟然會有這種事，酒吃完了沒錢付賬，居然還要算算，既沒有錢付酒賬，又那來的錢給算命的，他仍是坐下來說：「算這種卦，我今生尚是第一次遇到。」

「你不算？」

「不是不算，我不能算。」

「却是爲何？」

「萬一無人替你付酒賬，我這算卦的錢向誰去拿。」

關西大漢一愣，此際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道：「沒關係，不管有沒有人替他付賬，這卜卦的銀子由我來給你。」

算命的循聲看去，見隣桌上坐着一個一身綠的大姑娘，柳葉眉，杏子眼，櫻桃小口，美極了，也媚極了，他一笑說：「有姑娘這句話，老朽我放心了，這位爺台，你報個數吧？」

關西大漢道：「三十九。」

算命先生屈指一算說：「世爻居陽帶金臨白虎之位，應爻居陰帶土臨朱雀之位，土可生金，今天有人替你付賬。」

關西大漢道：「你知道是什麼樣的人色？」

算命的道：「應爻屬陰，必爲婦女之輩，上卦爲兌，乃少女之象，朱雀臨應爻

，這少女不但生得小巧玲瓏，而且咽喉婉轉，甜美絕倫，人很美，輕功也很好。」

「何以見得？」

「因應爻臨朱雀，朱雀好飛之故，只是可惜……」

「可惜什麼？」

「應爻屬辰，世爻屬酉，辰酉二支原本相合，却嫌自帶刑尅，近日之內，不獨你自己要小心，就是給你付賬的那位姑娘也要小心啊。」

綠衣少女咯咯嬌笑起來說：「好準的卦！」白光一閃，一錠五兩重的銀子，向算命的劈面飛來。

算命的大叫：「了不得啦，打死人啦。」右手一擋，那銀子竟跑到他的衣袖中去了。

綠衣少女道：「眞人不露相，露相不眞人，夥計給這位爺台算賬。」

店夥手持算盤，劈劈啪啪的敲了一陣說：「不多不少，紋銀三十二兩。」

那年頭三兩銀子可以辦一桌酒席，這個關西大漢一口氣居然吃了三十二兩銀子，不知道他吃的是什麼？

綠衣少女拿出一小錠黃金說：「够子麼？」

店夥說：「有多不少。」

綠衣少女道：「多了就做些酒菜請這位算命先生。」

算命的瞇着眼一笑道：「謝啦。」

綠衣少女轉頭向那關西大漢道：「這位爺台貴姓。」

大漢道：「敝姓關。」

「是來自關西。」

「不錯！」

「關西有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不知閣下可知道？」

「什麼人？」

「關刀關勝。」

那個大漢向她看了一眼，站起來向酒館外面便跑。

綠衣少女咯咯一笑，也隨之追出去。

算命先生眼看兩人出去，却拍桌子大叫：「拿酒來，拿菜來。」

四碟子菜及一壺酒，算命的吃得好開心，這時太白館的門口黑影一閃，走進一個人來，此人身着青袍，左手串鈴，右手虎撐，肩背着藥箱，看年紀俱在六十開外，一進門便將串鈴搖得叮叮噹噹的響，口中大叫道：「專醫疑難雜症，莫不着手回春，醫好了紋銀一百兩，醫不好紋銀五十兩，醫死了祇取紋銀二十兩。」

算命的一聽愕住了，這是什麼話，把人醫死了還要收錢，當眞是死要錢了。

忽地有人一聲大喝說：「那老小子，你可來給俺醫上一醫，醫好了，我給你兩百兩。」

講話的人是個粗黑壯漢，三十上下的年紀，生得虎背熊腰，滿身抖得下來的精神。

走方郎中一笑說：「看你，不像個生病的樣子，你有什麼病要我醫？」

黑漢叫道：「生病還要有樣子麼，我找你醫的當然是怪病。」

走方郎中放下藥箱，向黑漢的桌子上一坐說：「說吧，是什麼怪病？」

黑漢叫道：「我不會生孩子。」

生孩子本來是女人的事情，普天之下，那有男人會生孩子的，此語一出，引起了滿堂食客的大笑，連算命先生也笑了。

走方郎中說道：「是誰說你不會生孩子？」

黑漢道：「是我那老婆娘說的，她說我不會生孩子，她必需要找另一個男人睡覺，才能爲我生一個孩子下來。」食客們又笑了起來。

走方郎中忍着笑說：「你們成親有多久了。」

「三年啦！」

「這三年當中你們可曾在一個床上睡過覺。」

「她是我的老婆娘，當然要陪我睡覺，不過她都睡在我的脚底下。」

「你們從來沒有在一頭睡過？」

「沒有。」

走方郎中笑笑，說道：「這個病好醫，你回去跟你老婆娘在一頭睡，就可以生孩子了。」

「不行啊，我老婆娘不讓我跟她在一頭睡。」

「爲什麼？」

「說我太傻，太粗，太臭，太黑。」

這倒是實情，這個漢子的確是粗黑得可以。

「她既是那樣嫌你，爲什麼還要嫁給你？」

「她說我笨得像一條牛，忠厚得像一條狗，蠢得像一條豬，可以種田耕地，可以看門守家，必要時還可以吃。」

此語一出，酒館中的人又大笑起來，這明明是他的老婆娘在利用他。

走方郎中皺着眉道：「如此說來這個病就比較難醫了。」

此際那算命先生放下酒杯道：「那你老婆娘叫什麼名字？」

黑漢道：「我那老婆娘叫何月姑，她還有一個外號，叫什麼觀音來着？」

算命先生道：「叫毒觀音何月姑。」

黑漢拍桌叫道：「對啊，你既知道我老婆娘的名字，你一定會醫我的病了。」

算命先生笑道：「這不是你有病，是你老婆娘有病。」

黑漢叫道：「是我老婆娘有病，那你就替我老婆娘去醫去。」

算命的點點頭，起身與黑漢一齊走出了太白館。

一個算命先生，竟然會搶了走方郎中的生意，簡直是天下奇聞，但這件事畢竟是發生了。

走方郎中苦笑搖搖頭，一搖串鈴，發出叮叮噹噹的一陣大响說：「專醫奇難雜症，莫不着手回春，醫好了紋銀一百兩，醫不好紋銀五十兩，醫死了收紋銀二十兩，兩折大優待。」

此際從店門外走進一個頭戴竹笠，身披簑衣的老漁夫，左手竹籃，右手釣桿，走進來說：「郎中先生，你替我這條魚治治病。」

好大的一條金色鯉魚，尚在微微動彈，怕不有十斤左右。

郎中一見便叫：「夥計，將這條魚送到厨下去燒來下酒。」

夥計眞的拿去了，老漁夫大叫：「我

讓你替我這條魚治治病，你怎地拿去吃了呢？」

郎中一笑道：「我不但要吃你這條魚，還要向你要二十兩紋銀。」

漁夫聽得一愣說：「爲什麼？」

郎中道：「我是有言在先，醫死了兩折優待，祇收紋銀二十兩。」

此際有人拍手笑道：「妙啊，這種醫病的方式我也會。」

漁夫大叫道：「反了，反了，我這條金色鯉魚，好不容易在潯陽江口釣上來，你可得賠我的魚。」

郎中道：「不成，你得給我二十兩銀子。」

兩人正吵之間，忽見一個樵子，右手板斧，左手提着一小綑乾柴進來說：「什麼事？」

兩人各說理由，樵子笑道：「你也不要賠魚，他也不要二十兩銀子，我有一個很好的的辦法，又使大家不傷和氣，而且還有酒有菜吃。」

郎中道：「什麼辦法？」

樵子道：「老漁夫有魚，我這裏有乾柴，你負責酒，咱們三人可以痛痛快快的吃他一塲。」

老漁夫拍手笑道：「妙妙，咱們這樣辦。」

樵子將乾柴送到廚房去了，不一會工夫，那魚已燒好，郎中向店家要了五斤燒刀子，一個漁夫，一個郎中，一個樵子，三人共坐一席，開懷暢飲。

門外傳來了一陣朗朗的書聲：

「滕王高閣臨江渚，翠鳳鳴鸞罷歌舞，晝棟彫樑南浦雲，暮雲席捲西山雨——層巒聳翠，上四重霄，飛角流丹，下臨無地……。」

進來一個文生秀士，一領白色長衫，手持摺扇，看年紀約在五十五六，雙目灼灼，神采飛揚，一進門之際，便向三人的桌子上一坐，本來漁夫，樵子，郎中，三人各居一面，現在這空着一面，剛好給他佔上。

漁夫道：「我們三人一個出魚，一個出柴，一個買酒，你是想白吃麼？」

文生秀士笑道：「小生無物可出，也祇有用唇齒效勞了。」邊講間，自動讓小二添了一份杯箸，便大嚼起來。

這道道地地的是四個怪人，彼此互不相識，竟然也一起吃得津津有味，他們不但在吃，而且還高談闊論，傍若無人，但他們眞的是不相識麼？

一個人大哭的走進了太白館，正是那去而復返的黑漢。

郎中一笑道：「那個黑漢，算命的不是給你老婆治病走了麼？怎地一個人哭着回來？」

外面又進來一個人，朗聲笑道：「他老婆娘跟和尙跑了，所以他就哭回來啦。」此人正是那個算命的。

郎中笑道：「這怎麼可能，和尙是不能有老婆的。」

黑漢罵道：「放屁，如果和尙沒有老婆，小和尙是從那裏來的。」

太白館中數十個酒客同時發出一聲大笑，此時一聲「阿彌陀佛」聲音宏亮，走進一個穿金黃色袈裟的胖大和尙來，手持一百零八顆唸珠，形像威猛絕倫。

走方郎中笑着道：「你說和尙有老婆，你不妨問問這個和尙，看看他有沒有老婆。」

黑漢眞的走了過去，劈頭就問：「喂，大和尙，你有老婆麼？」

和尙說道：「你的老婆也就是我的老婆。」

黑漢大喝道：「好啊，原來我的老婆是跟你跑了，還我的老婆來。」

和尙笑道：「你的老婆既巳跑了，那就巳經不是你的老婆了，我爲什麼要還給你。」

黑漢聽得一愣，他不知道這個道理對是不對，半天才道：「她在什麼地方？」

和尙道：「死了。」

「你爲什麼要殺死她？」

「因爲她先要毒死我。」

「她的外號本來就叫毒觀音，要毒死你也沒有什麼不對。」

「酒家的外號本來就是叫殺人魔，殺了她也沒有什麼不對。」

原來這個胖和尙正是聞名江湖的黑道中的巨梟，殺人魔悟空。

黑漢又愕住了，他此時巳經弄不清楚誰錯誰不錯。

算命的笑道：「死了死了，一死百了，還算什麼賬？」講完拿了一副杯箸，擠在那文生秀士的身邊，大吃大喝起來。

老漁夫說道：「又來了一個白吃白喝的。」

算命的笑道：「這就叫做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呀。」

黑漢楞了半晌才自言自語的道：「死了死了，一死百了，還有什麼賬好算的。夥計拿酒來。」他一個人獨居一桌，大吃起來，誰也不知道這傻小子心裏在想些什麼。

殺人魔悟空竟然在他的對面的桌子上坐下來，要了三斤牛肉一罎酒，也大吃大喝起來。

這個小鎭，本來就是南來北往的孔道，這個太白館本來就是龍蛇混雜的地方，什麼人色都有，一個野和尙吃幾塊牛肉，本來就算不得什麼，倒是那個老漁夫撫着肚子大嚷：「不好啦，我要拉屎。」身形一起，一溜烟的跑出了太白館，他這一走，接着樵子說：「我要撒尿！」

郎中說：「我要去採藥！」

算命的說：「我要去卜卦！」眨眼間，四個人都走了。剩下那個文生秀士朗聲吟道：「三杯通大道，一斗入自然，但得酒中趣，方爲醒者傳。」

哈哈大笑，人巳在笑聲中飄出了太白館，這五個人一走，那和尙與黑漢也先後的出了太白館。

× × ×

這是一遍茂密的森林，林中坐着五個人，樵子、漁夫、走方郎中、文生秀士、算命先生，這五個人在酒館相遇之時，好像彼此都不相識，但現在聽他們談話的語氣，不但是相識，而且還非常熟悉，原來這五人正是鍾山樵子于斧、長鈎漁夫公羊中、鐵口神斷卜長清、醫死人張桐、書呆子公無畏，這漁樵醫讀卜五人，並稱爲武林五老（見拙著俠骨柔情般若禪）。

鍾山樵子于斧道：「二十年前，我們在龍山風洞一會，取了千年寒玉劍，便宜了鍾無痕那小蹄子，這一次聚會，不知道又要做出什麼事來了。」

長鈎漁夫公羊中道：「這一次我想各位多半是爲了藏珠樓的事情而來吧。」

醫死人張桐道：「不錯，只是你們知道那藏珠樓到底在什麼地方，裏面所藏的又是什麼樣的珠子？」

書呆子公無畏道：「我祇風聞那藏珠樓就在這附近，但並不知道它確實的地方，當然更不知裏面所藏的是什麼珠子，但有一件事情却可以確定，有很多江湖人物爲了這顆珠子，都巳到了這附近，由此可見這當然不是一顆普通的珠子。」

鍾山樵子于斧道：「能够轟動江湖的珠子，當然是很名貴的珠子，但我們這次既是爲了這顆珠子而來，總得先知道這到底是一顆什麼樣子的珠子，當然更要知道那藏珠樓究竟座落在什麼地方。」

噹地一聲報君知，鐵口神斷卜長清笑道：「要不要本山人起上一課，算一算這一粒珠子的底細。」

書呆子公無畏笑道：「我們這五個老不死的在江湖上雖然薄有聲譽，但始終未能在武功方面互相印證，到底是誰高誰低，不過要講到算命卜卦這一套，當然是要數你爲第一。」

長鈎漁夫公羊中笑道：「這話我也同意，你不妨就算算看，那藏珠樓到底在什麼地方？」

鐵口神斷卜長清，從袖中取出三枚金錢，愼重的搖了六次，起了一課，皺眉不語。

醫死人張桐道：「怎麼樣？」

卜長清道：「世爻巳火化酉金，火逼金行，離火爲南方，酉金爲西方，此樓必位西南之地，應爻亥水化卯木，亥水爲北方，卯木爲東方，此樓朝向必爲東北。」

公無畏又問道：「離開我們脚下有多遠？」

卜長清道：「巳火在地支數爲六，目下是寅月子日，月生日尅，爻氣平平，當在六里之外。」

于斧道：「你再算算看，那樓中藏的是什麼珠子？」

卜長清道：「起卦爲離，離爲火，火不空則不明，故此珠不但中空，而且純火煅煉，光華暴射。」

公羊中道：「世上有什麼珠子會純火煅煉，而且中空？」

張桐也道：「不知此珠有多大小？」

卜長清道：「按爻氣而言，此珠不大不小，而且是南方產物，性好流動，此必是火龍之珠。」

于斧驚道：「火龍之珠？龍珠之說，祇聽傳聞，有如神話，誰也沒有見過，難道世上眞有龍珠？」

卜長清道：「典籍記載，龍珠共分五種，爲水火木金土，這火龍之珠，性烈而好動，光華四射，配之可避陰寒毒瘴之氣，更可治一切陰寒之症，價值傾城，乃稀世之寶！」

公羊中道：「難怪有那麼多人欲得之而甘心，不知此寶屬何人所有？」

卜長清道：「巳火居離火之位，乃同類之象，因此持有此寶之人，亦必江湖中人也。」

張桐道：「不知此人長相如何，叫什麼名字？」

卜長清道：「巳火爲南方朱雀之位，此人體形小巧，語聲甜美，必是一個美貌的女子，因世爻位居巳火，故其姓名中必帶火也。」

公無畏道：「我想起來了，這西南方六里之外，有一座花園，佔地數十畝，園中樓台殿閣，畫棟彫樑，絃歌不絕，這座花園名叫明月園，聽說其間主人亦是一名女子，叫南瑩，大概就是這個地方了？」

卜長清道：「南方本位屬火，而瑩字又帶雙火，必是此處無疑了。」

于斧道：「不知此女爲人如何？」

卜長清道：「火性好炎上，此女必放蕩而不安於室，火性剛猛，此女必脾氣暴燥，肝火特旺，火燥必生濕，此女定好淫佚，絕非良家之女。」

公羊中大笑起來，說：「這樣就好辦了。」

張桐道：「怎麼好辦了？」

公羊中道：「我們此次之來，並非想得到此珠，而祇是防止此珠落於奸邪之手，而爲非作歹，如今這南瑩既非善良之輩，我們索性將此珠取出，另贈有緣之人，其不一舉而兩得？」

公無畏道：「不錯！只是不知誰才是有緣之人？」

卜長清道：「我今天在太白館中，倒遇上了個有緣之人。」

于斧道：「不知是什麼樣的人？」

卜長清道：「是一個雙十芳華的綠衣少女，不但人生得很秀氣，而且是舉止端莊，談吐風雅，武功也不錯。」

公無畏道：「不知那女孩子叫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

卜長清一笑道：「我尙未來得及問她，她巳與那個關西大漢一起走了。」

書呆子公無畏罵道：「這豈不是廢話麼？」

卜長清一笑道：「不廢話，她既巳到了這個地方，一定也是爲了那顆火龍之珠而來，因此我們早晚總會遇上的。」

醫死人張桐忽道：「對了，尙有一件事情我忘記了問你，那個黑漢的老婆子毒觀音何月姑，眞的是被那殺人魔悟空殺了嗎？」

卜長清苦笑道：「這個我未見着，不過我倒是希望這女人巳經被殺了。」

于斧道：「却是爲何？」

卜長清道：「因爲這個女人毒得很，不但會用毒，而且心也毒，有她在，反對我們取那粒珠子有很大的妨碍。」

張桐道：「不知道她爲什麼會嫁給那個黑漢。」

卜長清反問道：「你知道那黑漢是誰麼？」

張桐道：「是誰？」

卜長清道：「那個黑漢就是新進崛起江湖的傻蛋黑混沌，此人個性純樸，有一身橫練的功夫，全身刀槍不入，何月姑之所以嫁給他，可能與這粒珠子有關。」

公羊中道：「那她又爲什麼要跑？」

卜長清道：「那是因爲她遇到了殺人

魔悟空，悟空是黑道中的巨梟，本領要比傻蛋黑混沌高多了，她這是見異思遷。」

于斧罵道：「這種女人本來就是人盡可夫的女人。」

公無畏道：「但那悟空又爲什麼要殺了她？」

卜長清道：「悟空是不是眞的殺了她，此事尚未經證實，如果眞的殺了她，那悟空必是怕她爭奪那粒火龍之珠，如果沒有殺他，他這樣說，祇是讓那傻蛋絕了這條心思，不再去干擾他們的于飛之樂。」

長鈎漁夫公羊中點點頭道：「是有道理。」

卜長清道：「所以說這兩種情形皆有可能。」

鍾山樵子于斧道：「依你看那一樣的可能性較大？」

鐵口神斷卜長清道：「這就要看那殺人魔悟空的喜愛了，如果悟空重寶不重色，必然已經殺了毒觀音何月姑，如果他重色不重寶，那何月姑必然還沒有死。」

醫死人張桐道：「如果那悟空和尙色寶並重呢？」

卜長清道：「貪心不足，亦人之常情，但魚與熊掌難以兼得，他必需有所取捨才行。」

公無畏道：「不知那毒觀音何月姑生得怎麼樣？」

卜長清道：「美！美極了，如果不美，她這毒觀音的外號也就得不着了。」

張桐道：「却是爲何？」

卜長清道：「她之所以能得到這個外號，一半是仗着她用毒的技巧，另一半就是仗着她的美色，先以色迷人，再以毒蠱人，這就是她一貫作風。」

公羊中道：「如此說來，那悟空和尙留着她，不是等於自尋死路麼？」

卜長清道：「不錯，我知道那悟空和尙有兩大嗜好，第一是好殺，第二是好色，如果我猜得不錯，那悟空和尙如今是不是還存在着，那已經是很大的問題了。」

公無畏道：「你見過何月姑麼？」

卜長清朗聲一笑道：「當然，我跟你們不一樣，你們整天釣魚的釣魚，打樵的打樵，讀書的讀書，祇有我提着報君知，闖南到北，經過各路大小水陸碼頭，什麼人沒見過，說實在的，那何月姑的確是美若天仙，我老不死的第一次遇上她，就差一點給她迷上而毒死了。」

公羊中大笑起來說：「你這大把年紀，當眞是老而不死是爲賊了。」

卜長清苦笑道：「如果我眞是賊就好了，可惜我不是賊，所以未能偷上她。」

此語一出，那漁樵醫讀四老同聲大笑起來，要知道武林五老論年齡都已在百歲左右了，竟然會說出這種話來，怎不令人可笑呢。

他們在笑，別人也在笑，那是一連串銀鈴似的笑聲，笑起來如珠滾玉盤，是那樣的悠美，那樣的動人，隨着笑聲現出一個年輕女子，一身淡紅衣裙，蓮步姍姍，走進了樹林，也走到這五老的身邊。

她眨眨眼說：「你何必要做賊，我這不是送上門來了麼。」

來人正是那毒觀音何月姑。

卜長清忙大叫：「了不得啦，毒死人啦。」

何月姑嬌笑道：「你不是會算麼，算一算看，你們這五個老不死的今天會不會被我毒死。」

卜長清說道：「全部會死，一個也不留。」

公無畏道：「寧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能死在這樣一個嬌滴滴的美人手中，那當眞是死得其所了。」

公羊中道：「人生百年，難免一死，能夠死得香噴噴的，又何樂而不爲？」

張桐笑道：「這樣美的女人，就算她不毒死我，我同樣也會被她迷死，反正是一個死，到不如死得爽快一點。」

于斧道：「大丈夫生而何顧，死而無懼，死則死矣，但願能與這女娃娃結一個再生之緣。」

卜長清笑道：「對！本來我是很怕死，猶其是怕被人用毒藥毒死，但如今聽你們這一說，我倒也願意在那石榴裙下，眞箇消魂。」

毒觀音何月姑咯咯嬌笑起來，臉飛紅霞的說：「好！旣是你們五個老不死的都想死，那說不得，我祇有好好的成全你們一番了。」

素手一揮，打出一蓬粉紅色的烟霧。

何月姑衣着也是粉紅色的，所打出的烟霧也是粉紅色的，再加她面泛紅雲，眞如一樹桃花，嬌媚奪人。

卜長清道：「眞是可惜。」

于斧道：「可惜什麼？」

卜長清道：「最難消受美人恩，今天難得有這樣的好機會，可惜無酒助興。」

公羊中笑道：「怪只怪這個丫頭片子事先沒有告訴我們一聲。」

張桐笑道：「瞧啊！要不我們至少也要備十樣佳餚，兩罈美酒，樂其所哉。」

公無畏道：「這也叫魚與熊掌難以兼得啊。」

何月姑適才所打出的毒霧，乃是採集苗疆最厲害的一種瘴毒，叫桃花瘴，任你武功再高，嗅到此毒，便會立即昏死過去，而五老竟然能在這一遍瘴毒之中，談笑自若，絲毫未受影响，這倒使毒觀音大吃一驚。

何月姑叫道：「你們這五個老不死的當眞是難死得很。」

卜長清道：「如果就那麼輕輕易易的死了，還能稱爲老不死的麼？」

何月姑道：「但我不相信你們眞的死不了。」正待有所作爲之時，忽聽嗖地一聲，一道銀弧由林外飛入，光如閃電，擊中了那何月姑的背心之上，血也隨之流了出來，她口中說了一聲：「你……」人已倒了下去。

此際從林外進來一人，身披金黃色袈裟，手持唸珠，正是那殺人魔悟空和尙，但聽他大笑道：「妳這個毒婦，我本來不想殺妳，那知妳竟然想將我毒死，當眞是咎由自取了。」

他祇爲殺了何月姑而高興，沒想到這林中已經被何月姑放了桃花瘴毒，尙未散去，但這一笑一說話，已經吸進去了很多，一個搖晃，已昏死過去。

武林五老已經煉成了不壞之身，百毒不侵，所以才能談笑自若，此際聽林外有

人叫道：「臭和尙，還我的老婆來。」闖進一人，正是那傻蛋黑混沌。

黑混沌雖有一身橫練功夫，不怕刀槍，但不能不怕毒，醫死人張桐大吃一驚，在傻蛋正潑口大罵之時，彈出一粒黃色藥丸，射入黑混沌口中，此丸名爲百毒化丸，無論任何毒藥，吃此一丸，立時解去。

黑混沌向張桐瞪了一眼道：「你做什麼？」

張桐道：「你老婆娘死啦，那和尙也死啦，你還叫什麼？」

傻蛋黑混沌道：「我老婆娘死啦，那和尙也死啦，我連仇也沒法報了。」

卜長清笑道：「你不用替她報仇了，因爲她根本就不是你的老婆娘。」

黑混沌說道：「誰說她不是我的老婆娘。」

卜長清道：「天底下那有老婆娘不陪丈夫睡覺的道理，她旣不肯陪你睡覺，當然就算不得是你的老婆娘。」

傻蛋道：「誰說她不陪我睡覺，我們天天睡在一張床上。」

卜長清笑道：「你們雖然天天睡在一張床上，却沒有抱在一起，怎麼能生孩子，旣不能生孩子，她當然就不是你的老婆娘了，何況剛才你差點沒有被她毒死，要不是張桐給你一粒百毒化丸，你早就死在桃花瘴之下了。」

傻蛋叫道：「我不相信！」

張桐道：「你要是不信，看看那和尙就知道了。」

傻蛋黑混沌向悟空看去，見悟空和尙滿臉發黑，已經開始潰爛，他才相信了，向張桐面前一跪說：「謝謝師父的救命之恩。」

張桐道：「別胡來，誰是你師父？」

傻蛋道：「我娘說的，誰要救了我的命，我就得拜誰做師父。」

「你娘叫什麼名字？」

「張翠紅。」

「鐵手張翠紅，那麼你爹是震天雷常慶了。」

「原來你也認識？」

「你爹娘呢？」

「我爹生病死了，我娘出了家，如今祇剩下我一個人啦，師父！你可得要收留我啊，要不然我永遠是孤苦伶仃的一個人，我又傻，好多人要欺負我。」

卜長清笑道：「這黑混沌天性樸厚，猶如一塊未經彫刻之玉，將來大有造就，我看你就收下他吧！」

張桐笑道：「看來以後有人替我背藥箱子了。」

幾人同時大笑起來，此時天色已暗了下來，晚風從林外吹進有些涼涼的感覺。

公無畏道：「想不到那何月姑與悟空二人，本想得到那火龍之珠，如今連珠子都未看到，已先後的死了，這倒減少了我們兩個勁敵。」

于斧道：「是啊！今夜三更時分，我們便一探那明月園。」

公羊中道：「江湖人物爲此事而來的，的確不少，我們也不能再躭擱了，免得夜長夢多。」

公無畏道：「不錯！」

張桐道：「傻蛋，你去買點酒肉回來，我們就在這林子裏好好的喝上幾杯，三更時分出發。」

黑混沌應聲走了。

于斧笑道：「張兄，恭喜你啦，收了個好徒弟。」

張桐道：「今後又多了個累贅！」

卜長清道：「我倒有一個辦法，使你不受絲毫累贅。」

張桐道：「什麼辦法？」

卜長清道：「待此間事了之後，你將他帶到一處隱秘的處所，傳授他內功心法，以後你每年回去考查一次，這樣你仍可以飄東到西的闖蕩江湖了。」

張桐笑道：「這的確是個很好的辦法，不過你們可也不能閒着，每個人得教他幾手，算個見面禮。」

于斧笑道：「那是當然，這還用你說麼？」

公無畏道：「我可以教他一樣很好的功夫，那就是如何跟女人一起生孩子。」

此語一出，全都大笑起來。

張桐道：「那也不錯啊，以後免得他再遇到像何月姑那樣的女子，連同床共枕魚水之歡都不會。」

正說間，那傻蛋黑混沌已將酒肉買回來，不但有鷄有鴨有肉，尙有兩罈好酒，武林中人嗜酒如命，立時打開封泥，大嚼起來，直到三更時分，方才罷手上路。

月黑之夜

卜長清的卦的確是算得很準，那明月園果在西南方五里之地，而且座向也朝東北，這所園子很大，佔地約有數十畝，園中樓台殿閣，花木扶疏，只是這一晚上沒有月亮，天空被烏雲密密的封閉，好像隨時都可以下雨的樣子。

這時在明月園外，竄來了六條人影，先後到達這明月園的南邊院牆之下，這六人正是那江湖五老以及傻蛋黑混沌。

院牆高約三丈，而且牆頭上皆插着鷄爪釘，輕功稍差的人，絕難越牆而過！

鍾山樵子于斧悄聲道：「先由我一個人進去看看，你們在外面接應。」

他一長身正欲越牆而入之時，忽見他左側約三丈左右的地方，已經是一條黑影，先他越牆而入，因此他不由身形又矮了下來。

長鈎漁夫公羊中道：「看情形今晚來的人不少。」

鐵口神斷卜長清道：「聞風而來的江湖人物，不下數百，誰不想捷足先登。」

醫死人張桐道：「我倒想起了一個很好的辦法。」

書呆子公無畏道：「什麼辦法？」

張桐道：「今晚看情形那南罄的火龍之珠，絕難保全，我們不妨按兵不動，守在外面，無論誰奪了那珠子，我們就來個黑吃黑。」

卜長清道：「不錯！我們得手之後，先由一人帶走，五人斷後，別人也就無法在我們手中搶走了。」

于斧道：「我們五人當中，以書呆子輕功最好，這件任務交給他最爲相宜。」

正說之間，又見七八條人影先後越牆而入，要知道在輕功方面，能越過三丈圍

牆的，在江湖中已經不算是庸手，由此可見今晚到明月園來的高手，的確不少。

卜長清悄聲道：「光是我們這南面已進入了將近十人，尚有其他三面，也不知道進去了多少人，今晚上可當真有熱鬧瞧了。」

公無畏道：「不錯，我們幾個老不死的已經有二十年沒有湊過這種熱鬧了，今晚又要大開眼界。」

正說之間，忽聽明月園中，起了一陣喧嘩之聲，同時更夾着很多少女嬌叱的聲音。

于斧道：「久聞那明月園中全爲女子，看來果然是不錯了。」

公羊中道：「豈但全是女子，而且個個是風華絕代，美若天人，猶其是那南瑩那個丫頭，更是美艷驚人，是以在江湖之上搏得了一個玉羅刹的綽號。」

張桐道：「羅刹乃是魔道的別名，尚有什麼美麗之可言？」

公羊中道：「這你就不懂了，魔道頭子阿修羅故然是醜陋不堪，但他的女兒羅刹女却是美麗異常，無論是嬌容體軀，却不亞於月裏嫦娥，所以才能得到個玉羅刹的外號。」

于斧笑道：「你見過麼？」

／公羊中道：「我雖然沒有見過，但江湖之上，皆是如此的傳說。」

于斧道：「我見過。」

卜長清道：「你見過？是不是真的長得很美？」

于斧道：「連我這老頭子見了她也要動心。」

公羊中笑道：「我說得沒有錯吧。」

他們談笑之間，那明月園中，已傳出一陣喊殺之聲，如雷貫耳。

卜長清道：「我們瞧一瞧。」身形急起，已躍上了一株三丈開外的大樹之上，借着濃密的枝葉，隱住了身形，其餘的人，除去了傻蛋黑混沌不會輕功而外，全部躍了上去，同時向明月園中看去，原來明月中，此時已經是燈火通明，竟然有百多人捉對厮殺，而每一對當中，必定有一個年輕的少女，這些少女不但年齡都差不多，而且所用的兵刃，也都是一樣三才奪。

三才奪本是一件奇門兵刃，一支鋼桿長約三尺左右，頭分三叉，可以奪取敵人之兵刃。

公無畏道：「看明月園中，果然全是女人，江湖上傳言不假了。」

張桐道：「而且這些女人生得都很美，這也沒有錯。」

公羊中道：「只不知那一個才是那玉羅刹南瑩的本人。」

張桐道：「明月園中目前情形很亂，一時難以分辨出來誰才是南瑩，不過據我猜測，南瑩此時可能尚未出手。」

公羊中道：「爲什麼？」

張桐道：「你沒有看到這些丫頭片子已佔盡了優勢，又何需她們主人出手，更何況南瑩尚有更重要的東西需要保護。」

于斧道：「是火龍之珠？」

張桐道：「不錯，這些人都是爲了奪珠而來，她豈能不保護那粒珠子。」

卜長清道：「依我猜想那火龍之珠，如今已經在那南瑩的身上了。」

張桐道：「依我看可能還在藏珠樓之上，不過此時的藏珠一定把守得非常嚴密了。」

此際忽然傳出兩聲慘叫，一個持雙刀的漢子及一個用雙槍的漢子，同時死在兩個少女的三才奪下。

卜長清道：「這兩人我認識，一個是雙刀王王大慶，一個是雙槍王王大中。」

張桐道：「他們兄弟二人武功不弱，竟然會死在那丫頭片子的手中。」

公無畏道：「由此可見這些丫頭片子武功也很扎手。」

卜長清道：「難怪那明月園在江湖中聲威赫赫，如今看來，的確是有他的可取之道。」

此際又傳來兩聲慘叫。

公羊中道：「這兩個人是黑道中的巨梟，陰山雙煞。」

于斧道：「陰山雙煞爲人陰險狠毒，什麼壞事都做絕了，這兩人死得不寃。」

卜長清道：「天道好還，壞人總是該死的。」

壞人的確是該死，到明月園中奪珠的人，繼陰山雙煞之後，又連續死了七八十人，剩下的十數人，眼見形勢不對，紛紛後退，有的輕功好的，已經逃出了院牆之外，有的仍死在那些少女的手中，這一批進入明月園的人，可以說死的死逃的逃，如今已一個不剩，此時忽見明月園的正廳中，走出個少女，約雙十芳華，穿一身杏黃色衣裙，生得體態輕盈，眉山似黛，但聽她嬌聲道：「那些人都已打發了麼？」

有一個少女回道：「逃走了四個，其餘的都已經收拾下來了。」

張桐悄聲道：「你們看見麼，這就是那玉羅刹南瑩。」

于斧吁了口氣道：「果然是很美。」

公無畏道：「豈但是美，而且美中帶媚，令人有神不守舍的感覺。」

卜長清道：「依我看比起那個毒觀音何月姑，不知要美出多少倍了。」

張桐道：「就是因爲她美中帶媚，所以才有很多人不願意得罪她，而成就了她的明月園之名。」

公羊中道：「可是現在？」

張桐道：「現在是因爲火龍之珠的關係，要不然沒有一個人願意闖進她這明月園。」

于斧道：「有道理！」邊講間向園中看去，見那玉羅刹南瑩道：「近來風聲太緊，妳們五十人可以輪流守院，可千萬馬虎不得。」

衆女同時應了一聲，原來明月園中竟然有五十名女子，而且每一名女子的武功，都已進入一流高手之林，難怪明月園在江湖上聲威大振了。

玉羅刹南瑩吩咐完後，正欲轉身，此際忽有人冷冷一哼道：「姑娘請留步！」

南瑩冷冷的道：「又是那一個不長眼的東西，竟敢夜闖明月園。」

院中的樹頂上飄下一人，年約七旬開外，黑衣長髮，手持丈長鐵拐。

于斧悄聲地說道：「是鐵拐無情靳太恩。」

公羊中道：「這個老魔頭已隱跡江湖二十年之久，想不到還未死去。」

張桐一笑道：「這就叫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啊。」

公無畏道：「眞沒有想到，爲了一粒火龍之珠，連這個老魔頭也被引出了。」

卜長清嘆道：「名利二字，歷古以來，又有幾個人能眞正放得下的。」

此際聽那靳太恩一聲怪笑道：「老夫鐵拐無情靳太恩，向姑娘打個商量。」

南瑩嬌笑道：「原來是靳老爺子，久聞你已隱跡江湖，今兒不知是什麼風將你吹來？」

靳太恩道：「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是向姑娘借一樣東西。」

南瑩道：「靳老爺子請說，祇要是能借的，我立時雙手奉上便是。」

靳太恩嘿嘿一笑道：「老夫向姑娘借的，就是那火龍之珠啊……」

南瑩嬌笑道：「想不到靳老爺子的消息如此靈通，此火龍之珠到我明月園中，也不過才一月之久，你居然已經得到消息了。」

靳太恩道：「此事早已傳遍江湖，老夫怎能不知？」

南瑩道：「靳老爺子所需，本應雙手奉上，怎奈此火龍之珠，乃師門鎭山之寶，是以難從命。」

靳太恩怒道：「臭丫頭，難道妳眞的不想活了。」

南瑩嬌容一變道：「我敬你是前輩，如逼人太甚，我南瑩也不是怕事之人。」

靳太恩咄咄怪笑起來，丈長鐵拐一順，便要動手，此時那明月園中五十名女子，倒有二十名在場，一見此情形，便欲出手。

南瑩嬌叱一聲道：「妳們不是靳老爺子的對手，替我守看院子，讓我來領教靳老爺子的高招。」

素手一揮，已拔出了三才奪。

靳太恩怪笑道：「念在妳是晚輩，我讓妳三招。」

南瑩說了一聲：「承讓！」奪光起處，散出萬點銀星，向老魔頭的前身三十六大穴封去。

靳太恩輕輕橫跨了一步，便已讓開。

南瑩右手一挽，奪光暴歛，嬌軀已經上升三丈，一式雁落平沙，三才奪當頭打到。

靳太恩又向左横跨一步，輕輕閃開。

南瑩一聲嬌叱，嬌軀就勢臨空一旋，施出了三才奪中最淩厲的一招，霸王奪魂，不見奪光，但感奪威，氣勢凌人。

靳太恩不敢托大，展杖反擊，兩人一接手便翻翻滾滾的打了五十餘招，猶如電光石火，各不相讓。

于斧悄聲道：「可惜我們不知道那藏珠樓在什麼地方，否則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公羊中道：「我想那藏珠樓必定在大廳之後，靠近南瑩閨房的地方。」

卜長清道：「就算是藏珠樓在那地方，也沒有用。」

于斧道：「爲什麼？」

卜長清道：「日下那藏珠樓重地，至少有二十名女子在把守，你一個人去能管用麼？」

于斧道：「我祇要不顯露身形，她們又能奈我何？」

公無畏道：「我與你一起去。」

卜長清道：「這還說得過去。」

他們說走就走，兩人以極快的身法，向明月園的西南掩去。

此際那玉羅刹南瑩與鐵拐靳太恩狠鬥了百多回合，仍是不分勝負，氣得靳太恩哇哇大叫，以他一個江湖前輩的身份，連一個後生晚輩都鬥不過，尚有何面目立於江湖之上。

南瑩一聲嬌笑道：「靳老爺子，火龍之珠不取也罷。」

靳太恩冷冷一哼道：「不行，老夫既已插手，必定要辦到。」

南瑩罵道：「你這個老天殺的，給你臉你不要，難道你眞的想毀在我的三才奪下？」

靳太恩怒罵道：「好個丫頭片了，我倒要看看妳那三才奪怎樣毀了老夫。」丈長鐵拐，隨着前進的身形，如旋風一般的打出，帶起了呼呼的疾風，震人耳鼓。

玉羅刹南瑩的三才奪法一變，竟然和身滾入那一遍杖影之中，兩人這一接手，全是以快打快，已經分不出奪影杖影或者是人影，當眞看得人眼花繚亂。

長鈞漁夫公羊中道：「看情形他們沒有五百招難以分出勝負來。」

卜長清笑道：「反正我們現在無事可做，不如且看下去再說。」

醫死人張桐道：「你們在此觀察形勢，我要去看我那個寶貝徒弟。」講着他已跳下了大樹，忽聽到一陣如雷的呼聲，原來那傻蛋黑混沌竟然躺在大樹下睡着了。

張桐心說：「這眞是道道地地的一個傻蛋，我且來赫唬他一下再說。」右手虎撐已點住了他的胸口，微一用刀，黑混沌一驚而醒，張口便叫。

張桐沉聲道：「不許叫，再叫我就殺了你。」

傻蛋說道：「你……你是什麼人，你要是敢傷了我，看我師父不剝你的皮才怪呢。」

張桐道：「我就是你師父，這是什麼地方，你竟然放心大胆在這兒睡着了？」

傻蛋道：「師父，我錯了。」

張桐一收虎撐說：「臨陣之時，絲毫馬虎不得，記住沒有？」

傻蛋道：「記住了。」

張桐道：「記住就好，這是師父教你的第一招，起來吧。」

傻蛋這才翻身而起。

張桐道：「好好在樹下替我們把風，如果有人來了，你就學野貓子叫。」身形一拔，又飛上了大樹。

這時那鍾山樵子于斧及書呆了公無畏，已經翻入了園牆，到達了藏珠樓下，見這藏珠樓高可三丈，上下燈火通明，有十名年輕女子，在四週巡迴。

于斧悄聲道：「你的輕功比我好，你想法上樓，我在下面接應。」

公無畏道：「樓下有人巡邏，樓上定有守護，如此燈火輝煌，我上去了一定會被別人發覺。」

于斧道：「眞的發覺了，我們就來個硬搜。」

公無畏道：「好！」趁那十名女子未

曾注意之時，身形飄晃之間，已穿入樓窗之中，目光一掃之下，不由他大吃一驚，那藏珠樓上的確有五名女子守夜，但這五名女子似乎已着了別人的道兒，全都伏在地板之上，動也不動。

公無畏再一看其他所在，已經是零亂不堪，心知別人已經搶先一步，不再逗留，翻身穿窗而出，與于斧會合。

于斧悄聲道：「怎麼樣？」

公無畏道：「我們來晚了一步。」接着便將樓上情形說了一遍。

于斧聽得一愣說：「回去再說。」

兩人又回到原來的大樹之上，將詳情說了一遍。

卜長清道：「此人離開不久，我們還可以追得上。」

公羊中反問道：「你知道此人是誰，又向那一方面去追？」

卜長清道：「這附近祇有太白館可以投宿，我們向那方面追，準保沒有錯。」

張桐道：「不要看個結果了。」

卜長清道：「這鐵拐無情靳太恩與那玉羅刹的功力悉敵，這兩人誰也傷不了誰，不看也罷。」語聲一了，人已飛身下樹，四人跟着而下，帶着傻蛋黑混沌，齊向太白館方面追去。

他們六人行了約五里多路，已經快到了原來他們存身的那一片樹林之中，隱隱聽到有兩人說話的聲音，其中一人道：「秦兄，我們雖然事先說好，兩人共享有此一物，只是火龍之珠祇有一粒，而我們却有兩人，兩個人當然沒有辦法並成一個人，一粒火龍之珠更沒有辦法分成兩粒，這件事情實在是不好處理。」

另一人道：「依張兄之見呢？」

姓張的道：「辦法倒是有一個，不知道秦兄的意見如何。」

姓秦的道：「有什麼辦法，張兄不妨說說看，在下洗耳恭聽。」

姓張的道：「這個辦法很簡單，那就是將我們兩個人並爲一個人！」

嗖！地一聲，想是那姓張的已對姓秦的展開暗算的行動。

此際又是噹！地一聲大响，想是那姓秦的已經架開了對方的兵刄。

姓秦的怒道：「張天鵬，江湖朋友個個都說你心狠手辣，起先我還不信，今日看來，當眞是傳言不虛了。」

張天鵬陰陰一笑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秦無非，你忘記了我的外號了。」

秦無非道：「江湖朋友都稱你爲辣手黑心，今日看來果然不錯，但你也忘記了我的外號了。」

張天鵬笑着道：「你的外號叫迷心手，老實說，今夜若不是你施展迷魂之藥，這火龍之珠未必會取得那麼順利，不過你雖長於迷藥，但論武功決非是我的對手，念在多年朋友的份上，我看你還是乖乖的將珠子留下，我可以保全你一條性命，否則……」

秦無非道：「否則你就殺了我，是不是？」

張天鵬道：「爲了得此火龍之珠，那也說不得了。」

此時聽到林中有兵刄相撞之聲，顯然兩人已經打了起來。

于斧道：「這迷心手秦無非與辣手黑心張天鵬，皆是黑道中的人物，而且兩人私交很好，想不到爲了一粒火龍之珠，竟然會捨命相拚。」

公羊中道：「黑道中人，見利而不見義，那有什麼情感可言，不用說是朋友，就是親如手足，當利之所趨，亦會倒戈相向。」

張桐道：「不錯，要不然怎麼能算是黑道中人物。」

公無畏道：「眞想不到，原來那火龍之珠竟然會是這兩人盜去的，害得我與于兄撲了一個空。」

卜長清道：「那迷心手秦無非的迷藥，不在毒觀音何月姑之下。要不光憑他們兩人的武功，決難從那幾個丫頭片子手中，奪得此珠。」

于斧道：「我們進去看看，不管是誰殺了誰，此珠決不能落在他們的手中。」

公羊中道：「不錯！」當先起步向林中走去，他這起足，其餘五人跟着進入，那傻蛋黑混沌走在最後，六人進入林中之時，那張秦二人，正打得難解難分。

張天鵬使用一柄九耳大刀，秦無非是判官筆，兩人急鬥了百招仍是末分勝負。

于斧道：「這兩人皆是黑道中無惡不作的魔手，乾脆殺了他，取回寶珠，以免夜長夢多。」

公羊中道：「這兩個人由我一人對付已經足够了。」一順手中釣桿，正待出手，忽聽一聲嬌叱，已有一個苗條的人影，落在張秦兩人的身邊，說：「你們不用打了，乖乖地將火龍之珠交出，可以饒你們一死，否則就很難說了。」

兩人聞聲同時的停手，張天鵬冷冷的道：「妳又是什麼人？」

那女子回答道：「我是火龍之珠的主人。」

「玉羅刹南瑩？」

「不錯。」

張天鵬叫道：「秦兄，我們是多年好友，我們先合力解決了這丫頭片子，剩下來的事好商量。」

秦無非道：「好——你先出手。」

張天鵬一順九耳大刀，向南瑩砍去，南瑩輕輕用手一拂，發出一股氣力，將張天鵬推出一丈開外。

秦無非的判官筆一招倒點龍珠，從她背後攻上，同時張天鵬一退便進，九耳大刀，橫着斬向她的柳腰。

南瑩一聲怒哼說：「眞是不知死活的東西。」手中奪光閃處，耳際聽到兩聲慘叫，那張天鵬與秦無非已經同時倒了下去，這當眞是凌厲的一招，大有雷霆之勢，由此也可以看出那南瑩的武功，高得出人想像之外。

南瑩接着又是一聲嬌叱說：「搜身！」暗影中立時出來兩個少女，在秦無非身上搜出了那火龍之珠，雙手呈給玉羅刹南瑩。

南瑩一聲嬌笑說：「眞是兩個不知死活的東西，憑他們這點份量，也想奪取那火龍之珠。」正待轉身之際，忽聽有人冷哼一聲道：「老夫的份量够麼？」

南瑩聞聲知人，說：「靳老爺子，你當眞放不下這火龍之珠麼？」來人正是鐵拐無情靳太恩。

靳太恩咄咄一笑道：「老夫說過，老夫要辦的事情，不達目的，勢不罷手。」

南瑩道：「你自信能在我手中奪去火龍之珠？」

靳太恩道：「剛才如不是因爲火龍之珠失竊，妳早已死在我的手下了。」

南瑩嘆道：「我尊敬你是武林前輩，本不想傷你之命，但你太過固執了。」語聲一了，又喝道：「妳們大家一起上。」

暗影中立時飛出三十名女子，將靳太恩困了起來，這三十名女子雖是南瑩的婢女，但武功可全是南瑩的親授，因此名爲婢女，實則就是徒弟，個個功力不弱，三十支三才奪，如飛花舞雪的一般，向靳太恩攻去。

靳太恩一聲怪笑道：「臭丫頭，你自己尚且不是老夫的對手，弄這些女徒來送死麼？」丈長鐵拐，向四週砸去。

三十名少女，見鐵拐飛來，齊向後閃去，待鐵拐一停，立時又圍攻上來，她們這可完全是避重就輕的打法，任你靳太恩功力再高，也奈何她們不得。

此時武林五老及那傻蛋黑混沌等六人，已經隱入林木之後，等待場中的形勢發展。

公羊中道：「不如我們一齊出手，將場中人一齊解決，其不快哉？」

卜長清道：「不可。」

公羊中道：「爲何不可？」

卜長清道：「憑我們武林五老的身份，怎可搶奪南瑩的師門鎮山之寶，火龍之珠，此事如果傳到江湖之上，那豈不成了天下的笑話。」

公羊中道：「照你這樣說，我們這一趟豈不是白跑了麼？」

卜長清道：「我們另有可取之道。」

公羊中道：「這話怎麼說？」

卜長清道：「假如這粒火龍之珠不在本主人手中，而在別人手中之時，我自然就可以搶奪了。」

公羊中道：「那樣一來，我們祇是爲了防止火龍之珠落於壞人之手中，而非是想將此珠佔爲己有，江湖中人自然不會再說我們的不是了。」

卜長清道：「不錯。」

公無畏說道：「大丈夫行道江湖，立身處世，不能有絲毫之偏差，卜兄顧慮得是。」

正說之間，忽聽得南瑩一聲嬌叱，三才奪已在間不容髮間，出手向靳太恩飛去，此時靳太恩正被三十名少女，逼得團團亂轉，忽見奪光一閃，已無可迴避，被當胸穿入，一聲慘叫，倒地死去！

南瑩笑道：「靳老爺子，我本來是不想要你死的，可惜你自己偏要找死。」

這時有人一聲怪笑道：「妳先別得意，他死了還有我呢？」

南瑩一聲嬌叱：「誰？」

那人道：「妳要問老夫麼？武林之中人不識，天南海外有魔踪。」

南瑩大吃一驚說：「你是南天一叟赫連威。」

赫連威很少在武林中露面，所以武林中無人認識，但他的威名可是無人不知，祇知道他的武功很厲害，但到底厲害到什麼程度，也沒有人知道。

武林五老及傻蛋黑混沌六人，此時都躲在隱秘之處，未便開聲說話，因那赫連威武功極高，論江湖輩份，可能比五老還高上一輩，目下至少也有一百五十多歲了，是以任何風吹草動，也無法瞞過他的耳目。

此際聽那人道：「老夫正是南天一叟赫連威，久居南海孤島足跡少履中原。」

南瑩道：「那麼前輩此次前來，不知有何見教？」

赫連威道：「女娃娃，妳不是明知故問麼？」

聲了人現，來人竟然是一個極爲短小三尺侏儒。想不到這樣一個形如孩童的人，竟然會是威鎮武林的南天一叟赫連威。

南瑩道：「難道老前輩對火龍之珠也有興趣刦奪？」

赫連威冷冷的道：「小小年紀，說話不要那麼難聽，老夫祇是想借用一下。」

南瑩道：「此珠乃本門鎮山之寶，難以出借，尚請前輩見諒。」

赫連威嘿嘿一聲冷笑道：「老夫想借的東西，沒有借不到的，如果妳不願借我，那老夫也祇有強借了。」

南瑩面色一變道：「強借與刦奪又有何分別？」

赫連威怒道：「胡說！」

南瑩又道：「適才那鐵拐無情靳太恩靳老爺子想強借此寶，只是可惜得很。」

赫連威道：「是你將他殺了？」

南瑩道：「爲了保護師門之物，情非得已。」

赫連威笑道：「靳太恩是什麼東西，焉能與老夫相提並論。」

南瑩道：「靳太恩雖不如你，但能狠不及衆犬，好手但怕人多，是以你還是攷慮一下。」

赫連威怒笑道：「當眞是不知死活的女娃娃，就算妳們一齊上吧，老夫又有何懼。」一伸手便向南瑩的前胸抓到。

南瑩情知今日之勢難了，嬌軀急閃之間，嬌叱一聲：「你們上啊！」

三十名少女，各執三才奪，將赫連威團了起來，同時身形翻飛，各施出淩厲的招式，向赫連威全身各大要穴招呼，她們隨着南瑩，久住明月園中，一向目空一切，對赫連威此人雖有耳聞，從未見面，更不知他的武功如何，是以存心一試。

赫連威一聲狂笑，身形迴轉之間，已打出一圈輕柔的掌力，將三十名少女，每人震退了三丈左右，這一招淩厲的掌法，當眞是舉世無匹。南瑩大吃一驚，一揮三才奪急攻出三招，奪天，奪地，奪人，這三招乃是三才奪法中最淩厲的招式，上奪天靈，下奪地戶，中奪人元，但見奪光在夜空中打閃，聲威奪人。

赫連威一聲怪笑，閃步轉身，輕而易舉的讓了開去，同時也就在他一轉身之間，右手一揮已打出一股狂飈，將南瑩的身形震得高飛起來約有七八丈左右，方始下墜，三十名侍婢大吃一驚，淩空將南瑩的嬌軀接住，已是七孔流血，回生乏術了。

她們同時一聲嬌叱，各執三才奪，奮不顧身的向赫連威攻去。赫連威冷冷的道：「老夫本來不想殺妳們，但照目前情形看來，留下妳們也是禍害。」雙掌齊揮，但見那三十名女婢，一個個的被震飛起來，眨眼之間，皆已死於非命。

赫連威從南瑩身上搜出火龍之珠，一陣紅光，竟然將樹林中照亮了起來，他不由脫口讚了一聲：「好珠子。」

噹！地一聲報君知，有人叫道：「卜卦，算命，觀氣色，推流年，不靈分文不取。」

赫連威聞聲看去，見一個遊方術士，忙冷冷的道：「閣下卜卦算命，竟然在夜半更深，算到樹林子裏面來了，當眞有趣得很啊！」

來人正是鐵口神斷卜長清，他見南瑩等已死，那火龍之珠已到了赫連威手中，如再不出面就來不及了，他嘻嘻一笑道：「在下遊走江湖，無處不至，無時不在，我看你血光透頂，今夜恐遭殺身之禍。」

赫連威冷冷的道：「可以化解麼？」

卜長清道：「除非閣下放下手中火龍之珠，否則必難逃過此危。」

赫連威怪笑道：「江湖中人都稱你們爲武林五老，但眞正比起輩份來，你尚要矮上老夫一頭，假如你要想從老夫手中將此珠奪走，那就是自不量力了。」

卜長清笑道：「此珠原本是中原之物，你乃海外之民，怎麼要得此珠。」

赫連威道：「老夫爲了此珠，不惜殺了三十一條人命，你如果想要此珠，祇有先將老夫殺死。」

卜長清一笑道：「如果你不放下此珠，這是唯一的辦法了。」左手噹！地一聲報君知，右手已打出一掌。赫連威竟然不閃不讓，舉手硬封了出去。

卜長清情知此人掌上功夫了得，急一縱身之間，已轉到敵人背後打出一掌。

赫連威身形未動，雙掌向後倒擊出去，兩股狂飈，夾着淩人的聲勢，向卜長清撲到。卜長清大叫：「了不得啦，打死人啦。」身形一旋，已到了赫連威的右邊。

此際一陣串鈴聲響，醫死人張桐大叫道：「專醫疑難雜症，莫不藥到病除，醫好了紋銀一百兩，醫不好紋銀五十兩，醫死了二折優待，祇收紋銀二十兩。」

呼！地一虎撑向赫連威攔腰掃去，同時卜長清從右側又打出一掌，逼得赫連威向左急閃。

這時又有人大叫道：「上好乾柴，不燃分文不取。」就勢一拔斧向赫連威的後背砍去。此人是鍾山樵子于斧。

赫連威三面受敵，只有騰身而起，落向一丈開，忽地有人朗聲吟道：「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呼地一摺扇，直點他的左右太陽穴，此人是書呆子公無畏。赫連威身形向後一仰，身後又有人叫道：「新鮮金色活鯉魚，美味可口。」一鈎桿點向他的笑腰穴，此人是長鈎漁夫公羊中。

在此同時，那卜長清，張桐，于斧，公無畏等，已一齊出招攻擊，將那赫連威圍在當中。赫連威此時已藏珠入懷，一面用雙手迎敵，一面冷冷的道：「原來你們這五個老不死的都到齊了。」

卜長清笑道：「你尚未死，我們怎能隨便言死。」呼！地又打出一掌。

赫連威用左掌硬封了過去，同時右手發出一股強烈的掌風，直搗張桐的前胸。

張桐閃身向左，順手一虎撑打他的左肩。同時公無畏的摺扇直點他的人中，公羊中的鈎桿直挑他的尾閭，于斧的板斧砍向他的後腦。

赫連威以一敵五，毫無懼色，由此可見到他的功力之高。這六人一拼上手，全是以快打快，招式迅却而淩厲，猛不可當，其中任何一人，祇要被對方的兵刃或掌風掃中，那是必死無疑。

武林五老之武功，在中原武林，已無出其右，如今竟然五人聯手，合敵赫連威，任是那赫連威武功再高，也難以招架，因此五十招一過，已經落於下風。

他本來自持武功，毫不畏懼，如今見五老功力，個個非凡，不由生了逃去之心，更何況他火龍之珠已經得手，何必多作逗留，尋得一個空隙，一聲長嘯，人已飛空七丈左右，向一株大樹之下落去，也是黑老魔頭該死，他所落脚的地方，正是那傻蛋黑混沌的藏身之處。

黑混沌雖然有些傻裏傻氣，但却天生蠻力，可舉千斤之鼎，如今一見敵人竟然向他面前落下，猛地大喝一聲，雙掌齊出，一招黑虎偷心，直逼對方的胸口，這一招是出其不意，竟然被他打個正着，但聽咚咚兩聲，那赫連威的身形，竟被他打得飛了起來，剛好于斧趕到，一斧劈在他的後背之上，落在地面，眼見是活不成了。

卜長清從他身上搜出了火龍之珠，向黑混沌笑道：「你初入師門，便建此大功，當眞是可喜可賀。」

傻蛋嘻嘻一笑，却未答話，此際忽見一條苗條的影子，夾着一道陰寒逼人的劍氣，向他前胸飛來。

卜長清急用報君知格去，聽得噹！地一聲大响，報君知竟被對方削成兩半，急得他貼地一滾，人已滾出兩丈開外，來人竟然是一個女子。

于斧驚叫道：「這是千年寒玉劍，姑娘可否報上姓氏？」

此際又有一條大漢闖來叫道：「在下受姑娘一飯之恩，這件事就交給我辦了。」來人是關刀關勝，他不分青紅皂白，一提大刀，當頭就劈。

于斧用斧一架，將關勝震退了三步叫道：「姑娘速速報名，以免發生誤會。」

此時天色已經大亮，看得很清楚，原來這女子就是卜長清在太白館中所見到的那個綠衣少女，而這關西大漢正是找卜長清算卦的那關刀勝關。

綠衣女子冷冷的道：「放下火龍之珠，咱們各走各路，又何必通名報姓。」

公無畏道：「這一粒火龍之珠，得來非易，豈可隨便給人。」

綠衣女子道：「你們六人一珠，如何分法，不如讓給我尚有一份人情。」

公羊中道：「我們本無意將此珠據爲己有，但也不能任他落入壞人之手。」

綠衣女子說道：「你們怎知我就是壞人？」

卜長清道：「姑娘是好是壞，我們無從得知，除非姑娘肯答覆老朽幾個問題，我們或可攷慮將此珠奉送。」

綠衣女子道：「什麼問題？」

卜長清道：「據我所知，這千年寒玉劍乃是鍾無痕之物，不知如何會落在姑娘手中？」

綠衣少女道：「那是我的娘。」

卜長清道：「如此說來，姑娘是姓白了？」

綠衣女子道：「不錯！」

卜長清說道：「當眞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了，不知令尊令堂可好？」

綠衣少女道：「你們認識我爹娘？他們都很好。」

公羊中豪笑道：「姑娘可知道我們是誰麼？」

綠衣少女道：「你們是誰？」

張桐道：「我們是鍾山樵子于斧，長鈎漁夫公羊中，鐵口神斷卜長清，醫死人張桐，書呆子公無畏，不知你堂上雙親又曾向妳提過武林五老的名字？」

綠衣少女喜道：「原來是五位前輩，我聽我娘說過，當年爲了這柄千年寒玉劍，還承五位前輩之助，才能順利到手，晚輩白秀珍拜見五位前輩。」

講完眞的拜了下去。

關刀關勝聽見武林五老之名，也跟着拜了下去。

公無畏雙手一托，已懸空將兩人扶了起來，笑笑說：「姑娘如今還要這火龍之珠麼？」

白秀珍臉一紅道：「晚輩不敢。」

卜長清笑道：「有什麼不敢，我們五個老不死的初次見了晚輩，也總該有一個見面之禮才是，這火龍之珠，就送給妳做一個見面禮吧。」講完眞的將寶珠塞在她的手中！

白秀珍說：「前輩……」

于斧笑道：「長者賜，不可辭，妳就收下吧。」

白秀珍這才收了珠子說：「家父母非常恩念五位前輩，不知可否移駕至寒舍一敍？」

公羊中道：「你家住在什麼地方？」

白秀珍道：「就在金陵水西門外的白莊。」

公羊中哈哈大笑道：「金陵又是個好地方，我們眞的要去走一走了，於是武林五老及傻蛋黑混沌，連那關刀關勝，一行八人，直撲金陵而去。

（完）

雪中行

（本文承自四十四頁）

李鍔人如瘋虎，他也看到了平時和他如兄弟般的七十一騎的悽慘下場，不覺咬牙切齒，斬馬刀刀光如輪，疾朝剩下的五名白衣人捲劈過去。他這一刀拚了全力，五名白衣人那管他盡力不盡力，務求將他殺死，仗着手中兵器，也衝撲向李鍔。

但聞慘嚎與悶哼之聲同時响起，肢體與血光飛濺，李鍔這一刀好霸道狠辣，竟然一刀將三名白衣人捲劈死！餘勢再將兩名白衣人右手齊肩劈去！五名白衣人皆發出了慘叫。

那聲悶哼是李鍔發出的，他雖然一刀將五名白衣人捲劈得不死即傷，他腿上也挨了一名白衣人未斷臂時的一刀，鮮血暴湧，恰在這時雷莽向他喝叫：「快走！」他不敢怠慢，因他已瞥到有不少白衣人向這面衝躍而來，一咬牙，單腿點地一彈而起，人如飛絮般，風般飄落在雷莽馬屁股上，手中刀一揚，硬是將攻來一刀震飛，雷莽不敢怠慢，一踢馬腹，坐下騎嘶鳴一聲，潑刺刺如飛向林中深處馳去。

五名白衣人探身急撲，已然慢了一步，一人一刀將半截馬尾斬落，人馬瞬間已在十丈過外。

五人身形縱起剛想撲追，一聲冷肅的語聲傳來：「不要追！回來！」

五人在空中的身形一瞬，落下地上。

林中倏時再响起那冷肅的語聲：「人頭帶回去，凡是咱們的人，不論死傷，全部帶走，快！」

衆幪面白衣人立刻動手，不一會，挾的挾，扶的扶，走了個清光，留下了七十一具無頭屍身，和耀目猩紅的鮮血，中箭死去的馬匹。

林中雪地，恍如地獄，恐怖至極，潔白的雪上，染上了猩紅的血，落雪很難掩蓋得了，除非下一塲大雪。

今天本就是一個大風雪天，林內樹高林密，擋蔽了風雪，人在林中，不甚覺得，但最後，落雪會將這恐怖的地獄掩蓋，一切又將被雪白的落雪所掩蓋，大地又會變得皎潔雪白，不染一點瑕疵。

風雪又大了，風捲雪花飄，天地一遍煞白！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留香帖

文·圖
皋令 高盧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荊一非發現救他一命的正是江湖上人見亡魂的七巧火蓮燈的主人齊煉，齊煉還收他爲記名弟子，並傳以齊門武功「天雷劈」……荊一非和齊琴韻，小蕙一道闖蕩江湖，一日在客棧房中閒聊，發現有人投入一隻冒烟竹管，三人心疑有毒，急忙出房分路追出，荊一非一直追踪一名黑衫文士，至一偏僻之處，黑衫文士才停下相見，原來這黑衫文士是吳司芒大俠，吳大俠引領荊一非到一個十分隱蔽之處，那裏有不少房屋，不少臉色冷漠的男女坐在廳中，荊一非滿腹疑雲，不知吳司芒爲何事而引他來此。

命程不該絕　吉人有天相

在一陣大笑之後，荊一非和吳司芒當眞成了好友，兩人重新回到座位，再度豪飲起來。

「說吧，荊一非，有甚麼疑難之處，說出來咱們一同研究。」

「有人說家師故意害我，我保的五十萬兩銀子，全部都是石頭。」

「他沒有說令師爲了甚麼?」

「有，他說爲了一塊白玉鷄心。」

「白玉鷄心之上，記載着乾坤一擲曠代武功，此事倒是千眞萬確，令師受託保送白玉鷄心的傳說，也有八成可靠，但在下決不相信他是故意害你。」

「經你這麼的一說，我倒是有點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

「家師要在下保送石頭必然不假，只有這樣才能分散別人的注意，爲了白玉鷄心的安全，就算在下有甚麼不測也是値得的，只是在下不解，爲甚麼不讓在下到達廣東，還買出證人使在下蒙受三年的牢獄之災?」

「如果這都是令師安排的，他必然另有深意，以後，你又遇到了一些甚麼?」

「有人假冒在下的師妹，要向在下下毒——」

「這一點倒是有點出人意料之外，不過我想你如果當眞被毒倒，他們不會讓你死亡的。」

「爲甚麼?」

「因爲他們希望用你爲餌，將令師引誘出來。」

「我不相信。」

「你爲甚麼不信?」

「家師既有不惜犧牲在下之意，又如何會被在下引誘出來?」

「我倒認爲頗有可能。」

「哦，請教……」

「你們師徒之間的情感如何?」

「恩師浩蕩，視同己出。」

「你與師妹之間呢?」

「咱們從小一塊長大，所謂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在那太湖之濱，在下曾經有過一段美好的童年。」

「這就是了，令師對你不只是師徒之情，還有一份歉疚之意，令師妹更不必說了，你如果當眞發生甚麼意外之事，至少也可以將令師妹引誘出來。」

「這……唉，想不到江湖險惡竟然如此可怕。」

「我認爲你以後的遭遇更爲可怕。」

「你是說七巧火蓮燈?」

「自然是了，七巧火蓮燈，見者必亡魂，你竟能跟他的女兒聯袂江湖，這豈不是一件違反常情的怪事?所以……」

「所以怎樣?」

「只怕你又跌進一個更大的陷阱之中了。」

「你是說他們也在用我作餌?」

「你不會排除此事的可能性吧?」

「當然不會，只是他收我爲記名弟子，傳授七巧火蓮燈的獨門武功，這樣也有點令人費解。」

「你究竟學到了七巧火蓮燈的多少武功?」

「我跟他正式習武不過百日，卻已習得火蓮燈的獨門刀法天雷劈。」

「嘿嘿……荊大俠，你這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不錯，天雷劈的確是一種震撼江湖的刀法，但在下認爲你學的多半不是。」

「啊，吳大俠……」

「怎麼，相信了?」

他自然相信了，因爲他並不傻。

天雷劈名震江湖，他卻使盡混身解數，都無法沾到馬七俠的一絲衣角，這豈不是最好的說明?

想到馬七俠他又發現了疑問，因而詢問道：「吳大俠，在下曾經遇到過十二生肖……」

吳司芒道：「我知道，他們是江左十二鼠，其中大鼠七鼠與十二生肖的二七兩位相似，當十二生肖在江湖上消失之後，他們就冒名唬人了。」

荊一非道：「十二生肖是怎樣在江湖上消失的?」

吳司芒道：「被人暗中下毒，除了馬七俠幸免於難，其餘的十一人全部遭到毒手。」

荊一非道：「沒有查出兇手是誰?」

吳司芒道：「沒有，江左十二鼠原是咱們追查的對象，可惜被你們除掉，現在只好另找綫索了。」

荊一非道：「這眞抱歉，不過他們還有四人。」

吳司芒搖搖頭道：「沒有了，逃掉的四個當晚就被人所殺，十二生肖這回當眞是除名江湖了。」

荊一非道：「江左十二鼠功力不高，他們如何敢害十二生肖?」

吳司芒說道：「自然是另有主使之人了。」

荊一非道：「吳大俠，在下覺得江湖之上陰霾四佈，似乎在醞釀一次大變。」

吳司芒道：「你說對了，何止是醞釀大變，而且已經是山雨欲來。」

荊一非道：「吳大俠對江湖大勢知道多少?」

吳司芒道：「不多，簡直可以說是捕風捉影。」

荊一非怔道：「此話怎講?」

吳司芒道：「咱們只知道白玉鷄心重現江湖，這還是由於貴師門的變故才傳入江湖的，其次咱們隱隱覺得有一股力量在控制着整個武林，任何一個門派，似乎都難脫出它的掌握之外。」

荊一非愕然道：「有這等事?在下怎麼從來沒有此種感覺?」

吳司芒微微一笑道：「三年牢獄之災，再成爲衆矢之的，這些你敢說與那股神秘的力量全然無關?」

荊一非點點頭道：「你說的對，哦，吳大俠，那股神秘的力量，是否就是七巧火蓮燈?」

吳司芒道：「這就難說了，咱們只是懷疑七巧火蓮燈與那股力量有些關連。」

荊一非道：「吳大俠如此猜忖，是不是有所根據?」

吳司芒道：「我說過，咱們只是捕風捉影。」

荊一非道：「吳大俠也說過要利用在下，既是捕風捉影，在下就沒有用武之地了。」

吳司芒道：「這的確是一樁難題，不過未雨綢繆，制敵機先，才是上上之策，所以咱們才選中了你這顆棋子。」

荊一非道：「好，要在下怎麼做，請吩咐。」

吳司芒道：「荊大俠言重了，咱們只是聚集一些志同道合之士，爲江湖生靈及武林同道盡點心力而已，走，我先替你介紹幾位高人。」

他先將荊一非帶到一間緊閉着的室門之外，腳下一停，以十分虔敬的神色向室內招呼道：「晚輩吳司芒求見。」

關洛大俠吳司芒名滿江湖，他卻對室內之人自稱晚輩，神情之上又是如此的虔敬，這位前輩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了。

待室門呀然而開，荊一非自然要擧目向裏面瞧去。

裏面的陳設十分簡陋，孤燈一盞照着一位面貌清瘦的儒衫老人。

儒衫老人看似不老，由外表瞧看，最多不會超過六十，他此時垂眉闔目，正在一張木榻之上打坐。

吳司芒向荊一非示了一下意，然後併肩走了進去。

雙拳一抱，吳司芒向儒衫老人一揖道：「晚輩參見前輩。」

儒衫老者雙目倏睜，兩縷冷電似的目光向吳司芒一瞥，然後凝視着荊一非道：「你是誰?」

荊一非回答道：「晚輩荊一非參見前輩。」

儒衫老者點點頭，再轉向吳司芒道：「就是他?」

吳司芒答道：「是的，前輩認爲怎樣呢?」

儒衫老者沒有說甚麼，只是點了一下頭，雙目又闔了起來。

吳司芒道：「晚輩告退。」伸手輕輕一帶荊一非，雙雙退出室外。

待離室門稍遠，荊一非忍不住詢問道：「吳大俠!適才這位前輩是……」

吳司芒道：「百廢先生，荊大俠也許有過耳聞。」

荊一非一驚道：「不錯，白道第一高手白廢先生？」

吳司芒回答道：「不錯，正是這位前輩。」

荊一非道：「聽說此老已有三十年不履江湖，一般人以爲他已歸道山，但他的年歲……」

吳司芒道：「百廢前輩的『凝絃禪』是性命交修之學，此等絕代高人是不能以常理推斷的。」

荊一非道：「吳大俠說的是。」

他們穿過兩重門戶，來到一片遍植幽篁的小院之中，此時月掛西山，夜已過半，但那竹林之間却坐着一位鬚髮蒼蒼的灰衣老僧。

吳司芒趨前一揖到地，說道：「參見前輩。」

灰衣老僧神情冷漠的淡淡道：「不必多禮。」

吳司芒道：「多謝前輩，這位荊一非是盧駿前輩的傳人。」

灰衣老僧道：「哦，知道了，你們去吧。」

吳司芒應了一聲「是」，逕與荊一非向竹林之外走去。

荊一非道：「這位老和尚是怎麼啦？一副冷冰冰的神態，好像咱們欠他甚麼似的。」

吳司芒道：「如果不是這樣，他也不會名叫無情上人了。」

荊一非愕然道：「他就是佛門第一高僧無情上人？眞想不到，你是怎麼將他們弄來的？」

吳司芒笑笑道：「要是他們不願，誰能將他們弄來？其實這兩位前輩都是面冷心熱，俠義爲懷之人，否則縱然是我舅舅出馬，也不一定請得動他們。」

荊一非道：「哦，令舅必然也是一位武林高人了。」

吳司芒道：「高是够高，只是名聲並不太好，你聽過三眼殘道麼？」

荊一非一怔道：「魔道第一兇人？我當然知道，莫非他就是……」

吳司芒答道：「不錯，他就是我的舅父。」

吳司芒語音一落，雙目神光如電，靜靜的向荊一非瞧着，他是在觀察荊一非的反應，作爲評定使用的價值。

荊小非不是世俗之人，他當然不會因爲三眼殘道的已往來否定他的一切，因而誠懇的說道：「令舅的大智大勇令人欽佩，在下能够拜見他老人家麼？」

吳司芒見荊一非態度誠懇，顯得十分高興，右手倏伸，一把抓着他的手腕道：「我沒有看錯人，咱們就去見他老人家去吧。」

在另一個房間之內，他們見到了名震江湖的第一兇人三眼殘道。

所謂三眼，是他的印堂之中有一道紅色的疤痕，這道疤痕與眼睛正是一般的大小。

至於那個殘字就更顯明了，因爲他的左臂先天性發育不良，臂膀的粗細較常人細了一倍，五指也特別瘦小，簡直像一隻鷄爪似的。

別看他身帶殘疾，論武功，數遍當代武林，很少人能在他手下走過三招，尤以一套十二神魔劍法，在江湖上更具有無比的震撼之力。

吳司芒參見過三眼殘道之後，再指着荊一非道：「舅舅，他就是荊一非。」

荊一非躬身一禮道：「見過前輩。」

三眼殘道微微一笑道：「荊少俠不必多禮，坐下來咱們聊聊。」

荊一非道：「多謝前輩。」

三眼殘道待吳司芒荊一非就坐之後，才輕輕咳了一聲道：「荊少俠，你可知道咱們請你前來的目的？」

荊一非道：「吳大俠說要利用晚輩，至於如何利用就不得而知了。」

三眼殘道說道：「你願意被咱們利用麼？」

荊一非道：「那就要看甚麼事了，只要是有益於江湖生靈，武林正義，晚輩願意。」

三眼殘道點點頭道：「咱們教你一點武功，使你能够自保，然後你認爲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咱們決不勉强。」

荊一非剛才會見的，都是名震當代的絕頂高人，只要習得他們的一招半式，並且不勉强他的行爲，像這等便宜的事，就算打着燈籠也無法找到。

荊一非是時來運轉吧，他沒有打着燈籠去找，便宜事就自動送上門來。

這麼便宜的事除非是傻子才會拒絕。

荊一非不是傻子，但却謝絕了三眼殘道的好意。

「多謝前輩，但晚輩已有師承，不想再學別派的武功。」

「爲甚麼，瞧不起咱們？」

「前輩言重了，晚輩只是不想背師別投。」

「想得美，咱們如果願意收徒弟，縱使收回百把八十也可以。」

「那……前輩之意……」

「只傳藝，不收徒，不過你却要担負一項責任。」

「晚輩知道，爲武林正義，拋頭顱，洒熱血，在所不辭。」

「好，爲了爭取時間，你坐到床鋪上來。」

坐到床上做甚麼？荊一非沒有問，只是遵命坐了上去，原來三眼殘道是用他的絕頂內功爲荊一非打通任督二脈。

當天近黎明之時，他完成了這項艱苦的工作，使荊一非突破了練武之人的極限，成爲武林之中的一流高手。

然後他告訴荊一非，要在半天之中記熟它們練習的要領，然後由吳司芒送他回去，以免引起齊琴韻的懷疑之心。

第一種是百廢先生的「凝絃禪」，這是一種性命交修的內功心法，其精深玄奧絕不在佛道二家的禪力玄學之下。

其實「凝絃禪」也是來自佛門，是三百年前一位琴僧所創，他由琴絃的跳躍，與音韻的抑揚，而創出這項武林絕學。

第二種是無情上人的獨門掌法「九轉菩提」。

第三種便是三眼殘道的劍法「十二神魔」。

這三種武功全是曠世難求的武林絕藝，荊一非居然獲得三家之長，豈不是一項千載難遇的奇蹟！

不過這三位傳藝的前輩高人，每一句只說一遍，決不重複，能不能獲得他們完整的絕藝，就要靠荊一非的智慧了。

這三項武學義理深奧，文字枯澀，縱使拿着秘本背誦，不見得就能記得完整，更不必說理解了，何況他們每一句只說一遍，如果換了常人，多半聽了等於沒聽。

好在荊一非並非常人，字音傳入耳鼓，就像烙在心版上一樣，縱然天長日久，它也不會磨滅，至於義理只好慢慢去摸索了。

午餐之後荊一非坐息了一個時辰，然後才由吳司芒親自操舟將他送回蘭封。

臨別之際，吳司芒任甚麼也沒有說，但荊一非却忍不住了。

「吳大俠，今日在下應該如何作法，希望你給在下一點指示。」

「指示不敢，其實荊大俠已經有了成算，爲武林正義不惜拋頭顱，洒熱血，只要把握着這個原則就不會有什麼差錯。」

「是的，不過在下希望能够得到一點行動上的具體提示。」

「根據咱們的研判，七巧火蓮燈雖然不是那神秘組織的首腦，也必然是其中一個重要人物，咱們不能放棄這條綫索，希望荊大俠能够忍辱負重，滲透這一神秘組織。」

「好，在下當用力去做，只是今後咱們如何聯絡呢？」

「咱們的暗號是竹葉，葉尖是指方向，葉數是指里程，荊大俠只要趕到竹葉所示之處，必然有人跟你聯絡。」

「在下記下了。」

「哦，還有，如是情況許可，亮出暗號的人會立即跟你交談的，你如果需要協助，也可以繪下暗記請求支援。」

「好，吳大俠還有什麼指示？」

「沒有了，請多珍重。」

語音一落，轉身急馳而去。

此時落日含山，正是歸鴉繞樹時分，荊一非投日天際，腦海中感到一片眩惑。

三年前他保了一趟莫明其妙的鏢，坐了三年莫名其妙的牢，好不容易熬出來了，却又跌進另一個奇詭莫測的環境之中。

他成了衆矢之的，而且陷阱一個接着一個的接踵而來。

最使他眩惑的，是這些遭遇似眞似幻，似虛似實，好像每一樣都是虛幻的，但他又的的確確經歷過，接觸過。

先說那神秘的組織吧，它帶給江湖極大的震動，在武林各派中產生無比的壓力，但，它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組織，荊一非一點都不明白。

再說吳司芒吧，他們又是怎樣一個組合？

百廢先生，無情上人，三眼殘道，這三位代表白道，方外，黑道的突出人物，竟然會聚集在那人跡罕至的荒涼地區，甚至聚在大廳之上的那些陌生面孔，如是亮出字號，可能都是响噹噹的脚色。

難道他們就不神秘麼？

這般人確然不可思議，而那七巧火蓮燈，以及他的師門，又何嘗不是神神秘秘的？

這些事當眞像一團亂髮，無論他智慧多高也難以理出一個頭緒。

最後他只得定下一個無可奈何的決定，聽從吳司芒的，跟着正義走，以後看情勢的演變再說。

回到客棧，迎面就碰着小蕙。

小丫頭先是一聲歡呼，然後雙目一瞪，櫻唇一噘道：「公子爺，你追人追到那裏去了？咱們幾乎將蘭封翻了一個個兒，你就不怕急死人了？」

荊一非道：「說來眞叫人洩氣，琴韻呢？咱們進去再說。」

小蕙道：「咱們也是剛剛回來，小姐累了，飯也沒吃就躺到床上去了。」

荊一非道：「我也餓了，妳去叫店小二配幾樣菜送到琴韻的房裏，咱們一塊兒吃。」

小蕙道：「好的。」

交待了小蕙，他再走向齊琴韻房間，房間是虛掩着的，他停下脚步，咳了一聲道：「師妹……」

「啊，師兄，你回來了，快進來。」

他推開房間進去，瞧到一張十分歡愉的美麗面孔，一對像寶石一般的明眸，正閃着柔和而喜悅的光芒。

「迷了路，是麼？」

「誰說不是，將人追丟了不說，往那兒都不知道了，眞丟人。」

「這沒有什麼稀罕，咱們原本就人生地不熟嘛，你餓了吧，小蕙呢，這丫頭又野到那裏去了？」

「我要她叫店小二配幾樣菜，送來此處咱們一塊吃。」

「那好，你坐嘛，難道還不嫌累？」

這位明艷動人的姊師妹，原是冷冰冰的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只有對他這位師兄不一樣，和顏悅色，喜笑顏開，令人覺得她像芝蘭一般的可愛。

現在荊一非失踪了一天一夜回來，她沒有抱怨，沒有追問，而關懷之情，倒是溢於言表。

紅顏知己，舉世難求，荊一非並不是鐵石心腸，怎能不爲之大大的感動了？

只不過如此一來問題就大了，他既無法忘掉青梅竹馬的盧若蘭，如果他跟齊琴韶的感情再有增進，將來如何去收拾這個殘局？

他自然也有他的打算，跟着齊琴韻跑，只是爲發掘那個神秘組織，他想將來盧若蘭會原諒他的。

翌晨他們繼續往西走，準備經開封鄭州前往洛陽。

中州文物之盛以洛陽爲最，他們既然來到此地，自然要去遊歷一番了。

只不過這一路之上，荊一非並沒有半點遊歷的心情，因爲他正時時都在思索百廢先生，無情上人，以及三眼殘道所傳的秘訣，那有心情去領略沿途的風光。

每天夜晚在更深人靜之時他就開始練功，也許是「凝絃禪」太過深奧吧，他按照百廢先生所傳的口訣練習，竟然風平浪靜，微波不興，半點眞氣都提不起來。

更令人沮喪的是無情上人的掌法，威震寰宇的九轉菩提，他使用之時竟然無力無氣，根本不像武功。

此時他幾乎不想學了，費盡心力都無法領略其中的奧秘，再練下去還不是白費氣力！

但三眼殘道的劍法却給了他很大的鼓勵，他不只是練得得心應手，並逐漸獲得劍道中的神髓。

只不過他發覺十二神魔劍法狠毒無比，只要出招就會傷人，受傷之人非死即殘，是一種極邪惡的武功。

爲什麼他只能領會三眼殘道的武功？莫非他具有邪惡的本質？

他決不相信這些，武功沒有正邪之分，用之於正則正，用之於邪則邪，以十二神魔劍對付惡人，不是再好不過？

在此等情形之下，他只得全力研鑽十二神魔劍法，其餘兩項絕藝只有暫時擱到一邊了。

另一點使他心情不安的，是打從蘭封動身開始，發覺有人在暗中追逐，似乎他的一切時時都在別人的掌握之中。

是什麼人對他如此感到興趣？是那神秘的組織，還是三眼殘道那一夥？

除了這兩帮神秘人物，也可能還有第三者，第四者，因爲五十萬兩白銀，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不管怎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當眞有人找碴，他倒想試一試十二神魔劍法。

這天到達開封以西的韓莊，他們在打尖之際，忽然下起雨來了，而且雨勢滂沱越下越大，看情形短時間必然不會放晴。下雨天留客，反正沒有急事，他們就在鎭上住了下來。

待荊一非走進他所定的客房，忽然發現床頭放着一柄帶鞘的長劍，他神色一呆，喑忖：「莫非我走錯了房間不成？」

及出房詢問店小二，沒有錯，這個房間原先住的客人今早已去潼關，現在他就是這房間的主人。

他原想說出那柄寶劍之事的，但回頭一想，那位客人如果是武林同道，決不會忘掉他的兵刃，如若是一位公子哥兒以佩劍玩物的，丟了也沒有甚麼可惜，於是，已經溜到嘴邊的話他又嚥了回去。

還有一個原因，他正需要一柄劍。

回到客房，先放下包裹及長刀，再取過床頭的寶劍一瞧，他幾乎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這的確是一柄寶劍，決不是一般的凡鐵。

劍身細長，隱泛青光，在拔劍出鞘之際，會感到一股冷嗖嗖的寒氣。

這是「青靈寶劍」，相傳是前古神兵，唐代魏徵斬老龍用的就是這柄神劍。

他習得一套絕世劍法，却從未眞正用寶劍練習過，現在寶劍在手，他自然而然的按十二神魔劍法演練起來。

待十二招劍法練完，身後忽然傳來一陣掌聲，及扭頭一瞥原來是齊琴韻主婢。

「好一套神妙的劍法，師兄原來深藏不露！」

齊琴韻跨進房中，同時說出幾句似讚譽似譏諷的言語。

荊一非尷尬的一笑道：「我在牢獄中曾經遇到一位生重病的難友，他感激我對他的照顧，在臨終之前傳了我幾招不知名的劍法……」

齊琴韻說道：「哦，以前沒有見你練過？」

荊一非道：「我覺得這幾招劍法十分毒惡，所以不願練習，現在床上拾得這柄寶劍，一時興起倒叫師妹見笑了。」

齊琴韻面色一整道：「我雖然未曾習過劍術，但瞧得出你這幾招劍法具有鬼神莫測之機。如此神奇的絕藝，你怎可輕輕放棄！再說，兩軍搏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毒惡的招式是敵人的尅星，即是自己的救星，難道這一點你都不懂？」

荊一非雙拳一抱道：「多謝師妹提醒，看來今後我要多加練習才對。」

齊琴韻道：「不錯，這樣才能對生命多一層保障。」

由於這一次交談，今後荊一非不必偷偷的練功了，這也算是一項意外的收獲。

當晚雲收雨歇，次日他們再繼續上路，待趕到日沙鎭，已是紅日西斜了。

此地距離鄭州約莫四十餘里，在天黑之前自然無法趕到，好在鎭上任什麼都有，倒也不必着急。

他們先落店，後吃晚餐，但在吃飯之際，想不到竟然遭到意外的痲煩。

所謂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如果說這椿意外是荊一非自找的未嘗不可。

因爲他是一個衣冠並不怎樣鮮明的少年，却帶着兩個花容月貌，風華絕俗的美人兒，冶容誨淫，如果遇到當地的地頭蛇，叫公鷄，痲煩的事就容易發生了。

現在正是這樣，他們就遇到了一個地頭蛇。

這條地頭蛇可不等閒，不要說日沙鎭，就算鄭州城，甚至黃河兩岸，他也是一個叫得响字號的人物。

因爲他除了有一個財雄勢大的爹，還有一個名震武林的師父。

戴北河當過兩任知府，掙下了萬貫家財，他的獨子戴魁，偏偏不肯子繼父業，整天只知道使槍弄棒，在無可奈何之中，戴北河只好將他託給方外之交古智禪師。

這位老和尚是少林寺長老，一身功力，在江湖上獲得頗高的評價。在他全力培植之下，戴魁自然習得一身不俗的武功。

這一來可就糟了，一個有財有勢的公子哥兒，再加上一副好身手，他還能够老老實實的過日子？

更何況他性好漁色，三數年來就不知糟蹋了多少良家婦女。

今天更是趕得巧，他請朋友吃酒，也來到這家長昇酒樓。

及踏進酒樓，他忽然目光一亮，神色上也顯得興奮已極。

因爲他發現了齊琴韻主婢，認爲是他平生僅見的無雙絕色。

「戴忠，瞧見了麼？」

「瞧見了，公子請先入座，待小的將她們喚來。」

戴忠是戴魁的跟班，也有兩手三脚貓的工夫，他最大的長處是狐假虎威，仗勢欺負良善的百姓。

他當然也瞧到荊一非三人全都帶有兵刃，分明不是一般常人，他依然毫不在意的走了過去。

「喂，你們是做甚麼來的？」

雙眉一挑，兩眼一瞪，那副德性，好像除了老天爺就數他最大。

荊一非一怔道：「你是問咱們？」

戴忠道：「你認爲我在問誰？」

荊一非估不到此人說話的態度如此橫蠻，不由面色一沉道：「咱們做甚麼你管得着麼？」

戴忠嘿了一聲道：「你說對了，大爺正是管得着。」

荊一非道：「你是地保？」

戴忠嘿嘿一笑，說道：「地保？嘿嘿，地保只够趴在大爺的脚下，大爺要管你何用地保？老實告訴你吧，咱們公子昨晚丟了一串名貴的珠寶，你們三位都脫不了嫌疑。」

荊一非哼了一聲道：「捉姦捉雙，捉賊拿脏，你憑甚麼說咱們有嫌疑？」

戴忠道：「憑咱們公子的高興，他說你們有嫌疑，就算跳到黃河，你也洗它不脫。」

小蕙忍不住嬌叱道：「你們公子是甚麼東西？教他來會會本姑娘。」

戴忠哈哈一笑道：「咱們公子姓戴名魁，在黃河兩岸沒有不知道的，既然兩位姑娘願意見他，那好辦，請跟在下走，只要兩位侍候得咱們公子高興，也許他不追究了也不一定。」

拍的一聲脆响，戴忠挨了一記清脆的耳光，同時被一股暗勁撞得連退三步，才張嘴吐出一口血水。

「小賤貨，妳敢打人？公子快來，這娘兒潑辣得很呢！」

適才一記耳光不只是打得很重，而且小蕙是如何出手的他都沒有瞧看明白，總算他還有點自知之明，立即向戴魁呼救。

一聲嘿嘿冷笑，戴魁走了過來，他畢竟是識貨的，小蕙適才出手快如閃電，分明身負上乘武功。

雖然如此，他還是一點都不在乎。

雙拳微微一抱，一雙賊眼也在齊琴韻主婢的身上溜了一遍，然後說道：「姑娘好身手，不過妳們想憑仗武功在日沙鎭橫行，妳們就打錯主意了，依在下良言相勸，除了跟在下走妳們別無選擇。」

小蕙道：「要是不呢？」

戴魁道：「敬酒不吃只好叫妳們吃罸酒了，不過吃罸酒並不好受。」

荊一非道：「朋友，咱們路過貴鎭，無意惹事，你如是定要找碴，那就划下道來吧。」

戴魁道：「很好，咱們鎭口見。」

鎭口有一片廣塲，他如此一說，立刻圍上一大堆瞧熱鬧的人羣。

荊一非與齊琴韻主婢到達廣塲，戴魁已經領着十幾名彪形大漢嚴陣以待。

小蕙說道：「公子，讓小婢去教訓他們。」

荊一非道：「不，還是讓我來吧。」

他摘下一柄長刀，走向塲中道：「那位先來賜教？」

對方走出一名年約四旬的短髭大漢，手中抱的也是一柄長刀。

雙方往塲中一站，短髭大漢二話不說，振臂一揮，就一刀劈了過來。

此人刀風虎虎，頗有幾斤蠻力，刀法出自淮陽派，應該是一個三流脚色。

荊一非藝出八卦門，經三年在牢獄中苦練，現在任督二脈已通，一套八卦刀法已然青勝於藍，他自然不會將短髭大漢放在心上。

身形微側，寒光急吐，噹的一聲巨响，短髭大漢已丟掉長刀，抱着手腕，倒竄着逃了回去。

這是荊一非手下留情，否則他的一隻右手只怕也要留在這兒。

這只是一招，一招之中短髭大漢就已棄刀而逃，旁觀的戴魁不由面色一變。

他縱身撲進門塲，由腰際解下一柄軟劍，略一運功，軟劍已然挺得筆直，少林高僧的傳人，果然不是徒負虛名之輩。

他向荊一非深深盯了一眼，道：「閣下的姓名怎樣稱呼？」

荊一非道：「在下荊一非。」

戴魁啊了一聲道：「這就難怪了，五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自然能够買動美人的芳心，可惜你運氣不好，不該到日沙鎭來的。」

荊一非道：「哦，莫非日沙鎭是强盜窩，想對在下來個黑吃黑？」

戴魁哼了一聲道：「戴府金銀如山，豈會瞧上你五十萬兩銀子，不過閣下監守自盜，行爲卑劣，今天遇到本公子，多少要給你一點教訓。」

荊一非嘆息一聲道：「朋友，當眞相信江湖上的流言麼？」

戴魁道：「無風不起浪，人家爲甚麼要寃杜你？還有，你居然帶着兩位美人兒招搖過市，本公子瞧不順眼，這也是你取死之道，別說廢話了，出招吧。」

這當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看來是不必再說甚麼了，於是長刀一挺，振臂揮了出去。

八卦刀法沒有甚麼奇招秘技，只是在工夫上求得扎實，荊一非任督二脈已通，眞力不只是强過往日一倍，而且有如水歸大海，源源不息。

適才隨手揮出一刀，論招式，平凡以極。

但刀光急閃，快如雷電交馳，而長刀所帶起的暗勁，令人感到有如山嶽一般的壓力。

戴魁沒有想到荊一非的功力如此之深，他的神色再也輕鬆不起來了。

因爲日沙鎭是他的家鄉，他決不能在此地丟人現眼，否則他豈不成爲無面見江東父老了。

少林高弟自然不會就這麼落敗下去，他忽然一聲輕嘯，使出了一套神鬼莫測的劍法。

少林大悲劍法，是佛門無雙絕藝，當代少林高僧習得這套劍法的也不過兩三人而已，古智禪師竟然將它傳給一個俗家弟子，這豈不大出情理之外！

荊一非自然無暇去研究這些，他只覺得劍勢綿密，急如驟雨，像水銀瀉地一般，使人防不勝防。

以八卦刀對大悲劍的確難以防範，所幸他功力够高，長刀急揮，全力劈出三刀，總算十分勉强的將這一輪攻勢接了下來，但他的左臂已經衣袖破裂，現出一絲血跡。

戴魁意氣飛揚的哼了一聲道：「棄刀投降吧，姓荊的，否則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了。」

齊琴韻奔上來，說道：「師兄，讓我來。」

荊一非搖搖頭道：「不必，我還有一戰之能。」

他棄掉長刀，摘下青靈寶劍，然後面色一沉道：「朋友原來是少林高弟，荊某失敬了。」

戴魁道：「現在知道並不算遲，怎麼，你還想作困獸之鬥？」

荊一非道：「在下有幾句忠告，不知道朋友願不願意聽？」

戴魁道：「你說吧。」

荊一非道：「咱們素昧平生，根本談不上任何仇隙，朋友向在下找碴，只是爲了瞧不順眼？」

戴魁說道：「原先是的，現在可不同了。」

荊一非道：「這話怎麼說？」

戴魁道：「因爲你監守自盜，是一個爲江湖所不齒的小人，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所以本公子放你不過。」

荊一非嘆了一口氣道：「如此說來，在下是百口莫辯了。」

戴魁道：「不錯，除了棄劍投降，聽憑本公子處置，你已經別無生路。」

荊一非道：「朋友太自信了，在下也有一套劍法，不見得就會輸給閣下。」

戴魁道：「那你就出招吧。」

荊一非道：「在下這套劍法毒辣得很，只要出劍就能傷人，聽在下的忠告吧，朋友，咱們無怨無仇，何必除死方休？」

戴魁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原來姓荊的還有一套唬人的本領，就算你當眞有一套高明劍法，本公子一樣放你不過。」

荊一非道：「好吧，在下話已說明，朋友如此執迷不悟，那就怪不得在下了，請。」

戴魁見荊一非劍泛青光，知道不是凡物，能够使用此等寶劍的人，在劍術上必有不凡的造詣，因而他也收起輕視之心，手腕一振，一劍推了出來。

他原是小心謹慎，以攻守兼備的招式，來測試荊一非在劍術上的成就的。

但長劍推出一半，忽然青光耀眼，寒氣侵肌，胸前一陣劇烈的疼痛，他忍不住疼得哼出聲來。

荊一非嘆息一聲道：「回去吧，朋友，我不想殺你。」

荊一非的確不想殺他，適才一劍只要向左方偏過來一寸就傷到心臟了，那麼姓戴的決不會還能站着說話。

日沙鎮的地頭蛇終於砸了招牌，他恨恨的向荊一非瞪了一眼道：「很好，姓荊的，一劍之賜，本公子必有一報。」

戴魁被手下扶着走，荊一非也與齊琴韻主婢返回客棧。

小蕙替荊一非斟來一杯熱茶，道：「公子太仁慈了，這種壞人爲什麼不一劍送他回老家去？」

荊一非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咱們跟他並沒有深仇大怨，何況他是一個地頭蛇，如果當眞殺了他，咱們今晚就不能安安穩穩的睡在這兒了。」

小蕙道：「這倒也是。」

這一晚他們果然睡得十分安穩，而且一直到達榮陽，都沒有遇到什麼意外。

這天他們原想到鞏縣投宿的，但剛剛通過虎牢關就被人攔住去路。

小蕙向攔路者瞥了一眼道：「小姐，妳瞧，敢情和尚也要攔路搶刦，出家人當强盜，這倒是新鮮得很。」

她沒有說錯，攔路的確是三名和尚。

領頭的是一名鬚髮皆白的老僧，但面色紅潤，有如嬰兒，可見這位老和尚的修爲是如何深厚。

他後面並排立着兩名懷抱戒刀的和尚，年齡只怕也在六旬以上。

此時雙方相隔約莫二十餘丈，小蕙剛才所說老和尚已經一字不遺的聽了進去。

一聲清越的佛號之後，老和尚說道：「出家人四大皆空，女施主如此說法豈不罪過！」

小蕙撇撇嘴道：「好一個四大皆空，那你們爲甚麼攔住咱們的去路？」

老和尚道：「女施主不要誤會，老衲只是想除魔衞道，爲天下蒼生爭取平安的歲月而已。」

齊琴韻說道：「老禪師的法號怎樣稱呼？」

老和尚道：「老衲古智，忝居少林長老。」

齊琴韻道：「原來是名滿天下的鐵杖和尚，幸會得很，適才老禪師說要除魔衞道，難道與攔路有關？」

古智禪師道：「老衲聽說爲禍生靈的魔道已經死灰復燃，他們門下弟子已在這條官道上出現……」

齊琴韻道：「老禪師懷疑咱們就是魔道門下？」

古智禪師道：「老衲沒有這麼說，只不過凡是經過此地武林同道必須接受一項考驗。」

齊琴韻道：「哦，老禪師要如何考驗法？」

古智禪師道：「以你們本門的武功，招架老衲三次杖擊。」

齊琴韻向老和尚手中的鐵杖瞧去，只見它長約九尺，粗逾兒臂，光亮亮的，必然不是凡鐵。

是不是凡鐵無關緊要，最重要的是如此沉重的兵刃，武林中極爲少見，他們三人縱然一起上，也不見得就能接他下來。

接下來最好不要翻臉，因而忍不住氣道：「老禪師名滿寰宇，是武林中的前輩高人，接你三次杖擊，豈不是鷄蛋跟石頭相砸？」

古智禪師道：「老衲志在除魔，豈會亂殺無辜，施主不必害怕。」

小蕙哼了一聲道：「你這是强人所難了，如若咱們不出手招架，難道你也會一杖砸來？」

古智禪師一呆道：「這個……」

老禪師是一代高僧，他怎能攻擊不予招架之人？小蕙這一使刁，他就吶吶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小蕙撇撇嘴道：「沒有理由了吧？那就快讓開一點，佛門高僧攔路找碴，豈不叫人笑掉大牙！」

古智禪師沒有讓路，他遲疑一陣，喧

了一聲佛號道：「老衲想出了一個變通的辦法，希望三位施主能够同意。」

荊一非道：「前輩請說。」

小蕙道：「不，老和尚最好不要說，你說了咱們未必同意，那時豈不又要傷和氣了？」

古智禪師道：「但老衲一定要說，三位施主也必須同意。」

齊琴韻冷冷道：「好霸道的和尚，那你就說說看。」

古智禪師道：「老衲不難爲各位，但你們要隨着老衲走一趟少林。」

齊琴韻道：「爲甚麼？你總得說出一點理由。」

古智禪師道：「由敝寺戒堂調查你們的來歷，如若與魔道無關，自然會放你們離去。」

小蕙哼了一聲道：「你以爲咱們會聽你的？」

古智禪師道：「事出無奈，老衲只好得罪了。」

小蕙道：「咱們不跟你鬥，你又能怎樣？」

古智禪師道：「老衲只好點上你們的穴道，僱人將你們抬回寺去。」

這一回老和尚不上當了，小蕙使刁無效，不由面色一變。

荊一非道：「在下有點不解，前輩用甚麼證明咱們是不是魔道門下？」

古智禪師道：「用武功，魔道門下習得一種極端毒惡的劍法，只要是使用十二神魔劍法的，必然就是魔道傳人。」

荊一非淡淡道：「在下原以爲老禪師是一個佛法高深有道高僧，原來見面不如聞名，竟是如此淺薄！」

古智禪師大怒道：「施主小小年紀，出言竟然這般刻薄，不管你是不是魔道門下，老衲必須給你一點教訓，出招吧。」

荊一非冷冷道：「別忙，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老衲認爲在下言語刻薄，在下却有一事向老衲請教，天下武術同源，這話老衲該不會反對吧？」

古智禪師的確沒有反對，只是露出一副不耐之色，少林高僧的修養竟如此之差，這倒是少見得很。

荊一非接着說道：「武功沒有正邪，端在使用人心術的正邪而已，任何正大門派，也難免有些不肖之徒，你說對麼？老禪師。」

古智禪師哼了一聲道：「你說完了沒有？」

荊一非道：「還有一點，請問老禪師，你說的那魔道門下，他究竟做了一些甚麼？老禪師又爲甚麼必欲除之而後快？」

古智禪師想不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晚輩，竟敢毫無憚忌的跟他頂撞，而言語又是如此犀利，他的面色自然變得難看已極。

古智禪師身後的兩名傀儡之一，忽然踏上幾步道：「稟師父，這位施主舌尖嘴利，咱們不必跟他浪費唇舌了，弟子請令出戰，請師父恩准。」

這是一個最好的台階，古智禪師怎能不准？

請戰的這位出家人身材粗壯，是一個力士型的人物，他手中的戒刀雖然沒有古智禪師的鐵杖沉重，比起一般的刀劍却重得多了。

戒刀往懷裏一抱，大和尚立即遞出了戰書。

「貧僧慧生請施主賜教。」

不說一句廢話，這位慧生大師倒是乾脆得很。

荊一非也摘下了長刀，他沒有出招，却長長一嘆道：「咱們有仇麼？大師。」

慧生大師道：「以武會友，何須有仇，出招吧，施主！」

這話不錯，在江湖上以武會友是常事，看來不動手是不行了。

荊一非先抱刀一禮，然後斜斜的劈出一刀。

慧生大師禮讓，他也是虛幌一招，他們好像當眞在以武會友，互相切磋一般。

但在十招之後，雙方的神情逐漸沉重起來，雖是刀風虎虎，但却一發即收，沒有人敢將招式用老。

原因是他們旗鼓相當，誰也奈何對方不得。

慧生大師是古智禪師的首徒，在少林寺中早已列入高手之林，只是他那强悍的攻勢，並不能使荊一非有半點動搖。

荊一非任督二脈已通，眞力可以生生不息，他也只能戰個平手，無法佔到半分便宜。

兩軍搏殺，生死繫於一髮，心神不屬是搏殺者的大忌。

但荊一非的思想却在游離之中。

他像是想到了甚麼，腦際靈光一閃，長刀已然隨手揮出。

「啊……」

一聲痛極的慘呼，將他從游離中拉了回來，及定目一瞧，他的神情顯得怪異已極。

一條斷臂，一把戒刀，拋棄在山石荒草之間，慧生大師已被他的同伴救了回去，自今以後他就是一個獨臂和尚了。

適才那一刀是神來之筆。

那一刀像是天外飛來，沒有人瞧出它是如何削掉慧生大師一條臂膀的。

荊一非也不知道，所以他才現出那般古怪的神色。

只是如此一來，幾乎氣瘋古智禪師了，他不在乎大弟子斷臂，這口氣他却嚥不下去。

老和尚滿臉殺機，提着他那根威震武林的鐵杖走了上來，二話不說攔腰就是一杖。

這一擊是含怒而發，威勢之猛，不亞於疾雷撼山，荊一非功力再高，也不敢接它下來。

不過他也決不畏怯，一退即進，揮刀展開反攻。

只是雙方的功力相差太多，而古智禪師使的又是長兵刃，幾招下來他就險狀環生了。

他適才不是以一招詭異莫測的刀法，斷了慧生大師一條臂膀麼？現在爲什麼不使它出來？

適才他是在思想游離之中，靈光一閃之際忽然想出來的。

現在他自顧不暇，那有時間去想，那麼以八卦刀鬥羅漢杖自然要相形見拙了。

一幌就是十招，雖然每一招都是那麼兇險，他還是能够應付過去，但第十一招他却過不去了。

這一招是羅漢杖法中的精華所聚，當今之世，能够接下這招「一肩担日月」的爲數不多。

他明知接不下這一招，只得盡力閃避，不幸的是他仍被鐵杖挑了起來。

糟了，他落身之處深不見底，竟是一個黑黝黝的絕壑。

當然，生有方死有地，如果他葬身絕壑，只能說命該如此。

不過這樁搏殺是不公平的，名滿江湖的一代高僧，怎能如此對待一個後生晚輩呢？

因此，在一旁掠陣齊琴韻主婢心胆皆裂，口中一聲嬌叱雙雙向古智禪師撲去。

七巧火蓮燈的傳人，自非等閑之輩，如果她們以二對一的拚命一戰，古智禪師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只是出家人心腸慈悲，不願意跟婦人女子一般見識，當她們撲來之時，老和尚已帶着兩名門下飄然而去。

× × ×

古道斜陽，西風瘦馬，這景象是凄涼的，但它却是齊琴韻主婢此時的寫照。

她們呆呆的瞧着那道黑黝黝的深壑，一臉惘然不知所措的神色。

良久，齊琴韻嘆了一口氣道：「這一下……咳，叫我如何向爹交待？」

小蕙哼了一聲道：「小姐就只想到這個？」

齊琴韻一怔，問道：「妳這話是甚麼意思？」

小蕙道：「小婢是說，好歹咱們也該下去瞧瞧……」

齊琴韻道：「瞧甚麼？這麼深的絕壑，難道他還有活命？」

小蕙淡淡道：「小姐，有幾句話，小婢不知道該不該說。」

齊琴韻道：「妳倒跟我客氣來了，有甚麼話你就說吧。」

小蕙道：「咱們是要利用荊公子，不錯吧？」

齊琴韻道：「不錯。」

小蕙道：「那小婢就不懂了，人死了如何還能利用？」

齊琴韻道：「廢話，難道是我將他打下去的？」

小蕙道：「當然不是，可是他分明不是老和尚的對手，小姐却不去助他。」

齊琴韻道：「這不能怪我，誰叫他有武功不肯拿出來用的？」

小蕙道：「妳錯了，小姐，就算他習得幾招詭異的劍法，當時老和尚迫得他手忙脚亂，他那有機會換用寶劍？至於那招刀法麼，只怕也是臨時想出來的。」

齊琴韻道：「照妳這麼一說，全是我的錯處了。」

小蕙說道：「小婢可不敢這麼說，只是……」

齊琴韻哼了一聲道：「別吞吞吐吐，我還有甚麼過失，妳就一起說出來吧。」

小蕙一笑道：「這可是小姐要我說的呀。」

齊琴韻道：「不錯，你說出來，我不會怪妳的。」

小蕙道：「咱們經常行走江湖，見到過不少少年才俊，小姐可曾發現一個比荊公子更好的？」

齊琴韻呆了一呆，她那小巧的櫻唇之旁忽然顯出一絲笑容，然後投目壑底，發出一聲嘆息道：「他有甚麼好，滿腦子仁義道德，一股子蠻牛脾氣，誰要跟了他不受一輩子活罪才怪呢！」

她說話之間，脚下也活動起來，而且速度在逐漸加快，到後來幾乎是在拚命狂奔。

小蕙沒有說甚麼，只是亦步亦趨的跟着她跑，只不過她那面頰之上，却留着一股會心的笑意。

小蕙沒有猜錯，齊琴韻的確是來到絕壑。

其實這不能稱爲絕壑，因爲它只有一面是巉崖削壁，其他三面全是起伏不一的丘陵。

荊一非不幸得很，他偏偏是由那千仞削壁之上摔下來的。

距離如此之高，是銅筋鐵骨也會承受不起，何况一個血肉之軀。

但是，齊琴韻主婢却找不到荊一非的屍體。

這是不可能的，他縱然已經摔死，也會找到一點零碎東西的。

的確有些零碎的東西，而且是剛剛墜下來的，不過那只是一些殘梗斷枝而已。

她們舉目往上面一瞧，小蕙首先驚呼道：「小姐，妳瞧……」

齊琴韻也瞧到了，荊一非命不該絕，他竟然擱在一叢樹枝之上。

這片崖壁生有不少樹枝籐蔓，荊一非曾經抓斷過不少，下墜之勢也因此緩了下來，最後這叢樹枝雖然將他接住，他却躺在上面暈了過去。

他伏身之處距離地面還有三十餘丈，對一個身負重傷之人，這種高度摔下來依然會要他的小命，那麼除了爬上去救他，實在想不出別的法子。

由於壁間樹木很多，爬上去並不算太難。

她們終於爬上去了，但這雙主婢却傷心得飮泣起來。

莫非荊一非已經死了？

不，他雖是傷勢沉重，但胸部還在微微起伏，只是滿身傷痕，面如金紙，原是一個英朗洒脫，倜儻不羣的少年俠士，現在比死人只多了半口氣了。

小蕙恨恨的道：「老和尚好狠，這筆賬咱們非找他討回來不可。」

齊琴韻幽幽道：「不要說廢話了，小蕙，咱們還是替他療傷要緊。」

小蕙道：「這兒怎能療傷，咱們得想法子將他搬到地面才行。」

齊琴韻道：「不，他的傷勢太重了，只怕受不了折騰。」

小蕙道：「那怎麼辦？」

齊琴韻由百寶囊中取出三粒獨門療傷靈藥，交給小蕙道：「先喂他將這個吃下去。」

小蕙雖是接過了療傷靈藥，却眉峯一皺道：「這兒一滴水也沒有，傷藥他如何吞得下去？」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姚雄

混沌書生



有姚雄者，粵人也，素有胆力，常遊齊楚間，從名師學藝及歸父母俱歿，家亦中落，遂投鏢局業保鏢，往來南北，聲名甚大，盜畏之如虎莫敢攖其鋒也，時有山東巡撫栢某者，生性刁猾，賣官鬻爵無所不爲，解任赴陝，携有私囊，約計數十萬金懼被途中盜刦，聞姚雄之名，厚禮聘之，姚以其貪官，有損己名，婉辭謝絕，栢怒曰，若何自尊如此，吾豈眞懼盜哉，遂更聘鏢師李某，偕行赴陝，初李某曾爲巨盜横行無敵，一日姚雄解銀至京師，在某山之麓李出攔刦，力不敵姚，連發三鏢射之，均被姚接住，一鏢反擊，受傷倒地，流血過多，不能行，被姚所獲理當處死，姚憐而宥之，令其業鏢，以贖前愆，詎李狠子野心，不感姚之盛德，反嫉其勇，常欲加害，今既爲栢保鏢，垂涎多金，至半途與盜約，佯扮姚雄狀，乘夜刦其財，栢見之不辨眞僞，大怒曰，匹夫焉敢如此，吾當手刃之，遂趕程至陝，令人捕姚至，備受梏楚，强定其罪，繫之於獄，是夜設饌饗李，飲至半酣，忽簷際如飛鳥墮，一士人昂然登階，拔劍梟李首，且大聲謂栢曰，汝爲官多年，未嘗施恩澤於人民，剝削如許脂膏，故天假手於盜，以刦汝資，豈姚雄之咎哉，言罷，以劍剺其兩耳，曰劓此以爲貪酷者儆，栢痛極而暈，迨蘇則士人已不知所往，急使人往獄中視姚，亦杳如黃鶴矣。

齊琴韻雙目一闔道：「笨丫頭，妳就不會想點辦法麼？」

小蕙聞言一怔，暗忖：「此處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這個辦法如何想法？」

好在她並不笨，最後終於被她想出辦法來了。

想出了辦法是一件好事，誰知她竟然櫻唇一噘，臉蛋更是紅得像蘋果一般。

後來她又由牙根裏迸出了兩個字「我不……」

小蕙這是怎麼啦？看情形她好像有點委屈，也有些不情不願似的，莫非這辦法有什麼不妥？

的確有點不妥，因爲齊琴韻是想利用小蕙的唾液。

此處上不沾天，下不沾地，除了利用唾液替荊一非送下療傷靈藥，還有甚麼法子可想？

只不過小蕙還有一個冰清玉潔的少女，小姑居處尚無郎，現在要她嘴對着嘴將香唾餵進一個男子的口中，她如何能够不羞？

齊琴韻沒有瞧她，只以平淡的語氣道：「那我就省下三粒靈藥了，此等靈藥配製原本不易。」

說完話她就伸手抓向一根樹幹，好像是要離開此地，撒手不管了。

她原是一個冷酷無情之人，這沒有甚麼稀罕。

這一下可急壞小蕙了，她再顧不得羞恥，急忙嬌呼一聲道：「好嘛，小姐，妳別走。」

她雖是豁出去了，却也羞得抬不起頭來，眞希望有一個地洞讓她鑽下去。

齊琴韻抿着嘴偷偷笑了聲，道：「那妳就快點，餵了藥咱們還要帮他行功。」

小蕙不再遲疑，先將三粒靈丹投進荊一非的嘴裏，然後俯下身去雙唇相合，餵進幾口香唾。

小姑娘倒是十分賣力，餵給他香唾不算，還送給幾口眞氣，將靈藥切切實實的送進他的肚裏。

然後她站了起來，吶吶道：「小姐，現在……」

齊琴韻道：「妳坐着，面對面的抱着他。」

這又是一個難題，但現況必需如此。

因爲樹枝上不好坐，荊一非暈迷不醒，不如此怎能帮他行功？

小蕙的性格是爽朗的，絲毫不忸怩作態，隨手一抄，已將荊一非抱了起來。

她選擇一個地方坐下，面對面的將他摟抱着，這樣是將背部對着齊琴韻，好讓她帮助運氣行功。

這項工作是艱巨的，因爲荊一非的傷勢十分沉重，他們置身之處，又是如此的特出。

天色漸趨陰暗，山風虎虎吹得樹枝在不停的抖顫，寒氣也在逐漸加深，眼看夜色就要籠罩這個山區了。

雖然氣溫如此寒冷，齊琴韻的鬢角已現出汗水，她以雙掌貼着荊一非的脊心，將眞力源源不絕的向他體內輸去。

在荊一非懷裏的小蕙，神情也顯得緊張，她發覺齊琴韻運功療傷過於辛苦，忽然想到助她一臂之力的法子。（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華山派的傅秋蓮、傅秋萍昆仲及各師兄弟在大鴻廳飲酒作樂，突然一隻鸚鵡飛來蹲在橫樑，學着人語叫囂不休，傅秋萍即令盧安把鸚鵡殺死，盧安即拔劍上掠，揮劍之際，却被申九旋暗器傷及右腕，登時跌下，傷處立見紅腫，傅秋萍要申九旋交出解藥，申九旋不肯，魚帝之隨即現身，勸申九旋照交，並向傅氏昆仲說明來意，目的在與蓮萍雙劍一較武技，傅氏昆仲知無可避免這場打鬥，只得與對方一戰，初時傅氏昆仲稍佔上風，但魚帝之的銀魚劍一經出手，傅氏昆仲即落下風，危急中，一綠袍老者突至，喝令華山派弟子速離鬥場……

乞丐售怪獸　古廟遇主顧

羅剎宮

（一）

一陣北風從廳外吹來，華山派每個人的心裏，都升起了一種說不出的寒意。

眞正令他們心寒的並不是這陣北風，而是這個神秘的綠袍老人。

他的目光就像是兩把刮骨刮肉的刀，現在巳不停的在每個人身上刮來刮去。

他手裏有一隻瓷杯。

忽然之間，這一隻瓷杯在他的手裏粉碎。

瓷杯變成了一堆白色的粉末，從這老人枯瘦的指罅間傾瀉而下。

要揑碎這一隻杯子不難，就算是不懂武功的人，也不難辦到。

但一擧手間就把瓷杯化爲齏粉，却是談何容易？

但更令人吃驚的事還在後頭。

這一蓬齏粉，竟然像是一枝鋼錐般，把那張桌子擊穿了一個小洞，然後又從桌底漏到地上去！

這是何等驚人的內力？簡直有如魔法般令人難以置信。但每個人都知道，這不是魔法，而是一股不可思議的內力，使柔細的粉末化爲無堅不摧的利器。

綠袍老人陰森的目光，又再落在傅秋蓮的身上。

傅秋蓮打了個寒顫，終於帶着華山派所有的人，都離開了大鴻廳。

綠袍老人忽然冷冷道：「傅秋蓮，將來你若要找老夫算帳，不妨到西方羅剎宮去！」

他的聲音並不響亮，但巳可以讓傅家昆仲聽得很清楚。

他們的確聽見了。

他們只有走得更快！

（二）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西方羅剎教不好惹。

但自從八十年前，羅剎教率師來犯中原，拚過一次硬仗之後，這八十年來，中

原武林就再也沒有羅剎教的人出現過。

那一伇十分慘烈，中原武林各大門派和羅剎教雙方都付出了極慘重的代價。

這綠袍老人既是羅剎教的高手，那將會是一件轟動武林的大事。

魚帝之看看這個綠袍老人，忽然豎起拇指，讚道：「好本領。」

綠袍老人冷冷道：「這種內力的表現，中原武林有誰能辦到？」

魚帝之搖頭。

綠袍老人道：「連一個也沒有？」

魚帝之又搖頭，他淡淡一笑，道：「不是這個意思，而是很多。」

「很多？」

「當然很多。」

「何謂之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就是多得很，多得不可勝數的意思。」魚帝之拉過一張椅子，大馬金刀的坐下，然後又緩緩的說道：「據魚某想像，就算沒有八百萬，也有六七百萬人能辦到。」

申九旋一怔。

這豈不是爲中原武林吹了一個大牛？

綠袍老人冷笑。「我不相信。」

魚帝之忽然瞧了申九旋一眼。

「你是不是在懷疑我的說話？」

申九旋苦笑，道：「瓷杯化爲粉末，巳是柔弱無力之物，若非內力驚人，豈能把桌子撞穿一個洞？中原武林高手能有此造詣者，恐怕沒有幾人。」

魚帝之嘿嘿一笑。

申九旋道：「魚兄何以發笑？」

魚帝之道：「魚某以爲只有華山派的人才瞎了眼睛，原來你也是個瞎子。」

申九旋一楞，還是給弄得不明所以。

突見潘八在廳外探頭探腦，一雙眼珠子骨碌骨碌的不停地在轉動。

魚帝之把他拉了過來！

「你是這裏的老闆？」

潘八點頭。

魚帝之道：「你一定知道其中緣故，對不？」

潘八猶豫着，終於乾笑道：「那張桌子本來就巳給鑽穿了一個洞！」

（三）

魚帝之並非胡說八道。

直到現在，申九旋才恍然大悟。

他指着綠袍老人，道：「他不是羅剎教的人。」

綠袍老人忽然露出了一個很奇特的笑容。

他臉上的表情一直都很古怪，申九旋忽然又道：「他是經過易容的。」

魚帝之嘿嘿冷笑：「他的易容本領，就像是猴子在屁股上塗胭脂，想不到華山派的傳家兄弟，竟然一點也看不出來。」

綠袍老人乾笑着，道：「就算他們知道我曾經易容，那又怎樣？他們只是看見老夫的『內功』，就巳嚇的魂不附體，差點沒有給嚇出幾泡漤尿！」

申九旋一怔。「這位是……」

魚帝之目光一閃：「難道你還沒有猜出這混蛋是誰？」

申九旋吸了口氣，道：「這位莫非就是魚猴雙帝之一的……」

綠袍老人大笑。

「不錯、不錯，老夫就是老猴皇帝司空急！」

「原來是猴帝，久仰，久仰！」

魚帝之冷冷一笑：「這老猢猻就是喜歡這麼嚇人，一會兒又弄些『絕世神功』，一會兒又說自己是西方羅刹教的高手，總之非要攪到滿城風雨不可。」

司空急哈哈一笑，道：「魚老弟，你豈不是要教訓教訓傅家兄弟？老猴爺今天總算帮了你一個忙，把他們嚇得屎滾尿流，狼狽逃走。」

魚帝之道：「且別得意，將來蒼雲一劍成不敗必然會找你算帳。」

司空急搖手道：「不怕！不怕！」

「別小覷成掌門，」魚帝之冷冷道：「這傢伙武功非同小可，惹上了他，可不有趣。」

司空急冷哼一聲，道：「難道惹上了咱們魚猴雙帝，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魚帝之忽然眉頭一皺，道：「今天怎麼這般湊巧，居然會在這裏遇上你？」

司空急道：「我也正想說這句話。」

魚帝之道：「我是來洛陽找丁獵的。你呢？」

司空急道：「我也是。」

魚帝之的目光，忽然落在申九旋的臉上。

「丁獵在哪裏？」

「兩位眞的要見他？」

「當然是眞的！」

「既然如此，我帶你們去！」

「丁獵在甚麼地方？」

「本帮總壇之內！」

「他爲甚麼會成爲貴帮的貴賓？」魚帝之眉頭一皺，忽然又道：「他是貴賓？還是個階下之囚？」

「當然是貴賓！而且，他已快將成爲本帮的帮主！」

魚帝之、司空急俱是一呆！

魚帝之忍不住道：「既然他是金虹帮的貴賓，而且快將成爲金虹帮的帮主，你爲甚麼知道我要找丁獵，就要殺害我？」

申九旋忙道：「魚兄誤會了。」

「甚麼誤會？」

「不！其實該說，是在下誤會了，」申九旋陪笑道：「在下以爲，你找丁獵，是要殺害他！」

魚帝之雙目圓睜：「我與他無怨無仇，爲甚麼要殺害他？難道有很多人想殺丁獵嗎？」

申九旋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哦？」魚帝之眉頭一皺：「丁公子有很多仇家？」

申九旋嘆了口氣，道：「別的不提，就以濟南的阮三少爺來說，他就已很想要了丁獵的性命。」

魚帝之目光一閃，道：「是不是爲了當年蘭州大賽馬的事？」

司空急道：「那一次賽馬，老夫也適逢其會在場觀賞，丁獵憑着黑豹子，力挫羣雄，阮英傑的金衣寶跑了個第三。」

魚帝之冷冷一笑，道：「小黑比起金衣寶强得多了，牠跑第一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司空急道：「金衣寶非但跑不過黑豹子，也跑不過開封府第一大美人林雪嬌的雪上飄。」

魚帝之道：「雪上飄還可算是一匹上駟，只不過比起小黑，還是差得遠！」

申九旋又嘆了口氣，道：「就是這一場賽馬，丁公子出盡了鋒頭，但却反而惹來不少煩惱。」

魚帝之道：「是不是阮英傑輸了馬不服氣，要對付丁獵？」

申九旋道：「輸了馬固然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最主要的，却是爲了林雪嬌。」

「林雪嬌？」

「嗯！」申九旋道：「林雪嬌也是個心高氣傲的女孩，她的雪上飄跑不過黑豹子，便故意向阮英傑大送秋波。」

司空急嘆道：「這丫頭一向就是這種脾氣，其實她喜歡的人並不是阮三少爺，而是丁公子啊！」

「這可不是！」申九旋搖頭嘆息，道：「她這麼一弄，阮英傑自以爲獲得美人垂愛，但到頭來，却發覺林雪嬌眞正喜歡的男人，並不是自己，而是在賽馬大會上，既贏了林雪嬌，也贏了自己的洛陽丁公子！」

魚帝之道：「那又如何？」

司空急嘿嘿一笑，道：「還有甚麼如何如何？當然是妒怒交集，把丁獵恨之刺骨！」

申九旋點點頭，道：「正是如此！阮英傑多次向林家提出親事，但林雪嬌偏就是不肯答允，說來說去，她還是沒有忘掉丁公子！」

「年青人！」司空急嘆了口氣，「年青人就是這樣子，意中人在身邊的時候，故意不理不睬，等到他不見了，却死心不息的，非要等他回來不可！」

申九旋道：「這些年以來，阮英傑一直都想除掉丁獵，爲自己出一口烏氣！」

魚帝之冷冷一笑：「你看我像是阮英傑的爪牙嗎？」

申九旋乾笑道：「剛才是小弟的不對，魚兄還請見諒。」

魚帝之眉頭一皺，道：「丁公子何以會在貴帮總壇內？」

申九旋面色忽然黯淡下來，嘆道：「實不相瞞，近兩年來，本帮已損折了不少高手，幾乎陷於滅亡的境界！」

魚帝之、司空急面面相覰。

「這是怎麼一回事？」

「唉，說來話長，敝帮的事，小弟也不想在這裏多談，兩位既要見丁公子，就且由小弟引路！」

魚帝之、司空急互望一眼，終於跟隨着他，離開了鴻珍樓……

萬毒妖姬

（一）

一輛大馬車早巳在鴻珍樓外恭候着。

申九旋微笑，對魚帝之、司空急道：「請。」

魚帝之、司空急登上了馬車，申九旋却和趕車的大漢坐在一起。

馬車駛的並不快，徐徐地穿過城中的幾條街道。

馬車駛離洛陽城。

兩個時辰後，他們來到了一座古墓前，馬車就在這裏停下。

× × ×

「兩位可以下車了。」申九旋的聲音在車外響起。

魚帝之和司空急下車之後，發現這是一個很幽靜的山崗。

附近除了這座久失修葺的古墓外，並無任何築物。

魚帝之眉頭一皺：「這裏就是金虹帮總壇所在？」

申九旋搖搖頭：「不是。」

司空急眼色一變，道：「這是甚麼地方？」

申九旋沒有回答。

回答他的是趕車的大漢：「這裏是墳墓，魚猴雙帝的墳墓。」

（二）

負責趕車的大漢，長着國字臉，一字眉，鼻孔朝天，牙齒焦黃。

他的長相令人不敢恭維。

但他的刀却令人爲之側目。

他的刀藏在車底，刀鋒長三尺，刀柄也長三尺。

魚帝之忍不住喝采：「好刀！」

司空急問：「這是甚麼刀？」

魚帝之道：「這把刀來自東瀛。」

「東瀛？」

「不錯，這把刀的主人，本是東瀛名伶信倉之介所有。」

「三十五年前東來中土，憑六尺長刀連敗中原數十高手的信倉之介？」

「正是此人！」

「聽說他已死在萬毒妖姬之手。」

「不錯，」魚帝之淡淡道：「這把刀也從此易主。」

語音甫頓，又道：「信倉之介雖然以六尺長刀名震江湖，但他在江戶却是柔道高手。」

「以柔制剛的武功？」司空急目光一亮。

「不錯，」魚帝之嘆了口氣，「但說到以柔制剛的本事，他還是及不上萬毒妖姬。」

司空急看了趕車的大漢一眼，道：「他和萬毒妖姬又有甚麼關係？」

魚帝之搖搖頭，道：「你該去問他，而不該問我！」

司空急道：「他肯說嗎？」

「我爲甚麼不肯說？」趕車的大漢冷冷一笑，「她是我的老婆！」

「你是不是在胡說八道？」司空急揉了揉眼睛，「尊駕看來最多只有三十五歲，但萬毒妖姬現在巳快六十歲罷？這怎麼可能？……」

「怎會不可能？」大漢冷冷道：「雖然她的年紀大一點，但却駐顏有術，現在還是美艷不可方物，保證連你看見了都會動心。」

「你倒是坦白得很。」司空急點點頭，又問：「高姓大名？」

「你巳說多了一個字。」大漢盯着他道。

司空急莫名其妙。

魚帝之却明白，他對司空急道：「他並不是叫高姓大名，而是姓高名大名。」

「高大名？」司空急一呆。

「不錯，他就叫高大名。」

「嘿嘿！嘿嘿嘿嘿！這姓名倒眞是有趣得很！」

高大名冷冷一笑：「高某的姓名也許很有趣，但刀却很沒趣。」

魚帝之淡淡道：「聽說你的刀就叫信倉刀。」

高大名點頭！

魚帝之接道：「不但如此，你使用的刀法，且是東瀛關西大盜忠島十衞門的刀法！」

高大名又點頭。

司空急道：「忠島十衞門又是誰？」

魚帝之道：「忠島十衞門就是信倉之介的師父。」

司空急道：「他怎會學到信倉之介的師父的刀法？」

魚帝之道：「萬毒妖姬曾與信倉之介纏綿過一段日子，在這段時間之內，恐怕信倉之介連柔道的功夫，也巳傳授給了萬毒妖姬！」

司馬急道：「所以高大名也因此學到了忠島十衞門的刀法？」

魚帝之點點頭：「我想是的。」

高大名冷冷一笑：「你沒有猜錯。」

魚帝之道：「你也是金虹帮中人？」

高大名道：「金虹帮巳瀕於崩潰邊緣，已不值一提。」

魚帝之盯了申九旋一眼：「你沒有說謊。」

申九旋道：「小弟沒有說謊，正因金虹帮巳一蹶不振，所以我現在巳脫離了金虹帮。」

魚帝之嘿嘿冷笑：「我現在才算看清楚你這個人，幸好我一直也沒有眞的相信你的說話。」

申九旋緩緩道：「小弟本來的確是金虹帮的人，但金虹帮屢戰强敵，元氣大傷，連帮主也巳成爲一個沒有武功的廢物，我又何必還留在帮中，幹甚麼第二堂的堂主？」

魚帝之沉聲道：「既然你剛才說的都是假話，那麼丁獵的下落，你也是不知道的了？」

申九旋淡淡道：「我若知道他在哪裏，一定告訴兩位知道，可惜我現在不知道，剛才我說的，的確都是謊話。」

「不錯，他是在撒謊，但我並不撒謊，」高大名冷冷一笑，掄動着信倉刀，道：「我是眞心眞意，要把兩位送進墳墓裏的！」

刀鋒閃動着令人心悸的寒芒，高大名的說話，看來不像是在恫嚇。

古墓後忽然也出現了六把長刀。

六把和信倉刀一模一樣的長刀，還有六個高大名同樣壯健的黑衣大漢。

申九旋悄悄退開。

他平時很少用刀，他用的只是劍。

他很想看看，這七把長刀，怎樣把魚猴雙帝斬殺在古墓之上。

× × ×

呼！呼！呼！呼！呼！呼！呼！

古墓後的六把長刀，同時向魚帝之、司空急狂襲過來。

雖然他們使用的刀都是一模一樣，但招式却是各有不同。

刀鋒未到，殺氣巳迫人眉睫。

魚帝之冷笑，銀魚劍也巳出手。

司空急依舊赤手空拳，人却左右上下不停的跳動着，動作看來倒有九分像隻猴子。

他的姿勢似乎很滑稽，但出手的時候却一點也不滑稽。

最先衝上來的黑衣大漢，就是給他一拳打爆左邊眼珠子的。

他的長刀再也拏不住，鬆手跌下。

但這把刀沒有跌在地上，却給司空急一腳踢起，再以反手拏住。

「且看猴爺耍刀！」司空急大笑，長刀揮舞，居然也別具一番威力。

「喝！」一聲狂吼突起，高大名的信倉刀終於擊出。

寒光一閃，三尺刀鋒猛襲司空急的天門。

司空急不理不睬，因爲魚帝之巳代替他把這一刀接下。

魚帝之的銀魚劍，與信倉刀硬碰，本是極爲吃虧的事，信倉刀份量沉重有力，看來不難一刀就把銀魚劍擊斷。

然而，銀魚劍份量雖輕，但刀劍相碰之下，却是誰也沒有佔到絲毫上風。

高大名冷笑一聲：「好內力！」

魚帝之道：「你也不錯！」

高大名疾喝道：「再接一刀！」

呼！

高大名志在搶先機，刀勢比剛才更是兇猛。

刀光閃電般落下，這一刀的來勢實在驚人。

魚帝之旋身一閃，他的身形比這一刀更快。

高大名一刀落空，刀勢急變。

魚帝之的人巳在一株白楊樹後。

信倉刀去勢急猛，「嗨」的一聲猛喝，刀鋒毫不留情，挾着凌厲無匹的氣勢疾劈過去。

一陣「勒勒」聲響，白楊樹被砍爲兩截。

但魚帝之却巳不在樹後。

高大名連看也不看，向左再攻三刀。

魚帝之就在他的左側。

「嗤！」高大名突覺右肩一陣冰冷，銀魚劍巳如魚入水般的滑入。

高大名大喝一聲，絲毫不懼，刀法突變。

他的刀法變得很奇特，魚帝之雖然巳把他擊傷，但却反而給對方逼退數尺。

刀風激盪，連魚帝之也不由爲之眼睛一花。

高大名氣勢更盛，颯！颯！颯！一連三刀，居然又把魚帝之的大腿砍傷。

彼此又扯成了均勢。

但這時候，司空急巳給擒下！

（三）

六個用長刀的黑衣大漢，能站着的只剩下了一個。

萬兒响噹噹的老猴皇帝，就是給這個黑衣大漢擒下？

不！憑他還不配。

雖然他是同儕中唯一還能站着的人，但也巳受傷，不出三招，同樣要躺下去。

司空急沒有殺他們，只是把他們擊傷，使他們喪失了戰鬥的能力。

他巳很久沒有殺人，甚至沒有動手傷人。但今天的形勢，却是不由他不出手。

本來他巳可以穩操勝劵，却沒有料到古墓之後，還有一個神秘的蒙面女人。

司空急正在對付餘下來的黑衣大漢，冷不防一顆石子，飛擊在他的靈台穴上。

這若不是石子，而是一枚暗器的話，這個老猴皇帝可就完了。

幸好這只是一顆石子。

但司空急却巳穴道被制，不能動彈。

魚帝之怒道：「是誰暗箭傷人？」

蒙面女人淡淡一笑：「我用的若是箭，他現在巳是個死人。」

魚帝之欲撲過去，高大名却一刀把他攔住。

蒙面女人又是一笑：「你若輕舉妄動，這老猴兒的性命可難保得住。」

魚帝之沉聲道：「妳是萬毒妖姬？」

「這個你不必管！」蒙面女人冷冷一笑，「你只須記牢一件事，老猴兒只能再活十天！」

魚帝之皺眉道：「妳敢動她，我絕不會饒妳！」

蒙面女人大笑：「你連我是誰都不知道，又能把我怎樣？」

魚帝之抽了口氣，半晌才道：「他只是一個倒霉的老頭兒，妳扣押着他，對妳有甚麼好處？」

蒙面女人道：「老猴兒雖然倒霉，但他的弟子可威風十足。」

魚帝之嘆了口氣，道：「原來妳是爲了他的弟子，却來找老猴兒算帳！」

蒙面女人冷冷一笑，道：「你可認識金松鼠？」

魚帝之道：「沒見過，但却知道老猴兒收了一個徒兒，叫金松鼠。」

蒙面女人道：「十天之內，你帶金松鼠來這裏，否則老猴皇帝可要變成死皇帝了！」

魚帝之怒道：「不行！」

「不行？」蒙面女人哈哈一笑，「行也好，不行也好，總之十天之內，你找不到金松鼠，老猴兒就沒命！」

魚帝之道：「金松鼠有甚麼地方開罪你們，不妨說出來！」

蒙面女人道：「他盜走了一匹馬！」

「盜馬？甚麼馬？」

「非驢非馬！」

「非驢非馬？何謂之非驢非馬？」魚帝之登時糊塗起來。

「你找到了金松鼠，自然明白！」蒙面女人巳帶着司空急，登上了馬車。

申九旋、高大名也相繼登上馬車。

高大名揚鞭，馬車絕塵而去。

「記着，你只有十天的時間！」蒙面女人的聲音從遠處傳到魚帝之的耳中。

八臂神駝

（一）

黃昏，夕陽斜照在曾府的大門上。

這裏是開封府最偏僻的一條街道。

這條街道非但偏僻，而且很短，除了曾府之外，就只有幾幢古老的屋子，和一間香火不太旺盛的廟宇。

這間廟宇的廟祝，是一個很老的駝子，他不但駝背，而且還只有一條腿。

雖然他只有一條腿，但有人却說他有八隻手。

說他有八隻手的人，是個乞丐。

這乞丐平時瘋瘋癲癲的，就算他說老駝子有八顆腦袋，三十六條手臂，也沒有人會覺得奇怪。

因爲瘋丐的說話，本來就是瘋瘋癲癲的。

× × ×

老駝子眞的有八條手臂嗎？

當然不。

但這乞丐也不是在胡說，因爲這老駝子以前是個武林人，他在江湖上的外號，就是「八臂神駝」。

八臂神駝卓一空，在江湖上可是大有名氣的人物，但現在，却沉寂地獃在這間廟宇之中。

（二）

卓駝子正在廟中燒飯。

飯巳差不多煮熟了，佐膳的菜却是少得可憐。

一碟鹵豆腐，幾根青菜，還有些少油爆花生。

你若在十五年前巳認識卓一空，恐怕連做夢也想不到，他竟然會落拓到如此田地。

那時候，卓一空捨得吃，捨得花，更捨得賭。

想不到他現在居然會獃在這間小廟宇裏，過着如此清苦的日子。

江湖上的朋友若看見卓一空變成這副樣子，一定會大感驚訝。

但很少人知道，這間廟宇的廟祝，居然就是昔年名震中原的八臂神駝卓一空。

× × ×

鹵豆腐雖然不是佳餚上菜，但總比那幾根青菜好得多。

青菜巳不是青菜，而是又老又黃，嚼下去簡直就像吃草。

飯巳燒好，卓一空吃了半碗，忽然嗅到一陣香氣。

他放下了粗糙而且還崩缺不堪的飯碗，轉身望去。

廟宇飛簷下居然掛着一隻香氣四溢的烤鵝，看見了這隻烤鵝，卓一空立刻上前，抓住猛吃，不消多久，這隻烤鵝就巳只剩下一堆鵝骨。

「卓老，滋味如何？」簷上傳來一個人的笑聲。

卓一空白眼一翻，懶洋洋的躺在地上：「滋味雖然不錯，可惜却是賊贜。」

屋簷上立刻跳下了一個人，大聲道：「誰說這是賊贜？這是我花了十兩金子買回來的！」

「十兩金子？」卓一空哈哈一笑。

「你以爲我在騙你？不相信可以去問大塊頭！」那人氣忿忿的說。

他是個乞丐，但年紀並不大，看來只有二十歲左右。

卓一空搖搖頭，笑道：「我不是說你騙我，只是十兩金子一隻鵝，未免貴得離譜一點罷？」

乞丐淡淡一笑，道：「大塊頭是個好人，他的妻子又快將生孩子，十兩金子向他買一隻烤鵝，怎能算很貴？」

卓一空橫了他一眼：「金子又不是我的，就算你花十萬兩買一根鵝毛，也和我毫無關係。」

乞丐咳了兩下，道：「話可不是這麼說，你巳吃掉了這隻烤鵝！」

卓一空跳了起來，瞪着眼道：「混帳，難道你要我給你十兩金子？」

乞丐道：「我可不是這個意思，其實十兩金子算得了甚麼，還不够你老人家賭一口牌。」

「呸！十兩金子簡直連抽頭錢都不够，」卓一空皺了皺眉，又道：「別提以前的事了，那時候你還穿着開襠褲，在地上爬着撒尿。」

乞丐笑了笑。

卓一空盯着他看了很久，好像想從他身上找出一隻虱子似的。

乞丐忍不住道：「你看甚麼？」

卓一空冷冷一笑：「我正想問你笑甚麼。」

乞丐搖搖頭：「我沒有笑甚麼，只是忽然想起了一句說話。」

卓一空冷然道：「你又想起了甚麼廢話？」

乞丐道：「這可不能算是廢話。」

卓一空冷笑道：「你和你的師父一模一樣，儘是喜歡說廢話，所以你現在說的一定是廢話。」

乞丐吃吃一笑：「但這句說話不是我說的，而是你經常掛在嘴邊的。」

卓一空正想不知說些甚麼，當他聽到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却立刻咽了回去。

過了半晌，他才說道：「這是甚麼話的？」

「受人點滴之恩，報以湧泉。」乞丐悠悠一笑，漫條斯理的說。

「咳！咳！」卓一空氣得頸子都粗了幾寸，「好奸猾的小猢猻，難道我吃了一隻烤鵝，却要回敬你一條清蒸鯨魚？還是一隻紅燒大象？」

「行！」乞丐嘻嘻一笑，道：「只要你能給我弄出這兩道菜，我就服了你！」

卓一空哼的一聲：「現在不是你服了我，而是我服了你，有甚麼要求，儘管說好了！」

乞丐走到他面前，悄悄的說道：「我想見曾五太爺……」

「你偷了些甚麼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所以要找曾老太爺？」

「一匹馬。」乞丐的神色忽然變得很凝重，「一匹名叫非驢非馬的馬！」

（本文轉入第93頁）

下期預告

一期完巨型俠義故事：「倚劍危樓」（巨型小說）

馬騰・著

新派中篇武俠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大奇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月展翼趕回江北鞏家，在火塲找不到鞏慧龍便去看那堵約定留言的牆壁，只見壁上留有數字，邀月展翼到仙女廟相會，月展翼趕忙奔去，但見廟中靜寂無人，他連聲呼叫鞏慧龍，但却無人答應，月展翼走入殿後，突見一道姑坐死在椅上，與此同時，九仙貴人適時在此出現，謂那死去道姑是他師妹，他查看到道姑死於月家獨門「三指挖穴法」，認定是月展翼所爲，月展翼無法解釋，只得邀他同去江都，來到一間野店，月展翼發現店中早有一僧一丐一嫗坐着，九仙貴人還認得他們，月展翼心中猜疑，不知這是偶然巧合，抑或是陷阱？

留字弄詭計　陷害月家人

饕餮和尚再一指老嫗道：「這位大姐來自苗族，是三十六洞的洞主——」

九仙貴人又接口道：「傻大姐！」

那老嫗也起身行禮，桀桀怪笑道：「你這個牛鼻子，居然能夠一口叫出老身的綽號，這表示老身還有一點小名氣，嘻嘻嘻……」

她笑起來的時候，確實給人一種傻裏傻氣之感，看樣子她的「傻大姐」是其來有自了。

九仙貴人很是高興，哈哈笑道：「三位都是雄踞一方的武林高人，貧道有幸識荊，眞是太好啦！」

接着，他向他們三人招手道：「來！來！過來一起坐坐，貧道介紹一位名滿天下的大人物給你們認識認識！」

饕餮和尚、玩蛇老人和傻大姐便一起走過來，九仙貴人便爲他們引見月展翼，他們一聽是江南第一家的月掌門人，頓時肅然起敬，連稱「久仰」不已。

月展翼口中謙遜着，心中卻在嘀咕：

「這是無意的邂逅？還是有意的安排？」

他懷疑這是九仙貴人有意的安排，目的是在使自己的「罪嫌」公開化，把自己打入泥沼之中，不過他對此倒無不安之感，他覺得仙女廟那位道姑之死如是一項詭計，那麼這些人便與月家兩個孩子的被殺有關，自己正可乘此打入陰謀者的核心，弄個水落石出。

所以，他行若無事的與他們應酬着，毫不爲自己的處境担憂。

五人併成一桌，就這麼吃喝起來了。

玩蛇老人先敬了月展翼一盅酒，然後笑問道：「月掌門人，最近老叫化聽到一些傳說，但不知那些傳說是否屬實？」

月展翼微笑道：「高長老聽到甚麼樣的傳言？」

玩蛇老人道：「據說江北第一家的鞏家三少爺與府上的月下香私通勾結而殺害了府上兩個小孩，而你們江南第一家便向鞏家大興問罪之師，一塲血戰，鞏家死了不少人，他們鞏家住宅也被你們放一把火燒光了。」

月展翼點頭道：「不錯。不過有一部份眞相已經查出來，那鞏慧龍認識月下香不錯，却未與她私通勾結，舍下兩個孩子的被殺，是另一批人幹的。」

玩蛇老人問道：「誰？」

月展翼道：「尚未查出，不過大概不須多久便可水落石出了。」

玩蛇老人道：「那月下香若未與鞏慧龍私通勾結，她怎的畏罪上吊自盡呢？」

月展翼道：「月下香之死另有隱情，月某人現在不便多說。」

傻大姐笑嘻嘻道：「爲甚麼不便多說？是家醜不可外揚麼？唉，這樁事都已傳遍整個中原武林了，你月掌門人就說出來讓我們聽聽又有何妨？」

月展翼笑道：「傻大姐，這件事也許妳知道的比我清楚，妳來告訴我好麼？」

傻大姐道：「好！據老身所知——」

饕餮和尚適時挾了一塊牛肉塞入她嘴裏，笑道：「傻大姐，妳眞是傻得出奇，那件事是發生在他們江南第一家的深宅內院之中，妳是局外人，怎麼會比他月掌門人清楚呢！」

傻大姐一呆說道：「是啊！老身怎麼會比你月掌門人清楚？你……你眞會開玩笑！」

九仙貴人忽然嘆了口氣道：「這件事的確很奇怪，說不定我那師妹之死也與此事有關。」

饕餮和尚一怔道：「你師妹死了？那是怎麼回事？」

九仙貴人便將今早所見的情形說了出來。

饕餮和尚大爲驚詫道：「這倒眞是怪事一件了，我和尚可不相信月掌門人會殺死一個不會武功的道姑，不過……不過你師妹却又是被人以『三指挖穴法』殺死的，這門點穴手法是月家的獨門秘技……」

他瞄了月展翼一眼，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接道：「這眞是怪事！眞是怪事！」

九仙貴人道：「月掌門人邀貧道一起去江都鞏家看那牆壁上的留字，三位若是有興趣，不妨同去一觀。」

月展翼聽了這話，心中暗發冷笑道：「哼，果然不出所料，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來了！」

傻大姐拍手笑道：「好呀！我們三人反正是陰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就跟你們去看看熱鬧也好！」

玩蛇老人笑道：「傻大姐，妳此番遠迢迢的來到中原，又經千辛萬苦才找到老叫化和饕餮和尚，爲的何事呀？」

傻大姐猛然省悟，一拍膝蓋道：「對！對！老身倒忘了正經事——九仙貴人，我們不能跟你去，我們有事情要辦哩！」

九仙貴人道：「甚麼事？」

傻大姐道：「唉，提起此事，那眞是小孩沒娘，說來話長了。」

九仙貴人道：「究竟甚麼事？」

傻大姐眼眶一紅道：「我……我那個寶貝女兒被人拐跑啦！」

九仙貴人一哦道：「被誰拐跑了？」

傻大姐目中淚珠滾動，凄然道：「一個小白臉，他是從中原去的，看見我女兒長得漂亮，就把她拐跑了！他媽的混賬東西，他要娶我女兒，說一聲就是了，豈可拉了就跑，所以我找高長老和饕餮和尚幫忙，找他算賬去！」

九仙貴人道：「那小白臉是誰？」

傻大姐抹了一把眼淚，恨聲道：「我多方打聽之下，才知他姓劉，那小子武功不弱，手中使一把大剪刀，高長老說武林中使用大剪刀的只有山西的……山西的……喂，高長老，是山西的甚麼呀？」

玩蛇老人道：「山西金剪門。」

傻大姐道：「對，是山西金剪門，所以我們要去山西金剪門找那小子算賬。」

九仙貴人「唔」了一聲道：「此去山西，江都是必經之地，而且江都近在咫尺，三位就隨貧道去鞏宅看一下，也誤不了多少行程吧？」

饕餮和尚笑道：「只要傻大姐願意，我們兩個絕無問題。」

九仙貴人道：「二位聽命於她？」

饕餮和尚道：「不是，她雇我們帮忙是按日計酬的，一天一兩黃金，從昨天開始起算。」

九仙貴人啞笑道：「原來如此，二位可眞會做生意呀！」

饕餮和尚嘻嘻一笑，說道：「好說，好說。」

九仙貴人轉對傻大姐笑道：「傻大姐，妳可知此地距山西有多遠？」

傻大姐搖頭道：「老身攪不清楚。」

九仙貴人笑問道：「妳身上有多少黃金？」

傻大姐道：「二十多兩。」

九仙貴人說道：「這恐怕不够，此去山西少說也有兩千多里路，若是每人一天一兩黃金，妳那二十多兩黃金只够走到半路。」

傻大姐呆了呆，望着饕餮和尚和玩蛇老人道：「是這樣麼？」

玩蛇老人道：「不錯。」

傻大姐哇哇大叫道：「好啊！你們坑我老婆子，若照九仙貴人這麼說，八字還沒一撇，我老婆子就要化去幾十兩金子了？不成！不成！」

玩蛇老人道：「這原是妳自己願意的，既然妳捨不得花錢，那就作罷可也。」

傻大姐眨眨眼，問道：「甚麼叫作作罷？」

玩蛇老人道：「作罷的意思即是老叫化和饕餮和尚不帮妳去找那姓劉的小子算賬，妳也不必再付我們一天一兩金子。」

傻大姐發慌道：「不成，你們不帮忙，老身如何能够搶回女兒？」

玩蛇老人笑道：「哼，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上那有這麼便宜之事呢？」

傻大姐道：「你們少算一點，一天半兩金子，這就成了嘛。」

饕餮和尚笑道：「看妳這傻大姐說的甚麼話，我們原不稀罕妳一天一兩金子，是妳自己對我們苦苦哀求的，怎麼這回又嫌貴了，既然如此，作罷算啦！」

傻大姐道：「老身這回出門，身上只帶得三十兩金子，要是走到山西就要給你們五十兩，那就不够用了呀！」

饕餮和尚道：「不够可以欠賬。」

傻大姐道：「欠賬是甚麼意思？」

饕餮和尚道：「欠賬的意思是：等妳帶着女兒回到苗疆，再將那不足之數還給我們。」

傻大姐道：「這倒使得，那就這麼說定了。」

九仙眞人問道：「三位願不願意隨貧道前往江都一行？」

玩蛇老人道：「這要問傻大姐，只要她願意，我們便不反對。」

九仙眞人轉對傻大姐問道：「傻大姐，妳願不願意？」

傻大姐又眨眨眼道：「老身跟你去江都，可有甚麼好處？」

九仙眞人道：「好處倒沒有，不過可以增加妳一些見識就是了。」

傻大姐道：「增加見識對老身又有甚麼好處？」

九仙眞人微笑答道：「增加見識之後，妳就不會被人傻大姐長傻大姐短的亂叫了。」

傻大姐點頭道：「好，老身隨你去見識見識！」

九仙眞人回對月展翼微笑道：「月掌門人，你大概已了解貧道的意思，貧道要請他們當見證人。」

月展翼點點頭道：「好，月某人先帶你們去看看那牆壁上的留字，先證明月某人去仙女廟乃是應邀而去的，然後再帶你們去鎮江舍下查究，總之此事月某人會給道長一個合理的解答。」

於是，五人酒足飯飽，便一起動身往江都趕來。

趕了一個多時辰，已抵達江都的翟家，月展翼領着他們進入火場廢墟，找到凌晨發現留字的那堵斷壁，說道：「就是這面牆壁，諸位請看！」

牆壁上的留字仍在。

九仙眞人趨近細視，口中唸道：「展翼哥：弟在仙女廟相候——玉虎留。唔，原來邀你去仙女廟相見的人是你堂弟月玉虎！」

月展翼一怔道：「你說甚麼？」

九仙眞人一指牆壁道：「這壁上是這麼寫的呀！」

月展翼越前定睛一看，果見壁上的留字已不是「月掌門人：請來仙女廟相見，翟慧龍留字」，而變成「展翼哥：弟在仙女廟相候，玉虎留」，不禁大吃一驚道：「咦，怎麼變了？」

九仙眞人道：「變了？甚麼變了？」

月展翼駭然道：「今天凌晨，月某人在此看到的不是這幾個字啊！」

九仙眞人冷笑道：「哦，月掌門人今天凌晨看到的是甚麼樣的留字？」

月展翼道：「當時壁上的留字是『月掌門人：請來仙女廟相見』，留字的是翟慧龍！」

九仙眞人哈哈笑道：「這倒是千古奇事了，怎麼僅僅幾個時辰之隔，翟慧龍的留字會一變而爲月玉虎的留字呢？」

月展翼很激動，沉聲道：「這必是奸人弄的鬼！」

九仙眞人問道：「誰是奸人？」

月展翼衝口道：「你！」

九仙眞人一愣，面上隨之佈滿怒容道：「你說甚麼？」

月展翼已忍耐不住，指着他冷冷一笑道：「這是你要的鬼蜮技倆！那天晚上，你必是聽到我和翟慧龍的談話，因此冒充翟慧龍在此留字，等我見字趕去仙女廟之後，你或你的同路人便把這壁上的留字改過來，蓄意陷害我們月家人！」

九仙眞人大怒道：「你放屁！」

月展翼面色一寒，一個字一個字道：「九仙眞人，這是不是你要的詭計，你心裏有數，其實這詭計並不高明，我早就看出你的狐狸尾巴來了！」

九仙眞人雙目怒瞪，大喝道：「月展翼，你殺害了貧道師妹，現在又來誣陷貧道，你這是何居心？」

月展翼仰天大笑道：「可惜現在沒有一個外人在場，如果有第三者在場，他一定看得出這是一項詭計，試想我若知在這牆壁上留字的是我堂弟月玉虎，我還會帶你們來看麼？」

玩蛇老人開口道：「我們三人便是第三者。」

月展翼轉目瞪望他，喝道：「你們是麼？」

玩蛇老人點頭道：「是！」

月展翼道：「那麼，你們認爲在這壁上留字的當眞是我堂弟月玉虎？」

玩蛇老人神色冷靜地道：「不是，誠如月掌門人所說：留字者如是月玉虎，月掌門人豈敢帶我們來看，因此老叫化認爲這是一項詭計不錯。不過……你如無證據，也不可一口咬定九仙眞人是陰謀陷害你的人，要知這種指挖是要有根據的，不可無的放矢。」

月展翼冷笑道：「月某人被騙到仙女廟，於發現那位道姑坐斃於椅上之際，他偏巧就趕到了，你說，世上有這麼巧的事麼？」

玩蛇老人道：「關鍵不在於他趕得巧與否，而在於那道姑之死，她是死於『三指挖穴法』之下，這點月掌門人似乎已經承認了，是不是呢？」

月展翼一時無言以對，暗忖道：「不錯，最要命的就是這一點，不論怎麼說，那道姑是死於『三指挖穴法』總是不爭的事實……」

玩蛇老人又道：「依我老叫化之見，月掌門人應該先趕回鎮江召集貴派門下問個明白，說不定那道姑確是死於你們月家人之手呢。」

九仙眞人見月展翼沉默不語，不禁嘿嘿一笑道：「玩蛇老人，我看你這話是白說了，江南第一家自認雄霸武林，殺死一個道姑在他們來說根本不當一回事，他何必去追究是誰殺的呢！」

傻大姐叫嚷道：「不成！人命關天，豈可……豈可……」

饕餮和尚道：「豈可不追究。」

傻大姐道：「對啊！這件事非追究到底不可——九仙眞人，我們陪你一起去，好歹也要他們月家人還你一個公道！」

九仙眞人聳聳肩道：「只怕人家不肯讓我們去呢！」

傻大姐扯起嗓門道：「不讓我們去，我們就跟他打到底！」

月展翼微微一皺眉道：「三位要替九仙道長主持公道，月某人十分歡迎，事不

宜遲，這就隨月某人動身便了。」

語畢，舉步向外走去。

就在此時，忽見有個青年從外面奔入，疾步趕到月展翼跟前，以弟子之禮跪見道：「弟子范仲濤，叩見掌門人！」

月展翼面上微露驚異道：「仲濤，家中發生了甚麼事？」

范仲濤道：「啓稟掌門人，二師祖命弟子趕來報告掌門人……」

他見有外人在場，就住口沒往下說。

月展翼道：「甚麼事？」

范仲濤看看九仙眞人四人，沒敢說出來。

月展翼道：「不要緊，你說好了。」

范仲濤這才說道：「昨夜家中發生了怪事，有人潛入地下室殺害了葛世俊，在地下道看守的井師伯和兩個師兄弟也同時遇害——」

月展翼一聽井公亮遇害，不禁大吃一驚道：「你說甚麼？井公亮也遇害了？」

范仲濤道：「是的，他和兩個師兄弟被發現死於……死於本門『三指挖穴法』之下……」

月展翼跳了起來，駭然大叫道：「有這回事？你們有沒有看錯？」

范仲濤道：「這是二師祖他老人家親口宣佈的，他老人家應該不會看錯。」

月展翼面色一陣蒼白，驚愕良久之後，才又問道：「那位公孫先生呢？」

范仲濤道：「他沒事。」

月展翼問道：「有沒有抓到那殺人兇手？」

范仲濤搖頭道：「沒有。」

月展翼道：「二位老人家怎麼說？」

范仲濤道：「二師祖認爲……認爲兇手必是本門熟識之人，因此井師伯和兩個師兄弟才在毫無防備之下猝遭毒手，而兇手殺害他們的目的，是爲了要殺死被囚禁在地下室中的葛世俊。」

月展翼問道：「葛世俊也死於本門的『三指挖穴法』之下？」

范仲濤點頭道：「不是，他被兇手以內家掌力震碎天靈蓋而死的。」

月展翼眉頭緊鎖，面頰却跳動抽搐不止，顯見其內心的激動，過了一會後，才轉對九仙眞人苦笑一聲道：「道長都聽到了吧？看來你師妹死於『三指挖穴法』已不足爲奇，連我們月家的人也死於『三指挖穴法』之下呢！」

九仙眞人冷冷道：「這正好證明殺害貧道師妹的兇手是你們月家人！」

月展翼長長吸了口氣道：「是的，否則我那井師兄絕不致於輕易被殺……但是……但是這太不可思議了！月某人實在想不明白……」

九仙眞人道：「要知兇手是誰，其實也很簡單，查一查你們月家人有幾個練成『三指挖穴法』，然後剔除沒有嫌疑的人，剩下的就容易查明了。」

月展翼皺眉沉思了片刻，道：「我們月家練成『三指挖穴法』的人只有十幾個，我不認爲他們中有誰值得懷疑！」

九仙眞人冷笑道：「月掌門人是否要說你們月家的獨門點穴手法被外人偷學到了？」

月展翼道：「這不大可能。」

九仙眞人道：「既然不大可能，那麼兇手是你們月家人應是毫無疑問的了。」

月展翼道：「我呢？」

九仙眞人不開口。

月展翼道：「如果道長認爲月某人是殺死你師妹的兇手，那麼月某人怎麼能夠在兩地之間殺人？」

九仙眞人仍不開口。

月展翼道：「除我之外，我的四個堂弟，玉虎、玉豹、玉獅、玉象和我們『月門六絕劍客』都練成了『三指挖穴法』，但六絕目前已剩二絕……」

他長嘆一聲，接着道：「這六人中，沒有一個值得懷疑，月某人寧願承認是我幹的也絕不懷疑他們！」

九仙眞人冷冷淡淡地道：「貧道只要知道是你們月家人幹的就行了，是哪一個幹的已不太重要。」

月展翼心情紊亂已極，對九仙眞人的敵對態度已不甚重視，當下回對范仲濤問道：「兩位老人家有何指示？」

范仲濤道：「二師祖請掌門人即刻回去。」

月展翼點點頭道：「好，我們立刻走吧！」

他也不管九仙眞人等跟不跟去鎮江，當即舉步往外走去。

「慢着！」驀地，身後傳來一個蒼老而冷峻的聲音！

月展翼聽出不是九仙眞人、傻大姐、玩蛇老人、饕餮和尚開的口，心弦微微一震，立即轉身道：「哪一位？」

視綫及處，面色爲之一變！

原來，有個老人就在這時從一堆灰燼後面轉了出來，而這個老人正是他月展翼想見又怕見到的人。

他，正是江北第一家的老掌門人翟鳳翔！

對於這位翟家老掌門人，月展翼心中有着極深的愧疚，因爲數十天前，他曾率衆襲擊翟家，殺死了翟北金、翟北鐵、翟北錫三兄弟及其十餘家人，如果翟家是殺害他們月家兩個孩子的兇手，他當然不會對此感到愧疚，可是他已了解到自家兩個小孩的被殺與翟家似無關係，因此他覺得很難向這位老人交代了。

九仙眞人一見翟鳳翔，大喜道：「翟掌門人來得好！」

翟鳳翔寒着一張臉，緩步走到近處，也不回答九仙眞人的話，兩顆眼睛似冷電般盯住月展翼，吐出低沉而冷峻的聲音道：「月展翼，我們翟家十多條人命，你打算怎麼解決？」

月展翼拱手一揖道：「先請問：翟掌門人是否已見到令孫翟慧龍了？」

翟鳳翔點頭道：「見到了。」

月展翼問道：「他現在何處？」

翟鳳翔沉聲道：「你想見他？」

月展翼道：「是的。」

翟鳳翔冷然一笑道：「你永遠見不到他了！」

月展翼一愣道：「爲甚麼？」

翟鳳翔一個字一個字的道：「他已經死了！」

月展翼大吃一驚道：「死了？他怎麼死的？」

翟鳳翔道：「自殺。」

月展翼駭然道：「他是在你面前自殺的？」

翟鳳翔點點頭道：「不錯，他自認罪孽深重，已在老夫面前自決。」

月展翼頓足長嘆道：「唉！錯了！錯了！令孫其實並未犯錯，那都是歹人陰謀陷害所致，與他毫無關連啊！」

翟鳳翔目中閃動淚光，神情悲憤地道：「他在自殺之前，已經將一切內情告訴老夫了。」

月展翼道：「既然如此，你爲何看着他自殺而不阻止？」

翟鳳翔仰首望天，喃喃答道：「老夫阻止不及……」

月展翼感傷的問道：「他是甚麼時候自殺的？」

翟鳳翔說道：「昨夜三更時分，他從地下救出他母親和幾個嬸嬸，剛好老夫也在那時候趕到此處，他便將一切內情告訴我，然後突然用一把匕首刺入他自己的腹部……」

說到這裏，兩行老淚終於忍不住滾了下來。

月展翼扼腕嘆息不已。

翟鳳翔突然厲聲道：「月展翼，不管怎麼說，你們殺害老夫一家十多口人命總是事實，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今天老夫要你償命！」

月展翼點頭道：「好的，在下趕回此處，也正有此意，我月展翼行事自認恩怨分明，我鑄下大錯率衆殺了府上十餘人的寶貴性命，這筆血債自當該還，只是在下希望老爺子殺了我月展翼之後，能够將貴我兩家的仇恨一筆勾銷，這一點不知老爺子能否做到？」

翟鳳翔狂笑一聲道：「老夫死了三個兒子，你認爲拿你一條命來抵償就已够了麼？」

九仙眞人立刻在旁接腔道：「當然不够，他殺了你們翟家十多人，你們也得殺他們月家十多人才能扯平！」

傻大姐叫道：「對！對！這樣才公平合理，老爺子，老身三人帮你去攻打江南第一家，殺他們一個片甲不留！」

翟鳳翔冷哼一聲道：「謝了，翟家的事，用不着旁人帮忙。」

傻大姐嘻嘻笑道：「你翟老爺子已經死了三個兒子，江北第一家已潰不成軍，沒有我們三人拔刀相助怎麼成呀？」

翟鳳翔聽到這話，大爲惱怒，道：「誰說我們江北第一家潰不成軍？來人！」

「在！」

「在！」

四周轟然應了一聲，從四面八方躍出二十多個劍士，立將月展翼及九仙眞人等包圍了起來。

傻大姐嚇了一跳，哇哇大叫道：「翟老爺子，你可不能敵友不分，我們四人可是站在你們江北第一家這一邊的呀！」

翟鳳翔冷冷道：「不得老夫准許，誰也不准擅離一步！」

九仙眞人面色一變道：「翟掌門人，你這是甚麼意思？」

翟鳳翔不答，向月展翼問道：「你剛才提起我的孫兒在壁上留字，那是怎麼回事？」

月展翼說道：「前天晚上，在下與公孫奇等曾在此抓到葛世俊其人，後來與令孫分手時，約定有事可在壁上留字，昨天在下趕回此處時，發現壁上有令孫留字，約在下去仙女廟相見，在下趕去仙女廟時，却不見令孫現身，只見到一位道姑已被殺……」

當下，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翟鳳翔道：「爲何你回到此處時，壁上的留字變成爲月玉虎所題的字了？」

月展翼道：「在下也想不明白。」

翟鳳翔道：「我孫兒並未在壁上留字給你。」

月展翼道：「這樣說來，前後的留字都是歹人所施的鬼蜮伎倆了。」

翟鳳翔道：「目的何在？」

月展翼道：「很顯然，此爲繼殺害我月家兩個小孩之後的另一陰謀，殺害小孩目的在挑起貴我兩家的火併，此計則在給我一個殺人罪名，以便藉此對我月家發動攻擊。」

翟鳳翔道：「那道姑死於『三指挖穴法』又怎麼說？」

月展翼道：「這是在下最感困惑的一點……」

九仙眞人冷笑道：「你們月家的『三指挖穴法』外人不可能習得，由此而知殺害貧道師妹的兇手就是你們月家之人！」

月展翼一指站在身邊的范仲濤道：「這個門下弟子剛剛來報：我師兄井公亮和兩個門下也被人以『三指挖穴法』暗殺於地下室中……」

九仙眞人道：「對呀！你剛才都說了，那殺人兇手必是你們月家熟識之人，否則井公亮絕不可能那樣輕易被殺。」

月展翼點點頭道：「也許我們月家出了個敗類，只要月某人不死，此事必澈查清楚，公諸於世！」

九仙眞人轉對翟鳳翔道：「翟老施主，你看此事如何解決呢？」

翟鳳翔道：「老夫先要殺幾個人！」

語調充滿殺氣！

九仙眞人問道：「老施主要殺誰？」

翟鳳翔道：「你們四人！」

九仙眞人面色一變道：「嘿，我們與你們江北第一家毫無過節，你憑甚麼要殺我們四人？」

翟鳳翔道：「莫須有。」

九仙眞人一呆道：「甚麼意思？」

翟鳳翔冷冷一笑，說道：「你一定要知道理由的話，好，老夫的理由是：喜歡殺人！」

說到這裏，擧手示意。

圍在四周的二十多個劍士，一齊擺出準備攻擊的姿態，二十多柄長劍一齊指向九仙眞人、傻大姐、玩蛇老人和饕餮和尚四人。

玩蛇老人嘿嘿冷笑道：「他媽的，天下竟有這等不講理之人，老叫化今天總算開了眼界了。」

他手撫打狗棒，兩眼左右閃動，準備迎接一場惡戰。

翟鳳翔冷冷道：「動手之前，老夫只有一句話要說：誰願意把眞相說出來，便可免死！」

玩蛇老人道：「甚麼眞相？」

翟鳳翔不答，厲叱道：「動手！」

一聲令下，二十多個劍士中就有十六個搶步而出，振劍攻上九仙眞人、傻大姐、玩蛇老人、饕餮和尚四人，刹那間劍如雨下，勢如萬路箭！

原來，這二十多個劍士都是江北第一家的精英，一向在江湖上行俠，此番聽到師門遭逢巨變，立刻從各地趕了回來，今天在翟鳳翔的指揮下，開始了「報復」行動。

怪的是翟鳳翔却放着「正主兒」不殺，反要他們殺九仙眞人四人，但他們都是翟家忠貞之士，翟老爺子要他們怎麼辦他們就怎麼辦，大夥兒義無反顧，一個個勇往直前。

九仙眞人四人又驚又怒，一面破口大罵，一面奮起迎戰，雙方頓時展開一場大混鬪。

月展翼料到翟鳳翔這樣做必有深意，當即拉着范仲濤退到一旁觀戰。

翟家雖已毀於一場大火，但四周高牆仍在，此刻雙方搏鬪之處位在中院地帶，四面都有斷牆敗壁隔着，因此並未驚動附近居民。

十六個翟家劍士分成四組圍攻九仙眞人四人，等於四個打一個，加上他們又都是江北第一家出類拔萃的人物，各有一身精湛的劍術，因此幾個照面之後，九仙眞人四人已陷入苦戰。

九仙眞人是四人中武功最高的一個，他的一柄拂塵威力極强，揮掃之間眞氣强如怒濤，但此刻獨鬪四個劍士亦僅能自保而已。

傻大姐是苗族三十六洞的洞主，一身武功自亦不俗，她的兵器是一把緬刀，招式頗爲詭奇，可惜她現在的四個對手均非弱者，打了數十招後，已感左支右絀，敗象畢露。

玩蛇老人的一支打狗棒之神奇，變化巧妙無比，上來數十招他倒也佔了一些上風，但翟家的劍術畢竟不同凡响，圍攻他的四個劍士經過一番沉着應戰之後，便漸漸取得了優勢，反而逼得玩蛇老人手忙脚亂了。

最不濟的是饕餮和尚，他練的是外家功夫，但空有一身剛猛無比的拳掌功夫，面對四柄利劍的圍攻却無法發揮出來，他幾乎是一開始就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打了一會之後，左腿上就中了一劍，急得哇哇怪叫道：「九仙老兄，我和尚撑不下去了，失陪啦！」

話聲剛完，右足一頓，縱身掠起，打算扯活了。

「留下！」

一聲厲叱，同時只見劍光如電一閃，便見剛剛掠上空中的饕餮和尚慘叫一聲，從空中摔了下來！

他是個大胖子，身子落地發出「蓬！」的一聲巨响，登時摔得七葷八素，就此失去了戰鬪能力。

原來他在縱空欲逃之際，腰上又中了一劍，這一劍正好刺中他的章門穴，雖然中劍不深，却已被刺傷了穴道，無力行動了。

傻大姐看見饕餮和尚倒地不起，心中發慌，大叫道：「喂！翟老爺子，老身與你往日無寃近日無仇，你要殺人也得說出個理由來呀！」

翟鳳翔寒臉冷冷道：「妳願意告訴老夫一切眞相麼？」

傻大姐道：「你說清楚一點，你要知道甚麼眞相呀？」

翟鳳翔喝道：「殺！」

四劍士長劍齊吐，從前後左右刺了出去！

傻大姐大驚失色，慌忙縱起躲避劍勢，同時手中的緬刀「呼！」的一聲環掃而出。

「噹！」的一聲銳响，她的緬刀掃中了其中一柄長劍，雖然掃得那劍士顚出數步，但也就在這時，另一柄長劍刺中了她的背部！

「哎呀！」她大叫一聲，身子一個打轉落到地上，突在打滾中使出一路刀法，但見地上刀光熠熠生輝，似白浪捲來捲去，居然擊退了另三個劍士。

不過，那三個劍士一退即進，不約而同的使了一招「海底刺鰲」，長劍點落，熠熠刀光之中，便聽一片「叮叮！」聲起，滿地刀光頓告消失，竟已破解了她的古怪刀法。

繼之，一個劍士迅捷的一劍抵上她的心口，喝道：「別動！」

傻大姐不敢動了。

與此同時，玩蛇老人也被四個圍攻的翟家劍士殺傷，倒地不起。

九仙眞人技高一着，他眼見大勢已去，不敢再戰，突然暴吼一聲，身形飄起三丈高，手中拂塵猛力一揮，那一把塵尾突然脫離柄端，化成千條銀絲，勢如千百支利箭，沛然射向在場衆人！

這一招大出衆人意料之外，衆人聽出銀絲挾着凌厲勁風，均知他是以最上乘的內家眞氣發出的，這時的每一條塵尾均似利箭，其勢極難抵擋，連忙紛紛頓足躍退下去。

倉卒間，只聽翟鳳翔大喝道：「那裏走！」

劍光一閃！

衆人定睛一望，只見空中掉下一隻雲鞋，而九仙眞人竟已飛出五丈開外，正向牆外縱去。

翟鳳翔一劍劈出，只留下九仙眞人的一隻鞋子，大感面上無光，急忙喝道：「追！」

那十來個未曾動手的翟家劍士立時一齊縱身追撲過去，好像十隻巨鷹，去勢如電！

一轉眼，九仙眞人已越過圍牆，那十來個翟家劍士亦緊隨其後越牆而過，一路緊追下去。

月展翼一直沒有動，這時看見九仙眞人逃去，才開口道：「翟老爺子，要不要月某人追下去助一臂之力？」

翟鳳翔冷冷道：「不必，老夫門下必能將他生擒回來！」

他接着喝令門下將傻大姐，玩蛇老人和饕餮和尚綑綁起來。

傻大姐三人都受了傷，自知反抗無益，便乖乖的俯首就擒。

（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蕭十三命楊天將琵琶大法師及楚輕侯請來，以便對付東海留侯。一天晚上，大法師與楚輕侯已抵達，蕭十三親自出迎，一行人來至一座小樓前，蕭十三看見鳳鳳與翩翩，即問樓上情形如何？紅葉是否安寧？答以寧靜如常，儘可放心。蕭十三領着衆人繼續前行，走了幾步，頻頻輕呼芸兒，但總沒有回答的聲音，楚輕侯深感不妙，恐出了事，但蕭十三認爲鳳鳳她們都未曾看見有可疑人物出入，斷無出事之理，遂突然脚步一急，隨即引吭高呼芸兒、紅葉。但始終沒有回答，楚輕侯跟在後面也頻呼紅葉，亦無反應……

林內訴衷曲　黑貓擾情侶

尋尋覓覓

小樓上一片靜寂，燈火淒迷，表面上看來一些異樣也沒有。

蕭十三楚輕侯呼叫着走了上來，始終聽不到芸兒紅葉應一聲，所以儘管看來沒有事發生，還是一些也不放心。

分開了一道道珠簾，目光及處，蕭十三脫口一聲驚呼。

楚輕侯同樣驚訝，搶在蕭十三之前，疾掠了過去。

淒迷的燈光下，一個女孩子倒臥在對門那道屏風之前，姿勢雖然美妙，却令人看來有一種很怪異的感覺。

那是芸兒。

楚輕侯一把將芸兒扶起來，發覺仍然有氣，才透過一口氣。

芸兒的眼睛仍張大，眼珠子凝結，彷彿仍然殘留着她昏迷之前那種恐懼。

楚輕侯隨即搖撼着芸兒，可是芸兒一些反應也沒有。

蕭十三目光一轉。「好好的，怎會昏倒在地上？」

楚輕侯道：「看來她是受了很大的驚嚇。」將芸兒往旁邊椅子上一放，道：「前輩，我們快去看看紅葉。」

蕭十三不等將話聽完，已衝向紅葉的房間，一面大呼道：「紅葉！」

房內並沒有任何反應，蕭十三分開紗帳，疾衝了進去。

楚輕侯幾乎同時衝進去。

房內沒有人，燈光更淒迷，蕭十三奔

到床前，一把將紗帳掀起。

隔着紗帳他已經看見床上沒有人，可是他仍然這樣做。

「紅葉——」而且叫一聲，接將被子翻開來。

若換是平日，他絕不會做這種沒有用的舉動，現在他方寸却已大亂。

楚輕侯往床上望一眼，目光已轉開，周圍一望，劍眉不覺深鎖。

所有的窗戶都閉上。

——紅葉到底那兒去了？

楚輕侯心念一動，身子倒退了出去，他突然省起，芸兒昏倒的小廳子一個窗戶是開着的。

蕭十三沒有留意，但看見楚輕侯突然退回，亦知道必然有所發現，立即亦倒掠而回。

大法師楊天沈宇已聞聲上來，看見芸兒昏迷，知道出事。

大法師的手已搭在芸兒的脈門上，點點頭，楊天沈宇方待追進去，楚輕侯蕭十三已雙雙退出。

楊天脫口問：「大哥，紅葉到底怎樣了？」

「不見了！」蕭十三的面色很難看。

楊天一呆，沈宇一旁詫異的道：「怎會不見的？」

這句話一出口，連他也暗罵自己問得愚蠢，蕭十三也沒有回答他，立即吩咐楊天：「傳我命，叫所有的兄弟出動，遍搜所有地方，無論如何，一定要將紅葉找回來。」

楊天應一聲，一拉沈宇，兩人一齊往外奔。

正當此際，大法師突然喝一聲：「且慢——」

他的聲音，並不大，却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力量，楊天沈宇的脚步不由自主停下來。

大法師沒有再說什麼，花白的兩眉皺起來，好像在傾聽什麼。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大法師的面上，雖然想知道到底在聽什麼，却沒有人問出來，都怕驚擾了大法師的聽覺。

那不過極短的片刻，各人都有一種心滯的感覺。

大法師的眉陡然一揚，說出了兩個字：「屋頂——」

語聲甫落，楚輕侯頎長的身形便射了出去，箭也似奪窗而出。

蕭十三的速度絕不在楚輕侯之下，反應亦一樣，却是從另一個窗戶掠了出去。

那窗戶仍關着，可是又怎阻得了蕭十三，嘩啦的一聲，窗戶碎裂，蕭十三當中穿過，飛越走廊欄干，雙臂一振，飛鳥也似疾往上拔起來。

楊天沈宇亦雙雙往門外掠去，守衞在那裏的鳳鳳與翩翩問也不問，緊隨在二人身後。

大法師亦動了，他看似動得很慢，可是楊天沈宇才掠下樓前石階，大法師已經飄然立在他們身旁。

沈宇楊天不能不佩服，以一種又敬又畏的目光望着大法師。

大法師只是仰首上望。

× × ×

楚輕侯越過走廊，脚尖往欄干上一點，身形立時變了往上拔。

他的劍已在手，並沒有怎樣動，那支劍已然在最適當的位置，隨時可以應付任何突來的襲擊。

沒有襲擊，楚輕侯身形一拔三丈，在飛簷上一翻，已然掠上了瓦面。

他立即看到了蕭紅葉。

蕭紅葉就坐在屋脊之上。

× × ×

月很遠，月色淡得就像是清水。

蕭紅葉一身淡青色的衣衫，披着月光，看來是那麼的迷濛，那麼的不眞實。

她端坐在那裏，姿勢美麗之極，也淒涼之極，她的神情也是。

她的眼蓋低垂，從她面上流露出的那種神情看來，就像在夢幻之中。

一個雖然不眞實，但却是令人迷戀的夢幻。

表面看來，她並無任何不妥，但楚輕侯看在眼內，却不知怎的由心寒出來。

也許就因爲他從就未見過蕭紅葉露出這樣的表情。

風聲急响，蕭十三像一隻大鵬鳥也似掠上了瓦面，目光及處，脫口一聲：「紅葉——」

蕭紅葉一些反應也沒有。

蕭十三一呆，望了一眼楚輕侯：「她怎樣了？」

楚輕侯搖頭苦笑。

蕭十三目光再回到蕭紅葉面上，仔細打量了一遍，亦看不出什麼來。

蕭紅葉亦始終沒有任何的反應，只是也沒有給人死亡的感覺。

楚輕侯蕭十三那片刻只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淒涼。甚至有一種要流淚的感覺。

即時一陣風聲吹至，大法師雙袖鼓風，隨風飄飛上來。

他的目光落在蕭紅葉面上，花白的雙眉毛陡然一揚，鬚髮亦怒獅一樣暴張。

幾乎同時，楚輕侯，蕭十三聽到了一陣很奇怪的聲音從蕭紅葉那邊發出來。

紅葉那一頭秀髮旋即無數條黑色的長蛇一樣飛揚，一隻奇大的蝙蝠接從她的脖子上飛起！

那隻蝙蝠顯然已伏在那裏多時，只因爲被頭髮掩着，蕭十三楚輕侯沒有發現，却瞞不過大法師的一雙法眼。

楚輕侯看在眼內，猛打了一個寒噤，蕭十三亦自變色、

——那隻蝙蝠到底伏在紅葉的脖子上幹什麼？

——吸血？

楚輕侯蕭十三同時生出了這個念頭。

大法師的身形接飛舞在空中，凌空向那隻蝙蝠撲去！

那隻蝙蝠突然發出了一下尖銳已極，令人毛骨悚然的叫聲。

那到底是不是蝙蝠的叫聲，沒有人聽得出，大法師同時一聲佛號。

他的右手已伸出，五指如鈎，直抓向那隻蝙蝠！

那隻蝙蝠雙翼展開，「拍拍」的作响，迅速高飛。

大法師一抓落空，大袖接拂出，仍然拂不中，拔起的身形已然落下。

那隻蝙蝠繼續往高飛，直飛向天上的月亮。

淒冷的月光下，牠越飛越遠，也越來越小，終於變成一點，消失不見。

大法師仰首望着天上的月亮，面色亦有如鬚髮一樣蒼白。

楚輕侯蕭十三看在眼內，怔在那裏。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大法師突然又發出一聲佛號，雙掌往胸前左捧右參。

佛號蒼凉，天地間也彷彿蒼凉起來。

這一聲佛號即有如暮鼓晨鐘，蕭十三楚輕侯心神齊皆一震一清。

蕭紅葉同時張開了眼睛，突然發出了一聲驚呼，身子往後就倒。

楚輕侯左右上前急忙扶住。

蕭紅葉揚起的頭髮已落下，但仍然掩不住她脖子上那兩個牙齒洞。

血仍然在牙齒洞冒出來。

楚輕侯目光一落，不由一手掩上去，那隻手也不由顫抖起來。

蕭十三脫口驚呼：「紅葉——」

「爹——」蕭紅葉還有知覺，還認得出眼前的是蕭十三。

她的目光轉望楚輕侯。「你來了。」

楚輕侯雖然是這般模樣，她竟然一樣認得出來，這無疑與一般人一些分別也沒有。

「紅葉——」楚輕侯看見紅葉這樣子，雖然有些放心，亦只是有些而已。

蕭紅葉望了周圍一眼，有些茫然。「我怎會坐在這裏？」

沒有人回答，楚輕侯亦只是苦笑。

紅葉也沒有再問，頭一側，突然昏迷了過去。

蕭十三大吃一驚，與楚輕侯同時脫口叫一聲：「紅葉——」

紅葉的眼睛已閉上，面色看來又白了幾分。

月色這時也彷彿更冷了。

危機

燈火昏黃。

在這種燈光之下，每一個人的臉龐都透着血色，只有蕭紅葉例外。

蕭紅葉的臉龐連一絲血色也沒有，蒼白得令人心寒。

蕭十三看在眼內，憂心忡忡，看見大法師探過脈之後，搖搖頭，那顆心更就幾乎跳了出來。

「琵琶，紅葉怎樣了，有沒有生命危險？」

「沒有——」大法師歎了一口氣，「他只是失血太多，支持不來，才會昏迷不醒。」

「眞的沒有？」蕭十三還是再問這一句。

大法師笑了笑。「我像是在說謊？」

蕭十三亦笑，當然是苦笑。

楚輕侯插口問道：「師父，那隻蝙蝠方才在吸血？」

大法師目光轉向楚輕侯，無言點頭，他眼瞳中彷彿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哀傷。

楚輕侯看得出，心頭一動。「那蝙蝠會不會是留侯的化身？」

大法師搖頭。「牠只是留侯的奴才，被牠吸去了的血，結果牠還是送回去給牠

的主人。」

楚輕侯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這實在不可思議。」

「也幸虧來的只是這隻蝙蝠，若是留侯本人，只怕更不堪設想。」

蕭十三聽到這裏，一雙眼亮起來。「琵琶，老實告訴我，紅葉到底會怎樣？」

大法師淡然應道：「她的脈搏很微弱，但的確還不至有生命危險。」

蕭十三追問：「若是留侯，你說會更不堪設想，若不是留侯，到底又會有什麼影響？」

大法師緩緩的道：「她會變得很虛弱，但只要服食多一些補血的藥物，相信會很快恢復過來。」

蕭十三道：「你是否還可以清楚的跟我一說？」

大法師道：「在吸血同時，蝙蝠的邪毒不難亦會進入紅葉的血肉，却還難我不倒，不過那若是留侯，可就難說了。」

「會怎樣？」

「兩種可能，一是失去常性，二是變成輕侯所說，正如胡四相公那種活屍。」

蕭十三悚然動容。

大法師接道：「留侯此前在古剎要吸紅葉的血，給你經過及時驅走，這一次假力蝙蝠，我們又及時趕至，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楚輕侯問道：「留侯爲什麼不親自到來？」

「他雖然乃是異物，到底還有一副白骨，這附近防衛森嚴，燈火通明，光如白晝，對他的行動，多少都有些影響。」

蕭十郎捋着鬍子。「我看是因爲有你在這裏的關係。」

大法師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面上甚至一些表情也沒有。

楚輕侯目光一閃，道：「以我們在寺院的遭遇看來，留侯要殺紅葉無疑是易如反掌，現在他們所以這樣做，絕無疑問，是眞的要支配紅葉，藉此要挾前輩答應他的條件。」

「傾覆天下？」

楚輕侯尚未答話，蕭十三已經搖頭。「這種事無論如何我是絕不會答應的。」

楚輕侯無言。

「紅葉雖然是我的命根子，但……」蕭十三雙拳緊握。「無論如何，我也不能爲了她一個人，令千萬無辜的人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他的語聲非常蒼凉，也充滿了悲哀。

楚輕侯的心情也一樣，大法師看看他們，不由歎了一口氣，沉喧了一聲佛號。

蕭十三即時亦歎了一口氣。「話雖是這樣說，到時我能否狠得起這心腸，却是連我自己也不敢肯定。」

大法師笑道：「這番話你其實可以不必說出來的。」

蕭十三苦笑，轉問道：「現在我們又應該怎樣？」

大法師道：「留侯是絕不會就此罷休的，由現在開始，我們對紅葉應該更小心保護。」

蕭十三追問：「你又有什麼高見？」

「不是高見。」大法師的語聲有些無可奈何。「這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你，我，輕侯三個人每天輪流守候在紅葉的房門外。」

蕭十三再問：「到什麼時候？」

「我們將留侯找出來，將他消滅爲止。」大法師的語聲更無奈。「這也許三五天就可以解決，也許三頭五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留侯絕不會要我們等太久。」

蕭十三不由頷首。楚輕侯插口問道：「師父，有沒有什麼辦法，我們可以追踪留侯，將他的巢穴找出來？」

「應該有的，只是我們對留侯所知有限，莫測高深。」

楚輕侯沉吟着道：「那些活屍怕火，留侯相信也不會例外。」

「能够找到留侯的巢穴，我們盡可以嘗試用各種不同的方法，除了火之外，他也許還有其他的弱點，只希望我們發覺的時候還不至太遲。」

蕭十三目光又落在大法師面上，忽然道：「這些話不像是你說的。」

大法師笑笑。「你莫忘了我也是一個人，自然也有人的弱點，在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危機的時候，難免會說出缺乏信心的話來。」

蕭十三搖頭。「有時我的確忘了，你其實也是一個凡人。」

大法師又笑笑，笑容顯得有些苦澀。

楚輕侯目光轉落在蕭紅葉的面上，一聲微喟，轉對大法師，忽然好像省起了什麼，道：「師父，有一件事，徒兒……」

大法師說道：「你是問那隻吸血的蝙蝠？」

楚輕侯道：「不錯。」

大法師又問：「你看到了我眼瞳中的悲哀？」

楚輕侯訥訥地說道：「莫非……莫非那……」

大法師歎息。「這也許就是天意，我雖然看出他將來必定會陷身邪魔外道，却是怎也想不到，竟應在這件事，竟來得這麼早……」

楚輕侯急問：「難道沒有挽救的辦法了？」

「不是沒有，只是遲了——」大法師又一聲佛號。這一聲佛號，你說有多蒼凉就有多蒼凉。

大法師緩緩別轉頭去。「留侯是一個精靈，我們雖然已考慮到他將會不利於白雲館，却兼顧不到，他當然亦看透了我們這個弱點。」

蕭十三脫口道：「以我所知，你一共收了五個徒弟，其中一個就是叫蝙蝠。」

大法師喃喃地道：「蝙蝠，芭蕉，芍藥，玉硯，輕侯，就只有輕侯福厚。」

楚輕侯吃驚的道：「師父莫非說，芭蕉芍藥他們也會有危險？」

大法師無聲頷首，面容苦澀，楚輕侯呆呆的望着他，再也說不出話來。

蕭十三忽然道：「怎會有這種事？」

楚輕侯應聲目光一轉，苦笑道：「連死了一百年的死人都可以復活，還有什麼事情不可能發生？」

蕭十三不能不點頭，轉向大法師：「琵琶，你應該教他們怎樣防避。」

大法師道：「可以教的我都已經教了

，至於能否救回他們的命，却是要看他們的造化。」

楚輕侯道：「師父不是已給了芭蕉一串佛珠？」

「也要看他能否善加使用。」

楚輕侯沉吟道：「芭蕉雖然精神不够集中，但也是一個很機靈的人。」

「可惜——」大法師欲言又止。

楚輕侯追問：「可惜什麼？」

大法師道：「他到底還是一個孩子，各方面的經驗都缺乏得很。」

楚輕侯垂下頭。「也許我應該留在白雲館打點一切。」

「沒用——」大法師搖頭。「若是應該留你在那裏，我一定會留你在那裏。」

蕭十三懷疑道：「我就是不明白。」

大法師道：「輕侯雖然是他們之中武功最好的一個，這件事却不是只憑武功就能够解決。」

蕭十三不能不同意。

大法師道：「而且，心魔未除，他留在白雲館，只怕亦難逃那一刦。」

「那一刦？」

「留侯是必已經到過一趟白雲館，若是我沒有看錯，玉硯只怕已……」

大法師搖頭，沒有說下去。

楚輕侯吃驚的道：「玉硯還是一個小孩子。」

大法師沉痛的道：「你們之中，最短命的就是他，我替他算過，很難活得過今年冬天，就應在此刦。」

楚輕侯忙道：「難道一些挽救的辦法也沒有？」

大法師歎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強的！」

蕭十三一再搖頭。「琵琶，你似有難言之隱。」

大法師道：「天機不可洩露。」

蕭十三道：「爲什麼你不將他們一起帶來這裏？」

大法師苦笑。「你一定要我說？」

蕭十三沒有作聲，大法師接道：「每個人都難免有錯，我也只是一個人。」

蕭十三一呆。「莫非你低估了留侯的魔力。」

大法師無言點頭。

蕭十三微喟。「這却也怪不得你，好像留侯這種東西，無論他做出什麼，應該都不是我們所能看透。」

大法師緩緩的道：「我一生之中，做錯了兩件事，一是不該入宮——」

蕭十三道：「大內的黑暗使你完全改變，從此投身佛門。」

大法師道：「其次，就是不應該將芭蕉他們留在白雲館。」

蕭十三搖頭。「你就是不將他們留在白雲館，留侯亦未必對付不了他們。」

楚輕侯亦道：「在路上，留侯一樣可以下手的。」

「也罷……」大法師苦澀的一笑。「這大概就是所謂天意了。」

楚輕侯轉問：「師父，你方才說的心魔……」

大法師望着楚輕侯道：「你眞的不明白？」

楚輕侯心念一動，怔住在那裏。

蕭十三看在眼內。「你們師徒二人又在打什麼機鋒？」

楚輕侯苦笑，大法師緩緩的道：「紅葉就是他的心魔，古刹之中，沒有楊天一叫，他只怕已壞在那個香奴的手上。」

蕭十三奇怪道：「這與紅葉有何關係呢？」

「他當時看見是香奴，却因爲想到紅葉若是落在留侯手上的可憐，而眞信香奴的說話，對香奴起了憐惜之心。」

蕭十三點頭。「關心則亂，你這個徒弟對我的女兒果然是痴心一片。」

大法師笑笑。「這未嘗就不是一件好事。」

蕭十三伸手一拍楚輕侯的肩膀。「那你這一次非要加倍賣力不可。」

楚輕侯只有苦笑，不由看一眼在床上昏迷未醒的蕭紅葉。

蕭十三目光隨着一轉。「在你眼前這個紅葉可是眞的，幾乎被留侯所害。」

楚輕侯有些兒尷尬。

蕭紅葉的眼睫即時一顫，櫻唇中同時吐出了一聲歎息。

三個人的目光立時都集中在蕭紅葉的面上。

大法師輕捋了一下花白的鬍子，道：「我出去取一張補血的藥方，好教人抓來煮了給紅葉服下。」

蕭十三看看楚輕侯，看看蕭紅葉，目光落在大法師面上。「我與你走一趟，找幾個懂醫藥的聽候你差遣。」

他笑笑接道：「反正我留在這裏也是碍事。」

楚輕侯一怔。「師父，前輩——」

大法師捋着鬍子。「我說的盡是悶話，一個不小心，驚着紅葉更不好。」

蕭十三亦道：「我也是沒有什麼話要跟紅葉說。」轉又一拍楚輕侯肩膀。「你們兩個年青人一向談得來，留給你們談好了。」

楚輕侯道：「可是……」

蕭十三回手一捋頷下長鬚。「你應該知道說些什麼才可以讓紅葉安下心。」

「我……」楚輕侯的說話又給蕭十三截住。「你若是不知道，那就趕快在紅葉醒來之前想妥當。」

語聲一落，蕭十三舉步往外走，大法師手數佛珠，若有所思，亦走了出去。

楚輕侯目送他們的背影消失，心念未轉，又聽到了紅葉一聲歎息，回頭望去，蕭紅葉的一雙眼正緩緩張開來。

她的眼神看來是那麼朦朧，彷彿仍然在夢中，帶着一種難以言喻的神秘，也說不出的美麗。

楚輕侯只看一眼，目光便凝結，再也移不開。

蕭紅葉好像在看着什麼，也好像什麼也沒有看見，怔怔的呆在那裏。

好一會，她才夢囈似的喃喃道：「我怎麼又回到床上了？」

楚輕侯沒有作聲。

「難道是做夢？」蕭紅葉的語聲是那麼輕柔，那麼嬌憨，那麼惹人憐。「否則又怎會見到輕侯？」

楚輕侯再也忍不住應道：「你是眞的見到我，不是做夢。」

蕭紅葉目光應聲一轉，落在楚輕侯面上。「你……你眞的來了……」

語聲透着一種難言的喜悅，楚輕侯上前三步，伸手分開碧紗帳。「紅葉，你怎麼了？」

「我？沒什麼……」蕭紅葉忽然像想起了什麼，伸手按着頸旁的傷口。「那……那隻大蝙蝠……」

「給趕走了。」楚輕侯連忙安慰。「以後都不會再來的了。」

「是眞的？」蕭紅葉有些懷疑，但很快那種懷疑的神色又從眼瞳中消散。「是你趕走牠，救了我？」

「那是我師父。」

蕭紅葉好像這時候才記起，在瓦面上醒來的片刻曾經見過大法師，沉吟着道：「這之前，朦朧中我好像還聽到大法師的聲音，還有我爹爹……」

楚輕侯點頭道：「他們才離開，師父要給你開藥方，你爹爹……」

蕭紅葉笑笑。「他沒有什麼話要跟我說，所以也走了？」

楚輕侯目光一閃。「其實你已經聽到了……」

蕭紅葉微一頷首。「却是現在才想起來，不知怎的我當時就是張不開眼睛。」

楚輕侯知道是什麼原因，但沒有說出來，蕭十三卽使沒有吩咐，他也不能够讓紅葉再受驚。

蕭紅葉好像看到楚輕侯的心深處。「我知道你們都關心我，很怕嚇着我，可是，我雖然柔弱，胆子並不是你們想像的那麼小。」

楚輕侯搖頭。「這相信每一個人都很清楚。」

蕭紅葉微喟一聲。「那你們就不該隱瞞，給我說清楚才是。」

「這件事實在太恐怖，太不可思議，太難以令人相信。」楚輕侯苦笑。

「你們却又不能不相信。」

「因爲事發的時候，雖然我們懷疑是在夢中，事實並不是。」

蕭紅葉好奇的望着楚輕侯，等他說下去，楚輕侯忽然發覺，苦笑了一下。「你爹爹……」

「別說我爹爹，你也應該知道，將這件事詳細的說出來，對我來說，反而是一件好事。」

楚輕侯沉吟起來。

「若不是，我胡亂推測起來，豈非更害怕？」

楚輕侯不能不同意，還是再考慮一會，才將事情原原本本的說出來。

蕭紅葉聽得很用心，聽完了之後整個人却呆在那裏，呆了差不多半盞茶時候。

「怎會有這種事？」然後她說出了這句話。

楚輕侯只有苦笑。

蕭紅葉目光轉向楚輕侯，露出了歉意。「我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這件事太難以令人相信。」楚輕侯替她接下去。

這已是他第二次說這句話。

蕭紅葉微微頷首。「但是，我還是相信了。」

楚輕侯歎息。

蕭紅葉接道：「只有這樣才能够解釋火龍寨發生的事情。」

「不要怕……」

「有你在旁邊，我一些也不怕。」蕭紅葉悠然坐起身子，楚輕侯忙將她按住。

「你還是臥着……」

「我只是失去了一些血，沒有病。」蕭紅葉牽着楚輕侯的手，走下來。

她搖搖晃晃的站起身，好像隨時都會倒下來，楚輕侯忙扶着她的肩膀。

「看你……」楚輕侯歎了一口氣。

蕭紅葉靠着楚輕侯，以手加額，一副嬌慵無力的樣子。

「我眞的沒事。」蕭紅葉含笑搖頭，移步往前行。

楚輕侯急問：「你要到那兒去？」

「你不知道，這些天，爹老是要我臥着，現在你既然來了，總得要伴我到處走走。」

「可是現在已夜深……」

「沒關係。」蕭紅葉目光一轉，又露出了歉意。「對不起，我忘了你趕那麼多天路，經已累得很……」

「我不累。」楚輕侯事實上一些倦意也沒有。

經過方才的事情，相信任何人都會倦意全消。

× × ×

蕭十三大法師正在廳子裏閒談，看見楚輕侯伴着蕭紅葉下來，都有些詫異。

蕭十三連隨站起身子。「紅葉，怎麼你不在房間裏好好的休息？」

紅葉一笑。「爹緊張什麼，女兒根本就沒有什麼不舒服。」

蕭十三轉顧楚輕侯。「輕侯你也是，叫你看着紅葉，你怎麼讓她跑出來？」

楚輕侯方待開口，紅葉已搶先替他回答。「那爹找錯人了，他怎看得穩我？」

蕭十三大笑。「你就是懂得去欺負輕侯。」

「還懂得欺負爹。」

蕭十三笑聲才一頓，一聽紅葉這句話，又大笑起來。

這所謂欺負，當然並不是眞的欺負，這父女之愛，兒女之情，又是何等感人？

大法師聽着，亦好像有些感慨，眼瞳中露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迷惘。

蕭紅葉卽時走到大法師面前，一揖。「大法師，你好。」

大法師一捋頷下花白的鬍子。「大家都好。」

蕭紅葉又是一笑。「出家人不打誑語，大法師怎麼竟忘記了？」

大法師「哦」的一聲。

蕭紅葉接道：「不是大家都好，有一個人不好。」

大法師笑笑。「你沒有什麼不好，大法師徒具虛名，也不是出家人。」

蕭紅葉搖頭。「那是叫我們不要太相信你的話。」

大法師只是笑，蕭十三一旁笑罵。「紅葉，別尋大法師開心。」

「不要緊。」大法師目光一轉。「她也只是要我回答她實話。」

蕭紅葉卽時問：「大法師，你說我能活多久？」

大法師微微一怔。「不知道。」

「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天機不可洩漏？」蕭紅葉追問。

大法師搖頭。「我不是天神，又怎懂得天機？」

蕭紅葉忽然歎了一口氣。「大法師，給你煩惱，紅葉很過意不去。」

大法師又搖頭。「別說這些話，我與你爹爹到底是好朋友。」

蕭紅葉又是一福，轉向蕭十三。「爹，女兒到楓林去走走。」

蕭十三轉望大法師。「這大概不會有危險？」

大法師點頭。「有輕侯在旁，你可以放心。」

蕭十三微一頷首。「你們可也不要走得太遠，打個轉，就要回來了。」

楚輕侯尙未答話，蕭紅葉已「噗哧」的笑了出來。「爹，怎樣了，當我們是小孩子？」

蕭十三拈鬚微笑。「在爹眼中你們永遠都是小孩子。」

蕭紅葉一笑轉身，扶着楚輕侯的肩膀往外走去！

目送二人的背影消失，蕭十三沉吟着道：「這孩子今天有些奇怪。」

大法師輕吁了一口氣。「這孩子很聰明，已知道自己的處境很危險。」

「看來，輕侯什麼也告訴她的了。」蕭十三撫着下頷。「她說得不錯，輕侯的確奈何她不了。」

大法師笑道：「就像你一樣，這只是因爲在你們的眼中，她實在太重要。」

蕭十三點頭。

大法師緩緩接道：「有一個這樣關心她的父親，還有一個愛護她的愛侶，又是如此的年輕美麗，好像她這樣幸福的人實在不多。」

蕭十三一聲歎息。「由我這個做父親的說來，也許是有些口氣大，但相信誰也不能否認，紅葉實在得天獨厚。」

大法師並無異議。

蕭十三一再歎息。「你說天下間根本就沒有一樣完美的東西，紅葉無論誰看來都已經接近完美，也許就因爲這樣，災禍終於臨到她的身上。」

大法師微喟。「別想得這麼多，事情到底會變成怎樣，現在未免言之過早。」

「看來你眞的還未算一個出家人。」蕭十三慘的搖頭，冷笑了一聲，眼瞳中露出悲哀之色。

大法師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只是笑笑，並沒有分辯。

是不是他不能承認自己說的其實是謊話？

蕭十三眼瞳中的悲哀之色也就更加濃了。

× × ×

楓林中燈火淒迷，一片靜寂，那附近本來有守衞着火龍寨的高手，但遠遠看見楚輕侯伴着蕭紅葉走來，都遠遠退去。

沒有蟲鳴，到處落葉，那一場大雪，的確斷絕了不少生機。

風不知何時已經停下，非獨樹木，所有的事物彷彿都已靜止。

這種靜寂已接近死亡。

蕭紅葉走着忽然停下脚步，呆望着楚輕侯，看得異常留神。

楚輕侯也在看着她，好一會，忍不住問：「紅葉，又有什麼心事？」

紅葉幽幽的歎了一口氣。「我在想，若是我有什麼不測，爹爹不知道會怎樣傷心。」

「又說傻話了？」

「是不是傻話，你心裏明白。」紅葉淒然一笑。「大法師可以騙我，你怎可以呢？」

楚輕侯苦笑，緩緩道：「這將會是一場很艱苦，前所未有的決鬥，勝負在現在來說，的確是言之過早，這一點，非獨我師父，就是留侯，相信也不會否認。」

「留侯的魔力，只怕在大法師之上。」紅葉回頭望一眼。「大法師是不是也這樣說過？」

楚輕侯怔怔的望着蕭紅葉。「你怎會知道？」

紅葉道：「你們雖然沒有說，我却是看得出來。」

「從什麼地方？」楚輕侯更加詫異。

「大法師的眼睛。」紅葉的回答實在大出楚輕侯的意料之外。「這之前，每一次看見他，在他的眼瞳中我總是能夠看得到强烈的自信，只有這一次例外。」

楚輕侯搖頭。「我可看不出。」

「那是因爲他是你的師父，你又是那麼拘謹的人，不敢正視。」紅葉笑接道：「我却是只覺得這個人很有趣，每一次他到來，我總會特別注意，印象自然也是特別深刻。」

「好像你這樣細心的人實在不多。」

「這不是一件好事。」紅葉輕歎一口氣。「我若是一向沒有在意，現在什麼也看不出來，反倒是快樂得多。」

楚輕侯忽然一笑。「你事實上也用不着放在心上，師父只是以前從未與這種東西接觸過、較量過，所以才沒有必勝的信心，留侯倘對師父沒有顧忌，也不會跟師父來一次談判。」

蕭紅葉沉默了下去。

楚輕侯劍眉一軒，接道：「而且我堅信一點，邪不能勝正。」

蕭紅葉幽幽的道：「這句是老話，也是拿來安慰受害者的話。」

「老話大都是很有道理。」

「也有例外的。」

楚輕侯越聽越奇怪，他從未見過蕭紅葉這樣悲觀。

蕭紅葉目光緩緩轉向楚輕侯面上。「我就是死了，你也不要太難過。」

楚輕侯心頭一凜，脫口道：「你不會死的，一定不會的。」

蕭紅葉輕歎。「生死有命，如果註定是該死，怎的也是要死。」

楚輕侯無言。

蕭紅葉偎進楚輕侯懷中。「這時候我實在不應該對你說這些話，但不知怎的，還是忍不住說了。」

楚輕侯摟着蕭紅葉。「我明白你的心情，只是你若有什麼不測，我們只怕也沒有幾個能夠活下來。」

蕭紅葉搖頭。「怎會的？」

楚輕侯緩緩的道：「大家都已經準備

爲你拚命，留侯在殺你之前，必須先將我們殺光。」

蕭紅葉感動的道：「大家這樣愛護我，我很高興，只是這樣值得麼？」

楚輕侯道：「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說不值得，這一戰，也是在所不免，向這種邪魔屈服，絕不是辦法。」

蕭紅葉頷首。「不錯，所以留侯若是拿我的生死來要挾你們，也希望你們以天下蒼生爲重，不要理會我。」

楚輕侯怔在那裏，他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說話！

蕭紅葉接道：「我雖然是一個女孩子，不知道那許多，亦一直都有一種感覺，爹那樣擴張勢力，並不是一件好事。」

「但也不是一件壞事。」楚輕侯歎息着道：「最低限度，十三省綠林一統，平靜了好一段時間，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傷亡。」

蕭紅葉頷首。「爹本來就是這意思，也本來就想到某一個階段要停下來，却不知道這個包袱背上了，便再也放不下。」

楚輕侯歎息一聲。「一放下，除非有一個適當的人繼承，否則這股力量一散開，不難又再回復昔年動盪殘殺的局面，你爹爹這些年的苦心，也就白費了。」

「眞的沒有其他人能夠繼承我爹爹的地位？」

「也許有，只是還沒有出現，」楚輕侯感慨的道：「放眼江湖，幾個所謂有份量的人，不是有勇無謀就是野心太大，火龍寨的勢力若是交到他們的手上，所造成的禍害更加不敢想像。」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句話實在不無道理。」蕭紅葉更感慨。

楚輕侯不由點頭，目光一閃，笑接道：「這也是一句老話。」

蕭紅葉「噗哧」的笑了出來。「你是提醒我，老話通常都很有道理？」

楚輕侯未及點頭，紅葉的笑容突然僵結，而眼瞳中同時射出了一種很奇異的光芒。

「聽那是什麼聲音？」蕭紅葉突然這樣問，語聲顫抖了起來。

楚輕侯一怔，目光落在蕭紅葉的面上，更加詫異。「那裏有什麼聲音？」

「有——」蕭紅葉叫了起來。「是貓叫——」

楚輕侯聽說，面色一變，目光閃電般一掃，突然停留在一株楓樹上。

那株楓樹的橫枝赫然蹲着一隻大黑貓，一雙慘綠色，彷彿鬼火也似的眼瞳，正瞪着他們二人。

這隻大黑貓楚輕侯絕不陌生，右手立時握了劍柄，盯穩了那隻大黑貓。

那隻大黑貓靜靜的蹲在那裏，既不驚，也沒有作聲。

蕭紅葉的身子越來越顫抖得厲害，眼瞳却彷彿已經凝結，非但不動，而且好像在變色。

不過片刻，她的眼也好像貓眼一樣，變成了慘綠色，同時亮起來。

楚輕侯沒有在意，突然在意，面色又一變，當機立斷，一聲暴喝，鬆開摟着蕭紅葉的手，疾往上拔起來。

劍刹那出鞘，閃電也似削向楓樹上那隻大黑貓。

「咪嗚」一聲貓叫幾乎同時响起來。

這一聲貓叫竟然是發自蕭紅葉的口中，她的一雙手同時張開，十指勾曲，身子同時飛舞在半空，雙手就像是貓爪也似，疾抓向楚輕侯。

楚輕侯聽得很清楚，也看在眼內，當機立斷，身形凌空了一翻，劍仍然是削向那隻大黑貓。

大黑貓配合蕭紅葉的動作，那刹那亦離開那株楓樹，翻騰在半空，張牙舞爪的撲向楚輕侯的面門。

楚輕侯的劍勢一變，正好迎着那隻大黑貓的來勢，大黑貓的動作竟就在那刹那停頓，隨即迎着楚輕侯的劍勢倒退回去！

那簡直就是魔法，貓軀距離劍尖只不過一尺，却是這一尺距離，劍尖始終未能够接觸貓軀，更奇怪的就是，這一尺距離始終不變，大黑貓更就像已經被冰凍結，始終是那個動作，一些變化也沒有！

楚輕侯劍勢三變，變化雖未盡，去勢已經盡，身形一偏，落在一株楓樹上。

那片刻，他身形的變化與劍同樣迅速，蕭紅葉三撲亦落空。

她撲擊的動作與那隻大黑貓非常相似，三撲不中，身形一弓，凌空落在楚輕侯左面不遠的一株楓樹上。

大黑貓亦同時在一株樹上落下來，旋身又有了動作，在樹枝上迅速跳躍爬動，先後在一條看來極柔軟的橫枝上停下，慘綠色的眼瞳盯穩了楚輕侯，蓄勢待發。

蕭紅葉的雙手差不多同時張開，作出了撲擊的姿勢。

這姿勢非常動人，一些也不顯得兇狠，就連她那雙貓眼也似的眼睛，看來也蘊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誘惑。

楚輕侯看在眼內，却是只覺得毛骨悚然，忍不住脫口一聲：「紅葉！」

蕭紅葉「咪嗚」的應了一聲。

那是貓叫聲，這叫聲就像是一根尖針突然扎入楚輕侯心裏。

楚輕侯的心簡直要滴血。

那隻大黑貓即時咧開了嘴巴，好像在冷笑，楚輕侯有這種感覺。

楓林中原來無風，這時候突然吹起風來，楓葉在風中輕輕的作响，一股難以言喻的寒氣在楓林中瀰漫起來。

楚輕侯的手心却揑了一把汗，冷汗。

「咪嗚」一聲又响，蕭紅葉輕巧的身子飛離了那條樹幹，撲向楚輕侯。

楚輕侯身形亦動，當然是撲向那隻黑貓，他也知必須先除去這隻大黑貓，才能够救得蕭紅葉。

那隻黑貓好像已看出楚輕侯的意圖，迅速的在樹幹中穿插。

楚輕侯內功貫透劍身，那支龍泉劍在燈光中射出奪目的光華。

那隻黑貓眼瞳中的光芒開始暗下來，竟然好像露出了恐懼的神色。

楚輕侯看在眼內，一聲長嘯，人與劍緊追在那隻大黑貓之後。

他盡量利用那些楓樹帮助身形的變換，脚尖往樹幹一點，身形如離弦箭矢，手一拍樹幹，借勢迅速的轉過方向……

劍光迅急而輝煌，一片片楓葉在劍光中砰裂，激飛，飄落！

（未完）

七龍傳

·本文承自第78頁·

聽見了「非驢非馬」這四個字，卓一空不禁爲之一呆。

「你眞的盜走了非驢非馬?」

「當然是眞的，而且我還知道，曾老太爺對這匹非驢非馬，很有興趣。」

卓一空沉吟片刻，道：「那東西在哪裏?」

乞丐道：「已經愼密收藏。」

卓一空道：「你打算賣多少錢?」

「嗯……」乞丐搔了搔頚子，「這個我暫時還不知道。」

卓一空臉色一沉：「東西是你的，怎會連價錢都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東西古古怪怪的，師父說他很值錢，却沒有說究竟值多少。」

卓一空吸了口氣，忽然道：「假如有人出價一千兩金子，你賣不賣?」

乞丐一怔，繼而笑道：「卓老，別跟我開玩笑了，這東西怎值一千兩金子?」

卓一空道：「你不必管這東西值不值一千兩，我問的是，假如有人出價一千兩金子，你賣不賣?」

「當然賣！」乞丐目光大亮，「一千兩金子，已可以做很多事，可以救濟不少窮人。」

他又補充說：「最少，到時我可以給你三百兩金子，你就不必挨窮挨餓啦！」

卓一空搖搖頭：「不必。」

乞丐一楞，道：「三百両嫌少?行！各佔一半亦無不可！」

卓一空嘆了口氣，道：「你誤會了，你不必給我金子。」

乞丐聳了聳肩，欲言又止。

卓一空忽然拉着他的手，道：「來！你跟我到地窖去。」

「地窖?」

「不錯，是地窖。」

「甚麼地方的地窖?在那裏?」

「遠在天邊，近在脚下。」

乞丐眨眨眼：「這廟宇下有地窖?」

卓一空道：「不錯，這是一個秘密，是一個除了我和你之外，誰都不知道的秘密。」

說到這裏，他笑了一笑。

這笑容很神秘，不但很神秘，而且還很曖昧。

廟宇下果然有地窖。

地窖內一片黝黑，可說是伸手不見五指。

直到卓一空燃點着一根蠟燭之後，乞丐的眼睛不由睜大兩倍。

他做夢也想不到，地窖內竟然佈置得很華麗，就像是一座富麗堂煌的宮殿。

他沒有到過眞正的宮殿，但從他的想像中，眞正的宮殿，恐怕也不外如是。

地窖很寬敞，居然比廟宇還廣闊。

卓一空把他帶到地窖的一角，然後叫他坐下。

於是，他坐在一張比他還高大的虎皮大椅上。

這種椅子他從來都沒有坐過。

他覺得有趣極了。

他忍不住問卓一空：「這裏是甚麼地方?」

卓一空淡淡的說道：「金庫。」

「金庫?這是誰的金庫?難道這裏眞的有很多金子?」

「從前是的，但現在只剩下一箱，數目不多不少，恰巧一千兩！」

他一面說，一面從虎皮大椅下拉出了一隻木箱子。

這木箱子很牢固，還有鎖。

但卓一空只是用一雙手，就把這木箱子的鎖弄開。

箱內金光湛然，全是金條子。

卓一空道：「這一千兩金子，現在是你的。」

乞丐凝視着這箱金子，呆了很久，終於才道：「要買下非驢非馬的人，就是你嗎?」

卓一空點頭。

「曾老太爺呢?他是不是也很想買下非驢非馬?」乞丐又問。

「當然想，而且想得發瘋了！」卓一空沒有隱瞞他，「我不知道他出價多少，但我只能用一千兩金子，向你買下非驢非馬。」

「假如我不賣給你呢?」乞丐試探着問。

卓一空嘆了口氣，慢慢的說道：「你若不賣給我，我就只好殺了你！」

乞丐差點沒有從椅上摔掉下來。

爲了這一隻不倫不類的東西，你竟然要殺了我?」

「不錯，我這句話說出了口，就不會收回來，你若是我，也會採用同樣的手段來對付我。」卓一空的聲音漸漸變得更堅決，也更冰冷無情。

乞丐道：「牠爲甚麼如此重要?」

卓一空道：「你不必知道，總之，這東西絕不能落在別人的手裏，尤其是曾老太爺。」

「爲甚麼?」

「曾老太爺是個唯利是圖的人，只要有人出得起價錢，就算親生骨肉也肯出賣，又何况只是這匹非驢非馬而已?」

說到這裏，卓一空凝視着這個年青的乞丐，道：「把那東西交給我，咱們是公平交易。」

乞丐想了想，道：「你眞的很想得到牠?」

卓一空點頭。

「好！我把它賣給你。」、

「不後悔?」

「當然不後悔！」乞丐拍了拍胸膛，道：「俺金松鼠可不是出爾反爾，言而無信的小人。」

「那東西在那裏?」

「已經帶到。」

「在廟宇中?」

「不錯，就在……」

金松鼠說到這裏，卓一空忽然掩住了他的嘴巴。

「別張聲，」他低聲道：「上面有人啊！」

金松鼠臉色一變，他也已聽見地窖之上，有人正在悄悄掀開石板！（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無顏與任三陽在一小食棚子裏，遇見一位小老頭，海無顏與他接觸下，兩人暗中較技後，才各自驚覺對方本事不小。海無顏爲免多生事端，便即招呼任三陽上路。在途中，他們見到路邊一座凉亭內有兩名黃衣喇嘛盤膝而坐。海、任先後掠入亭去，一見兩喇嘛已被人點了穴道，不能行動。任誤將其中一名喇嘛擊斃，海見他如此莽撞，難免責有煩言。然後爲那個還活着的喇嘛解穴。喇嘛穴道破解，海無顏即向他探問布達拉宮的情形，以及有關藏王扎克錫與王叔扎克汗巴兩人近況，喇嘛據實以告。海無顏便將他放走：……

月暗星稀夜　相逢對頭人

任三陽哈哈笑道：「痛快！痛快！差一點把這小子熊黃狗胆都給嚇出來了。」

一面說時，他遂以驚異的眸子打量向海無顏道：「兄弟，剛才你這一手還是眞言……鵝算是眞服了你了……」

對於這個年輕人，任三陽豈止是欽佩，簡直是匪夷所思，跟他在一起，就是像守着一座藏有無窮寶藏的礦山一樣，他的那些神奇的武功，就像是永遠發掘不盡的寶藏，一切在在都令任三陽自愧弗如！

其實他之所以跟從海無顏，决心棄邪歸正，甚至於眼前的這一次西藏之行，一半是出於報答海無顏的救命恩情，另一半却是完全對海無顏的崇拜與好奇，對於傳說中，自己也曾一度醉心意圖染指的那批寶藏，如今他却是壓根兒一點興趣也沒有了。

賊念一經消除，任三陽覺得心裏舒坦多了，對於身邊所發生的一切，也能保持一份自我的客觀，倒是决計要好好的跟着海無顏，作一番驚天動地的俠義舉動來彌補以往的虧陷。

天黑的很快——

不過很短的時間裏，四下裏已籠罩起濛濛的夜色。

夾雜着細小沙粒的風，嗖嗖的吹過來，襲在臉上麻辣辣的，晚上的氣溫比白天更冷多了。

海無顏由冰冷的石櫈上站起來道：「別等了，那個老狐狸是不會來的了！」

任三陽道：「你眞的確定是那個乾老頭兒?」

海無顏一笑道：「那還錯的了?往後瞧吧，好戲在後頭呢！」

走出了亭子，各人上了馬。

兩匹馬在寒風裏直打着噗嚕！

一邊帶着馬韁，任三陽長長的深呼吸着，嘴裏罵道：「娘地！這可眞不是人住的地方，不知是怎麼回事，鵝老像是覺着悶得慌！想是鵝老了，身子骨到底是不行了！」

海無顏道：「這裏空氣稀薄，比不得中原內陸，過兩天你習慣一些就好了！」

任三陽道：「老弟，鵝可是不知道你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反正你不說鵝也不問，只是跟着你走就是了……不過，兄弟，事情好像有點麻煩，剛才那個黃喇嘛的話你當然是聽見了，看來志在得寶，心不死的人多啦！」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海無顏若無其事的笑着：「這是一場前所未見的奪寶大戰！」

「你——不樂幫的人——青砂堡的瀾滄居士夫婦——再加上紅羊門的婁全眞……布達拉宮的那個老喇嘛……哈……這麼多人……」

任三陽一面說一面咧嘴笑着：「這場戲可眞是熱鬧極了，鵝這一趟可眞是來着了，哈——可眞來着了！」

海無顏臉上不着表情，只是策馬前行，他的馬很快，已經超出了任三陽很多！

「喂，兄弟，你倒是慢着點呀，你怎麼不說話呀！」

一面說，任三陽由後面快馬追上來。

就在此時，「哧！」一股尖風，直向任三陽後腦上快襲了過來！

「唷！」任三陽嘴裏驚呼了一聲，倏地在馬上一個疾轉，就勢右手輕起向外側方一個快操，「噗！」一聲，抓在了手裏，入手鬆軟，像是一個繩球般地東西！

繩球後面更像是連着一條長索——

任三陽來不及招呼前邊的海無顏，心裏一狠忖着我摔死你個東西！手裏一用勁兒，猛地往回裏一帶，決計要把對方這個飛索套人的小子給拉出來！

那裏知道，暗裏這個人手勁兒可比他更强，簡直大多了，任三陽這一帶之力，非但沒有把對方給拉出來，緊接着透過這個繩索的强大力道，足足把他身子由馬背上拖了下來。

任三陽一驚之下，順着繩索的勢子，陡地拔身直起——倏到他身子縱起半空的當兒，才發覺到這根繩索敢情發自樹上！換言之，這個人必然也是藏在那裏了。

這一念之興，乃使得任三陽決計要給暗中這個人一點厲害，身形弓縮之間，已如同箭頭一般的竄了起來，順着那個繩索來處，倏地撲了過去。

「哈——」這人一聲怪笑，倏地掄出了一隻手，直向任三陽身上劈了過去。

湊巧任三陽怒在頭上，也是雙手齊出，朝着暗中這個人身上出擊去，如此一來，雙方的掌勢便迎在了一處。

黑暗裏，任三陽自然難以看清楚暗中這個人是一個什麼長相，彷彿是削瘦的身材，一身穿着十分鮮艷。

雙方掌力就這麼碰上了！

任三陽滿以爲憑着自己猛衝而來的勢子，再加上是雙手運掌，對方萬難敵擋，可是這個想法竟然又大錯特錯了！

雙方掌力交接之下——

任三陽只覺得一般絕大力道迎面擊來，力道之大，使得他身子簡直無能欺進，登時在空中一個倒仰，直直地向着地面上摔落下去。

樹頂上那個人又是一聲長笑，緊接着樹身輕輕地起了一陣搖顫，這個人高大的影子翩若白雲一般地自空而落，飄起來的鮮麗彩衣，有似張翅金鷹。

這個臨空下擊的勢子，看來極其美妙，如就動手過招來說，也稱得凌厲無匹。

就在這個凌空下擊的勢子裏，這人的一隻巨大手掌，端似巨鷹搏兔，直向着任三陽頭頂上抓來。

任三陽雖不曾與這個人動上了手，可是下意識直覺裏已感覺到絕非對方敵手。

夜色朦朧，難以看清對方全貌，却也能看出一個大概——這個人好怪的一張怪臉，尖嘴鵠面，敢情幪戴着一張鷹面，一身彩衣分明緞質，看來五彩斑斕，這一式「巨鷹搏兔」端地維妙維肖，大異一般。

——只見他拳腿、吸胸、探肩、弓背，像煞一隻碩大無朋的眞鷹！

隨着這人探出的一隻手掌，任三陽彷彿全身已在對方掌力控制之中。

這一驚，由不住使得任三陽爲之出了一身冷汗，此時此刻捨却一拚，簡直沒有轉動之餘地。

任三陽隨身的兵刃可是不少——腰上就有一根鏈子鎗可以隨時使喚。

眼前情形使得他不假思索的一探鏈子鎗把，霍地向外一抖，叱了聲：「去！」

唰啦！一聲銀鏈索響。

銀光乍現，鏈子鎗的蛇形鎗尖，驀地爆射出一點銀星，直向着對方鷹面怪人面門上飛來。

這一手事出突然，雙方距離又是如此之近，鷹面人如敢不與閃躲，受傷在所難免。

然而眼前這個鷹面怪人，顯然却不此之圖，伸出的手掌盤空一掄，「嘩啦！」一聲，已把來犯的蛇形鎗尖攢到了手上。

任三陽有了方才的經驗，悉知對方的不可力敵，當此要命關頭，不得不施出全力，兩隻手掌同時向外全力推出，一面吐氣開聲道：「嘿！」

這一手任三陽是「死中求活」，手上的鏈子鎗也不要了，連同着半截鏈子，一齊直向着對方鷹面怪人臉上砸去，却也是其勢驚人。

緊接着這一出手之勢，任三陽身子快若旋風的就地一滾，霍地翻出丈許以外。

空中那個鷹面怪人，似乎被任三陽激怒了，鼻子裏發出了一聲凌厲的短哼，彩衣翻處，「嘩啦！」一聲，已把來犯的鏈子鎗摔了出去。

隨着這一式出手，這個看來高大，莫測高深的怪人，雙臂齊張，夾雜着一股凌人絕大的勁風，直向着任三陽尙未站穩的身子猛撲了過來。

然而，這一次他却不能像方才那麼如意得逞了！

迎面閃過來一條疾勁的影子——看來也同鷹面怪人一般的快速，帶着海無顏翩若驚鴻的進身勢子。

雙方的勢子都稱得上「絕猛」二字！

兩股力道滙集之處，恰恰正是任三陽落身之地，强勁的風力，帶出的那股子迂迴力道，使得他身子滴溜溜一陣子打轉。陀螺般地施了出去，却是萬倖未曾被任何一方發出的力道正面擊中。

鷹面怪客那麼强悍的攻擊力，竟然被對方乍出的海無顏迎頭堵住了來勢，不禁大大的吃了一驚——

夜色下，海無顏在一擊之後，已與對方這個戴有鷹樣面罩的彩衣怪客形成了對峙的局面。

那人的驚異，自是在意料之中。

海無顏又何嘗不是一樣？

四隻閃爍着精光的眸子，緊緊的對吸着。

「好本事……」——

半天之後，怪人才透過他那個奇特的鷹形面具之後，發出了含有濃重鼻音的怪樣口音。

——「這位朋友，你好厲害的掌力，請教大名怎麼稱呼？」

那是一種的確怪異的口音，只是出音沉寡，顯示着這人有精湛的內功。

海無顏之所以暫時不出手，實在是驚於對方武功的卓越，在沒有弄清楚對方身份虛實之前，這類大敵，萬萬是交結不得的！

「我姓海——」海無顏老實的報出了姓氏：「閣下是——？」

鷹面怪客嘿嘿笑了幾聲，偏過頭來想了想，奇怪的道：「海……？」搖搖頭，像是對於這個姓氏感覺到很是陌生：「這

位呢？」

斜過來的眼光，盯在了任三陽身上。

任三陽無端受辱，在一度驚嚇之後，不禁激起了一腔怒火——

面對着對方怪人這般神態，他不禁一聲狂笑：「你是那來的野種？老子是誰，要你小子多管？你管得了麼！」

鷹面怪人發出了陰森森的一陣子冷笑道：「老頭兒——你的胆子不小！這個地方還沒有一個人敢跟我這麼說話的！你有什麼了不起的本事，我倒要領教領教！」

一面說，身子已經緩緩轉向任三陽一面。後者立刻就覺出一股無形氣機直向着自己正面衝擊過來。

任三陽雖然知道對方這個人不是好相與，自己大概非是其敵，無如恨其狂態，再者又以海無顏就在身邊，大可無慮，是以明知不敵，也不惜與他放手一搏！

當下狂笑一聲道：「好吧，既然這樣，鵝老人候教了！」

話聲一落，身形猝轉之下，已向外踏出了三步——

立刻就似有一股絕大的勁道，迎住了他的去勢！

任三陽多少也算得上一個人物，內外功力雖不能與海無顏等相提併論，却也不是弱者，對方這個鷹面怪人所施展的這種「內元」眞力，他焉能不知道厲害？

所謂「行家伸手、剃刀過首」，彼此心裏清楚得很。

鷹面怪人此一猝吐內力，任三陽那能心裏明白，對方這是在給顏色自己看，要自己知難而退——這一刹他可眞是有些「進退維谷」了，上吧，明知道自己絕非是對方的敵手，不上吧，方才話已出口，豈能臨陣退縮？這張老臉又該往那裏放？

思念猶豫之片刻，對方身上的那股無名力道，顯然已大爲加强——就在此緊迫罩身的內力下，却有一股益形尖銳的力道，悄悄的抵迫在任三陽前心上。

立刻，任三陽就感覺到一陣心驚肉跳，脚下幌了一幌，由不住後退了一步。

這種拒人於體外的氣魄玄功，武林中固然已甚爲罕見，而像眼前鷹面人所施展的這種玄之又玄的異樣功力，更是任三陽前所未見，聞之未聞。

——他雖然對這種功力莫測高深，然而憑其多年浸淫於內功方面的經驗，却立刻感覺出事態的嚴重，自己如要再不見機認敗服輸，自己退下陣來，根本無需動手，對方這股莫名的力道，只需往外一吐，自己輕者負傷，重者只怕當場便得嘔血而亡！

這一來，任三陽可眞是尷尬透頂了。

鷹面怪客的那雙眼睛，更有如兩把利刃般地凌厲，緊緊地逼視着他，透過那雙凌厲的眼神，任三陽似乎已經體會到對方隱隱的殺機！

這一刹雖然說來極其短暫，惟在任三陽感覺起來，却是罕見的長！——就只是這麼一會兒的工夫，頭上已見了汗珠。

「任老哥，你還是退下來歇歇吧！讓我來見識見識這位朋友的傑出身手！」

說話的人，顯然正是一旁的海無顏。

聽見了他的聲音，任三陽才彷彿感覺到鬆了一口氣。

說來也怪，就在海無顏的話聲方自一落的當兒，任三陽驀地的就感覺出身上的壓迫力道爲之一輕——

他總算鬆了一口氣，陡然間像是由鬼門關上又檢回了一條性命，慌不迭的向後退了兩步。

海無顏恰恰由他身後挺身而上，接替了他原先所站的位置，並且繼向前踏進。

一步，兩步，三步，四步……

海無顏似乎無感於加諸在身前的凌厲壓力，緩而健的一連向前跨進了五步。

當他踏向第三步時，對方那個鷹面怪客已明顯的現出了不甚安寧的形狀，第四步時他雙肩微搖。

第五步時，似乎已難以再保持住佇立的站姿，身子輕輕一幌，脚下由不住向後面退了半步。

鷹面怪客臉上碍於那張「鷹面具」，無能窺知他的表情如何，然而他必然已被激怒了。

就在他脚下方自退後了半步的一刹，他竟然努力的又自向前跨進了一步！

現場立刻充斥了這類力道——

先是地面上被怪風掃過，揚起了一些灰沙，緊接着兩股相迎而來的氣機合激之處，形成了一團激烈的旋風，風力所及之處，一時間飛砂走石，其聲唰唰！

兩個挺立的身子，誰也不曾輕易的搖動一下，似乎誰也不甘心再讓後一步。

旋轉的風力一刹間更加大了。

四隻烱烱的眼睛，凌厲的對吸着！

漸漸地，那股旋轉着的風力變小了，最後消失於無形之間！

鷹面怪客冷冷的由鼻子裏哼了一聲。他的聲音已顯示出他身上這一刹負荷着的萬鈞巨力，顯然已不再輕鬆！

海無顏只是那麼靜靜的看着他——雖然他的髮際也已見了汗漬，但是他的眼神却顯示着他無比的自信，憑着這股自信，他是不易被人擊敗的！

短暫的相峙，似乎已爲雙方帶來了極大的負荷！

漸漸的海無顏的臉變紅了。

鷹面怪客雖然臉上罩着面具，可是出息却變得沉重，每一次他都是吸入的多而呼出的少，似乎正自在一次次的調弄着下腹！

一旁冷眼的任三陽看得眞有些驚心動魄了。

——他雖然不能親身體會他們雙方在作一次什麼樣的抗衡，却能够斷定必然是一次近乎逐死的決鬥，而到目前爲止，似乎海無顏已經略略的佔了一些上鋒！

漸漸地，鷹面怪客呼息聲更加大了。

海無顏這時才冷冷的笑了笑道：「你大概支持不住了！」——

隨着這句話之後，他竟然陡地抬起腿來，向前大大地跨出了一步！

這一步之進，該是聚積了何等驚人的力道！以致於脚步之下，對方鷹面怪客倏地發出了一聲嗆咳！

——好狡猾的東西！——

隨着鷹面客後退的勢子，他竟然反退爲進，猛可裏把身子向空中拔起，「呼！」的一聲，如巨鷹猝起！

夜色黑沉，簡直不易看清他的起勢！

那是奇快的一剎，透過任三陽的眼睛，只覺得奇異透頂，呼！地一聲，宛若大片黑雲，驀地罩在了海無顏頭頂之上——

任三陽一驚之下，出聲招呼道：「小心！」

自然他這聲招呼，純屬多餘，海無顏又豈能會沒有注意到！

就在對方鷹面怪客自空急旋而下的那片烏雲裏，雙方似乎巳交了手，——

一連串的清脆交掌之聲，「拍，拍，拍，拍！」最後一聲方自結束，鷹面怪人所顯示的那片烏雲，巳猝然騰身而起！

七八丈外的樹帽子上輕輕的發出了一聲細响，緊跟着黑雲再起，連閃了幾閃，不過是交睫的當兒，巳經消逝無踪！

剩下來的是無比的寧靜！

殘月，疏星，微微的風！

一場激烈，狠惡的搏鬥，竟然就這般默默的消逝了。

以任三陽那應久經戰陣，飽富閱歷之人，竟然沒有看出來方才那一場激戰是怎麼結束的？過程如何？勝負又是如何？

鷹面怪客的去勢太快了，眞正可以當得上來去如風，一旁的任三陽可眞正是看得呆住了。

甚久之後，他才把眼光轉向海無顏，後者正自扳鞍上馬！徐徐前行。

任三陽慌不迭的也上了馬，追上去，驚詫的看着他道：「怎麼回事，您怎麼讓他走了？」

海無顏似乎一直在思索着一個問題，聆聽之下，並沒有立刻回答他的話！

任三陽急得連連眨着眼道：「怎麼回事？兄弟，你怎麼不說話呀？」

海無顏冷笑道：「這一趟西藏之行，眞可說是身入龍潭虎穴了！」

任三陽怔了一下，兩隻眼不時的左右望着，生怕再有一個人忽然跳出來，顯然他的這番顧慮誠屬是多餘，這條迂迴的道路上，除了他們一行的二馬一駝，再也看不見一個閒人。

寒風一陣陣由身後襲過來，只是經過方才一番戰鬥之後，各人俱都熱血沸騰，此刻是絲毫冷意也感受不出來了。

「這個人你知道是誰？」

說話時，海無顏唇角微微帶出了一絲神秘的笑意，似乎巳把對方那個神秘怪客的行藏看穿了。

「是……誰？」任三陽怔了一下：「難道你認識他？」

海無顏輕輕哼了一聲：「這一行我正想先會一會他，想不到他倒先來看我了——這個人就是扎克汗巴！」

「是他？」

聽見是「扎克汗巴」，任三陽嚇了一跳，驚得忽然勒住了馬，發覺到海無顏並沒有停下來，他忙即又策馬追了上去——

「眞的是他？你怎麼知道？」

「不會錯的！」海無顏臉上閃進一絲神秘的微笑：「別人不可能有如此身手，也不會有這類中原前所未見的怪異手法！

任三陽仰着臉想了想，點點頭，終於同意了他的這種看法！只是他還有不明的地方——

「既然是扎克汗巴，他幹什麼還要幪着臉？這一趟又是爲了什麼？」

「那是因爲他身份特殊的緣故！」海無顏微微一笑道：「他大概希望不動聲色的就把我們消滅了，偏偏碰見了我，叫他不能從心所願！」

任三陽道：「剛才你們動手過招，到底情形怎麼樣？爲什麼才一出手他又走了呢？」

海無顏一笑道：「這就巳經够了，扎克汗巴此人自負的很，以他平日性情作風，分明不屑與人動手，不過是伸量一下我們虛實而巳，方才情形我若是攔住他的去路，硬要與他決一勝負，並非不能，只是在沒有完全瞭解這人的動向一切，我倒也不打算這麼做，樂得裝一下糊塗，看看他以後怎麼個打算！」

任三陽點點頭道：「這話倒也不錯，只是這一次你輕易的把他放了，下一次再想有這個機會，可就不容易了！」

海無顏搖搖頭道：「那可不一定，你大可放心，一定會有下一次的——」

任三陽問：「這人武功如何？」

海無顏道：「高不可測——」

「啊——」任三陽奇道：「難道比你還高？」

「就剛才動手情形論，還很難說——」海無顏回憶着方才情形緩緩的說：「一開始的體外罡氣較重，我雖略勝一籌，但是接下來的徒手過招，只能說半斤八兩，誰也沒法佔了上風，對方那一手『雲龍四現』身法，堪稱武林僅見，的確是高明之至，我看比之不樂島的『白鶴』高立也不見得不及，的確是我生平罕見的一個大敵，今後對他却要十分小心才是！」

任三陽聽見海無顏這麼說，再想到對方出手情形，不禁心裏大存警惕，想不到這一趟西藏之行，竟然會遇到了如此多的奇人異士，更不曾料想到這個扎克汗巴竟然有此功力，此番他獨身一人巳是如此威力，要是換在日後再見，尙不知情形如何，當然，這其中要是再加上不樂帮等其他各人，情勢自是更爲錯綜複雜，看來眞是「山雨欲來」，情形未可預知。

然而，眼前的海無顏却是看來並不驚慌，一切胸有成竹——

對於這個年輕人，任三陽可眞是打心眼兒裏爲之折服了。

馬蹄得得有聲的敲打在凍得生硬的泥土道上，天是那麼的黑，附近不遠處不時傳來三兩聲狼號，眺望來去一片漆黑，只有遠處高山上的雪兒映在眼睛裏，給人略爲舒泰的感覺！

任三陽也許是久居中原，而且上了些年歲，自從一入西藏，就覺得不大對勁兒，總覺得胸口兒發脹。

現在，他坐在馬上又開始喘氣了。

「娘地！」嘴裏一面罵着：「鵝是眞不行了！這個熊地方眞能把人給悶死！」

海無顏原本策馬在前，聽見他喘息的聲音，遂即把馬給定了下來——

「你怎麼啦？」

「不要緊，娘那個……許是老毛病又犯了！」

海無顏仔細的打量了他幾眼苦笑道：「我原是想要你來此助我一臂之力的，看來這裏不適合你，要不然你就回去吧！」

「笑話！」任三陽不服氣在馬上挺了

一下胸脯，喘成一片道：「……你眞把鵝看成廢……物了……實在告訴你吧，這是鵝的老毛病了，巳經靠十年沒犯了，許是剛才跟那個扎克汗巴一動手，出了一身……汗，再吃冷風一次……娘那個……老毛病就犯了！」

海無顏一聲不响的由身上取出了一粒藥丸遞過去道：「把這個吃下去看看！」

只是這麼一會兒的工夫，任三陽又喘成了一片，張着一張大嘴，一個勁兒的往裏面吸氣……

海無顏的藥遞過來，他可連看的時間都沒有，匆匆的就放到嘴裏吞了下去，接着就閉上了嘴，鼻子裏直哼哼。

海無顏往前邊看了一眼，策馬拉着任三陽一逕來到了一個閉風處的山崖下——

「你不用急……下來躺一會兒吧！」

「笑……話！」——

說了這句話，他趕忙又閉上了嘴，一面倔强的搖着頭，海無顏知道拗他不過，只得任他。

當下，他由身上掏出了千里火一下子幌着了，又由身上取出了羊皮地圖，仔細參照一下，收起了圖，點頭道：「再有十七里路就到了一個小城，叫『沙莫葉』，我們就在那裏休息一夜，明天再走吧！」

任三陽這一會果然好多了，喘的沒剛才那麼厲害，聆聽之下嘆了口氣，苦笑道：「這都是我拖累了你，不是……要急着趕路嗎，要是就誤了你的事，那可不是好玩的……鵝們還是往下走……吧！」

「不必！」海無顏搖搖頭道：「用不着急於一時，我們就在沙莫葉休息一夜，明天白天再走也不晚！」

任三陽見他說得堅定，也就不再多說，經過了一小會的休息。他倒是不再喘了，對於海無顏所賜之藥，大爲讚賞不巳！

二人遂即又策馬轉出，依然回到先前道路上！

風聲嗖嗖，其冷澈骨。

馬蹄聲驚動了道遠的幾隻餓狼，紛紛露齒發威！

海任二人雖是不懼，座下二馬以及隨行的一隻駱駝，都由不住大爲驚嚇，一時駐足不前，連聲驚叫不巳。

任三陽揚手發出了一隻「甩手箭」，正中一狼額上，那隻狼痛嘷了一聲，掉過身子，帶着那隻中額的箭，箭矢也似的落荒而逃，餘狼見狀，驚叫一聲紛紛逃遁，二馬乃得回復了寧靜，繼續前行。

好在十數里路並不甚長，二馬一駝翻過了眼前這座山坡可就看見了前面那個市集「沙莫葉」！

西藏地方自難與中原內陸相比較，眼前「沙莫葉」地方雖然說是一處市鎭，惟看上去亦鮮少建築可言——

騎在馬上看過去，只見橫三豎四不過七條街道，家家居住的都是羊皮帳篷，篷前面高高懸着兩盞油紙燈籠，牲口畜牲都圍在住家後面，一條大河——雅魯藏布江靜靜的在一邊流着，使人很容易的想到，這個市鎭之所以存在，必然與眼前這條大河有着相互存在，牢不可分的理由！

海無顏雖是初來，惟「入鄉問俗」，在來之前巳對本地風俗有了一個大概的認識——

這裏有「借宿」的風俗，倒不流行住棧，事實上除了幾個著名的大地方之外，根本就看不見一家客棧，投宿多往一些所謂的富戶，這些富戶多半都是牛羊成羣，人丁浩繁，因爲不愁吃喝，常以能接待外客爲榮，你雖在他那裏住上一夜，接受了他的豐盛招待，倒也並不須領他什麼情。

……………

兩匹馬帶着一頭駱駝，在此夜闌人靜的當兒，來到了眼前「沙莫葉」這個相當富庶的市集。

人馬還沒有走進來，先就有幾隻狗狂吠而出！

這裏的藏犬十分厲害，個頭兒雖然並不十分大，可是一隻隻都兇惡成性，除非經過主人的喝止，可眞是死纏着不放！

二人遠遠的勒住了馬！

老半天，才見一個披着羊皮大襖的漢子，一手持着燈，一手拿着烟袋桿子，一經走過來！

任三陽忙迎上去，咭哩呱啦用漢語說了幾句，那漢子先是呵呵笑了幾聲，一面喝住了狗，才用手裏的烟袋桿子指向一個地方，向着任三陽說了幾句！

二人告擾策馬前行，却見那漢子兀自好奇的向着二人身後打量不巳！

「喝！」任三陽這才向海無顏道：「海兄弟，鵝們可得防着一點了！」

海無顏道：「有什麼不對麼？」

任三陽道：「剛才那個人說，這兩天投宿的人不少，都是漢人！」

海無顏微微一笑道：「我預計着他們都該來了，也好，就讓我們在這裏先見見也好，我們現在去那裏投宿？」

任三陽道：「他說就在這條路頭上，那家最大的帳篷！」

海無顏順着路往前一望，果然就見有幾座巨大的帳篷聳立在正前方，似乎氣勢不同！

這裏風俗純樸，居民不慣遲睡，差不多的人天一黑就睡了，是以家家閉門熄燈，整個街道上一片漆黑，倒只是街頭那所大戶人家，還懸着幾盞油紙燈籠。

二馬一駝一逕來到了眼前，才發覺到這所本地的首富人家，果然好大的氣派。

在圍有繩索的範圍之內，少說也有二三十座帳篷，另外在靠山近水之處，烏壓壓一大片全是牲口，佔地總在百數十畝！

海任二人在亮有門燈的一座臨街大帳篷處停下來，只見一個毛頭黑皮的漢子，不待招呼的開門步出！

這漢子手上一盞油紙燈，先抬起來向着二人身上照了一下，又瞧了一下身後的駱駝，遂即哇啦啦說了幾句！

任三陽回了幾句！

那漢子又抬燈照了二人一下，奇怪的道：「原來你們兩個是漢人呀！」

任三陽聽對方竟會說漢語，口音裏含蓄着濃重的川音，可見得是個道道地地的漢人，不禁有些意外！遂即道了彼此！

那漢子高興的笑道：「難得，難得，二位老兄這是上那裏去，來來來，快請裏面坐暖和暖和！」

一面說，他巳向着裏面吆喝了兩聲，就見跑出一個披着整塊羊皮，光着兩隻脚的毛頭小夥子。

這漢子吩咐了幾聲，那個小夥計答應着把二人的馬匹駱駝都接過來，拉向後院去。

任三陽嘴裏連聲道謝，一面請教對方姓氏。

那漢子睜着兩隻滿佈皺紋的眼睛，在二人身上轉着，一面笑道：「好說，好說，兄弟姓粱，叫粱威，因爲在家行二，人家都管我叫粱二，在這裏沒什麼子混頭，不過是給人家看莊子護院罷了，二位老鄉在那裏發財呀！」

任三陽一笑道：「發什麼財，不過是跑跑單，湊合着吃飯罷了！」

那個粱二哈哈一笑，這才推開了門，一面讓二人進去，一面道：「稀客，稀客，這麼說二位是『絲客』了？」

所謂「絲客」，顧名思意正是販賣絲綢的漢商，是漢人入藏交易最富的一門子買賣，是以本地人一提起「絲客」來無不青眼相待！

聽他這麼一問，任三陽打了個哈哈，也未再道虛實，二人遂即進入了大帳！

這座帳篷裏好寬敞的地方——想必因爲這個粱二是漢人的緣故，裏面的一切擺設像俬對二人看來倒也並不古怪！

一張八仙桌子，幾張長條木板橈，棉布簾子之後，還擺着牀，想必是這個粱二睡覺的地方了。

帳篷裏插着一支羊角燈，兩面還開着窗戶，正頂上還有通氣的設備，所以一點也不覺得氣悶。

「二位遠來一定累了，先坐下喝杯熱茶，休息一下，暖和暖和，我再帶二位到後面去睡覺——噢！二位餓了吧！」

海無顏搖搖頭道：「粱兄不必客氣，半夜裏不便打擾！……」

粱二搖手道：「唉——太客氣了，太客氣了，二位先用不着急，請先坐下來聊聊……」

一面說，他用力拍了兩下手招呼道：「個老子起來囉，客人來了，倒茶呀！」

就見裏面棉布簾子撩處，一個尙稱標緻的本地年輕婦人，裹着皮衣走出來，向着二人笑了笑，一面就去動手添火沏茶，忙了起來！

任三陽呵呵笑道：「打擾老兄巳是不該，吵得嫂夫人不得安寧就更不該了！」

粱二怪笑道：「什麼子嫂夫人嗎，我堂客（川語妻子意）十年以前就死了，這婆娘不過是這裏主人賣給老子暖腿的，這裏的女人呀……唉……說都不要說了！」

原來藏人流行一妻多夫制，自和漢人習俗大相庭逕，說不定粱二正是因此而生嘆息！

火盆裏加進了些乾牛糞，立刻興旺起來，爐上吊壺水也開了。

那個女人挽起袖子來，露出白嫩的一隻胳臂，提壺泡茶，手腕子亮亮晶晶戴滿了物什，一雙流光四弋的眼睛，不祇一次的向着海無顏身上溜着，雙手捧着茶，親自送到了海無顏面前，笑一笑就要動手去脫海無顏的靴子！

海無顏收回脚道：「多謝，多謝，用不着！」

「哈哈……」粱二大聲笑道：「這個賤人八成是看上了你了，今天晚上就讓她侍候你吧！」

海無顏還沒有來得及說話，任三陽巳大笑着搖手道：「施不得，施不得……鵝這位兄弟不喜歡這一套，倒是鵝一年多也沒開葷了，如果施得，就借你的女人用用吧！」

粱二哈哈笑道：「我是沒問題，要看她自己願意不願意了！」

說着，他遂即轉向那個女人，用藏話說了一遍！

那婦人先是笑臉盈盈，聽到後來忽然表情沉重，轉過臉向任三陽看了一眼，倏地背過身子悻悻的轉回裏面去了！緊接着那個棉布簾子叭打！一聲，摞了下來！

任三陽與粱二看到這裏俱都哈哈大笑了起來！

「怎麼樣！」粱二嗆笑着道：「我就知道嗎，要是換在這位年輕的朋友，她早就中意了！」

「老了！老了！不用中了！」

——任三陽大笑着，由懷裏掏出了烟，就着火盆點着了。

「二位請喝茶——」粱二把烟安在烟袋鍋子裏，眼睛瞄着海無顏道：「這位朋友貴姓？」

「海——」海無顏微微一笑，視向粱二道：「粱朋友你敢情是個練家子，失敬，失敬！」

粱二先是一怔，呵呵笑了幾聲，喝了一大口茶道：「海大爺好亮的招子……你是朗格（川語「怎麼」）看出來我這兩手三脚貓？」

海無顏微微一笑，並不回答他的話，只淡淡的道：「說了半天還沒有請教這裏居亭主人的大名，我們實在太魯莽了！」

粱二點點頭道：「海大爺你一說話，我就知道你是有學問的人，不比我們老粗……你問起這裏的主人，我倒是不得不介紹一下了。」

說着這個粱二就把身子向後面靠了下去，一對深邃的眼珠子，頻頻在二人身上轉着——

「二位大概對西藏的情形，還不十分了瞭吧！」

「正要請教！」海無顏拱了一下手。

粱二道：「好說，說到西藏，可又分前藏後藏，地方太大，我們只說說二位現在來的這個前藏吧……二位大概聽說扎克汗巴活佛老祖宗這個人吧！」

任三陽一笑道：「啊唷！啊唷！當然，當然！」

粱二道：「簡單的一句話，整個前藏，全都在這個老喇嘛的控制之下！」

任三陽忍不住道：「這裏的主人難道也是他的人？」

粱二冷冷的道：「我正要說這個問題了，你們知道，當今的藏十五王是不大管事的，扎克汗巴本來不在西藏，他來西藏還沒有幾年的時間……在他還沒來西藏之前，這個前藏，當時是由兩戶人家所統制，這兩個人在當時很叫得開的！」

海無顏點點頭道：「這裏居亭主人便是其中之一！」

「對了；」粱二道：「這裏主人姓烏叫蘇，過去在我們漢族住過，會說漢語，說起來和二位現在幹的買賣一樣，也是跑單的，後來走絲發了財，就在這邊成了家，用不了幾年就發了！」

「烏蘇發了財，在這邊人緣又好，常常接濟窮朋友，手下養的人越來越多，無形之中，在這個地方就成了頭頭，那時候另外還有一家住在『桑流子』叫做『齊瑪』的人，這人十分凶悍，是當地牛馬的大商人，發了財蓋了個廟，當了喇嘛，人家都叫他齊瑪活佛，前藏的勢力，就在這兩家人家統制之下！」

海無顏點點頭道：「你這麼一說，我就明白了，藏十五王本人太懦弱，不得不倚靠別人來扶助……」

「就是這個樣子；」粱二吸了一口烟，瞇起一雙眼睛冷冷的道：「個老子，可是後來扎克汗巴來了，情形就不一樣了，這個人霸道的很，一上來就拿這兩個人開刀，齊瑪不服氣，給他火拚的結果，連老命都送掉了，整個家業全被扎克汗巴給吃得精光！」

任三陽噴了一口烟微微笑道：「烏蘇呢！」

「烏蘇本來也在布達拉宮當得有一份差！」粱二道：「看見這個情形，知道沒辦法給扎克汗巴對抗，就辭了差事回家養老……就這個樣子，那個扎克汗巴也還放不過他，把他三十多個莊院牛馬生意都吃了，就剩下這個地方，叫他養老！」

任三陽冷笑一聲，不憤的罵道：「他娘的……這個烏蘇也太好欺侮了，這口烏氣也能受得了，要是鵝，他奶奶地跟他拚了！大不了——」

海無顏微微一笑，看了他一眼，任三陽立刻明白自己的衝動，傻笑了一聲，遂不再說下去！

一旁的粱二呵呵笑道：「老客你說得好輕鬆，你是才來的人，那裏知道這位老祖宗的厲害……」

說到這裏，情不自禁的站起來，走過去探頭帳外看了一下，又收回頭來——！

「老客人，我們都是漢人，我今天才跟你說這個話，你剛才說的話，千萬不能在別的地方說！」

「怕什麼？」任三陽挺了一下身子，正要大聲說什麼，可是接觸到了海無顏的眼睛，遂即臨時止住，嘿嘿一笑，又改了口氣道：「難道這個扎克汗巴眞有這麼厲害？」

「啊唷……你客人是不知道唷！」粱二神色一派緊張的道：「老客你剛才那些話，要是說給其他任何一個人聽，我包你這條命活不過三天，信不信由你，來來來……喝口熱茶吧！」

任三陽看了海無顏一眼，二人遂即端起茶碗，各人呷了一口。

海無顏放下茶碗，微笑道：「這麼說，貴主人烏蘇如今巳是扎克汗巴手下的順民了！」

「唉——有什麼辦法？」粱二攤了一下手：「人總是要活下去啊！」

任三陽冷冷的道：「大丈夫能屈能伸，看起來你們主人倒是個明白人啊！」

「老客你這是在罵人！」

大概是把他逼急了，又向外探了一下頭，回到座上一隻手遮着半邊嘴：「龜兒子才甘心作順民，烏蘇這麼做是有道理的嘛，你以爲他眞的這麼聽話？嘿嘿…等着瞧吧！」

頓了一下，正要接下去，只聽見裏面的女人發出了一聲嬌呼，哇哩哇啦說了一堆藏語。

粱二一笑站起來道：「媽的，這個婆娘倒也說的是，我今天的話是太多一點了，好吧，天可也不早了，我這就帶二位客人睡覺去吧！」

海無顏生怕任三陽還要纏着不走，忙即站起抱拳道：「偏勞了！」

粱二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呵欠，這才把插在門口的燈籠拔起來拿在手上，導引着二人走出了帳篷。

一股冷風吹來，冷得粱二打了個哆嗦，一面回過燈來照着路道：「好走啊！」

三個人一前二後，向前走了百十步，才見一片帳幕茅舍，少說也有二三十座之多。

這些帳舍門前幾乎都亮着一盞燈，也有沒亮燈的，但是却都插着沒有點着的燈籠，看過去儼然是獨立的一片莊舍，規模不小。

粱二一笑道：「我們這位主兒好客成性，雖然財勢不比當年了，可是家裏養的閑人却也不少，凡是來投靠他的，來者不拒，二位看看！」

一面說，一面伸手在四下指着：「凡是亮着燈的，裏面都住着人……嘿嘿……有些巳是長年的老客人了，住在這裏有十年八年了！」

「啊——還有這麼好的事！」任三陽調侃的道：「那可好，鵝也賴在這裏不走了！」

粱二喝喝笑了幾聲，來到一座帳篷前，先把手裏的燈插在門上，這才開了門。

裏面是漆黑一片，過了一會兒，粱二把燈亮着了，才看清了一切。

只見裏面舖着一張大炕，角落裏堆着一叠被褥，看過去是又黑又舊。

粱二笑道：「二位是體面人物，自然是蓋不得這個，請等一下，我這就去換幾牀乾淨的來！」

海無顏笑道：「這就不敢當了，我們自己隨行帶得有舖蓋，都在駱駝背上！」

粱二點點頭道：「這就更好了，我馬上叫人給二位送來，二位預備在這裏住幾天？」

任三陽正想開口說明天就走。

海無顏却先道：「如果方便，也許我們要多擾一天，後天動身也還不遲！」

粱二怔道：「怎麼，後天就要走？——多住幾天嘛，有機會我還想引見一下這裏的主人跟二位見面呢！」

海無顏微微一笑道：「我們本來決定明天一早走的，就是因爲對貴主人心存敬仰，多留了一天，如果足下明天有空，還請代爲向貴主人引見一下，多謝多謝！」

說話時，門外一個小厮招呼，原來巳把二人的行李物什送來，任三陽告了謝，開了賞錢。

粱二見任三陽對那個小厮出手闊綽，又見二人所携帶的衣物十分講究，倒眞的相信他們是兩個跑單的「絲客」，當下說了幾句場面話，遂即告別離開。

這裏任三陽便把行李打開。

海無顏亦動手把帶來的被褥舖開，他對於被褥整潔一向注重，雖旅行在外，亦不例外，比較起來任三陽可就隨便多了。

任三陽一面舖牀，一面道：「怎麼回事，兄弟你眞的還打算見這裏的主人？」

海無顏點點頭，「嗯！」了一聲。

任三陽還想說什麼，却見對方雙膝盤褥，兩隻眸子半闔着，似將入定模樣，情知對方內功已入化境，即使在最吵鬧市集，亦能於片刻之間氣轉週天，此時即使跟他說些什麼，諒他也不會回答。

一天的折騰，可眞是有點累了！

任三陽鑽進暖暖的被窩裏，略微運功調理了一下出息，頃刻之間便進入夢鄉。

帳幕裏只剩下微弱的一點燈光，不時的爆發出輕微的「波！波！」聲音。

外面不時傳來犬吠的聲音，偌大的一個市集，似乎就只是這些聲音了。

海無顏在短暫的一段時間入定之後，似乎已完全恢復了精力，當他睜開眼睛時，只覺得眼前一切看來更為清晰！

他悄悄下了牀，換上了一雙輕軟的便鞋。

這是一個陌生的地方，却是有很多的神秘有待他去發掘。

他已悄悄的來到了幕外，順着這排帳幕向前踱去，每走幾步，就停下來一會，再繼續前進。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練就了這種類似「天耳通」的靈敏聽覺之力，那是一門看似無奇其實常人萬難達到的功力，因此，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他的聽覺常常能反應出精確度極高的事實。

就像眼前吧，他只須在每一個帳篷外定足片刻，凝神傾聽一下，立刻就可以斷定出這個帳篷裏有幾個人，甚至於這些人是否已經入睡，因為一個睡着人的出息與醒着人的呼息是大有差別的，再進一步，男人與女人的呼息也有一定程度的區別。

這些一般人萬萬也不會注意到的事情，常常却能反應一定程度的事實。

就是利用這種微妙的聽覺力，海無顏已能對於這些帳篷裏的陌生者，有了初步的認識瞭解。

顯然這些帳篷裏睡的都是些粗魯的漢子——强烈的鼾聲，任何人一聽即知。

海無顏幾乎已經走完了這條甬道，正打算轉過來再踏向第二道甬道時，忽然在最後的這個帳篷前定下了脚步。

他顯然有些詫異！

帳篷外插着一盞點亮的燈籠，照方才那個梁二的說法，證明這個帳篷裏有人住宿，可是海無顏却顯然難以聽見裏面的呼息聲音。

他立刻安靜下來，這一次運功凝神傾聽之下，才聽見了帳內並非是沒有呼息聲，而是那種出息的聲音，實在太小了，小到微乎其微，如非全神貫注，簡直難以斷定。

也許是海無顏一路過來時的脚步聲，已經驚動了裏面的這個人——無論如何，只憑這種出息的聲音，即可以斷定裏面的人還沒有入睡。

海無顏再次凝神傾聽之下，顯然為之吃了一驚，陡地拔身而起，捷若飛鷹般地已落向附近一座帳幕上，身子一經落上，遂即趕忙伏下身來，這兩個動作簡直太快了，總共不過是彈指之間！

就在海無顏身子方自下俯的俄頃之間，即見方才海無顏傾聽的那座帳篷倏地為之敞開，一條人影疾同電閃的閃了出來。

若非是海無顏有見於先，一時機警藏過，眼前勢將令身形敗露，為這個人發現不可。

黑夜裏雖然並不能十分看清這人的形相，却也能瞧出一個大概。

一襲灰衣，瘦高的身材，雖是黑夜裏，亦能看見他轉動的那雙凌人眸子，敢情是菁華內蘊。

海無顏心裏不禁怦然為之一動，再仔細打量對方這個人——一張森沉的長臉，濃眉，散披在後腦的長髮，與海下的那部鬍鬚極其彷彿，看來都是花白顏色。

這些看在海無顏眼睛裏，有「似曾相識」的感覺，直到他緊接着發現了對方的另一特徵——斷臂，才恍然大悟，確定了這個人的身份。

來人的這番形相，已毫無保留的說明了他的身份——不樂島上三位島主之一的宮一刀！

海無顏一經確定了對方身份後，由不住一股熱血直貫丹田，有一種躍身欲出的衝動，可是他的理智却制止了他這麼做。

他一直還認為這個宮一刀仍然留在不樂島上，想不到在這個要緊關頭，他竟然也現身來到了西藏，一個「白鶴」高立，也已經够瞧的了，想不到現在又加上了這個宮一刀，看來未來鹿死誰手還眞是未知之數！

海無顏萬萬不曾料想到，竟然會在這個地方，碰見對方這個大敵，由於這個宮一刀來得過於突然，倒使他一時不知如何應付。

再者，宮一刀既然就在眼前，那麼「白鶴」高立是否也在這裏呢！

想到了這裏，海無顏又焉能不為之驚心？

雖然以他今日功力，未始不能與對方放手一搏，決一生死，只是眼前顯然還不是時候，也不是地方。

有了這些顧慮，海無顏便寧願暫時稍安勿燥了。

宮一刀身形一經現身，先是一聲不哼的左右打量了幾眼，見他腰身微欠，有如脫弦之箭般地，「嗖！」一聲縱了出去。

這一個竄縱之勢，便把他身子足足帶出六七丈外，緊接着再一縱身，已消失於黑夜之間。

海無顏頗能當機立決，就在宮一刀子第二次縱出的，同時，他單手微微向着身下帳幕輕輕一接，借勢在空中一個翻身，翩若燕子一般地落下地來。

緊接着他跨前一步，極其迅速的撩開宮一刀帳門，翩然進入。

帳內只燃着豆大的一點燈光，却已足够觀察一切。

——倒是很簡單陳設，炕上僅舖陳着一面棉褥，由褥上的印痕看來，對方似乎與海無顏一樣的是採取靜坐來代替睡眠。

榻上還陳有一具皮草本，顯係宮一刀隨身之物。

宮一刀乃是當今宇內最擅施刀的能手，此刻榻上却留有他那口仗以成名江湖的長刀！

練功秘訣之九

超距功

靈空子

超躍之功，亦為練武者不可缺乏之要法，宜加意練習者，若尋常超距法，在五步外鼓氣作勢而後行之，此不足奇也，必也無論高垣峻坡，就地而超過之，行之如不介意，斯則為能，初練時，身縛鉛少許，掘地深尺許，周可容二人。練者身立其中，隨意上躍，出入頻數，初坑淺鉛輕，上下頗覺易易，蓋尺許之坑，不須騰躍，一舉足即可出之也，如是每隔十日或半月，將坑掘深一寸，身上之鉛，則加一兩，其後坑掘愈深，鉛加愈重，超距亦漸覺其難，至坑深三尺時，練習之時須略長，由十日或半月一掘，而變為二十日或一月一掘，鉛量之增加，亦以此為率，至五尺之後，練習之時更須略長，逐漸由五尺而七尺，由七尺而尋丈，至坑深一丈時，身上所縛之鉛約有五七斤，亦能出入自如，則功造大成，去其鉛條，雖數丈之垣，亦可一踴而過之，不復須鼓氣作勢矣，蓋身縛鉛而能尋丈，去鉛則自能數倍矣。然習此一法，亦非三五年，不克造絕境也。



海無顏看到這裏，不禁暗暗一笑，顯然這是對方一個不可饒恕的疏忽！

就在他正待以極其快速的手法，去驗看一下對方革囊之內，藏有什麼物什的當兒。

——猛可裏，一絲涼風襲向他身後。

像海無顏這般身手之人，自是感應極見靈敏，這一絲涼風立刻使他感覺到有了破綻。

隨着他頭偏之處，左側方一扇窗戶，正似初初放下，那將放未下之際，更似有人影微閃。

海無顏一驚之下，自不便在此逗留，雙手輕輕向後虛按了一下，施展了一式「風襲露」。

這一式罕見的輕功身手，設非是像海無顏這等人物施展出來才見功力。

但是眼前海無顏碩大的人影，霍地向幕壁上一貼，遂即無踪。

乍看起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玄功異術，其實却是利用快速的身法把幾個動作儘快的揉成一體而已，待到這個動作完成時，海無顏已來到了帳幕之外。

這眞是奇快的一剎間。

海無顏的身子方自縱出，即發覺到宮一刀由另一方轉回的身影，若非是他即時遮住了身子，可就保不住露了行藏！

於此同時，他却看見了另一條人影，在宮一刀身形出現之先的一剎間，飛上了一座蘆舍，快速的影住了身子。

三個人顯然都是一等一的輕功身手，而時間的安排，身形的出沒，簡直形同「追迷藏」，自然這其中包藏着的無形殺機，却只有當事者自己心裏有數了！

宮一刀去得疾，回來的也快，身子一經轉回，頃刻之間便已潛返所居住的帳幕之內！

海無顏簡直有點像是被人嘲弄的感覺——眼前的宮一刀可以不計較，那個暗中向自己窺伺的鼠輩，他却是無論如何也放他不過！

是以，就在宮一刀方自潛返入屋的同時，他已倏地縱身而起，直向着方才那個夜行人落身之處撲了過去。

海無顏看準了那個人必然還藏在原處，只是這裏不是動手的地方，只作勢把他逼出而已！

果然，就在海無顏身子方一落下的同時，一條人影倏地由帳上昇起——好快的身法！

緊接着這個人竟然施展出「細胸巧翻雲」的一式輕功絕技，雙手驀地向後一揮，「哧！」地向前足竄出六、七丈開外！

海無顏倒是沒有想到來人輕功竟然如此傑出，分明一流高手，正因為這樣，他也就越加的放他不得！

一遁一追，有似流星趕月！

剎時間，已是百十丈外！

眼前來到一片山坡荒草地方，原是一塊牧畜地方——冷月稀星，四野肅然！

海無顏決計不要這個人離開這個地方，這個人却也似沒有再離開的意思。

——就在海無顏再一次的襲身來近時，這人已倏地轉過身來！（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靈香以其豢養的黑虎誘捕六足盲龍，供其師崔玉祛毒療傷，豈料當盲龍撲向黑虎之際，爲令孤楚楚所見，恐黑虎受害，乃急摘松葉作暗器，射向盲龍，盲龍遇襲，登時死亡，葉靈香見令孤楚楚破壞其事，以致功敗垂成，正要動武，却被崔玉喝止，認爲此乃天數，乃轉向令孤楚楚問訊，傾談中，令孤楚楚始知崔玉原是衞靈芝、許靈莎之師，因中劇毒需用六足盲龍丹元始能救治，否則命不過百日。於是即將石無垢、石無愁姐妹所贈之靈乳、靈丹轉贈崔玉服用，望能藥到毒除，立起沉痾，崔玉服後，竟全身顫抖，搖搖欲墜……

遙問終無憑　借婢赴恒山

陰錯陽差

令狐楚楚大爲驚訝，仗着自己略通醫道，趕緊爲這位「南嶽神嫗」診察脈息！

葉靈香見狀，含着兩眶熱淚，顫聲問道：「令狐姊姊，我師傅服藥以後，怎麼反到——。」

令狐楚楚一面診脈，一面含笑接口說道：「香妹放心，我因求好心切，給崔老前輩服藥過多，致有這種現象！」

葉靈香雙眉緊蹙地，繼續問道：「令狐姊姊，我師傅服藥過多可妨事麼？」

令狐楚楚笑道：「服食這種罕世靈藥過多，有益無損，怎會有什麼妨礙？只要尋個比較幽僻所在，由我再略費心力，奉陪崔老前輩，用上兩日功夫，不僅奇毒得祛，也許對崔老前輩的眞元內力方面，頗有裨助！」

葉靈香聽得心花怒放，拉着令狐楚楚手兒，嬌笑說道：「令狐姊姊，眞若這樣？我太感激你了！」

令狐楚楚笑道：「香妹，你不必對我感激，此次若非我魯莽出手，毁了那『六足盲龍丹元』——。」

葉靈香不等令狐楚楚話盡，便即眼圈微紅，泫然欲泣地，低聲道：「令狐姊姊，常言道得好：『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腹內可撐船』，適才在谷中，我一來不知道你是我生平最欽佩的令狐姊姊，二來又因關係我師傅的『六足盲龍丹元』被毁，所以才急得對你失禮！你如今這等說法，難道還有見怪之意，不肯原諒我麼？」

令狐楚楚見這葉靈香根骨既頗靈秀，神情又嬌憨純眞得令人一見生憐，遂把她攬入懷中，微笑說道：「香妹不要多心，我和你二師姊許靈莎是好朋友，你也便如我的師妹一般，我怎會記恨怪你？」

說到此處，語音微停，向「南嶽神嫗」崔玉看了一眼，微笑問道：「崔老前輩如今覺得怎樣？是否丹田中微感寒冷，四肢百穴間，並略略發脹？」

崔玉說道：「令狐姑娘說得不錯！」

令狐楚楚笑道：「天心女史石無垢所賜靈藥，妙用無方，老前輩只要覓地靜坐，運氣行功，再由晚輩略助純陽眞火，坎離一調，重關一透，便可毒祛傷痊，霍然而愈的了！」

崔玉伸手向前一指，微笑說道：「那座峯腰，有所天然石洞，倒還潔淨！」

令狐楚楚聞言，遂與衆人率同那隻通靈黑虎，一齊行去！

途中，葉靈香偎在令狐楚楚身畔，神情異常親切地，低聲笑道：「令狐姊姊，除非你有所證明，我才會相信你不對我見怪生氣！」

令狐楚楚秀眉微蹙說道：「這種證明，却是怎樣找法——。」

話猶未了，葉靈香接口說道：「令狐姊姊，假若你肯傳授我一手功夫，不就證明你不會對我見怪了麼？」

令狐楚楚聽得忍俊不禁地，微笑說道：「香妹眞個天眞可愛，你用的是什麼兵刄？」

葉靈香聽出令狐楚楚頗有允意，不禁眉飛色舞說道：「我一向用劍！」

令狐楚楚點頭笑道：「香妹既然好學，我便傳你幾招劍法便了！」

說到此處，忽覺自己略是失儀，遂又向「南嶽神嫗」崔玉，微笑道：「崔老前輩，令狐楚楚與葉靈香小妹頗爲投機，我們姊妹之間，彼此切磋敎益，難免有疏禮法，還望老前輩不要責怪我狂妄才好！」

崔玉聞言笑道：「令狐姑娘肯對香兒加以傳授，是她天大幸運，彼此既已論交，便無顧忌，令狐姑娘不必再對我如此謙虛多禮的了！」

四人一默，行到那石洞之中，「南嶽神嫗」崔玉便立即盤坐運功，令狐楚楚也一伸右掌，貼在「南嶽神嫗」崔玉背心，隔體傳入「純陽眞火」助她祛除傷毒，發揮所服靈藥功效！

這種運動祛毒之擧，極費時間，除了黑虎伏在洞口守衞之外，葉靈香却向謝小紅探詢她跟令狐楚楚，游俠江湖的各種驚險怪異等有趣之事！

葉靈香初出江湖，謝小紅則南北東西，飄萍浪跡，所見所聞，自然極多！

她再復略爲繪聲繪影，直把位南嶽俠女，聽得心醉神迷，恨不得即刻仗劍天涯，扶弱鋤强，濟民救物！

一個談笑風生，一個悠然神往，謝小紅與葉靈香在片刻之間竟成了莫逆好友！

「南嶽神嫗」崔玉及令狐楚楚行功到了緊要關頭，雙雙物我皆忘，神與天會！

謝小紅及葉靈香也談得投機已極，相見恨晚！

就在此時，洞外守衞的黑虎，突然發出幾聲，低低吼嘯！

葉靈香自幼即與黑虎厮熟，深知虎性，聽得吼嘯之後，便向謝小紅壓低語音說道：「謝姑娘，你懂不懂得洞外黑虎的吼嘯之意？」

謝小紅搖了搖頭，葉靈香又復說道：「牠是向我們報告，發現極强人物，從這洞外走過！」

謝小紅看了「南嶽神嫗」崔玉，及主人令狐楚楚一眼，低聲說道：「葉姑娘請看，你師傅和我主人，都是寶相外宜，神儀內瑩，足見行功正到緊要關頭，千萬不可加以驚擾！」

葉靈香點頭笑道：「謝姑娘說得不錯，你在此陪伴她們，由我出洞問問那隻黑虎，到底是看見了甚麼人物？」

謝小紅自然點頭同意！

半盞茶時刻過後，葉靈香又復進洞，秀眉微蹙地，向謝小紅低聲笑道：「謝姑娘，那黑虎說牠看見兩位武功高明得可怕的美麗女人，走向『六足盲龍』所居的幽谷！」

謝小紅聞言暗想武功高明得可怕的女人，世上可能不少，但武功高明得可怕的「美麗」女人，却是不多，莫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竟是遍尋不得的「幽靈鬼女」陰素梅，到了「伏牛山」內！

不過，若是陰素梅，她應與嚴慕光儷影雙雙，却怎會變成了兩位女子？

謝小紅蹙眉思忖，臉上神情，變幻萬狀！

葉靈香含笑問道：「謝姑娘，你認識這兩個女子麼？」

謝小紅低聲笑道：「或許認識？但還拿不甚準，我想悄悄尾隨，察看一下！」

葉靈香道：「要不要我陪你前往？」

謝小紅搖手說道：「此地不能離人，我獨自前去便了！」

話完便即悄悄出洞，向那「六足盲龍」所居山谷馳去！

謝小紅跟隨令狐楚楚闖蕩江湖以來，從未經過逆境，故而性情難免高傲，但這次華山挨了「矮閻羅」晏衍一記「陰風掌」力，身受重傷後，業已學得乖巧不少！

她知道「幽靈鬼女」陰素梅的一身功力，更在「矮閻羅」晏衍之上，遂不敢絲毫大意，提足功力，掩匿行踪，準備窺清究竟，再報與主人知曉，仔細研究對策！

黑虎所見兩位武功高明得可怕的美麗女子，正是在嵩山被「東嶽神醫」柳雲亭虛言所誘，匆匆趕來的「鳩盤宮主」赫連英，「幽靈鬼女」陰素梅！

這時，赫連英與素梅正在谷中驚愕萬分地，四處察看！

因爲，「六足盲龍」雖已爆成無數血肉，不見踪影，但那條烏鱗巨蟒遺屍，却仍在谷內。

巨蟒最後雖被黑虎抓死，但在赫連英，陰素梅這等名家眼內，却一看便知是由於插在七寸之間的一束松針致命。

赫連英略一察看，冷笑說道：「八妹，『東嶽神醫』柳雲亭說得不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果然在這『伏牛山』之中！」

這兩句話兒，聽得潛伏暗處的謝小紅微吃一驚，暗想怎的陰素梅及赫連英，也似在找尋主人光景？

但「東嶽神醫」柳雲亭，却怎知主人前來「伏牛山」，並會轉告陰素梅，赫連英等？

謝小紅方在疑思，陰素梅已自烏鱗巨蟒的七寸之上，拔下一根松針，向赫連英點頭冷笑道：「這條烏鱗巨蟒的蟒皮頗厚，蟒鱗極堅，能以一束松針，貫鱗穿皮，使其致命，確實需要驚人功力，放眼當世，大概除了令狐楚楚及小妹以外，別無他

人能擅的了！」

赫連英微笑說道：「我們到處搜尋令狐楚楚踪跡，直至如今總算略有所獲，八妹萬不能錯過機會，不僅奪回嚴慕光，並把令狐楚楚一併除掉，永絕後患才好！」

謝小紅聽了這幾句話以後，更覺驚愕難解！

暗忖這「奪回嚴慕光」之語，却是怎樣解釋？

自己隨同主人，前往「祁連山冰魂峪」中探察，分明發現嚴慕光巳與陰素梅定情，成了夫婦！

根據嚴慕光的性格判斷，他既與陰素梅結爲夫婦，必將鶼鶼鰈鰈，生死不離，怎會陰素梅又在浪跡天涯，到處尋找主人，要想奪回嚴慕光呢？

照「奪回」二字，以及「鳩盤宮主」，赫連英的語氣推測，對方竟認爲嚴慕光是被主人悄悄奪走？

謝小紅想到此處，心中正自惶惑萬分，却見陰素梅秀眉微蹙地，向赫連英苦笑說道：「赫連六姊，我與令狐楚楚雖有奪夫之恨，誓難兩立，但倘若相逢，不便和她過分硬拚，却應如何取勝？」

赫連英聞言，也自愁皺雙眉地，對陰素梅問道：「八妹，你巳經感覺不能過用眞力了麼？」

陰素梅赧然苦笑答道：「我在『嵩山』掌震聶小青之後，便覺腹中胎氣略有震動，頗感不適，如今倘遇令狐楚楚那等絕世强敵，却應如何比鬥才好！」

謝小紅藏在暗中，越聽越覺得大大不妙！

因爲從陰素梅這段話中，又聽出兩件令人吃驚之事！

第一件自然是陰素梅所說曾在「嵩山」掌震聶小青，不知青姊如今何在，是傷是死！

第二件則是自己昔日在「祁連山冰魂峪」中，向主人所作戲言，居然應驗，陰素梅腹內，業巳懷了嚴慕光的骨血！

吃驚未了，語音又復傳來！

赫連英沉思片刻之後，眉頭深聚地，緩緩說道：「八妹，這事有困難了，因爲你若如今不能搏殺令狐楚楚，則連五月端陽的『峨嵋金頂』之約，便更不能赴，報仇索夫之舉，必須等到懷胎足月，嬰兒出生以後，再作打算的了。」

陰素梅知道赫連英所說有理，不禁急得連連頓足，悲聲叫道：「嚴慕光眞是個害人精，赫連六姊，你叫我怎麼辦呢？」

赫連英又覺好笑，又覺發愁，向陰素梅安慰說道：「八妹不要憂急，讓我仔細思索思索，有無妙計？」

赫連英蹙眉思計，尚未想出端倪，但潛伏暗中的謝小紅，巳想出一種奇妙的辦法。

因爲她如今明白了三樁事實。

第一樁事實是嚴慕光雖與陰素梅互相定情，成了夫妻，但如今却巳神秘失踪，不知何往？

第二樁事是陰素梅的腹中，業巳有了嚴慕光的骨血！

第三樁事實是聶小青曾在嵩山與陰素梅等相遇，並曾受傷，如今不知生死。

根據第一樁事實，自己與主人必須變更前計，搶在陰素梅之前，先尋嚴慕光的踪跡！

根據第二樁事實，自己必須設法阻止主人與陰素梅發生劇烈比鬥，以免陰素梅腹內嬰兒，受了傷損。

根據第三樁事實，自己與主使人尚需抽空往「嵩山」一行，查詢聶小青姊姊受傷以後的生死下落！

綜合這三樁事實，謝小紅想出了一項原則！

這項原則便是在最近期間，應該設法阻止令狐楚楚，與陰素梅互相見面，然後才好從容不迫地，研求他們三人之間這段極爲複雜微妙情緣的妥善解決辦法！

原則雖巳確定，但如何使其實現？却還頗費思量！

但謝小紅聰明絕頂，在苦苦思索之下，終於被她想出了一個適當辦法！

她想「鳩盤宮主」赫連英，及「幽靈鬼女」雙素梅，既想尋找主人，自己何不冒充主人身份與她們定上一個約會。

只要把這約會的地點，定得遠點，時間定得長點，豈非便可使陰素梅與主人，在短時間內，不會見面。

謝小紅主意打定，悄悄退出谷口，在一片滿佈青苔的山壁之間寫了不少字跡。

字跡寫完，選擇一株枝葉極濃的參天古木，飛縱而上，藏好身形，然後施展「傳音入密」神功，向谷內提氣叫道：「令狐楚楚請『幽靈鬼女』『鳩盤宮主』赫連英，出谷一會！」

這幾句話兒，傳到宮中，使陰素梅，赫連英聽得驚喜交迸！

陰素梅雙眉一剔，冷笑說道：「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令狐楚楚居然來找我了！」

赫連英自從知道陰素梅掌震聶小青，都會感覺胎氣震動以後，便一直愁聚雙眉，如今更是憂形於色地，目注陰素梅，低聲說道：「八妹，你仔細估量，是否能鬥得過令狐楚楚？千萬不可冒險拚命，常言道：君子報仇——。」

陰素梅不等赫連英話完，便自傲然接說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如今若不鬥她，等到五五端陽，豈非更要垂手待斃不成！」

話音方了，人影巳飄，化爲一縷黑烟，輕捷無比，飛出谷口！

赫連英那敢怠慢，急忙隨後追去。

但兩人出谷以後，谷外却靜靜悄悄地，不見絲毫人影！

赫連英「咦」了一聲說道：「八妹小心，令狐楚楚不知在弄些甚麼花樣？」

陰素梅目光四週一掃，指着遠遠的翠色山壁，冷然說道：「赫連六姊，那壁上留有字跡，我們過去看看！」

赫連英點頭飄身，與陰素梅一同趕過，只見那些字跡寫的是：

「楚楚要事羈身，無暇領教，五五端陽的『峨嵋金頂』之約，亦須一併取消，改訂於七月初七，『阿爾金山天心谷』內相會，澈底解決一切有關慕光之事！」

陰素梅看看字跡，訝然說道：「令狐楚楚有何要事？竟連五五端陽的『峨嵋金頂』之約，也一併改期了呢！」

赫連英笑道：「不管她有何事，這場

約會取消，總對八妹有利——」

陰素梅接口恨聲道：「有利甚麼？她這七月七日之約，簡直訂得捉狹巳極！」

赫連英弄不懂這七月七日之期，有何不妥，遂以訝然不解的目光，乃陰素梅看了一眼！

陰素梅羞紅滿面，垂下頭去！

赫連英恍然大悟地，「哦」了一聲，含笑問道：「八妹，七月初七是不是你的分娩之期？」

陰素梅長嘆一聲，愧然說道：「縱然不是我分娩之期，大概也差不多了！赫連英六姊請想，在那種情况之下，我豈非越法不能和令狐楚楚拚鬥？」

赫連英聽得也自瞠目無策，與陰素梅茫然相對！

陰素梅忽然傷心起來，妙目中兩行淚珠，撲簌簌地垂腮而落！

赫連英見狀，只得向她好言安慰地柔聲說道：「八妹不要傷心，如今距離七月初七還早，我們足可仔細研究出個適當的應付辦法！」

陰素梅一面取巾拭淚，一面苦笑說道：「我是當局者迷，愁中無計，六姊一向精明，你有沒有甚麼巧妙主意？」

赫連英搖頭笑道：「巧妙主意我是絲毫無有，但笨主意有兩條。」

陰素梅滿面希冀神色，急急問道：「六姊有何妙策，怎不快講！」

赫連英苦笑說道：「我早就聲明，策並不妙，只能說是笨主意而巳！」

陰素梅蹙眉說道：「笨主意也好，六姊快說來聽聽！」

赫連英道：「第一條笨主意就是不去赴這七月七日的『阿爾金山天心谷』之約了！」

陰素梅搖頭說道：「這主意不行，常言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我決不能失約不去，貽笑江湖，被人譏諷『幽靈鬼女』陰素梅，怕了『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赫連英點頭說道：「我也知道這第一條辦法不妙，但第二條辦法，恐怕却更不妙呢？」

陰素梅道：「管它妙與不妙，六姊且說來我們研討研討！」

赫連英無可奈何地，只得說道：「倘若八妹爲了顧全你這『幽靈鬼女』威名，必須去踐這場約會，拚鬥令狐楚楚，則應該立刻將你腹中所孕嚴慕光的這點骨血取掉！」

陰素梅「喲」了一聲，搖頭叫道：「我捨不得！」

赫連英苦笑說道：「我知道八妹捨不得，故而只好另思別計！」

陰素梅頓足叫道：「別的還有甚麼計呢？」

赫連英沉思片刻，揚眉說道：「有了，我們趕緊回轉『祁連』發出信符，召集『世外八凶』，於七月初七同赴『阿爾金山天心谷』，不僅搶回嚴慕光，並索性殺掉『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主婢，爲明年清明的『白龍堆羣英會』，先除巨患！」

陰素梅搖頭說道：「這條計也不好，召集『世外八凶』，齊下『天心谷』，豈不成了極爲江湖人物所不齒的倚多爲勝了麼？」

赫連英嘆息一聲說道：「八妹，闖蕩江湖，彼此勾心鬥角，原應以利害爲先，那裏能處處講究武林道義？譬如這次的『嵩山』一戰，在你掌震聶小青之前，我不是便曾與她先行交手百合？」

藏在古木枝葉叢中的謝小紅，竊聽至此，不禁更爲聶小青的安危担憂，決定等此間事了，便禀明主人，趕赴「嵩山」，一探究竟？

陰素梅聽完赫連英所作解釋之後，仍自不表明同意地，搖頭說道：「六姊，我總算覺得這種計劃，不太妥當！」

赫連英笑道：「我的智力巳竭，八妹倘覺不妥，何妨召集『世外八凶』所有兄弟姊妹，共同研商艮好對策？」

陰素梅點頭說道：「這倒可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共同研商之下，總會想出比較妥當辦法！」

赫連英見陰素梅同意召集「世外八凶」，共商對策，遂拉着她趕回「祁連山冰魂峪」而去。

謝小紅見她們雙雙離去，不禁吐了一口氣，自認措置極爲妥當，面帶得色，回轉洞內！

葉靈香因謝小紅久去不歸，正代她有點担心，忽然見她回轉，遂含笑問道：「謝姑娘，那兩個女子，莫非是妳熟人？」

謝小紅知道主人情性，不喜以此事外揚，遂點頭微笑地，支吾過去！

直等「南嶽神嫗」崔玉的傷毒全祛，復原如舊，令狐楚楚並傳了葉靈香幾手劍法，方與她師徒，堅訂後約而別！

「南嶽神嫗」崔玉思念愛徒許靈莎，既聽得她要偕同夫婿石君平，南嶽參師，自然立即帶着葉靈香及黑虎，回轉「衡山」而去！

謝小紅見巳無外人，方對令狐楚楚笑道：「姑娘，在你帮助崔老前輩療傷祛毒期間，我却有樁重大發現！」

令狐楚楚從謝小紅的得意神色之上，便看出事非尋常，不禁訝然問道：「你有甚麼發現？」

謝小紅揚眉笑道：「我看見我們到處找尋的『幽靈鬼女』陰素梅了！」

令狐楚楚失驚問道：「她——她今在何處？」

謝小紅笑道：「她巳經回轉『祁連山冰魂峪』了！」

令狐楚楚怒道：「爲何不報告我！」

謝小紅嫣然笑道：「一來姑娘正貫注心神，帮助『南嶽神嫗』崔老前輩療治傷毒，不宜加以煩擾！二來紅兒覺得也無禀告必要！」

令狐楚楚惑然不解問道：「我到處追尋陰素梅踪跡，踏破鐵鞋，恨無覓處，好容易才在這『伏牛山』內，狹路相逢，你怎麼說沒有對我禀告必要？」

謝小紅恭身答道：「姑娘娘，我們把事實猜測錯了，陰素梅也在到處追尋姑娘，想向你搶回嚴慕光相公呢！」

令狐楚楚越發莫名其妙地說道：「紅兒，你這是怎樣講話？我們曾在『祁連冰魂峪』內，發現嚴慕光與陰素梅，雙雙定情，成爲夫婦——」

謝小紅接口說道：「嚴慕光陰素梅不

僅業經結爲夫婦，陰素梅腹中並也孕有嚴慕光的骨血，但嚴慕光却告神秘失踪，陰素梅懷疑被姑娘搶走，遂與『鳩盤宮主』赫連英，結伴天涯，到處尋找他和你的踪跡。」

令狐楚楚搖頭嘆道：「天下那有如此陰差陽錯怪事，嚴慕光有何理由，在既與陰素梅結爲夫婦之後，怎又撇下她獨自隱遁？」

謝小紅苦笑說道：「這種意外變化，必有意外原因，我們要仔細加以分析推究，才可獲得正確結論！」

說到此處，語音一頓，目注令狐楚楚，愁聚雙眉地，微嘆說道：「姑娘，我還有一樁噩耗，不曾禀告你呢！」

令狐楚楚驚道：「甚麼噩耗？」

謝小紅悲聲答道：「陰素梅與赫連英到處尋找姑娘踪跡，在尋至『嵩山』之際，竟與聶小青姊姊，狹路相逢！」

令狐楚楚「哎呀」一聲說道：「莫非你青姊遭了她們毒手！」

謝小紅一雙大眼之中，淚光流轉地，點頭說道：「聽說青姊先與赫連英鬥了百招，然後又被陰素梅震傷極重！」

令狐楚楚對於青紅二婢，一向愛如性命，聞言之下，心痛萬分地，蹙眉說道：「你青姊是否還在『嵩山』？我們應着趕緊前去探視！」

謝小紅雙眉一揚，破涕爲笑，說道：「我們自然應該儘快趕去，但我料青姊必無性命之慮！」

令狐楚楚問道：「你有何根據，這樣說法？」

謝小紅笑道：「因爲『東嶽神醫』柳雲亭老前輩也在『嵩山』，既有這等神醫在側，青姊最多吃點苦頭，應該不會有性命之慮！」

令狐楚楚「哦」了一聲，訝然道：「東嶽神醫柳雲亭怎會在『嵩山』出現？」

謝小紅搖頭笑道：「報告姑娘，怪事多呢？陰素梅與赫連英，就是聽得『東嶽神醫』柳雲亭告以姑娘行踪現在『伏牛山』，才雙雙趕來此地！」

令狐楚楚莫名其妙地問道：「我們漫遊天涯，追尋陰素梅的踪跡，根本行無定處，怎會被柳雲亭猜出要來『伏牛山』的呢？」

謝小紅笑道：「其中奧妙，委實令人難測，但我們只要走趟『嵩山』，尋着聶小青姊姊，豈不便可眞相大白？」

令狐楚楚點頭說道：「紅兒說得對，我們趕緊走趟『嵩山』之後，我也該覓地靜修，略爲溫習舊課，用點功夫，準備五五端陽的『峨嵋金頂』之會了！」

謝小紅含笑說道：「姑娘，『峨嵋金頂』不必去了，我已經替你向陰素梅取消了五五端陽之約！」

令狐楚楚聞言，秀眉微剔，目光森如冷電地，凝注謝小紅，沉聲說道：「紅兒，你不要恃寵而驕，過於放肆，怎可如此大胆地，代我取消了五五端陽的『峨嵋金頂』之約？」

謝小紅見主人已有怒意，不禁嚇得趕緊肅立恭身，先把陰素梅身懷有孕，難作劇烈拚鬥之事，向令狐楚楚敍述一遍，然後囁嚅說道：「紅兒是想在這種情形之下，姑娘既不便除去陰素梅，又何必趕往「峨嵋金頂』與他相會，何況嚴相公既未與陰素梅同在一起，則他踪跡下落，尚需頗費心力，加以搜尋，故而斗胆代姑娘與陰素梅取消了五五端陽之約！」

令狐楚楚聽完謝小紅所說的理由，臉上所籠怒意，方漸漸散去，「哼」了一聲說道：「紅兒，我原諒你最後一次，倘若你再犯這種狂妄擅專錯誤，定然永遠逐退，不許在我身邊！」

令狐楚楚對於聶小青、謝小紅「青紅二婢」，雖然寵愛異常，但威嚴亦重，這一含怒發話，竟嚇得平素極爲胆大聰明的謝小紅，垂頭無話，沁出了一身香汗！

謝小紅這一害怕，竟未敢繼續把自己又代令狐楚楚與陰素梅改訂七月初七「阿爾金山天心谷」約會之事說出！

說來也是天意早定，合該武林中大起風波，才會發生了這種陰差陽錯！

原來令狐楚楚擺起主人尊嚴，對謝小紅佯怒發話的一番斥責，竟幾乎肇成了禍滿江湖無邊殺刦！

後事不提，且說匆匆趕往「嵩山」，探尋聶小青下落，及傷勢輕重安危的令狐楚楚，謝小紅二女！

謝小紅一面隨同主人疾馳，一面却提心吊胆！

她所提心吊胆之事，自然便是七月初七的「阿爾金山天心谷」之約！

因爲主人令狐楚楚聞得自己代她取消「五五端陽峨嵋金頂」之約，已頗震怒，則這樁更爲荒唐自主之事，却又如何敢向她報告？

主人既然不知此事，則等到七月初七，必使陰素梅等「世外八凶」，徒作遠行，是否會引出什麼其他變故？

謝小紅雖然提心吊胆地，一路愁思，但令狐楚楚還不是滿懷惆悵？

她所惆悵之事，自然是因陰素梅腹內業已懷孕，則將來這本糊塗賬兒，究應怎樣算法，方能面面俱到！

何況嚴慕光居然未與陰素梅一處，他何去何從，更令她大費思索！

謝小紅想來想去，覺得七月初七「阿爾金山天心谷」之約，決不能不告訴主人但必須改變方式，自己才不會再受斥責！

常言道：「但得功夫深，鐵杵磨成針，萬般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謝小紅苦苦思索之下，居然被她想出一條上策！

她想的是自己既假托主人口氣，留書邀約陰素梅於七月初七，前往「阿爾金山天心谷」，則只要找個機會，也假托陰素梅的口氣，致書主人，訂上同時同地之約，豈不就把這件難題，解決了麼？

謝小紅想出這種妙策之後，心中煩憂遂去，恢復了滿面春風的飄逸神態！

謝小紅想出來的，是一種辦法，令狐楚楚想出來的，則是一種判斷！

這種判斷，便是嚴慕光行踪何在？令狐楚楚運用絕頂智慧，抽絲剝繭地，加以推斷，總算獲得了一項較爲滿意的解答！

她根據嚴慕光情性品格，以及已與陰素梅互相定情，成爲夫婦的事實之上，提出了一項問題。

這問題是：「什麼人能使嚴慕光悄然隨他離開『祁連山冰魂谷』，毅然斷絕了

剛與陰素梅恩恩愛愛的夫婦之情？」

但對於這問題的最合理的答覆，竟是自己的姓名「令狐楚楚」四字！

因爲令狐楚楚覺得倘若自己悄悄進入「冰魂谷」，親對嚴慕光說明令狐楚楚與諸葛朗，原是一人，如今尚小姑未嫁，待字閨中，對他深情未變，並細細解釋誤會根由，則嚴慕光確實可能拋棄陰素梅，隨同自己，雙雙離去！

令狐楚楚解答了這個問題以後，自然也就明白了何以陰素梅與赫連英結伴天涯，追尋自己之故！

但自己並未如此作法！

故而其次可能，而又正確的答案，又是誰呢？

令狐楚楚潛心靜氣地，列舉了與嚴慕光關係密切的幾位人物，細加推究！

南嶽雙姝方面，衞靈芝已死，許靈莎已嫁，並有極爲美滿歸宿，又曾與自己把話說明，決無再和嚴慕光發生糾葛之理！

想到此處，幾乎已使令狐楚楚爲之智窮力絀！

但在山窮水盡疑無路之下，往往却會柳暗花明又一村！

令狐楚楚驀然靈機一觸，軒眉狂喜叫道：「我明白了！」

謝小紅見主人正在疾行趕路之中，忽然來了這麼一句，不禁莫名其妙地，訝聲問道：「姑娘，你明白甚麼？」

令狐楚楚掩飾不住心頭喜悅地，揚眉嬌笑說道：「我猜出嚴慕光的行踪了！」

謝小紅「哦」了一聲笑道：「這是一樁天大難題，姑娘是怎樣猜出來的？」

令狐楚楚笑道：「紅兒，你想一想，在嚴慕光已與陰素梅定情，彼此成爲夫婦的情勢之下，誰有前往『祁連山冰魂谷』，把嚴慕光帶走的特殊力量？」

謝小紅搖頭答道：「有是有一個人，這人就是姑娘，除了姑娘以外，我猜不出第二個了！」

令狐楚楚笑道：「還有第二個人，只是我們均因鑽了牛角尖，思路蔽塞，才不曾把他想到而已。」

謝小紅問道：「這個人兒是誰？」

令狐楚楚苦笑道：「世上往往有許多極易猜測之事，却因當事人偏往難處去想，以致輕輕錯過，延誤時機，我認爲把嚴慕光帶走之人，定然是他師傅『冷竹先生』查一溟！」

謝小紅「哎呀」一聲，頓足笑道：「若是『冷竹先生』查一溟，偶遊『祁連』，並得知嚴慕光與陰素梅交往親密，確實定會勃然震怒地，前去『冰魂谷』，把愛徒大罵一頓，立即帶走，這種構想，簡直比姑娘以情相動的可能性更大，我們以前怎會未曾想到呢？」

令狐楚楚笑道：「紅兒，你同意我這種看法？」

謝小紅連連點頭說道：「豈但同意，我認爲根本便是事實，決不會再有其他變化的了！」

令狐楚楚嫣然一笑說道：「這樣看來，我們先往『中嶽嵩山』，找到你聶小青姊姊以後，還要走趟『北嶽恒山』呢！」

謝小紅一面前行，一面思忖！

令狐楚楚問道：「紅兒，你雙眉深蹙地，又在想些什麼？」

謝小紅矍然答道：「姑娘，我認爲我們若想見着嚴相公，把一切誤會當面解開之舉，恐怕還有周折，不會太容易呢！」

令狐楚楚訝然問道：「紅兒是根據什麼如此判斷？」

謝小紅道：「我覺得『冷竹先生』查一溟既把嚴慕光相公由陰素梅的『祁連山冰魂谷』中帶走，必然責令他懺悔情孽，一意潛修，不會輕易准許與外人相見！」

令狐楚楚矍然說道：「你這種想法，有點道理！」

謝小紅繼續說道：「何況——。」

「何況」兩字方出，便囁嚅住口，似乎有甚顧忌！

令狐楚楚「咦」了一聲問道：「何況什麼，紅兒爲何吞吞吐吐地不說下去？」

謝小紅無可奈何，只得應聲陪笑說道：「何況姑娘遊戲江湖所得『蛇蠍美人』外號，往往會被一些不知底細的古板迂人，加以曲解！」

令狐楚楚失笑說道：「你認爲『冷竹先生』查一溟是位古板迂人？」

謝小紅含笑答道：「紅兒雖不知這位北嶽大俠性格，但照一般情形說來，他們這種身爲一派宗師的正人俠士，總難免會有一副故作正經的道學面孔！」

令狐楚楚搖頭嘆道：「紅兒所說，只能適應一般人物，但對於『冷竹先生』查一溟，却不能如此看法！」

謝小紅聞言，揚眉問道：「姑娘對於『冷竹先生』查一溟的性情有了解麼？」

令狐楚楚搖頭說道：「我只曉得『冷竹先生』查一溟的性情怪僻絕倫，他的一身武功，在五嶽高手之中，要坐第一把交椅，但性情之怪，也不作第二人想！」

謝小紅問道：「他怪到如何程度？」

令狐楚楚笑道：「他有時古板得宛如冬烘學究，有時却又曠達得不受任何禮教束縛，漫說外人，連他得意弟子嚴慕光，也摸不清他這位恩師，爲何具有如此複雜性格！」

謝小紅聞言笑道：「姑娘我又有主意了！」

令狐楚楚愕然問道：「你有什麼主意啦？」

謝小紅異常得意地，揚眉笑道：「我們趕到『嵩山』，尋着聶小青姊姊以後，應該把主僕三人，分成二路，前往『北嶽恒山』！」

令狐楚楚問道：「爲何要分兩路？怎樣分法？」

謝小紅笑道：「我和青姊以本來面目，先上『恒山』，拜謁『冷竹先生』查一溟，並開門見山地，求見嚴慕光相公！」

令狐楚楚笑道：「我呢？」

謝小紅微笑說道：「我和青姊若能順利參謁『冷竹先生』查一溟，得見嚴慕光相公，說明各種誤會，自然一天雲霧皆散，否則姑娘也可得知癥結所在，決定如何處置？俾免萬一與查一溟當面鬧僵，不便轉圜，使嚴相公左右爲難，又增痛苦！」

令狐楚楚點了點頭，長嘆一聲說道：「紅兒的這種打算不錯，但春蠶作繭，飛蛾撲焰，我似乎只是在自尋苦惱而已！」

說到此處，心中一陣悽惋，兩道充滿

英氣的眉尖之上，堆積了無窮幽怨！

謝小紅在令狐楚楚結識嚴慕光之前，從未見過她面帶愁顏，如今居然爲郞憔悴，清減風華，不禁暗嘆「情」之一字，困人良深，任憑你是何等英雄豪傑，也難不爲情愁所苦！

心中暗嘆，面上却對令狐楚楚笑道：「姑娘，你平素對我和對青姊敎訓之時，常說人生應該多采多姿，不要過於平凡，波折愈多，境界愈美——。」

令狐楚楚不等謝小紅說完，便自搖頭苦笑道：「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這種波折之中的滋味，美只美在他年回想之時，眼前眞是難消受呢！」

話完，蹙眉不語，衣袂飄飄地，繼續趕路，口中並低聲吟道：「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非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薰微度繡芙蓉，劉郞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謝小紅深深體會得主人心意，知道李商隱這「劉郞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兩句詩兒之中，正寫出了令狐楚楚的滿腹相思，無窮幽恨！

奇人異士

主婢二人趕到「嵩山」，相互略一計議，認爲「東嶽神醫」柳雲亭既在此處，則獨臂頭陀，太室樵夫，及白雲仙子等「嵩山三友」，定會知他踪跡！

主意既定，便撲奔「太室天坪」，參謁「嵩山三友」中的「太室樵夫」史樸！

這條路兒，算是完全走對，令狐楚楚與謝小紅一上「太室天坪」，更見「東嶽神醫」柳雲亭，正與一位樵夫打扮的精神矍鑠老翁，臨坪對弈！

柳雲亭聽得有人上峯，目光略注，不禁「啊呀」一聲，含笑叫道：「令狐姑娘，你居然來到此處，眞是巧極，來來來，我爲你引見一下，這位便是『嵩山三友』中的『太室樵夫』史樸！」

令狐楚楚神色恭敬地，對「太室樵夫」史樸施禮以後，便向「東嶽神醫」柳雲亭含笑問道：「柳老前輩，令狐楚楚聞得小婢青兒，『嵩山』遭厄，多承老前輩妙手回春，她如今還在此處麼？」

柳雲亭訝然笑道：「聶姑娘現在史兄『天風小築』之中，沉沉入睡，令狐姑娘却是如何得知此訊？」

令狐楚楚向「太室樵夫」史樸新建的「天風小築」之中看了一眼，未答柳雲亭所問，只是雙眉深蹙地，失驚說道：「聶小青還在沉沉入睡？難道她有老前輩這等蓋世神醫爲之將護，竟似未曾痊愈麼？」

柳雲亭愧然笑道：「聶姑娘傷勢太重，我手邊又無罕世奇藥，雖然仗恃一些微薄醫道，强絹芳魂於墟墓之間，可以保住性命，但若談到痊癒復原，却還頗需時日呢！」

令狐楚楚心戀愛婢，站起身形說道：「我要看看她去！」

柳雲亭搖手含笑說道：「聶姑娘剛剛服下藥物，並被我以『太乙眞炁』，助她引氣歸元，才得安然熟睡，千萬不可使她驚動，令狐姑娘無妨小坐片刻，等聶姑娘自然睡醒，再去探看，對她比較無害！」

令狐楚楚聽他這樣說法，只好暫忍心中思念，又在坪邊坐下！

柳雲亭微笑問道：「令狐姑娘是怎樣獲知聶姑娘在『嵩山』遭厄？」

令狐楚楚這才想起只顧關心聶小青，竟忘了回答柳雲亭的問話，不禁玉頰微紅，欠身答道：「我是從『世外八凶』『鳩盤宮主』赫連英，『幽靈鬼女』陰素梅口內，聽得此訊！」

柳雲亭道：「令狐姑娘在何處與這位紅粉魔頭相遇？」

令狐楚楚「咦」了一聲，目注柳雲亭問道：「柳老前輩，不是你指點赫連英、陰素梅前往『伏牛山』找我的麼？」

柳雲亭一驚道：「令狐姑娘，你當眞是在『伏牛山』中與陰素梅等相遇？」

令狐楚楚點頭示意，柳雲亭向「太室樵夫」史樸，搖頭一嘆說道：「史兄，天下那有如此巧事？我向陰素梅等，隨口編造了一個在『伏牛山』中，遇見令狐姑娘的謊言，誰知竟會鬼使神差地，成爲事實了呢？」

史樸也覺頗爲驚異，目光微注令狐楚楚，說道：「令狐姑娘既與陰素梅等相遇，定然少不了塲石破天驚的龍爭虎鬥！」

令狐楚楚搖頭笑道：「那時我因正助『南嶽神嫗』崔老前輩療傷，未曾親見陰素梅等，只由謝小紅與她們略打交道，彼此並未動手！」

柳雲亭、史樸聽得均大吃一驚，柳雲亭首先向令狐楚楚發話問道：「令狐姑娘，『南嶽神嫗』崔玉怎會也去『伏牛山』，她又是因何受傷的呢？」

令狐楚楚遂把「伏牛山」中所有經過，對柳雲亭、史樸二人，細說一遍。

柳雲亭聽完以後，長嘆一聲，向「太室樵夫」史樸說道：「史兄，如今西嶽羣邪，與『世外八凶』聯合，企圖稱霸武林，併吞各派之意，已極明顯！明歲淸明的「白龍堆」一戰，關係匪淺，我們這些有意爲莽莽江湖扶持正義之人，不應再如一盤散沙，也該互相聯絡加强準備才好！」

史樸微笑說道：「『嵩山三友』雖然一向淡泊，無意爭勝江湖，但爲了整個武林的正邪興衰，却也絕不袖手！」

柳雲亭笑道：「既然如此，我們立即把『白龍堆』訂約之事，作書分致擧世同道便了！」

史樸問道：「書信由誰署名？」

柳雲亭含笑說道：「『嵩山三友』及『泰山雙絕』，有五人聯名，也就差不多了！」

史樸目光微注令狐楚楚，含笑說道：「最好加上令狐姑娘威震乾坤的『蛇蠍美人』名號！」

令狐楚楚遜謝笑道：「令狐楚楚年輕輩低，恭候差遣則可，却那裏敢與五位前輩宗師，並列賤名？」

柳雲亭笑道：「令狐姑娘若肯屈尊？自然再好不過！我方才不曾提你之故，只是恐怕令狐姑娘宛如天際神龍，不願漫留鱗爪！」

令狐楚楚玉頰飛紅地，愧然說道：「柳老前輩，你若這樣說法，却叫令狐楚楚置身何地，惶恐欲死的了！」

謝小紅忽然靈機一動，在令狐楚楚身後，湊向她身邊說道：「姑娘，我們何不向柳老前輩討樁差事做做？」

令狐楚楚尚未答話，柳雲亭業已聽見，先自面含微笑地，目注謝小紅問道：「謝姑娘，你打算討甚麼差事？」

謝小紅嬌笑說道：「老前輩修書以後，請把致送『冷竹先生』查一溟老前輩的一封信，交給我主婢帶去！」

柳雲亭因令狐楚楚適才只向自己說明「南嶽神嫗」崔玉的受傷經過，並未敍述有關嚴慕光奇異失踪之事，故而含笑問道：「莫非令狐姑娘與謝姑娘，將有『北嶽』之行？」

令狐楚楚臉上微紅，正欲答話，謝小紅却代主人解圍地，含笑答道：「柳老前輩，我主人『五嶽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何況『冷竹先生』查一溟老前輩，又是嚴慕光相公的恩師，能夠藉此機會，拜謁請敎，豈非一擧兩得？」

柳雲亭雖不知嚴慕光失踪詳情，却早就曉得令狐楚楚對他情深一往，聞言之下，點頭笑道：「令狐姑娘確實應該去見見查一溟，但這位『冷竹先生』性情極怪，若對他過於恭敬，他會笑你凡庸，若對他過於高傲，他又會怪你狂妄，眞個難伺候得緊呢？」

謝小紅點頭笑道：「我們只要不亢不卑，不就恰當得體了麼？」

令狐楚楚微嗔說道：「紅兒不要隨口說話，要做到『不亢不卑，恰當得體』八字，眞是談可容易？」

柳雲亭目光一轉，揚眉笑道：「令狐姑娘，我敎你一個對付『冷竹先生』查一溟的訣竅好麼？」

令狐楚楚自然大喜稱謝！

柳雲亭接着含笑說道：「查一溟爲人極怪，不愛受人捧拍，但只要你確實比他高明，他却肯對你心悅誠服！故而令狐姑娘在與查一溟通名相見之前，最好先有意無意地，顯露幾手絕世神功，或驚人議論才好！」

謝小紅聞言，向令狐楚楚笑道：「姑娘，柳老前輩既然如此指點，我們在會見『冷竹先生』查老前輩之時，無妨裝作不識，先由我用驚人議論，激他幾句，姑娘再表現絕世神——。」

令狐楚楚不等謝小紅話完，便接口叱道：「紅兒怎敢在柳老前輩、及史老前輩面前，如此狂妄，你有甚麼驚人議論？」

「太室樵夫」史樸搖手笑道：「令狐姑娘莫要怪責謝姑娘，我與柳兄均是山野之人，一向不拘俗禮！我倒覺得謝姑娘聰明伶俐，錦心繡口，眞可能會想出些甚麼刁鑽古怪問題，把查一溟老兒難住，他就會立即對你們禮若上賓的了！」

謝小紅揚眉笑道：「史老前輩，你要我設法用刁鑽古怪的問題，把『冷竹先生』查老前輩難住麼？」

史樸笑道：「查一溟自詡爲三敎九流之事，無所不知，天文地理之書，無所不讀，在武學方面，也極少服人！謝姑娘若能設法把他難住，他必對你禮若上賓，殷殷請敎！」

令狐楚楚聽得訝然說道：「照查老前輩這種性格看來，他應該芒鞋竹杖，遍踏天涯，與擧世豪雄，一較長短才對，但據令狐楚楚所知，查老前輩却深隱『恒山冷竹坪』，極少在江湖走動呢！」

柳雲亭笑道：「令狐姑娘所說，正是查一溟四十歲以前的擧動行徑，那時他的確意氣飛揚，在當世武林中，不作第二人想！」

令狐楚楚聽出柳雲亭的言外之意，含笑問道：「查老前輩莫非在四十歲以後，遭遇了甚麼重大挫折？」

柳雲亭點頭笑道：「令狐姑娘能聞一反三，足見慧心！查一溟整整四十歲的那年，接連碰了兩個莫大釘子，遂從此意懶心灰，長隱『恒山』，少在江湖走動！」

令狐楚楚皺眉問道：「這使查老前輩碰釘子，又是兩位甚麼人物？」

柳雲亭搖頭笑道：「我只知道這兩位人物，是一正一邪，但却不知道他們的名號身份！」

柳雲亭說到此處，忽然想起一事，目光凝注令狐楚楚，含笑問道：「令狐姑娘，『南嶽神嫗』崔玉所中傷毒不輕，姑娘竟能助她在短期以內，復元如舊——。」

令狐楚楚搖手笑道：「晚輩那有如此本領？大半是靠三滴『青靈益元乳』，及三粒『萬應葆元丹』之力！」

柳雲亭失驚叫道：「『青靈益元乳』和『萬應葆元丹』，這兩樣似乎都是『阿爾金山天心谷』中那位絕世高人，『天心女史』石無垢的秘練聖藥！」

令狐楚楚點頭笑道：「『青靈益元乳』便是『天心女史』石無垢所贈，至於『萬應葆元丹』，則是石無垢胞妹石無愁送給我的！」

柳雲亭驚笑道：「令狐姑娘是怎樣遇見石家姊妹的？這份緣遇，眞難得呢！」

令狐楚楚遂把前事略約說了一遍。

柳雲亭靜靜聽完，微笑說道：「令狐姑娘身邊，既然有此罕世聖藥，我管保聶小青姑娘，在三日以內便可隨你同上『北嶽』！」

令狐楚楚聞言，大喜說道：「柳老前輩，我們如今可以去看看聶小青麼？」

柳雲亭點頭一笑說道：「聶姑娘大概還未睡醒，但如今已無顧忌，早點給她服食『青靈益元乳』，及『萬應葆元丹』也好！」

說完，站起身形，與「太室樵夫」史樸一同引領令狐楚楚及謝小紅，走入那座潔淨無塵，古樸高雅的「天風小築」！

聶小青和衣睡在榻上，果然香夢正甜，尚未清醒！

令狐楚楚見聶小青不僅臉色慘白，連人也消瘦不少，知道愛婢受傷過重，不禁好生憐惜，心中一酸，目中含淚欲落！

謝小紅更是擧袖連連拭淚，向「東嶽神醫」柳雲亭，看了一眼！

柳雲亭會意微笑道：「謝姑娘不妨喚醒聶姑娘便了，也好讓她看見你們高興高興！」

謝小紅聞言，遂蹲在榻前，伏向聶小青耳邊，低聲叫道：「青姊，青姊——」

連叫數聲以後，聶小青方眼珠滾動，妙目微睜！

她忽然看見謝小紅伏在自己身邊，不禁又驚又喜地，顫聲問道：「紅妹，你——你從那裏來——來的？姑——姑——娘

呢——?」

令狐楚楚聽她中氣極弱,分明臟腑重傷,不由得淚落衣襟地,勉强笑聲叫道:「青兒,我在這裏!」

聶小青目光轉動,低低叫了一聲「姑娘」,眼中含淚地,浮現一絲悽然微笑!

令狐楚楚知道聶小青想向自己傾述受傷經過,遂搖手阻止,走到她榻邊坐下,微笑說道:「青兒不要講話,我身邊帶有『天心女史』石無垢所贈罕世聖藥,且請柳老前輩斟酌使用,替你治好傷勢,再細談別來經過吧!」

說完,便自懷中取出「青靈益元乳」及「萬應葆元丹」,遞與柳雲亭使用!

柳雲亭先對這兩種靈藥,略加審視,再爲聶小青細診脈息,方餵她服食了兩粒「萬應葆元丹」,兩滴「青靈益元乳」!

並等聶小青服藥以後,再向她「黑甜睡穴」,微一按摩,使聶小青眼皮雙闔,重又沉沉入夢!

聶小青這種睡相,與適才大不相同,適才是滿面悽容,如今則因見主人令狐楚楚,及謝小紅已來,又服食了罕世靈藥,故而顯得一臉甜甜笑意!

令狐楚楚低下頭去,在她額上親了一親,便招呼謝小紅,與柳雲亭、史樸,一同出室,讓聶小青好好安睡!

謝小紅一面舉步,一面向柳雲亭低聲問道:「柳老前輩,你只給我聶小青姊姊,服食兩粒『萬應葆元丹』,及兩滴『青靈益元乳』,便夠了麼?」

柳雲亭笑道:「夠了,夠了,明日此時,我包管還你一個生龍活虎的聶小青姊姊!」

謝小紅笑道:「我青姊的傷勢,看來比『南嶽神嫗』崔老前輩更重,崔老前輩還服了三滴『青靈益元乳』及三粒『萬應葆元丹』呢!」

柳雲亭目光微瞥令狐楚楚,失笑說道:「那是你主人令狐姑娘,求功心切,又不明白這兩種靈藥妙用,故而才便宜了崔老婆子,平白無端,因禍得福地,反到略增眞氣內力!」

令狐楚楚聞言,向柳雲亭笑道:「柳老前輩,『青靈益元乳』共是十滴,如今爲了救治『南嶽神嫗』崔老前輩,及聶小青,業已用去一半,我想把剩下的一半,轉贈柳老前輩!」

柳雲亭搖手笑道:「我並不自鳴清高,作醫生的,誰不愛罕世聖藥?但令狐姑娘若要全部贈我,却不敢當!」

令狐楚楚眼珠一轉,微笑說道:「這樣好了,我贈柳老前輩三粒『萬應葆元丹』,及兩滴『青靈益元乳』!」

柳雲亭點頭笑道:「這倒使得,我只代未來受惠之人謝過令狐姑娘的厚賜!」

令狐楚楚遂立即分了三粒靈丹,及兩滴靈乳,恭恭敬敬遞過!

一宵無話,等到次日,聶小青除了玉容清減以外,果已霍然而癒!

謝小紅見聶小青行動如常,遂向柳雲亭笑道:「柳老前輩,我青姊業已痊癒,老前輩可以修書給『冷竹先生』查老前輩了!」

柳雲亭知道令狐楚楚主婢,急於「北嶽」之行,遂以「泰山雙絕」,及「嵩山三友」名義,寫了一封信,邀約「冷竹先生」查一溟,於明年清明赴約「白龍堆」共作誅邪衞道之戰!

書信寫好,令狐楚楚遂率領聶小青、謝小紅,向「東嶽神醫」柳雲亭,及「太室樵夫」史樸,稱謝告別!

主婢三人下得「嵩山」,自然業已把彼此別來經過,敍述得清清楚楚。

令狐楚楚因聶小青爲了找尋嚴慕光,到處奔波,並剛剛吃了這場大苦,故而不忍呵責,只是含笑說道:「青兒,你往日比紅兒穩重得多,怎的遇上『幽靈鬼女』陰素梅這等罕世勁敵,反到虛浮起來?」

聶小青臉上一紅,垂頭不語!

令狐楚楚笑道:「據我估計,以你的功力,比起『鳩盤宮主』赫連英,約莫要差兩成!比起『幽靈鬼女』陰素梅來,則要差到三成以上!」

聶小青赧然說道:「是的,姑娘的估計不錯!」

令狐楚楚依然神色溫和地,含笑說道:「青兒你想,你以我『狂風九式』,嚇住了赫連英,使她因有顧慮,不得不保留退步地,與你酣鬥百招,未分勝負,則陰素梅是否會對你加深警惕,不敢輕視,一出手便用全力?」

聶小青愧容滿面地,低頭答道:「青兒當時不知怎會那樣糊塗,不僅未曾想到這點,反自覺得『鳩盤宮主』不過如是,竟對『幽靈鬼女』,也略起輕敵之意!」

令狐楚楚笑道:「這大概是你命中註定該有這場大刦,才會當局者迷,天君不朗!如今不妨想想,你對『幽靈鬼女』陰素梅,却應採取什麼方法?」

聶小青笑道:「應該施展姑娘所傳專門抵禦强敵的『兜羅無象身法』和陰素梅游鬥,再伺機以『狂風九式』還手!」

令狐楚楚點頭笑道:「你若當時採取這樣打法,任憑『幽靈鬼女』陰素梅功力再高,六七十招以內,又能將你奈何?一場幾乎殺身的奇災大厄,或許便可安然脫過!」

說到此處,目光凝視謝小紅,正色沉聲說道:「紅兒,我不是追究往事,只是略加檢討,策勵將來,你聽在耳中,却須牢牢記住,以此爲戒呢!」

謝小紅聞言,撒嬌似的一噘小嘴說道:「姑娘就是這樣偏心,青姊做錯了事,不去怪她,反把我說上一頓!」

令狐楚楚與聶小青,都被謝小紅這種嬌憨神情,逗得嫣然失笑!

聶小青一面前行,一面想起自己去過「恒山」,不曾見着查一溟、嚴慕光師徒之事,遂向令狐楚楚說道:「姑娘,我未到『嵩山』以前,便去過『北嶽恒山』,但不僅嚴慕光相公,不在『冷竹坪』,『冷竹先生』查老前輩,也不知浪游何處了呢?」

謝小紅微笑說道:「青姊,姑娘已作周密盤算,覺得嚴慕光相公除了被他師傅查一溟老前輩帶走以外,絕對不會神秘失踪!故而你上次前去『恒山冷竹坪』,也許恰好是『冷竹先生』查一溟,前往『祁連山冰魂谷』的時間,自然難免尋人不着的了!」

聶小青覺得謝小紅這種說法,也有道理,遂不再多言,主婢三人,同向「北嶽恒山」趕去!

到得「恒山」山下,謝小紅便向令狐楚楚笑道:「姑娘,我們應該按照預計行事了吧?」

令狐楚楚微笑點頭,聶小青却訝然問道:「姑娘與紅妹,定下了什麼妙計?」

令狐楚楚笑道:「紅兒因查老前輩性情怪異,不可捉摸,深恐當面給我難堪,雙方鬧僵,無法下台!遂要分作兩批,前往『冷竹坪』,由你們先探探查老前輩口氣,然後再相機應變,採取最適當的方法,與這位老前輩見面!」

聶小青點頭笑道:「紅妹這個法兒,確甚機敏靈妙,不妨照計而行,姑娘便請在那片松林之中,等待我們便了!」

令狐楚楚說了聲:「多加小心」,便自閃身入林。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鄭和

七下南洋,遍歷三十餘國。



鄭和,他是明成祖時候的一個宦官,人們都稱他三保太監。

從古以來,人們都看不起宦官,同時由於歷代宦官大部份都利用接近君主的機會,而獲得權力,因此往往把國家敗壞了,所以人人都很恨宦官。但是這裏所說的鄭和,却是一個例外,是一個人人都敬佩的宦官。

鄭和本來姓馬,雲南省昆陽人,他最初事奉燕王棣,後來棣起兵攻打南京,鄭和因爲從軍而立下功勞,就被提升爲太監,並賜給他的姓爲鄭。燕王棣即位之後,就是成祖,他懷疑太子建文已經到海外去了,便計劃去追尋太子,並且乘着這個機會,要想使外國認識我們的國家,以便使我們的國家聲威遠播。便命令鄭和到南洋去。

鄭和奉命和王景弘共同到南洋,因此便開始建造大船,每條船差不多有四十四丈長,寬約十八丈,總共有六十二條船。他率領有二萬七千八百個人,並帶了許多金銀財寶,從蘇州這個地方路過到劉河,然後就出海了,到了福建省五虎門,便啓帆向南洋前進了。最先到了占城(也就是今日的西貢),隨後又走遍了蘇門答臘、爪哇及印度沿岸的幾個國家。每當鄭和所到達的地方,便立刻說明中國的名聲及威望,讓他們服從中國,若是聽從的國家,便賜財寶給他們的君主,若是不服從明朝的話,就用兵去攻打他們,要他們服從。這種奇怪的外交方法,在那個時候居然發生很大的效用。鄭和在永樂五年的時候回國,南洋的幾個國家都派人跟着鄭和到中國來入貢。

鄭和回國時,並帶回了在舊港所俘擄的酋長陳祖義一名。祖義原本是廣東人,很久以前到舊港,後來成爲那裏的酋長,他常常在海上做壞事,强奪商人乘客們的東西,因此商人及乘客們都非常痛恨他;鄭和在回國的路途上,經過舊港,就去招降及安撫他們,要他們服從中國,祖義假裝投降,其實他的目的是要强奪鄭和的東西,鄭和這時早就知道了,便等待着他們來臨,終於將他們統統捉起來,並且把他們帶回國獻給成祖,然後又將他們殺掉。

在永樂六年時,鄭和又奉命到南洋去,這次他帶領了二萬七千名士兵,分別乘四十八條大船,還是按照前一次所走的路綫向南方前進,經過了爪哇、舊港、摩洛哥及蘇門答臘等國家。當他們經過錫蘭時,錫蘭的國王名叫亞烈若奈兒、他引誘鄭和到他們的國家去,强迫要鄭和的金錢,並且又派兵强占鄭和的船隻。鄭和乘他們大軍人馬都出城的時候,立刻組成二千名士兵,攻下了錫蘭的京城,並活捉了他們的國王、皇后及官員,等到他們大軍回來時,鄭和又打敗他們。永樂九年時,鄭和第二次回國,再一次把他所捉之俘虜獻給成祖,成祖這一次改用和善的方式,把他們都放了回去,並且給了他們許多衣料和食物,同時並封亞若奈兒的弟弟邪巴乃諾當作錫蘭的國王,這個時候交趾國也被明朝克服,於是許多國家都非常敬怕中國,一個一個地來中國入貢,並且服從中國。

永樂十年的時候,鄭和又被奉命第三次出國,他這一次的路程是先到占城,其次是彭坑,然後再到東西竺(也就是今天的新加坡)、亞魯、南勃利等國家,並且更遠到達柯枝、古里、溜山洋等國。當鄭和重又來到了蘇門答臘的時候,他們國王的弟弟蘇幹刺把軍隊集合在山中,在適當的機會攻擊鄭和,鄭和很勇敢的跟他們作戰,終於將他們打敗,並把蘇幹刺活捉回國。

永樂十三年,鄭和回國,蘇幹刺也被處死。第二年,古里等十九個國家都來中國入貢。等到各國的使臣們回南洋時,明朝又命鄭和隨他們一同回去,分別封賜他們的君主,永樂十七年,鄭和回國,十九年時鄭和又前往外國,到了二十年時,鄭和再一次回國,永樂二十二年時,鄭和專程前往舊港,同年的八月,鄭和回國,這時候明成祖已經去世。

宣德五年,鄭和與王景弘前往南洋,遊遍了十七個國家而後回國。

鄭和前前後後共到南洋七次,總共花費了三十年的時間,走遍了三十多個國家。雖然他當時的任務只是宣揚我們國家的威望,對於中外文化的交流沒有多大的貢獻,但是他對着開闢海上的交通,使得今後能讓我們很方便的前往南洋居住,人數達到千百萬人,他的功勞是非常偉大的,至少他以被稱爲是我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航海家。



聶小青與謝小紅則運足輕功，向位居翠傲峯腰的「冷竹坪」上趕去！

顧名思義，「冷竹坪」自然是一片廣生翠竹石坪，但聶小青、謝小紅走到僅僅再復穿過一片竹林，便可達到「冷竹坪」之處。

却見這竹林之外，豎立了一面大大木牌，牌上赫然寫着：「冷竹主人謝絕外客，一切江湖友好，不可入林」字樣！

聶小青見了這面木牌，方自柳眉微揚，謝小紅却宛如未覩地，與聶小青携手向林中走進。

聶小青含笑問道：「紅妹看見林外木牌了麼？這『冷竹坪』的主人，謝絕外客，不歡迎——。」

話猶未了，謝小紅便冷笑連連地，揚聲說道：「青姊，常言道得好：『風月無今古，林泉孰主賓』？我就不信這『冷竹坪』會有主人？是他花錢買的，還是他像陳摶老祖那般，以一局棋兒，贏得了整座『北嶽恒山』呢？」

聶小青知道謝小紅這樣說話，是故意向「冷竹先生」查一溟挑釁，遂笑說道：「紅妹不要無禮，這『冷竹坪』地勢幽絕，所謂『主人』或是甚麼蓋代奇客……」

話方至此，林內突然有人，冷冷發話說道：「無知女娃，我雖稱不上甚麼蓋代奇客，但你們就能輕輕易易地，通過這翠竹林麼？」

謝小紅應聲微笑道：「一片小小竹林，有甚麼希罕，最多不過中藏九宮陣法，好像難不住我姊妹的呢？」

一面說話，一面緩步入林，果然發現竹林之中八卦，經人精心佈置，蘊藏着一種極爲奥妙陣法。

令狐楚楚胸羅萬有，學究天人，平素又極爲鍾愛「青紅二婢」，對於文武各途，無不悉心傳授。

故而，聶小青與謝小紅除了武功方面，必須循序漸進，尙與主人差了幾成火候以外，其餘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金石絲竹，以及兵學陣法等等，均已達到高明程度。

如今謝小紅明知適才發話之人，必是「冷竹先生」查一溟，遂故意顯露見識地，「喲」了一聲，向聶小青嬌笑說道：「青姊，難怪自封『冷竹坪主人』之人，有點語意驕狂，他在這林中所佈陣法，果頗高明，不是尋常所見的呢！」

語音方落，竹林深處，又傳來幾聲冷笑！

謝小紅揚聲叫道：「冷竹坪主人，你且慢得意，讓我仔細看看，也許我能認識這種陣法？」

林內人聲，冷冷說道：「女娃兒不要作夢，你們若能認識我所佈陣法，我送給你們每人一段『陰沉寶竹』！」

謝小紅聞言，一陣「格格」嬌笑，向聶小青叫道：「青姊聽見沒有？我們『北嶽』之遊，有收穫了，『陰沉寶竹』是人間異物，不畏火焚，不怕刀砍，倘以之作爲兵刄，可具劍鞭筆棍等衆長，委實靈妙得緊呢！」

聶小青笑道：「紅妹莫要高興，這陣法玄奥異常，極爲難認，既像是『乾坤六合陣』，又像是是『芥子微塵陣』，更像是『兩儀四象多元陣』——」

話猶未了，林內那人便頗爲吃驚地，低低「咦」了一聲。

謝小紅早就看出這是甚麼陣法，與聶小青所作問答，只是故示淵博而已。

如今既聽聶小青說到「兩儀四象多元陣」遂接口嬌笑道：「青姊，不要往下猜了，我已看出竹林中的陣法，正是『兩儀四象多元陣』呢！」

聶小青故意揚聲問道：「紅妹看得對麼？」

謝小紅笑道：「怎麼不對？我們按太極兩儀的陰陽妙理，通行陣法，進入『冷竹坪』中，向那位頗爲高傲，但也頗爲慷慨的『冷竹主人』，索討贈送我們的兩段『陰沉寶竹』！」

聶小青失笑道：「紅妹休要胡鬧，我們與這位『冷竹坪主人』，陌不相識，怎好意思要人家的東西？」

謝小紅笑道：「爲何不要？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武林人物更是不輕然諾，難道對方還好意思賴帳？」

林中人靜聽至此，苦笑叫道：「女娃放心，我不會食言『陰沉寶竹』現成，你們到這『冷竹坪』上拿去便了。」

謝小紅笑道：「恭敬不如從命，青姊，我們進林去吧！」

說完，便與聶小青二人，旋東轉西，進南繞北，完全按着陰陽妙理，星辰纏度，飄飄舉步，果然把座精奇深奥的「兩儀四象多元陣」，視若無物，輕輕易易地，穿越過去，到了「冷竹坪」上。

（未完待續）

玉笛雙英

。本文承自第50頁。

接着，左掌一揚，白骨陰風掌力也自發出，一股徹骨寒風，打向英珠侯震。

中英墨劍微挑，斷折又成兩截，英珠亦自「蓮台拜佛」，雙掌一翻，雲涵只覺得眞氣鉅震，身形無法支持，憑空墜落，中英墨劍已自歸鞘，左掌「雲龍現爪」，已到後背，雲涵逃無可逃，衹得長歎一聲，瞑目待死。

中英掌已遞到，突見雲涵已無還手之力，心中一軟，暗想此人一表非凡，這身武功，又極難得，不禁動了憐才之念，單掌貼住雲涵後背，輕輕往外一送，說了聲：「孽海無邊，回頭是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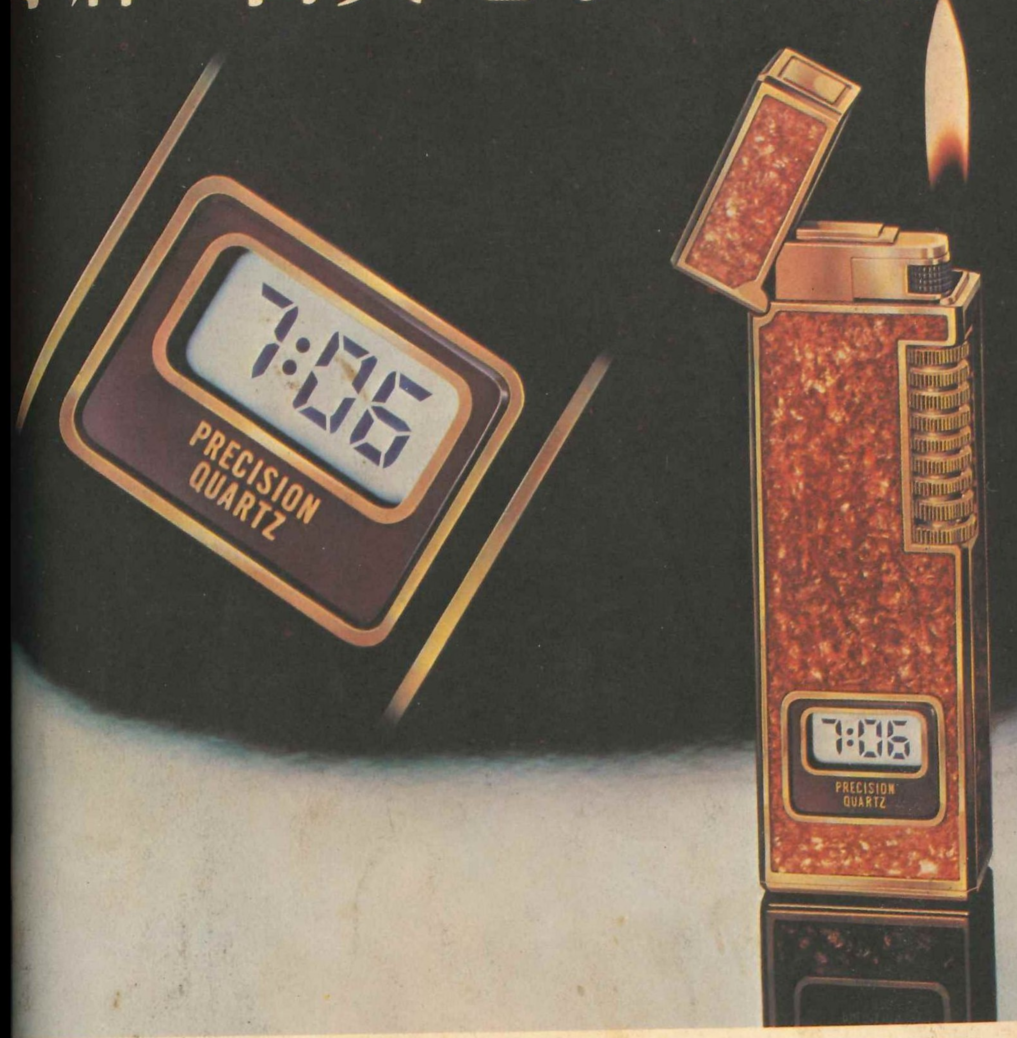
雲涵身軀，被中英掌力送出六七尺遠，往地上一落，忽地轉身，左右雙掌，同時一揚，兩把白骨陰燐砂，化成兩團腥風毒霧，向中英打到。

中英不防自己縮手憐才，這雲涵竟還忘恩反噬，驟出不意，陰燐砂數量又多，範圍又廣，再高功力，也自躲避不開。

欲知事後如何，以及三次放雲涵，君山較絕技，獨角鬼王，神功敗四傑，索英珠墨劍劈降龍，白骨神君怒擺羣雄宴，石中英一劍斬雙煞，三陣鬥神功，巧度白骨神君，上官子彤臨危救衆俠，鐵心雙道二次出世，下苗疆中英中惡蠱，紫青劍合璧斬妖邪，玉笛飛仙與索英珠二女同歸等熱鬧節目，請留意下期刋出便知分解。

NCE
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分、秒、月、日，
目了然，方便實用。
型美觀，精巧名貴，
多種款式，
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